

濮蘭德
白克好司
原著

慈禧外紀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年八月五日發行
民國五年八月五日發行



總發行所

上海

福州轉角路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汕頭 廈門 福州 貴陽
徐州 太原 成都 重慶 安慶
吉林 湖南 安徽 廣東 廣西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加坡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印 刷 所

(慈 禧 外 紀) 全 一 冊

定 價 銀 一 元 二 角

英 國 白 克 好 司 德

陳 洽 先 達

桐 鄉 陸 費 復

無 錫 俞 復

中 華 書 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至今忽已經年。始克告成。雖中間因事耽延。亦以書中所引官書私記奏稿書札等件。待查者甚多。若徑從西文轉譯。總不如得其原本之善。輾轉託人覓抄。頗稽時日。其終無處尋覓者。乃轉譯之。書中有關係之人。亦必攷查其眞名。不徒譯音。期免草率之譏。於譯述之外。搜覓詢攷之功。頗爲不少。故久而始成也。夫清季之事。傳聞異辭。勃氏以一外人。記述吾國之事。固不能一一悉然其用力極勤。搜求甚富。薈萃鉅。勳稽。勒爲專書。大足以參攷之資。中所引如景善日記等。爲吾國所無之本。於庚子年官府情事。言之歷歷。至爲詳實。其他所蒐集。亦有外間不常見者。而叙次頗得要領。議論亦多持平之處。與清宮二年記。互有詳略。均饒趣味。故特譯之。閱者有熟悉清季掌故。能正勃氏之誤。或於書中所引。有其中文之原稿。而僕未及覓得者。肯予賜教。則幸甚。甲寅七月冷汰書

慈禧外紀目錄

卷上

- 第一章 葉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幼年
- 第二章 巡幸熱河
- 第三章 載垣逆謀
- 第四章 首次垂簾
- 第五章 曾國藩及太平天國之滅亡
- 第六章 大監
- 第七章 禮節問題
- 第八章 穆宗之親政及其崩
- 第九章 吳可讀之尸諫
- 第十章 慈安太后之崩及恭王之罷黜

第十一章 慈禧歸政

第十二章 戊戌維新之動機

第十三章 百日變法

第十四章 戊戌政變

卷下

第十五章 慈禧再訓政

第十六章 拳亂發生之源

第十七章 景善日記

第十八章 二勇士

第十九章 庚子對外之文牘

第二十章 兩宮西狩及行在之事實

第二十一章 拳黨首領之死

第二十二章 慈禧海過

第二十三章 兩宮的鑿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第二十五章 榮祿遺摺

第二十六章 慈禧之末日

第二十七章 慈禧賓天及奉安之禮

第二十八章 結論

慈禧外紀 卷上

第一章 葉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幼年

葉赫那拉。滿洲最古之一族也。居長白山麓。鄰於朝鮮。爲滿洲發祥之地。葉赫貝勒楊吉努以其女事清之太祖。當時滿洲諸部。尙多臣服於明。楊吉努習戰術。率其族時時侵略鄰境。一千五百八十三年。楊吉努被害於奉天。清太祖乘勝攻取。楊吉努之女。遂得皇后之號。生子太宗。遂奪明之藩屬。而兼并全滿部落。國號天聰。至西太后那拉氏。生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爲中國之女主。三次垂簾聽政。專權者五十餘年。其父名惠徵。在八旗中。爲一世襲之官。未得寵。官不過道員而止。沒於安徽。女僅三齡。其婦守節撫孤。賴其戚穆楊阿提挈子女。得以成人而受教育。穆楊阿者。其女亦咸豐皇帝之后。與葉赫那拉氏同時垂簾聽政者也。近來每多謠傳。述慈禧太后出身之微。蓋出於宮中諸人怨恨之心。或出於皇族長支諸王之所言。因之慈禧之身世及其家庭瑣事。頗傳之民間。以儉薄那拉氏之族。而一時誹詆之論議。亦引起

閱者憤激之心。若康有爲等之書可證之也。今試舉一事。有一皇室親支某郡王。嘗言慈禧太后之父。歿於安徽寧國府任。遺寡婦孤子女。貧甚。幾無以自存。回京無資。勢將行乞。忽有一官贈川資於其友者。誤送於慈禧之舟。其人因見慈禧家人困苦流離之狀。生憐憫之心。遂舉以贈之。其後二十五年。慈禧太后當國垂簾。此官陛見時。慈禧太后憶及往年之事。命之起。稱謝昔日之惠云云。此言實未可信。蓋有一滿員窮死於官守。因附會于慈禧太后之父。聞此滿員死時。慈禧家屬已入都矣。某郡王所以爲此言者。因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即同治十三年。冀立其子。爲慈禧太后所抑。頗懷怨望之心耳。余此時先略述葉赫那拉家族。及與皇族長支之關繫。知其已往之事。以推將來。此于中國近世史上。實占重要。自載垣端華等失敗。慈禧太后初次秉政。皇族長支與此尊貴強盛之族。時懷猜嫉之心。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廿四年。戊戌變政以後。此情形愈覺顯然。雖以慈禧太后之聖威。足使人人見而懾伏。然暗中之擾亂。仍不能免。以近日京中之事觀之。慈禧太后梓宮出殯。端方拍照而罷官之事。尤見滿洲貴族之不和。而政府時虞危險。蓋自慈禧太后去世。朝廷

無其利害手段也。以外人而言宮中情事。以及皇族之內容。殊覺甚難。蓋其族譜之繁衍。婚嫁之糾葛。立嗣之家法。皆無從援證。所可言者。其皇族卽愛新覺羅氏之後。分爲黃帶子紅帶子二種。此卽清太祖之後裔。皆自視爲尊貴聖武之種族是也。葉赫那拉雖非純粹之皇族。而近來之權勢則甚大。不僅人數之衆而已。爲太后者。已有三人。而慈禧之得人心。尤爲不可及焉。因慈禧臨終含蓄之詔書。而葉赫那拉族中之長輩。莫不欲推現今太后卽光緒皇后。做老太后垂簾之故事。雖不能久。而可至皇帝親政之年。且慈禧深謀遠慮。以醇王之子。乃榮祿之外孫。立以爲帝。卽使其親政以後。決不反己之所爲。可預知也。宮中最難消滅者。卽那拉氏與道光皇帝之長支暗爭之事。此支中以溥倫恭王二人爲巨擘。因宣統卽位。攝政王監國。將追尊老醇王之謚號。而躋之於皇帝。此事在歐洲。毫不視爲重要。然以中國人眼光視之。以老醇王與開國始祖平行。卽無異歧出一新支之始祖。於理爲不合。昔老醇王亦見及此。恐將來隱患方長。時時預防銷遏之。然自宣統卽位以來。老醇王墳墓祭祀。比前已加隆重。官書上名曰二階。在士大夫心中。以爲典禮已同於皇帝。而注意考

查此事者。頗不乏人。在漢人之議論此事者。以爲宣統視政之年。將更推尊其祖父三階。而升祀於太廟之中。蓋中國人之視此事。實至爲重要。其影響亦甚大也。老佛爺爲那拉族中之健將。其一生袒護近支。爲人疑忌之原。故那拉族人與黃紅帶子之間。時有暗潮。往往於茶館市場中見之。慈禧又常以辱愛新覺羅氏爲樂。嘗下一諭。禁止其住於市場之地。云以其有污辱之行也。以故愛新覺羅族人既畏而又怨之。以爲慈禧太后削奪其本有之權利焉。今述一有趣之事。以見慈禧太后待遇此等世襲貴族。其手段甚爲利害。有一王公在皇城根建造一屋。可望內城一角。太后知之。俟屋造成時。責其膽大妄爲。窺伺宮牆。當卽收沒。後將此屋賞其幼弟紹公。慈禧由西安迴鑾後三年。設立警部。以徐世昌管部。徐到部。知此事必與貴族轆轤。非好差使也。慈禧三弟桂祥爲一最著名之無賴。獨不肯遵警部規章。故使其僕從犯法。以示體面。一日桂祥之家人。復專橫犯法。警吏拘之。徐世昌聞知此事。立命釋放。桂公大怒。必欲警部尙書親身陪禮。警部尙書三次往謁。皆拒而不見。其後直至院內。叩頭陪禮。此事始罷。據北京人謠傳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爲郵傳部尙書。升軍

機大臣。皆此貴族之勢力。後慈禧太后聞之。復免徐世昌軍機之職。使仍往奉天。此又一事。可見慈禧偏袒。不顧地方行政之困難也。慈禧太后之母。守節多年。住錫拉胡同。距公使館甚近。至其女爲后。遂得封爲公爵夫人。頗有才能。嫻習禮節。嶄然出於衆人。沒後與其夫合葬於城西。卽在西人跑馬場左近。慈禧爲其父母建造牌樓。及大理石之建築物。以表孝心。當一千九百零二年卽光緒二十八年。由西安歸。過正定。坐火車回京。擬由京漢鐵道。臣工諫止。以經過慈禧父母墳墓。不下則爲失禮。慈禧聞之。遂改道繞南。臣下皆稱贊之。慈禧太后幼年無事可述。其親戚中有一人名榮祿者。此人後來輔佐慈禧多年。同濟艱難。乃一極有關繫重要之人也。有人云榮祿幼時曾與慈禧定婚。此言恐不確。但榮祿輔政之時。其權力之大。遠過諸臣之上。其寵用可知也。慈禧心思靈敏。突過於人。其熱心政權。亦獨秉特性。其天資之卓絕。性情之堅毅。加以一生經歷之多。艱難困苦。險阻備嘗。此其所以成爲偉人也。年十六歲時。五經成誦。通滿文。廿四史亦皆瀏覽。嘗有史臣在旁諷誦。故能通古今治亂大勢。又能詩善書畫。有此聰明學問。故能久攬大權。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皇帝

賓天。皇四子卽位。改元咸豐。國喪期內不能行大婚禮。至二十七日。下諭凡滿洲秀女至當選之年。容貌端正者。由內務府報名候選。咸豐未登位之前。已聘穆揚阿之長女。不幸前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英六月十四號。卽咸豐二年。滿洲貴族秀女約六十人。由太后選擇二十八人。穆揚阿之次女鈕祜祿及那拉氏皆在選中。所選者分爲四等。一妃。二嬪。三貴人。四常在。鈕祜祿稱爲嬪。那拉氏稱爲貴人。選額可至七十。但向來未臻此數。此外宮中尙有滿洲婦女二千人。各有職事。由太監指導而行。凡宮中之事。皆太后主之。選妃之時。皇帝雖亦親臨閱視。而分等級。派職事。一切皆不預焉。慈禧旣離錫拉胡同家中。而入宮闈。從此與家人隔絕。有一老婦侍彼多年。嘗談老太后入宮之後。僅歸省一次。其言甚有趣味。今述之于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英一月。卽咸豐六年。乃同治皇帝誕生之九月。慈禧蒙皇帝特恩。賜回家省親一次。歸省之日。早有太監至其家中。告以某時駕到。其家人及親戚人等。聞此曠典。莫不歡忭。鄰居及行道之人。觀者如堵。屆時太監及侍衛群從擁黃轎而至。其母率家人親戚排立院中。入內堂。太監請妃降輿。登堂升坐。除母及長輩外。皆跪于地。叩頭。

行禮。排筵宴。其母陪坐于下。蓋妃爲皇子之母也。慈禧雖在宮中數年。性情毫未改變。談笑一如昔日。毫無驕傲之容。家中各事。皆殷勤垂問。尤以其妹讀書爲懷。人人見慈禧之度量廣大。性情溫和。莫不稱贊。慈禧問答各事。盡一日之歡。惟冬日晝短。轉瞬卽暮。太監請妃回宮。戀戀不捨。云所處地位。不能時與家人相見。甚以爲戚。但望皇帝或再降恩意。許予歸甯。或有機會准吾母入宮。言畢。賞賜家人。遂返宮中。此後未曾歸省。後其母時時入宮視其女云。慈禧入宮。卽能得太后之歡心。復以己之聰明智慧。遂蒙帝寵。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四月。卽咸豐六年。誕生同治。其地位乃益鞏固。當時太平天國之亂。蔓延各省。京中亦大不靖。先是慈禧入宮。時時披覽各省章奏。通曉大勢。至是進言。勸咸豐帝任用曾國藩。節制各師。供給湘軍糧餉。無有缺乏。曾國藩得以平定粵匪。慈禧之力也。是役也。英將戈登亦參與焉。慈禧幼年已能顯其卓越之才。爲往古所罕見。且尤能於國家多故之時。出其精心毅力。而克轉危以爲安。曾國藩丁內艱時。請遵古守制。慈禧以爲守制固經常之事。但多難之秋。則以國家爲重。通權達變。古人已有行之者。人君之命。便成法制。凡此等等。皆可

見慈禧乃一天生之君主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即咸豐五年。道光后薨。慈禧以平日之勤。由貴人升爲嬪。鈕祜祿立爲皇后。當時人心皆以爲滿洲命運將絕。天心厭棄。全國騷然。民心漸離。士大夫心中以爲不及以往之君。清世祖以下。稽古右文。學問事業。卓越前古。光耀史策。著述宏富。有裨士夫。咸豐帝則皆遜之。年二十有五。尙無子嗣。幸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四月。即咸豐六年。慈禧始生一子。同時湖南江西等省。亦漸克復。人心皆覺事機漸轉。天心復回焉。此時咸豐帝病重體衰。慈禧以嗣君之母。懷君主之大度。進握政權。皇后則秉德溫厚。謙遜未遑。慈禧此時已晉封爲妃。京中人稱爲懿貴妃。凡關於外國之事。慈禧進言於帝。多主強硬。吾等亦不異之。蓋吾人心中。知其幼年家世。所謂尊貴龍種。不知外國虛實。其強硬何疑。愛爾近佔據大沽。政府派欽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領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則視爲極要。當卽下諭。命其以白帶自盡。此尙爲朝廷之恩意。廣州開關商埠。中英交涉。慈禧言之於帝。不許欽差葉某與英國議商務事。其後一年。廣州城竟爲外兵所破。以此事觀之。可見其自尊之性焉。吾人閱當時官書。及私家著述。可知皇帝之言。人不甚

重。羣倚於慈禧一人之身。京中及全國之大事。皆待慈禧一言而決。中國自來女主專政者。寥寥無幾。而慈禧可稱特著。彼時位不過貴妃。年不過廿餘。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爲罕見者也。人稱慈禧太后。凡三易其名。初入宮時。其母家姓葉赫那拉氏。人皆稱其氏。後晉封爲妃。人皆稱爲懿貴妃。及與東后同時秉政。遂上尊號爲慈禧等字。人乃稱之爲慈禧后。若民間或稱爲皇太后。京中人或稱爲老佛爺。直至其臨終。此尊愛之名稱。爲北方所常用焉。

第二章 巡幸熱河

英法聯軍入京之事。人人皆知。不必縷述。但咸豐帝未幸熱河以前。及既幸以後。慈禧之所爲。外人皆無從知之。今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可讀之日記。錄之于下。此日記名罔極篇。間涉及英法兵事。及慈禧之所爲。讀之可知當日之情事。亦極有趣焉。節錄罔極篇。勃氏原書曾引者錄之。原書曾引而坊間刻本因恐犯忌而刪去者

庚申七月。自慈親得病起。五六日間。卽傳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內外一切章奏。概不發抄。以致訛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猶未移徙也。時皇上方病。聞警擬狩北方。懿貴妃

與僧王不可。且謂洋人必不得入京。初一日至初十日。慈親得腹瀉之症。初諭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見几上藥方。始知病狀。然猶以爲年年偶犯耳。卽令請劉醫診視。以平日多用疎通劑見效。故聽其用藥。不孝本不信劉醫。因自咸豐三年至今八載。宅中自慈親以次得病。請渠一診。服藥卽見功效。以故慈親及家中人。無一不深信劉醫者。而孰知禍胎卽兆於此乎。嗚呼。昔人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不孝不知醫。以致遭此大難。禍及慈親。雖百身亦奚贖乎。此十日內稍稍有遷徙者。緣海口接仗失利。我軍傷亡。且傷一總兵官。北塘兵潰。砲臺爲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間未能深悉兵敗之故。故消息不甚緊迫耳。十四日。不孝見慈親病勢有加無減。心中焦灼。卽請感冒假十日。不孝因慈親抱病。外邊一切事情。諭令家人不得告知慈親。不孝日在慈親前勸慰。安心靜養。自是日以後。海口消息日緊。一日遷徙出京者。遂紛紛不止矣。十七日。李敏齋大令前赴安徽大營。來宅辭行。知慈親病。索看劉醫方。大不以爲然。且言必遭其禍。卽親自立方。中用石膏。不孝真知慈親。慈親勉強服此。夜間覺氣短。不孝着急。於五更卽將敏齋接來一

診。據敏齋言並非藥誤。慈親謂還是劉醫方吃得平穩。不孝只得仍請劉醫。照常用疎通劑。以不孝屢爭。老年人豈可如此尅削。以後如檳榔枳實等品。始開除不用矣。惟用顧氣略略疎通方。十九日不孝將壽木由富壽板廠取回。令其在宅鳩工興作。二十日做成。仔細查看。花板料最難得寬厚。此則幫足三寸餘。底蓋足五寸。且樣子極其好看。不意拚湊。反得全美。據匠人言。此刻若在京中買此。恐非千餘金不可。適辛三爺亦來。云可值八百金。不孝以此事已成。略覺如愿。二十一日。叫孔漆匠來宅。先鑽靠木生漆一遍。先做裏。用漆二斤餘。是日李裁縫會請六人在宅。支案做壽衣。買綢緞等物。二十五日夜間。將貂襖做成。不孝因見慈親精神尚不大減。遂將蟒襖霞帔暫且不做。是時城中閩傳夷人已到通州。定於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紛紛移徙矣。二十七日。用漆裹灰布一遍。是日我軍拿到夷目巴夏哩等九人。禁刑部監。於是京中鼎沸。聖駕有出巡之說。朝內大臣具摺奏留。俱留中不發。凡在京旂漢大小官員眷口及財物。無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門一帶。尙未搖動。此數日慈親病症無增無減。不孝于二十四日。又續假十日。

八月初一日。用漆裹灰布一遍。慈親自七月底以後。劉醫則以益脾助氣方日日進之。然總未見腹泄稍止。初四日慈親于早間呼不孝進前。執手嗚咽曰。我病必不能好。可給我預備。我于今日不想飲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縫復到宅中。由源豐賒來蟒襖霞帔料。會人做成。是日潘季玉世叔同楊劍芝孝廉到寓。據劍芝言病勢過重。必須固下方能有轉機。立方用赤石脂禹餘糧瀉下之劑。不孝稟知慈親。慈親生氣。執意不肯服此方。至夜五更。慈親大泄一次。覺神氣清爽。人人皆喜。卽慈親亦謂病勢退矣。遂令成衣匠人等散工。不必如此著忙。至初五日。將蟒襖霞帔做出。又因慈親嫌所蓋小呢被子太重。卽令做裏面並被單皆用紬子被一床。慈親言雖然輕暖。然太過分。汝祖母汝父。何曾用過此來。言訖淚下不止。此時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見其多。城門已閉。彰義並東面一帶城門矣。初七日。我軍與夷兵戰于齊化門外。我軍馬隊在前。且均係蒙古兵馬。並未打過仗。一聞夷人槍砲。一齊跑回。將步隊冲散。自相踐踏。我兵遂潰。夷人逼近城邊。先是親王及御前諸公屢勸聖駕出巡。聖意頗以爲然。但格于二三老成。並在朝交章勸止。故有並無出巡之旨。且明降

諭旨。有能殺賊立功。立見賜賞等語。故人人皆以爲出巡之舉。已中止矣。初八日早。聞齊化門接仗失利之報。聖駕倉皇北巡。隨行王公大臣皆狼狽莫可名狀。若有數十萬夷兵在後追及者。然其實夷人此時尙遠。園中毫無警報。不知如何如此舉動。當皇上之將行也。貴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鎮懾一切。聖駕若行。則宗廟無主。恐爲夷人踐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爲後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初九日。慈親泄仍未止。商之劉醫。將楊劍芝方試進半劑。連進兩劑。稍止。後復不能止。從此不起矣。嗚呼。十二日。早間。慈親大泄不止。再進固瀉之藥。已不能咽。急將李裁縫叫來。將衣服套好。所有應用鷄鳴枕並被褥等物。速爲料理。至是夜亥時。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捨地呼天。究復何益。自恨素不諳醫。爲人所誤。此罪萬死不能贖也。不得已。飲泣料理一切。先將中衣命內子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縐大衫。灰色縐夾襖。藍緞綿襖。天青緞綿褂。上用蟒襖霞帔。補服釘在霞帔上。加上玉帶。褂上琥珀朝珠。將金扁簪紮在頭上。然後戴上鳳冠。用大紅表裏褥子舖在床上。將慈親安頓穩妥。頭枕鷄鳴大紅緞枕。安在上房正中。是日家家閉戶。並無相好一人到。

宅者。十三日。先將棺內拭淨。用大紅洋布八尺鋪在底上。用薄薄一層土子灰。將洋布裹住灰。使灰不粘棺上。用天青緞長墊套在七星板上。然後將表裏大紅緞褥款款盛住入棺。周圍上下。用通草包墊好。使不能動。蓋上紬裏面大被。然後將大紅表裏被蓋上。子蓋緊緊扣住。于是日申刻封棺訖。是時街上荒亂。無人來往。適門生楊柳岑水部來宅。渠已于七月丁內艱。言目下消息不好之至。渠已將母柩用錢暫買龍泉寺前地一塊。于夜間暗暗入土。侯平定再起出。囑不孝早爲籌畫。免得臨時不及措手。不孝擬于上房後院破房內掘地安頓。柳岑以爲在宅堂葬。總不大妥。倘彼疑其內係金銀。則害事不小。况夷人多疑。一入城。家家必須搜到。前入廣東省城。亦是如此。不可不慮。十四日。彰義門開。不孝步行到九天廟。見正房尙空一間。令和尙先站定。回宅後。思想天九廟一帶。安靜之至。擬將靈柩送去暫安。不孝守住慈柩。將眷口送至霸州門生高摘艷處。主見亦未定。是時內外十六門。只開西便彰義兩門。前三門自初八日關閉後。至十一日始開順治一門。內外城移徙者。幾于門不能容。前未移徙各家。至此亦盡移徙外出。然小生意及手藝人雖已盡走。而大生意各行

尙未移動也。二十一日。用八人將慈柩送至九天廟安頓。不孝步行出城。是夜覺得城外比城內安靜多多。二十二日早間。進城到城門口。幾擁擠不能行矣。二十三日出門。見街上人三五一堆。俱作耳語。街道慌亂之至。至午後。忽西北火光燭天而起。聞傳夷人已撲海甸圓明園一帶矣。我兵數十萬。竟無一人敢當者。夷兵不過三百馬隊耳。如入無人之境。真是怪事。僧邸勝帥兵已退德勝門外。自二十四日以後。京中大生意。如布巷前門綉緞綿花各項日用車裝駝載。不可復止矣。車價愈貴。移徙者愈多。卽下至貧民。亦用推車或驢頭裝載出京。是日恭邸于早間差弁到夷營送願和照會。該弁行至夷營。見其持鎗相向。懼而馳回。二十四日以後。城北日見烟起。緣夷人到園後。先將三山陳設古玩。盡行擄掠一空。復用火焚燒。藉口亂兵燒燬。復出告示張掛各處。若和議不定。準于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務須遠避。勿致玉石俱焚等語。以致居民愈恐。無一不思出京者。是日車駕已安抵熱河。皇上下諭。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傳言皇上有病。而親王載垣及端華謀攝朝政。若皇上崩。則懿貴妃等將爲皇太后。但貴妃與載垣等有隙。諸人多讒貴妃于帝前云。二十

六日。不孝在九天廟。探問外邊夜間情形。俱言安靜無事。惟日日過兵。九天廟卻未住兵。二十九日早間。榮兒進城來。言九天廟內已被天津兵丁住滿。闔家惶恐。不孝急到廟內。見係我兵。始放心。惟時僧邸及勝帥俱札營西北一帶。距廟甚近。倘一開砲。俱成粉碎。況慈柩更爲不妥之至。乃向槓房約定九月初二日起程赴省。到劉醫藥鋪。有推車數輛。每輛六金。可到保定。隨定四輛推車。裝載行李。是日夷人已于午刻進安定門。住居城樓。並城門洞內。安大砲一。小砲四。口俱向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一二品大員。無一不于是日出城。在城內者。惟當事數人而已。是日大臣等已將巴夏哩等以禮送回夷營矣。洋人方至營。而熱河急詔至。命恭親王盡殺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貴妃既主持殺洋人于前。則此次之詔。或亦貴妃之意也。九月初一日早間。彰義門未開。不孝坐車到西便門出城。人車擁擠。不能行走。不孝令車後來。自己步行出門。幾乎碰殺矣。隨到九天廟。令其將行李收拾。將做成藍布綿棺套自己套上。正合式之至。不孝進城料理一切。到槓房告知。定於初二日起身。推車亦送給起身信息。是日城外慌亂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樓司農亦攜如夫人與行李到廟居

住。至初一日。尙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初二日早起。不孝卽出城。時槓房人夫並推車已到。卽將推車裝行李四輛。並無人坐地步。隨將慈柩用八人抬上。言明係龍槓。臨時受其愚弄。竟未用中心大槓。只用小槓八人扛抬。不孝一時匆忙。未及細看。業已起身。卽令內子並三弟妻金印坐自己單套轎車。榮兒步行隨走。倉皇起身。狼狽之狀。慘不可言。不孝亦不忍多睹。只得聽其如此。惟慈柩總要求妥當。餘均在不計。打發起身後。一路步行回城。思想榮兒十五歲並未步行上過路。倘慈親有知。亦萬不忍其受如此苦楚。遂雇推車一輛。令龔三拉繹追趕。幸是日出城矣。回宅後。輒夜思量。慈柩並未用大槓。未免抬上時顛播過甚。初二日一早。到槓房大鬧數次。伊總言換槓而行了。及崔榮等由保定回京。據言並未換槓。路上亦未接得信函。槓房可惡之至。然已上了他船。無可如何。且據榮兒來信。並崔榮說。一路槓頭陳姓狠操心。靈柩走得平穩之至。並不見得顛播。到保定後。將毡套層層揭開。棺木並未受一點磨擦。自初二日慈柩及眷口起程後。京中夷人已入城內。訛言四起。人人自危。內城旂人未經移徙者。至此均將眷口移至南城店內居住。流離顛沛之狀。目不忍睹。

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熒惑帝聽。倉皇北狩。棄宗廟人民于不顧。以致淪陷於夷。請速回鑾云云。自初間起。日日聞得與夷人換和約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見。或因夷人所說難從。總未定局。居民愈覺不安。初六日。英夷來照會云。我國太無禮。致將伊國人虐死五人。索賠銀五十萬兩。適俄夷亦來照會云。聞得夷人索賠五十萬金。伊願說合。令我們少賠。恭邸以此事即使說合。亦不過少十萬八萬。又承俄國一大人情矣。隨託言已許。不能復改謝之。俄夷又來照會云。既已許賠五十萬。自不必說。惟英國焚燒園亭。伊亦願賠一百萬兩。前索二百萬。減去一百萬。只需一百萬。便了事矣。恭邸答應於初九日送去銀五十萬兩。是時夷人所添十六條。無一不從者。當事者唯求其退兵。無一敢駁回。於是夷人大笑中國太無人矣。嗚呼。尙忍言哉。尙忍言哉。懿貴妃聞恭王與洋人和。深以爲恥。勸帝再開釁端。會帝病危。不願離熱河。於是報復之議遂寢矣。

讀以上日記。可見當英法聯軍入京之時。咸豐帝無決斷國事之力。慈禧下一嚴厲之諭旨。嚴飭統兵大臣決戰。近畿州縣。整團阻截。懸賞殺敵。通諭中外。此卽咸豐十

年八月初三日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年九月六號也。諭中之意，略謂我朝一視同仁，不分中外。自與英法通商以來，數十年中，相安無事。乃三年前，英國無故侵犯廣州，拘執朝廷命官。當時朝廷以葉名琛固執不通，亦有啓釁之咎。故大度包容，不與深校。二年前，夷酋愛爾近竟敢稱兵北犯。朝廷命直隸總督譚廷襄相機議和。該夷乘我不備，襲擊大沽，進迫天津。朝廷恐兵連禍結，殃及百姓，又遣桂良往與議和。雖英夷無理要求，仍命桂良前往上海，與議通商條款，並允早日批准。此皆朝廷懷柔遠人，不肯輕開戰釁之苦心也。乃其酋愛喜略復于八月以兵艦攻大沽，僧格林沁敗之。該夷始退。夷狄反覆無信，實爲狡詐已極。朝廷以不忍百姓受害之故，許其來京議和。而該夷所至焚殺，襲佔大沽砲台。朝廷雖怒其無理，猶以息事甯人爲念。復命桂良前往天津，諭以苟該夷要求條件，不至十分出于情理之外，亦可酌量俯允。乃該夷不但要索賠償兵費，開闢商埠，並欲駐兵京師，萬難允從。又命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等前往曉諭。而該夷竟犯通州，要求帶兵晉見，實不能再事姑容。已命大軍明申天討。近畿人民，宜速辦理團練，幫同殺敵。或自衛鄉里，無論軍民人等，有

能斬黑夷一名者。賞銀五十兩。斬白夷一名者。賞銀百兩。獲斬頭目者。賞銀五百兩。擊毀夷船一艘者。賞銀五千兩。廣東福建爲英夷佔踞之地。該地百姓。仍爲朝廷赤子。有能殺敵立功者。亦如前頒賞。該夷遠處重洋。其來中國。不過圖通商之利。所以敢於稱兵犯順者。必有奸人從中鼓惑。嗣後英法兩國之人。一律禁其通商。其他各國。仍不禁止。朝廷用兵。出於萬不得已。如該夷能悔過輸誠。仍許通商。以示朝廷始終仁愛之意云云。此諭官書削而不載。外間無從見其原文。今依勃氏書中所載譯其大意。閱者諒之。此諭下後三日。召見軍機。慈禧亦在座。諭英國所請各條。已皆允許。尙不知足。欲來京親遞國書。且欲使僧王退軍張家灣。此等無厭之求。萬難允准。僧王已得一勝仗。現正守八里橋。抵禦敵軍。下諭錦州左近敵人兵船欲上岸之兵隊。皆一律阻止其登岸。至此月初七日。皇帝祀於孔廟。翌日。遂命恭王爲全權大臣。辦理和局。載垣撤去欽差大臣。帝詣安佑宮行禮。以敵氛逼近京城。巡幸木蘭。一千九百年即光緒廿六年。全宮出逃亦用此故事。啓鑾之時。甚爲倉卒。行十八英里。駐蹕於小廟之內。下一諭旨。前所調吉林黑龍江兵丁。如已進山海關。卽著春佑迅速知照帶兵官。飭令折赴熱河護駕。次日。接恭王奏。言英法兵入城事。

帝命其便宜行事。朝廷距離太遠。不能遙制等語。此不啻以全權與之也。十一日。到密雲縣北。駐于行宮。據中國人紀載。言皇帝病不能興。不能視事。由慈禧召見軍機。慈禧下一諭。諭中之意。略謂夷人進犯都城。王公大臣等。均請調集各省援兵。俟大兵雲集。可操勝算。夷人所恃。唯在火器。若短兵相接。則非中國之敵。蒙古滿洲之馬隊。與夷人開戰。失其所長。湖廣四川之兵。便捷如猿。可用暗襲之法。以制夷人。着湖廣總督選精兵三千。四川總督選精兵數千。速來京師。僧格林沁已敗績數次。京師甚爲危險。勿得稍遲。朝廷甚盼各省援軍齊集。畿輔。迅掃敵氛。有能忠勇殺敵者。不惜重賞云云。

乘興行至長城左近。巴克什行營地方。得僧格林沁一奏。云北方左近。見有洋兵間諜。尙未有以砲攻城事。又下一諭。諭中之意。略謂法夷愛喜略送來照會。在北京與恭親王面開和議。今着恭親王留京。主持議和之事。如該夷帶兵入京。則着僧格林沁斷其後路。如京師危急。卽着蒙古軍隊。速來長城護駕云云。

十八日。至熱河。二十日。諸臣仍主開戰。復下一諭云。洋兵胆敢佔據圓明園。已捉洋

兵。不許恭王釋放。恭王復奏云。安定門已爲洋人所有。不能抗拒。只得獨斷而行。而帝亦不能不聽從諸臣。與外人議和矣。九月十五日。帝簽名字於和約。其諭旨如下。諭內閣。恭親王奕訢奏英佛兩國互換和約一摺。英佛兩國業經朕派恭親王奕訢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與換和約。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所有和約內應行各事宜。卽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

第三章 載垣逆謀

咸豐帝定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卽咸豐十一年。回京。已下諭旨。不料至英曆正月。病勢轉盛。不能啟鑾。遂復下一諭。收回前旨。帝病在熱河。其弟怡親王載垣忽起陰謀。引鄭親王端華及肅順二人爲軍機大臣。此三人見皇帝病篤。欲竊攬大權。怡親王爲首。其中主謀乃肅順一人。鄭親王端華者。爲當時八王之一。皆清太祖之嫡裔也。肅順爲鄭親王遠屬兄弟。肅順奸詭便捷。鬥雞走狗。乃一市井無賴。人人知之。怡鄭二王推薦於上。不久爲上所信任。由部中一小官。數年之間。擢至軍機大臣。居職貪婪暴虐。無所不爲。秋闈一案。追上斬大臣柏葰。廣結衆怨。蓋柏葰公正立朝。言語

誠直。因之得罪。怡、鄭二王。其逼殺柏葑。蓋出於報復之舉。慈禧見肅順爲上所信任。權勢浸大。思所以削奪之。竭力營救柏葑。卒不能得。而肅順之位乃益鞏固。排斥異己。盈廷諸臣。慄慄危懼。一日戶部有舞弊情事。肅順嚴辦此案。斥革大小官員無數。當時都中弊端極多。習不爲怪。肅順此舉。並非整飭官方。剔除積弊。乃假公濟私。意存報復也。羅織貴要富商百餘人。處以嚴法。不稍寬假。因之得賄甚多。肅順既獲巨利。以之交接二王。竟得權位。參預隱謀。然亦以此毀其身家焉。肅順伏法後。其家產皆沒於宮中。慈禧秘密珍藏。拳匪亂時。藏之密室。始行出都。英法聯軍入都。咸豐帝逃於熱河。亦肅順之意。當時慈禧與諸臣共諫。不聽。肅順復奏上。不許諸臣扈隨。以便行其奸計。其計畫之周密。實可畏懼。幸慈禧一人。智深勇沈。先機預發。破其隱謀。於最危之頃。當咸豐帝大行之時。肅順等尙未舉事。慈禧密令恭王星夜速來熱河。更得榮祿等之合力。毅然揭發。三人之計乃破。慈禧遂爲中國政府之首領。隱謀既破。三人知已落於慈禧之手。當下諭命宗人府嚴行審問時。肅順責二人曰。若早聽余言。何至有今日乎。先是怡親王見慈禧爲帝所親信。欲起大事。必先去慈禧之權。

遂日夜讒于上。云慈禧與侍衛榮祿陰懷詭計。其意欲廢慈禧。或貶之冷宮。而後無阻礙之人。若東后性情溫和。不近政權。彼等皆不以爲意。欲趁在熱河之時。舉行大事。若返京。則情勢皆變。一切不能順手。尤恐慈禧得太監之助。恢復權勢。遂引乾隆時某妃之故事。因失禮于母。定以永遠幽禁之罪。嘗以此等讒言浸潤于病皇之耳。帝亦不能不動。遂允以慈禧之子交于怡王福晉保育。欲離其母也。怡王福晉召至熱河。卽爲此事。又讒害恭王。言其聯合外人。以制朝廷。且權力太大。必須預防之。肅順又畫計盡誅京中洋人。並翦除咸豐之弟。卽不殺亦當永遠監禁。旨已擬好。當時帝病大漸。三人定計帝賓天時。卽下此諭。但有一事。爲三人所不及料者。其最要之印璽。已爲慈禧所握。其印文曰世傳受命之寶。凡嗣皇繼位。第一次諭旨。必蓋此印。此乃清朝法度如此。以爲大行皇帝遺旨之證。向來歸皇帝佩之于身。今乃爲慈禧所握。其聰明有遠見如此。此乃三人陰謀不成之一大阻礙也。若無此印。無論三人如何矯詔。終不合法。怡親王胆量不足。不敢冒險奪此印璽。其不能成事宜也。帝聽載垣等讒害慈禧及榮祿之言。頗爲忿懣。又以熱河夏暑。病體不宜因之。病勢愈增。

而都中太廟祭祀。不得不以恭王代之。六月初四日。欽天監奏星異。帝之批旨曰。欽天監奏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並繪圖呈覽。本年五月。欽天監奏彗星見于西北。仰惟天象示警。方滋兢惕。茲復據奏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自非虛詞附會。惟念朕御極之初。卽以侈言祥瑞爲戒。矧值東南賊匪未克殄除。瞻念民生。惟增矜惻。卽使星文表瑞。實爲世運亨嘉之兆。亦惟有夕惕朝乾。冀邀上蒼眷佑。如逆匪速就蕩平。黎民復業。年穀順成。休應執過于斯。其不必宣付史館。用昭以實不以文之意。初五日。帝三十萬壽節。帝受諸臣朝賀。慈禧未預此禮。此卽咸豐帝御殿之末次也。由此病勢愈重。七月初七日。慈禧密派一人赴京。告恭王以帝病危殆。速派旗兵一隊來熱。多葉赫族人。十六日。軍機大臣各部大臣凡載垣之私人。入皇帝寢宮。時皇后及諸妃例皆迴避。彼等遂迫帝署字于所擬之諭旨。以載垣端華肅順三人輔政。但印璽旣落慈禧之手。此等空諭。不合國法。十七日早。咸豐帝薨。遺詔爲三人所預擬。命載垣等輔政。后妃及恭王皆不提及。又以嗣皇名義。下登位之詔。時嗣皇僅五齡耳。三人知諭旨不及母后。于例不合。恐生枝節。至第二日。復下一諭。尊東后及慈

禧二人爲太后。記述家言彼等出此。蓋不得不承認慈禧爲同治之母。而熱河滿洲軍隊。皆同情傾向于慈禧。亦不無顧慮也。彼等欲回京之後。去此阻礙。而在京中勢力。尙不能穩固。不敢先動。蓋慈禧一日在位。則彼等一日不安。彼等之急欲知者。京中及各省對於監國之意何如耳。載垣繼以贊襄王大臣之權。代下諭旨數道云。輔佐幼帝。乃贊襄王大臣之責。贊襄王大臣之中。領班一人監國云云。監國者。惟帝之伯叔兄弟能居之。此等諭旨。傳至京中。各大臣及都察院各諫官。紛紛上奏。請兩太后垂簾聽政。恭王及咸豐之弟未與謀者。皆與慈禧秘密通信。皆認慈禧爲朝廷之主。恭王勸慈禧趕緊催促各王大臣扈送梓宮回京。以免孤立無援。惟此事須安詳謹慎。不可操切。蓋有大行皇帝妃嬪數人。已與載垣等連合。侍衛亦可聽彼驅遣也。肅順既擁多金。權勢益大。其貪婪專橫。固爲都人所惡。而趨利之徒。亦頗有助之者。蓋以金錢收買黨人。無如北京者矣。肅順當日之所爲。頗不利於幼帝家族。載垣實主之。北京既爲外人所佔據。南方各省又盜匪充斥。糜爛不堪。羣望幼帝振刷一新。幸得榮祿及他忠臣之助。不久紀綱漸振。而曾國藩克復安徽。捷音頻傳。慈禧之勢

愈張。蓋曾國藩爲慈禧所擢用也。由是慈禧之勇敢及其機敏手段。又以諫垣之助。遂戰勝黨人。而握政柄。然照清朝家法。母后不能執政。順治康熙兩朝。皆以大臣輔佐。此一大阻礙也。兩朝故事。太后不能與聞政事。而大臣輔政。亦往往得罪。康熙以幼冲嗣位。有輔政大臣數人。其後或廢錮。或賜自盡。故恭王聳慮太后垂簾。希冀垂簾其名。而實權歸己。此恭王錯視太后之爲人也。有一滿人。曾扈隨熱河。述當日事云。慈禧性質堅毅。得人愛戴。侍衛等皆傾心向之。頗得衆助。當最危之時。太后與榮祿密商。非常謹慎。不使三人稍萌猜疑之心。太后有一太監。名安得海。最爲信任。每日遞信於恭王。能直達都中無礙者。皆安之力也。慈禧待怡親王等殊安徐冷靜。謙遜有禮。故能鎮定而無意外之患。有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訓政。奏中引大行皇帝遺詔。可爲兩宮垂簾之證。八月十一日。贊襄王大臣會議後。嚴諭申斥。載垣等又以幼帝之名。下一諭旨。大行皇帝靈柩于下月初二日回都。此乃慈禧日夜所禱求者也。由熱河行宮至都。約一百五十英里。贊襄王大臣不得不親隨護送。梓宮極重。以百二十人抬之。且多山路。行甚遲緩。每行十五英里。卽須停歇。故贊襄王大臣

等回京。至速須十日之久。若天雨。則十日尙不能到。梓宮行愈緩。愈合兩宮之意。蓋兩宮不隨大隊。以快班轎夫兼程而行。五日即可達京。清廷禮節。凡大行皇帝靈輓啓行。新帝及后妃等皆行禮奠酒。禮畢。卽先行。以便在京恭迎。慈禧以此大便于己。可先到京。與恭王密商一切。以歡迎彼等也。載垣等亦深知留滯在後。大爲失勢。前途萬分危險。遂定計謀殺兩宮于途。下令以怡親王侍衛兵丁護送后妃。其計甚毒。若非榮祿先聞此謀。預防其變。則兩宮皆不能生還都中也。榮祿帶兵一隊。于夜間離梓宮。星夜前進。以保護兩宮。追及兩宮于古北口之北。由此道可通至蒙古。載垣等預定暗殺之地。卽在此處。兩宮由熱河動身後。大雨滂沱。道路淖泥。避雨于山峽中。此處毫無供給。梓宮在後。約十英里。慈禧深明禮數。差親隨數人。以己及東后之名義。敬問梓宮安否。怡親王等以諭旨答之。言梓宮已安抵第一站駐歇之地。慈禧賞使者千金。以酬其勞。怡親王等亦深知前途之危。兩宮在則一日不能安也。曾上一摺。慰兩太后。厯念梓宮之誠意。慈禧答書。獎其忠誠稱職。彼此以禮往來。此二書皆載之官書。可見滿人與漢人相同。無論情形如何危亟。而外面禮節。仍絲毫入扣。

此二書可爲最要之證據。當拳匪亂時。亦如是也。雨止後。兩宮前進。得榮祿兵隊之保護。安過山口。此後無復危險之處。兩宮于九月二十九日。安抵都中。而梓宮須遲三日。兩宮到時。卽開祕密會議。咸豐之弟及大臣皇室之向于己者。皆得與會。密商許久。慈禧雖握有最要之印璽。但以前無捉拿扈從梓宮大臣之舉。如此鹵莽。非尊敬大行皇帝之意。且新帝登位之始。尤覺不宜。會議後。衆意皆以爲當謹密爲之。不可操之過急。外面一切。仍依禮節而行。俟梓宮到後。先撤去怡親王等贊襄大臣名義。再相機行事。梓宮于十月初二日晨安抵京城西北門。恭王已于前一夜派大兵一隊駐紮以防之。幼帝兩太后及各大臣等皆孝服出迎。梓宮入城時。皆伏地行禮。梓宮之前。爲神主儀仗等。復有滿洲騎兵一大隊隨之。怡親王及諸贊襄大臣既護送梓宮。安抵都中。復親身陳奏。蓋禮應如此。城內先建設營帳一大座。預備行禮之用。怡親王到後。卽至此帳中。兩太后率領咸豐弟及軍機大臣桂良周祖培等皆在。慈禧神態嚴靜。以太后之身分。謂怡親王曰。東后及予皆深感汝及他同官護送梓宮。頗能盡其職分。今日大事已畢。監國之名。卽可銷去。怡親王聞之。厲聲答曰。予之

監國。乃大行皇帝遺命所授。兩太后無權以去之。皇帝冲齡。非予允許。無論太后及何人。皆無權召見臣工。慈禧答曰。我們後來再看罷。卽傳諭命侍衛將三人拿下。皇族等皆亟速入宮。在皇城大門。恭候梓宮。中國無論情形如何危亟。皆以死者爲重也。褫革之監國大臣等。聞太后之言。皆默然無計可施。因沿途皆滿排兵隊。皆忠于慈禧者也。慈禧以鎮靜而得勝。此乃握中國大權之始。兩宮下一諭旨。蓋以最要之印璽。正明己之權位。

諭曰。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畫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致失信於各國。淀園被擾。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將各國應辦事宜。妥爲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皇考屢召王大臣議回鑾之旨。而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奸。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衆論。皇考宵旰焦勞。更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竟於本年七月十七日。龍馭上賓。朕搶地呼天。五內如焚。追思載垣等從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實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極之初。卽欲重治其罪。惟思

伊等係顧命之臣。故暫行寬免。以觀後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見載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陳管見一摺。內稱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俟數年後。朕能親裁庶務。再行歸政。又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輔政。又請于大臣中。簡派一二人。充朕師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雖我朝向無皇太后垂簾之儀。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惟以國計民生爲念。豈能拘守常例。此所謂事貴從權。特面諭載垣等。著照所請傳旨。該王大臣奏對時。曉曉置辨。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又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作爲朕旨頒行。是誠何心。且載垣等每以不敢專擅爲詞。此非專擅之實蹟乎。總因朕沖齡。皇太后不能深悉國事。任伊等欺蒙。能盡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負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對在天之靈。又何以服天下公論。載垣端華肅順著卽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應如何垂簾之儀。一併會議具奏。特諭。

兩宮在東華門。對梓宮行禮。敬送梓宮。暫安于殿中。慈禧見京中心平安。軍隊忠

誠。遂放膽而行之。又以東后及己名義下一諭旨。着將逆謀三人交宗人府審明嚴



清慈禧太后對鏡簪花圖

辦。此審

問之事。

以恭王

為主。褫

去三人

之官號。

其諭旨

如下。諭

曰。前因

載垣端

華肅順

等三人種種跋扈不臣。朕于熱河行宮。命醇郡王奕譞繕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

任。茲于本日特旨召見恭親王。及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乃載垣等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攔阻。其肆無忌憚。何所底止。前旨僅予解任。實不足以蔽辜。著恭親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卽行傳旨。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拏問。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

此三人之中。以肅順爲最惡。故太后恨之亦最甚。在熱河時。肅順之妻。曾得罪。慈禧亦隱記在心。于次日晨。復下一諭曰。前因肅順跋扈不臣。招權納賄。種種悖謬。當經降旨。將肅順革職。派令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卽將該革員拏交宗人府議罪。乃該革員於接奉諭旨之復。咆哮狂肆。目無君上。悖逆情形。實堪髮指。且該革員恭送梓宮。由熱河回京。輒敢私帶眷屬行走。尤爲法紀所不容。所有肅順家產。除熱河私寓。令春佑嚴密查抄外。其在京家產。著卽派西拉布前往查抄。毋令稍有隱匿。肅順之家產。至少在億萬以上。太后悉收沒之。遂爲後日太后權勢之所由來。其好大喜功。亦賴此金錢之力也。然慈禧氣猶未平。復下一諭曰。肅順于熱河蓋造房屋。年餘尙未完工。所畜貲財。諒必不少。著派春佑將該革員所有熱河財產。密速查抄候旨。

該革員身攬重罪。難保不於事前寄頓。並著春佑傳諭熱河道福厚承德府知府雲杰。熱河縣管毓泰。將寄頓之處。悉爲指出。一律查抄。儻福厚等敢於挾同隱匿。不吐實情。將來別經發覺。定當重治其罪。不能寬貸。該都統於派辦要事。亦應認真辦理。不得稍涉狗隱。十月初六日。恭王既審明載垣一案。奏明太后。請懿旨定奪。太后遂下一旨。以定三人之罪。諭曰。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擬載垣等罪名。請將載垣端華肅順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等因。一摺。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姦。專擅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示知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政務王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卽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等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伊等請皇太后看摺。亦係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存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

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詞氣之間。互有抑揚。意在構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款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請將載垣端華肅順凌遲處死。當卽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御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誼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誨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尙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據該王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於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人。遽以身罹重罪。悉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擅跋扈情形。實屬謀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獨欺凌朕躬爲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爲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宥。豈知贊襄政務。皇考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卽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卽凌遲處死。實屬情眞罪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貸之

中。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卽派肅親王華豐。刑部尙書綿森。迅卽前往宗人府。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肅順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卽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節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均屬咎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凶焰方張。受其箝制。均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著卽革職。加恩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尙書穆蔭。著卽革職。加恩改爲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卿焦祐瀛。均著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二王爵號旣去。後克復南京。太后下諭復其爵位。諭曰。本年克復江寧。殄除洪逆。禮臣諛吉。恭擬本月二十六日行告祭禮。朕敬先期於本日親詣太廟。拈香行禮。用肅明禋。並特降旨。將軍興以來有功死事。

諸臣再沛恩施。懋加卹賞。俾功在社稷者。慶流子孫。因念鄭獻親王濟爾哈朗怡賢親王允祥功勳卓著。炳耀旂常。崇德暨雍正年間所得之冊文勅書。旌功褒德。帶礪山河。揭日月而行。俾世守勿替。乃其後嗣端華載垣因恣肆狂悖。跋扈不臣。賜死革爵。既負朝廷象養之恩。且爲乃祖聲名之玷。九原有知。能無隱痛。其所遺爵秩。前經大學士九卿等遵旨會議。僉稱端華載垣罪大惡極。請將世爵永遠革除。爾時如不照議施行。恐無以服天下人之心。第眷念成勞。心究不忍。當經加恩降爲不入八分輔國公。並令岳靈載泰世襲罔替。所以篤念勳舊者。固已無微不至。我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莅政之餘。亦時眷念舊勳。愴然動念。今當大勳漸集。懋賞酬庸之際。追維開國之初。鄭獻親王忠義勳名。載在史策。怡賢親王於雍正年間。忠誠輔弼。懋著勤勞。若因端華肅順之故。使親賢後裔。弗獲世守舊封。其何以紹前光而嚴對越。所有鄭親王怡親王世錫王爵。均著加恩賞還。一切紅白藍甲數並佐領人等。均著仍復其舊。並著宗人府照例於始封立官人之後裔內。擇其向有襲次房分。排列在前。僅止有分房分。排列在後。如各房分均屬相同。卽以長幼之序排列。並將岳靈載泰

一併帶領引見。候旨承襲。其端華載垣子孫及親兄弟姪。仍不准其揀選。

太后此諭。措詞甚好。但怡鄭二王後仍爲上天所棄。庚子年拳匪亂時。因怡王同謀。賜令自盡。其實各國所欲加以處分之黑單。並無怡王之名。當太后大不得意時。實甚憤怒。彼時國事倥傯。故如此果決。非如平日尙可從緩商議也。鄭王之後。承襲王位者。亦於庚子年聯軍入京時。盡節而死。以不得志之王。而能如此忠愛國家。眞滿洲貴族之好榜樣也。肅順死後。三年。太后又下一諭。言肅順之後。皆永不叙用。此罪卽肅順所加於人者。今還之於彼。蓋肅順當權之日。凡有得罪於己者。卽加以永不叙用之罪。

第四章 首次垂簾

載垣之奸謀既破。嚴厲之刑罰已施。而慈禧之權位乃固。爲中國最高之君主。予單言慈

禧因東太后爲人和易不甚留心政事 慈禧聽政之始。極小心謹慎。不攬大權。但事事留心。以得政治

學術之經驗。而各大臣亦忠心輔助。一切諭旨。皆以帝名下之。故以實際言之。慈禧

此時之權。尙不如光緒帝秉政。太后撤簾。處於夏宮之時也。太后初次聽政。同治元年

治十二年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可爲太后試驗之期。表面若無大權。至第二次垂簾。光緒元年至光緒十五年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太后之名。間見於諭旨之中。凡人賞罰諸大端。皆太后主之。恩威並用。故臣下皆傾向於太后矣。光緒帝冲齡嗣位。太后不垂簾而訓政。因光緒帝乃太后所立也。至第三次聽政。即光緒廿四年至光緒卅四年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則一切大權。皆歸太后掌握。以地位之固。經驗之多。遂有舉重若輕之概。日日登大殿。升寶座。召見臣工。皇帝則若木偶。侍坐於側。羣下皆只知有太后矣。太后秉政之始。亦知女主專政。違中國古訓。及人民之心。歷史上最著名之呂后武后。雖極有才。而皆爲後世譏議。太后讀書甚多。何嘗不知以往太后當國。無不貪攬政柄而不釋者。然仍甘蹈其轍也。逆謀三人。既皆得罪以去。大臣及侍御等。迎合意旨。以爲當日與載垣同謀計畫之人。皆當處之以罪。而恭王則焦心竭慮。凡大行皇帝末年聽信之人。皆嚴密伺察之。恭王此舉。或不盡爲報復而然也。慈禧恢廓大度。出之以寬恕。訓政之初。卽定爲首者之罪。其餘一概不問。以免株連。因之人人稱頌。以得寬大美名。太后既將載垣同時秉政之軍機八人罷黜治罪。其餘皆寬恕之。今試舉二事。吏

部尙書陳孚恩被人舉發。謂首先勸咸豐帝逃往熱河。咸豐帝大行後。載垣等所召京中大員至熱河者。亦僅此一人。太后則但令陳孚恩革職。雖其罪據甚確而不辦也。又有內務府大臣亦助載垣計畫者。勸咸豐帝不回京。以遂其隱謀。此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春間之事。卽咸豐十一年。今罪案已明。亦僅革職而止。當時北京趨向權利。驚於歧途。而朝廷尙無羅織興獄之舉。太后下一嚴諭。宣告天下。但罪爲首之人。揣太后之意。苟己之目的。達地位固。則不妨示以寬容。卽如載垣一案。太后深知載垣不得京中大員之助。決不能如此胆大。但太后雖明知同謀者多。苟非罪狀大著。公然抗逆。則甯藏鐵腕於剪絨手套之中。而不施行於外。因之遂得仁慈聖母之名。京中人民。尤稱頌不已。太后性情寬嚴並施。此等美稱。實非溢譽也。故太后既黜退載垣等。但告臣工各勤厥職。爭自濯磨。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之惡習耳。太后復下一諭。言罪人固無可道。而匿不舉發者。亦當同坐。太后之意。蓋爲王公大臣未曾舉發載垣等之逆謀者言之。又言朝廷亦知彼等非懷他意。不過心存畏懼。無胆無識。不敢告發。此後如再有此等隱謀情事。知者速以上聞。不得延緩。又諭王公等。

其各以載垣爲戒。如若再有此事。決不寬恕。當更嚴懲云云。現最要之事。卽定新帝之年號。載垣等已選定祺祥二字。太后讀書較多。知此二字不佳。意欲人人永忘載垣僭亂之事。遂取同治二字。蓋欲靖逆謀求治安也。若以皇帝而論。無論命名如何。皆無關係。以事實驗之可知也。改年號之諭旨既下。同日兩太后復下一諭。聲明接受大權之本意。其語氣似求恕於天下也。諭中之意。略謂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垂簾聽政。本非初衷。祇以皇帝沖齡踐阼。臣下不能無所稟承。故不得不俯順羣情。暫權國事。俟皇帝典學有成。卽當歸政。凡我大小臣工。務宜矢忠矢勤。共襄治理。其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云云。

復以帝之名義。下一諭旨。表謝兩太后之忱。言及政之年。當勤慎以答慈恩。兩宮召見臣工於偏殿。除大典禮外。帝叔及兄弟四人皆免去叩頭之禮。上太后尊號。每字每年由公帑撥銀十萬兩。以爲兩宮用度。上東太后以慈安之尊號。上西太后以慈禧之尊號。以後每逢大典。則增二字。慈禧太后七十萬壽時。已有尊號十六字。光緒帝欲再上四字。太后辭而不受。慈安太后共上十字。兩太后皆於三十萬壽時。加上

二字。同治帝登位加二字。同治大行之前述太后之治績。上二字。四十萬壽時加二字。慈禧五十萬壽時加二字。光緒帝大婚之時加二字。六十萬壽時加二字。共得十六字。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也。垂簾之始。慈禧聽信恭王之言。和平鎮靜。與東太后授恭王以議政王之號。又以特旨封爲親王。世襲罔替。恭王堅辭。兩宮不許。後復再三遜讓。始允其請。以事實觀之。既有兩宮持政。可無須輔佐之人。慈禧深感恭王。在熱河助己。以其女爲大公主。准用黃轎。故恭王頗有大權。慈禧秉政之初。一切政事。尙未熟習。且京中黨派分歧。尤難操縱。外交之事。又不易辦。恐己不易壓伏。遂引恭王以爲己助。恭王當國久。經歷多。故倚之如左右手。久之。慈禧於國故朝政。漸皆瞭然。本性專斷。遂不欲他人之參預。蓋其聰明才力。加以讀書增其識見。於用人行政諸大端。頗得人之信服。昔之所賴。今則棄厭而疏遠之矣。昔日冲抑之懷。今則專斷而把持之矣。慈禧之性情如此。而恭王亦非甘於退讓者。惟其自矜自滿之心。稍遜於太后耳。太后漸露不欲恭王干預之意。恭王亦不能隱忍而受之。由是不能如以前之和衷共濟。遂聳慮東宮。稍稍遇事干涉而折抑之。

一易昔日和易之度。恭王則於用人之權。黜涉之事。不商之於太后。或升或調。皆由己意。凡關於各省之事。亦獨斷而行。而宮庭之間。亦漸生嫌隙。常相抵觸矣。當時之人。皆以爲恭王對於兩宮之態度舉動。似覺太過。以己大權在握。遂擅攬一切。未免近於驕愎。一日召見時。恭王竟對兩宮云。兩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決不能忘而恕之也。召見之時。兩宮坐於大殿寶座之上。前垂一黃絲之簾。召見人員。皆不能見。凡召見分班而入。恭王以議政之名。常先入帶領。御前太監等則侍立寶座之側。諸臣如有失儀。皆可窺見。無論若何大員。非總管太監傳旨。不能徑入。而恭王往往不俟內監傳旨。徑直入內。以爲此制非爲彼而設也。慈禧臨朝既久。漸覺其悖越。凡奏對時。每由慈禧問答。一日太后言畢。恭王佯作未聞。請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每抗聲答之。恭王驕傲之態。每使太后不能容忍。恭王在宮廷之外。與中外官吏自由來往。不取太后意旨。輒自專擅。而太后則使太監伺察之。種種行爲。皆歸報於太后。乃愈啓猜疑之心。此亦勢所必至也。太后既知恭王之權漸大。常侵越己之權勢。遂立意告誡恭王。須明白國體。不可僭越。用人之權。視太后爲轉移。稍有

不合。即可罷黜。太后相機行事。至聽政之四年。而時至矣。一日恭王奏對時。忽不自檢而起立。此則大背朝廷制度。凡臣工召見。不許起立。特立此制。以免臣工或有異常之舉。危及皇帝。太監稟知太后。慈禧大聲呼助。說恭王起立。恐有異志。以危兩宮。侍衛聞之。入內。引恭王而下。乃下一諭旨。言恭王侵朝廷大權。濫舉妄動。罷議政王之位。開去軍機大臣及其他宮廷要職。總理衙門之差亦撤去。諭內有曰。恭王辜恩溺職。濫用私人。應卽黜罷云云。

一月之後。慈禧聞內外對於處置恭王之事。略有浮言。以己之地位。不可聽人議論。遂下一諭。以己及東太后名義。解釋前事。蓋迴護己之所爲。又欲彌縫當時之情事也。諭曰。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此間節去一段恭親王誼屬懿親。職兼輔弼。在諸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朝廷杜漸防微。若復隱忍含容。恐因小節之不慎。致誤軍國重事。所關實非淺鮮。且歷觀史冊所載。往往親貴重臣。有因遇事優容。不加責備。卒至驕盈矜誇。鮮克有終者。可爲前鑒。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次懲儆之後。

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戒。曲爲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惇親王等摺。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會議耶。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恭親王咎雖自取。尙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脗合。旣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卽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衙門事務。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用副訓誨成全至意。以實情論之。恭王經此懲戒。未始非福。七日後。慈禧復以兩太后名義。下一諭旨曰。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恭親王因謝恩召見。伏地痛哭。無以自容。當經面加訓誡。該王深自引咎。頗知愧悔。衷懷良用惻然。自垂簾以來。恭親王在軍機處議政。已歷數年。受恩旣渥。委任亦專。其與朝廷休戚相關。非在廷諸臣可比。特因位高速謗。稍不自檢。卽蹈愆尤。所期望於該王者甚厚。斯責備該王者不得不嚴。今恭親王旣能領悟此意。改過自新。朝廷於內外臣工。用舍進退。本皆廓然大公。毫無成見。况恭親王爲親信重臣。才堪佐理。朝廷相待。豈肯初終易轍。轉令其自耽安逸耶。恭親王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毋庸復議政名目。以示裁抑。其勿忘此日愧悔之心。益矢靖共。力圖報稱。仍不得意存疑畏。稍涉推諉。以副厚望云云。此

年秋間。同治四年舉行咸豐皇帝大葬之事。修理陵寢已四年。以孝德皇后從葬。后歿於咸豐帝登基之前一日。其柩暫安於城西約七英里之一寺中。己十五年。候帝同葬。凡修陵寢以及出殯等費用。須一巨款。而當時籌款極難。南方各省以粵匪之亂。軍務餉需浩繁。不能接濟。皇帝陵寢約計十兆。此款既不能仰之各省。遂由內務府及各部官員孝敬捐納。幼帝及兩宮皆往東陵。恭王隨行。恭王此時當皇陵工程差。且兼籌經費也。太后此時亦未嘗嚴責之。皇棺係用梓木做成。塗以厚漆。書佛字。送至陵中。安置於飾珠寶之座。陵中皆以佳石造成。前代往往以妃嬪及太監殉葬。今則以木或紙所做者代之。跪於棺前。於是燃巨燭。僧徒誦經。金圭玉笏珠串置諸棺上。其餘一切珍貴陳設。一一安置陵內。既畢。乃封其門。至第二日。兩宮下諭。嘉賞恭王等曰。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恭親王自襄辦文宗顯皇帝大事以來。五載於茲。盡敬盡誠。有條有理。定陵工程。前經派令總司稽察。一切悉臻妥協。本日文宗顯皇帝孝德顯皇后梓宮奉安定陵。禮成瞻仰。規制崇闋。典儀明備。悲慟之懷稍釋。在天之靈亦慰。自應仰體文宗顯皇帝誼篤友于之心。並參酌成案。渥沛殊施。以

示優獎。乃據恭親王以盈滿爲懼。再四固辭。情詞懇摯。出之至誠。不得不勉從所請。僅交宗人府從優議叙。惟恭親王誼屬親藩。首參機務。近來事無巨細。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歛抑。實能不負委任。本年三月初七日所降諭旨。原因其小節之疏。恐蹈愆尤之漸。期望既厚。責備不得不嚴。業於三月十六四月十四等日將辦理始末。明白宣示。諒天下共見共聞。惟慮傳之久遠。後人不知原委。莫定是非。轉爲白圭之玷。殊無以釋羣疑而彰忠愫。所有三月初七日諭旨。著毋庸編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勳勞。保全令名至意。

讀慈禧聽政初之諭旨。足知其爲人始終不變也。其後四年。恭王與東太后謀去慈禧之寵人安得海。遂大失慈禧之意。

第五章 曾國藩及太平天國之滅亡

慈禧與東太后同時秉政之時。粵匪之亂。已漸歸平定。自一千八百五十年。卽道光末年。髮匪亂起。到處糜爛。百姓轉徙。今得重享太平。民情大悅。當此之時。正慈禧擴充權勢。擯斥東宮之時也。中國記述家。以爲平大亂。救民於水火。皆名總督曾國藩

之才能毅力爲之。此語誠然。曾國藩左宗棠輩。誠可謂勇者。中國孔聖之教。雖亦有可議之處。而數千年後。常能產此等人才。以救民而濟亂。皆孔教之力也。曾國藩之名。婦孺皆知而稱之。然其所以能成此事業者。實慈禧知人善任。明於賞罰。而有以拔識之。當無事之時。盈廷濟濟。而獨賞鑒於言行之表。尤非具卓識者不能。曾國藩之才能。及其忠誠。太后信任極深。故卒能成其功也。除榮祿外。中外大官。無若曾國藩得聖眷之隆者。榮祿尙爲滿洲親屬。曾不過湖南一縉紳耳。中國人所記粵匪之書。頗爲詳細。讀之可知曾國藩之性情爲人。及當日慈禧之握大權。與其地位之鞏固。然有數端。與平定粵匪極有關繫。而當時之奏牘諭旨。則弗之及。殊令人可疑。當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八月卽咸豐十一年。咸豐帝薨於熱河。圓明園爲英法聯軍所焚燬。迨和議成。兩太后垂簾聽政。恭王爲議政大臣。其首先所行之政策。卽借外兵以平內寇是也。當時粵匪盤踞長江。朝廷焦慮。不惜假外兵以平之。豈非可異之事乎。然此尙爲中國政府明亮之處。英法聯軍卻之。政府以爲長江乃通商之地。外人自爲計。卻之非策也。常勝軍之歷史。無暇詳述。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卽同治元年。

截勦粵匪於江蘇。第二年西歷二月。英政府允借戈登大將於中國。統領此軍。自戈登領此軍後。官軍之勢大震。曾國藩得平匪亂。使中國重睹太平。戈登亦與有力焉。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十二月。即同治二年。蘇州省城克復。至第二年西歷七月。克復南京。僞王死。大亂乃定。其先外人輿論皆主嚴守中立。後乃助政府勦寇。歐人不愛生命。助清朝者厚矣。法海軍提督亦死於是役。南京已下。曾國藩上平亂之奏。及朝廷諭旨。於戈登功績。一字不及。曾國藩平定粵匪之奏。歸功於大行皇帝。此蓋中國習俗。以爲皇帝神聖。無所不能。此種心理。不獨中國。日本勝俄。其大將之報告。亦歸功於天皇。與中國無異。中國爲國事死者。酬之極優。生者不能及。若外人有功者。則更無論矣。曾國藩謀勇兼優。而立時變其態度。忽然寡情。戈登將軍。助平匪亂。然英法聯軍入都。焚圓明園。戈登將軍亦在焉。此曾國藩之所以不提其功也。慈禧見南京克復。極爲欣悅。以帝名下一諭旨。擇錄於下。可知慈禧之性情。諭曰。本日據官文曾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告捷。克復江甯省城。逆首自焚。賊黨悉數殄滅。並生擒李秀成洪達仁等逆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髮逆洪秀全。自道光

三十年倡亂以來。由廣西竄兩湖三江。並分股擾及直隸山東等省。逆蹤幾徧天下。咸豐三年。占踞江甯省城。僭稱偽號。東南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我皇考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討。特命兩湖總督官文爲欽差大臣。與前任湖北巡撫胡林翼肅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駐紮宿松一帶。籌辦東征事務。復特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東征江皖賊匪。號令旣專。功績日著。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龍馭上賓。其時江浙郡縣半就淪陷。遺詔諄切。以未能迅殄逆氛爲憾。朕以冲幼紹寅丕基。祇承先烈。恭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指示機宜。授曾國藩協辦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以一事權。該大臣受任以來。卽建議由上游分路勦辦。飭彭玉麟楊岳斌曾國荃等水陸並進。疊克沿江城隘百餘處。斬馘外援逆匪十餘萬人。合圍江甯。斷其接濟。茲據官文曾國藩奏克復江甯詳細情形等語。此皆仰賴昊蒼眷佑。列聖垂庥。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識拔人才。用能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自維藐躬涼德。何以堪此。追思先皇未竟之志。不克親見成功。悲愴之懷。何能自己。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

年竊踞江甯。亦十二年。蹂躪十數省。淪陷數百城。卒能次第蕩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堅忍耐勞。公忠體國。著賞加太子少保銜。襲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其餘以次封賞有差。其後又下一諭。言皇帝當親詣太廟。及各處行禮。以答祖宗之德。名山大河之神。當時圍城中有一人述及天王死時情形。今錄於下。

自官軍得沐陽後。賊勢窮蹙。如獸處籠中。四月以來。金陵城已合圍。糧食將絕。每日只食一餐。僞天王命以樹皮及葉搓成圓團。名曰天糧。言僞宮中皆食之。命民間每家預備十担。其愚者仍信之。亦有置之不理者。忠王李秀成自沐陽逃入城中。擊鼓請僞天王升殿。洪秀全登座言曰。予奉天帝聖諭。天父聖兄使予下界。爲世界之主。予何懼之有。汝等皆當隨予。如欲走者。亦聽之。予之江山。堅固如鐵。汝等若不保護。自有人來保護。予有天兵百萬。數十萬之官軍。豈能爲敵。李秀成聞之。垂泣而出。

五月半後。洪秀全自知城不能保。至念七日。希望全絕。乃以酒合毒藥。言非天帝欺予。乃予違天帝之旨。語罷。卽仰藥而死。觀其臨終之言。並無悔恨之心。其部下以黃緞束其身。四週均織黃龍。依其教旨。不用棺殮。埋於地下。舉其幼子登基。欲秘不發喪。然外間皆已知之。兵心愈爲解體云。

其曾國藩奏述戮洪秀全之屍云。僞天王洪秀全逆尸。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僞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抬至營次。臣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錡。龐際雲。孫尙絨等。暨各文武。共同相驗。該逆尸遵尙邪教。不用棺木。徧身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雖袴脚亦係龍緞。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驗畢戮尸。舉烈火而焚之。有僞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子。卽手埋逆尸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生前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秘不發喪。而城內羣賊。城外官兵。喧傳已遍。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

又奏述戮李秀成之事云。李秀成之就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識。觀

者如堵。臣二十五日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候選道龐際雲候補知府李鴻裔同知周悅修等鞠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叙髮逆之始末。述忠酋之戰事。甚爲詳悉。臣復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據供湖州廣德之賊。卽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擄江西之糧。以救侍黨之飢。八月以後。全數回竄。圖解長圍。則擄甯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飢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粵賊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卽洋人戈登維妥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爲快。臣竊以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卽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逃顛戮而貽巨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輒於七月初七日將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心。又覆陳逆酋正法片云。臣於二十五日馳抵金陵。詢及李秀成權術要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逸鄉間。鄉民憐

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去。殺而投諸水中。若代李逆報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卽長跪請安。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與之尙堅。卽決計就地正法。厥後翰訊累日。觀者極衆。營中文武各員。始則紛紛請解京師。繼則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紛紛請貸其一死。留爲雉媒。以招餘黨。臣則力主速殺。免致疏虞。以貽後患。遂於初六日正法。初七日錄供具奏。其洪仁達一犯。雖據李秀成供在賊中暴虐專權。而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又欽奉六月念九日諭旨。洪秀全屍身覓獲後。剉屍梟示。仍傳首被害地方。以雪衆憤。欽此。臣於六月二十八日驗明洪逆正身。卽行戮屍焚化。未將首級留傳各省。是臣識見不到之咎。欽奉諭旨訓示。不勝惶悚。又奏中有云。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踞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只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

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第蕩平。剷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於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巨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僭僞。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旣痛我文宗皇帝不及目睹獻馘告成之日。又念生民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憂云云。

亂事定後。曾國藩留兩江總督之任四年。至今湖南人視江督爲其世襲之位也。此四年中。惟勦辦捻匪時。常至山東一次。然爲時不久。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西歷九月。即同治七年。升爲直隸總督。至京立時召見。由一王公帶領。幼帝面西坐。兩太后在其後。慈安在左。慈禧在右。曾國藩此次召見。筆記問答之語。極有趣味。閱之可見慈禧之神態。及關於國家之事也。慈安性情沖淡。問答之語。皆慈禧及曾國藩二人。

慈安不與焉。曾國藩入殿中跪下。又向前數尺。奏曰。微臣曾國藩敬請聖安。奏畢。脫帽叩頭謝恩。禮畢起立。前行數步。後跪於墊上。距寶座甚近。其問答之語如下。太后問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對辦完了。問勇都撤完了。對都撤完了。問遣撤幾多勇。對撤的二萬人。留的尙有三萬。問何處人多。對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過數千。安徽人極多。問撤得安靜。對安靜。

慈禧言畢。又問曾國藩以前之事。及其家庭。數分鐘後。曾卽叩頭退下。凡召見之前。太后取奏章細閱。召見之時。所問之言。皆簡明而得要。曾既下。太后賜滿漢大臣食肉聽戲。曾所上重練直隸海陸軍條陳。太后嘗細閱之。曾國藩在直隸任約年餘。當時直隸總督駐節保定。故天津教案。雖責有攸歸。而究不能盡委過於曾也。此年六月。南京總督馬新貽被刺死。上諭曾仍到南京。李鴻章任直督。李居直督任。共二十四年。當時曾年已衰。奏請解去江督重任。慈禧不准。下諭言兩江總督缺極重要。曾國藩前在江督任內。諸事辦理解完。最爲相宜。近雖有目疾。該督可總攬綱要。無事瑣屑也。曾國藩在京做六十生日。太后賞賜優渥。並作詩以寵之。復賜一匾額。書國

之柱石四字。又佛一尊。玉如意一柄。花衣一件。江綢十捲。紗十匹。請訓時。召對語如下。太后問曰。爾何日自天津起程。對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問天津正兇曾已正法否。對未行刑。旋聞領事之言。俄國公使即將到津。法國羅使將派人來津驗看。是以未能驟殺。問李鴻章擬於何日將伊等行刑。對臣於二十三夜接李鴻章來信。擬以廿五日將該犯等行刑。問天津百姓現尙刁難好事否。對此時百姓業已安謐。均不好事。問府縣前逃至順德等處。是何居心。對府縣初撤任時。並未擬罪。故渠等放膽出門。厥後遣人諭知。業已革參交部。該員等惶駭。始從順德密雲次第回津云云。問爾右目現尙有光能視。對右目無一隙之光。竟不能視。左目尙屬有光。問別的病都好。好了麼。對別的病算好了些。問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尙好。對精神總未復原。問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對這事狠奇。問馬新貽辦事很好。對他辦事和平精細。旋即退出。其後又入見。太后問爾在直隸練兵若干。對臣練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練舊章之兵四千。共爲七千。擬再練三千。合成一萬。已與李鴻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辦理。問南邊練兵也是最要緊的。洋人就很可能慮。你們好好的辦法。對洋人實在可慮。

現在海面尙不能與之交戰。惟當設法防守。臣擬在江中要緊之處。修築砲台。以障輪船。問能防守便是好的。這教堂就常常多事。對教堂近年到處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護教民。領事官好庇護教士。明年法國換約。須將傳教一節。加意整頓。

至英十月。曾遂出都。此後則未入也。一月後。曾接印視事。先辦馬新貽一案。刺客張汝祥略審訊。卽定死罪。翌年夏間。曾國藩巡察各處。凡名勝之地。皆一一游覽。粵匪竊踞南京。擾亂多年。平定之後。人民重見治安。安居樂業。曾國藩見秦淮一帶。畫船相接。笙歌聒耳。笑曰。今生復見昇平景象。殊可樂也。至英十二月。入督署。卽天皇之宮也。曾重來江南。在任不久。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春間。卽同治十一年。忽暈厥一次。數日後。蘇慶堂河帥來。曾出迎。在轎中背誦經書。忽以手指從人。言語不清。其歸後之日記有曰。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年間。每思作詩文。則身上癩疾大作。徹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

事。苟活人間。慙悚何極。翌日又書曰。予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藉卅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慙赧。至翌日。閱一奏章。又暈一次。後屬其長子紀澤喪禮。依古制。不作道場。次日復閱鄉闈中試之文一篇。下午游行園中。忽覺不爽。抬至正室。正坐而逝。年六十二歲。當時紀載。皆謂南京百姓。聞曾之死。皆痛哭。又言其歿時。有大星隕於城上。朝廷聞之。悲憫實深。罷朝三日。太后下諭。述曾之忠誠。及其功績。凡建功各省。皆立專祠祭祀。以表朝廷眷念忠盡之至意。

第六章 太監

近世中國史家及言官等。皆以爲明之衰微。以至於亡國。實由於閹寺之跋扈專橫。把持大權之所致也。臣下之以不近刑人勸上者。蓋數百年於茲。此等宦官。日侍帝側。日浸月染。迎媚主意。常得寵信。及其根深蒂固。而百官之黜陟。皆出其手。然敢言之士。不稍顧忌。仍大聲疾呼以排斥之。往往而有。此中國義直之一端。與他國不同者也。當慈禧太后秉政之時。太監之惡日增。弊端亦日甚。臣下亦有言者。太后亦似

嘉納。太監攬權之害。慈禧深知之。然未嘗不容之也。自來論太監之無利有害。深切著明。而五十年來。竟不能剔去此弊。欲變法而不首除此輩。則終不能觀其效矣。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廿四年之政變。其中實李蓮英一人爲之樞機。蓋光緒帝厲行新政。欲首除太監之制。李蓮英因惶恐而生怨恨。亦勢之所必有。至庚子拳匪亂起。亦由此等太監與親貴聯合以排外人。李蓮英當爲黑單之首名。而當時俄使力保之。不知何意。余述李蓮英之事。蓋欲知當日士大夫頗痛陳其弊。而各省大吏亦有言之者。至於維新之士。及報章之言論。亦歎息痛恨于此惡之不除。今之攝政。亦深曉其弊。而去之實難。且恐有危險也。當一千九百〇六年。即光緒三十二年之際。朝廷勵行新政。泰晤士報北京之訪員。言革除太監。亦行新政之一端也。然當時議論有二派。一守舊派。以爲宦官之制。由來已久。數千百年行之未變。亦猶多妻之制。中國習慣而不以爲異。此種理想。仍占勢力而不衰。其反對者。則以爲三代以至于周。皆無以此刑餘之人而充官職者。至周之衰。列國之時。孔子時言其害。援古以關今。則太監之制可去也。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清初入關。撫有中夏。頗定制以限制

太監之權位。至順治帝卽位。首召見臣工。皆言此等小人。只可供灑掃之役。不可援爲心腹而親近之。遂立法數條。歷來奉爲金科玉律。至于今日。乃漸成具文。所立數條。一限制太監得官級。至四品爲止。鑒于明之魏閹禍國。不准太監出京城一步。康熙乾隆兩聖主待之尤嚴。可以爲法。故二百年來。宮監皆不敢放縱。若至近世。則不然。咸豐帝馭下不嚴。太監往往公然犯法。及慈禧秉政。凡明代末年之積弊。如奸謀詭計。賄賂請託。專橫橫行。復現于世。甚至把持大權。蜚語誹謗。而太后則袒護之。故昌然行之而無忌憚。太后末年。頗不以外間之輿論爲意。而太監等愈披猖矣。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卽光緒二十四年之後。總管李蓮英嘗云。黜涉百官。皆任吾意。雖皇帝亦無如何云云。昌言無忌。以此誇示於人。其權勢之大可知也。凡外間所傳宮中暗昧之事。並無實據。卽言官之所參劾。與廣東人所著之書。涉及污穢。亦僅偶然傳聞之事。不能謂其皆屬可信也。若康有爲等之誣言。則出於怨恨之心。其所言不合於常理。故彼所述太后及榮祿之事。誠未可信。其言亦殊無價值。然每有一種謠言。必略有其因。經一再傳之。則大加枝葉。不獨中國如此。各國情形皆然。故外間之

論不能信以爲實。亦未可盡視爲虛。且北京人民極愛戴太后。然述及宮中之奢侈放蕩。及太監之暴惡。皆衆口一詞。此等小人。見皇帝柔軟。因其可欺而欺之。以生可哀之事。故人述同治皇帝之薨。乃多異說。而咸豐帝及光緒帝。亦由彼等蠱惑而陷害之。清朝宮廷之歷史。近七十年來。多宮監奸謀所組成。其關繫甚密。已成不可解之事實。當慈禧秉政五十年。太監之勢極高。其中尤以李蓮英爲領袖。李蓮英外號皮硝李。此名因李蓮英未入宮當太監十六歲以前在河間府曾拜一皮匠爲師故有此名實中國第一之惡棍。心極殘忍。凡宮廷悲慘之事。皆由彼主之。太后賓天。此人尙在。其權力之偉大。除召見外。無論何事。彼皆有權。太后寵信。許彼聚斂。除榮祿外。其他廷臣及太后之家屬。皆莫敢望之也。當咸豐帝病於熱河。慈禧后見近侍中有一人名安得海者。頗聰明。能作事。遂引用之。載垣隱謀。太后與榮祿商議大事。皆安得海居間傳言。及太后秉政。安遂爲心腹矣。太后之好大喜功。機警應變。安實爲之助。因之藉太后之勢。從中而漁利焉。又爲太后造戲園。及其他娛樂之事。以得太后之歡心。安得海實一有才漂亮之人物也。當兩太后權位未固。載垣等陰謀未靖之時。有言官數人奏言宮中之奢侈。慈禧

聞之不悅。而表面則尙顧全體面。仍言諸臣所言。甚合於朝廷之心。太后當國之初。此等諭旨。時時見之。下所錄之上諭。乃第三年所下。卽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此諭中且言及宮中太監鼠竊之事。更爲有味。雖至今日。尙如故也。諭曰。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據御史賈鐸奏風聞內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進貢緞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飭速行禁止。用以杜漸防微等語。上年七月。因皇帝將次釋服。文宗顯皇帝梓宮尙未永遠奉安。曾特降諭旨。將一切應行慶典。酌議停止。所有昇平署歲時照例供奉。俟山陵奉安後。候旨遵行。並將咸豐十年所傳之民籍人等永遠裁革。原以皇帝冲齡踐阼。必宜絕戲渝之漸。戒奢侈之萌。乃本日據賈鐸奏稱風聞太監演戲。費至千金。並有用庫存緞匹裁作戲衣之事。覽奏實堪詫異。方今各省軍務未平。百姓瘡痍滿目。庫帑支絀。國用不充。先皇帝山陵未安。梓宮在殯。輿言及此。隱慟實殷。又何至有如該御史摺內所稱情事。况庫存銀緞。有數可稽。非奏准不能擅動。茲事可斷其必無。惟深宮耳目恐難周知。外間傳聞。必非無自。難保無不肖太監人等。假名在外招搖。亦不可不防其漸。著總管內務府大臣

等嚴密稽察。如果實有其事。卽著從嚴究辦。毋得稍有贖徇。致干咎戾。皇帝典學之餘。務當親近正人。講求治道。儻或左右近習。恣爲娛耳悅目之事。冒貢非幾。所繫實非淺鮮。並著該大臣等隨時查察。責成總管太監認真嚴禁所屬。嗣後各處太監。如有似此肆意妄行。在外倚勢招搖等事。並著步軍統領衙門一體拏辦。總管太監不能舉發。定將該總管太監革退。從重治罪。若總管內務府大臣等不加查察。別經發覺。必將該大臣等嚴加懲處。其各懍遵毋忽。此旨並著敬事房內務府各錄一通。敬謹存記。

慈禧之喜觀劇。京中人人知之。此旨不過掩飾之詞耳。此時言官時時參劾安得海。並言宮中之太奢侈。蓋因宮中浪費。遂使戶部紊亂。又新徵各省之款。催其解京。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卽同治五年。有御史二人。會奏指陳太監之害。奏中之意。略謂前明之所以亡。卽由於太監。此等小人。每以小忠小信。邀主上之知。及得寵任。則結黨營私。漸干政柄。其勢旣成。雖欲去之而不能矣。皇帝正當典學之時。請慎選老成穩重之宮監。以備使令。其便佞巧慧之輩。一概屏斥云云。太后以帝名批答之。略謂

所奏甚是。觀於歷史所載。太監之害。無代無之。深可引以爲鑒。本朝列祖列宗垂戒至嚴。不獨不許太監干預國政。並不許其乘間進言。二百餘年。紀綱明肅。前代太監亂政之事。已成歷史之陳迹。自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以來。恪遵家法。從不許太監稍有干政之端。觀此奏所陳太監之害。甚爲詳盡。披覽之下。深懷履霜堅冰之戒。太監中如有肆其狐媚之術。巧爲嘗試者。必立即懲治不貸。大小臣工。亦望時進讜言。上下交儆。庶禍敗無自而生云云。

觀以上之言。可謂納諫者矣。而深宮之中。一切仍如故也。而總管太監安得海之權。仍日增而無已也。街談巷議。皆云安太監之言。猶之諭旨也。太后常著戲裝。游於西苑。安每隨之。又賜安以皇上御用之龍衣及玉如意。諸如此類。遍傳於街巷。此種傳言。大半好奇者所臆造。而咸豐帝末年宮中失紀。太后之任用宮監。遂使謠言發生而不可止也。其中最著之事。卽背祖宗所定不許太監出都之法制。當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卽同治八年。因事派其幸侍安得海往山東。此事未與恭王商議。東太后亦不知也。安得海到山東。借太后之名。到處索賄。近出一書載此事名中國朝廷之秘密一千九百十年出版名此太監曰

小安蓋其外號一如李蓮英之稱皮硝李也。當時安得海頗得罪一二王公。而尤以恭王爲最。因其權勢日大。驕慢之態。不能忍也。一日恭王請見。太后因與安得海談話。不見。恭王極怒。而安之生命。卽危於此時。蓋此事不獨恭王失其體面。頗關於國之紀綱也。此總管太監往山東。種種不法。沿途強逼苛勒。無所不爲。當時山東巡撫丁寶楨見其冒太后之名。侵官擾民。大爲忿怒。將安得海情形。報告恭王請訓。丁文到京時。太后正觀劇取樂。恭王立時請見慈安太后。擬定諭旨。請慈安簽名於上。此諭令丁寶楨速卽在山東正法。不必來京審問。慈安太后亦知此舉必得罪慈禧太后。迫於恭王。不得已也。聞慈安對恭王云。西太后必要殺我。此語卽遞蓋印之諭旨于恭王時所言也。恭王立派專差送至山東巡撫丁寶楨。丁寶楨者。膽大敢爲。平粵匪頗有名于時。得此諭旨。遂卽殺之。諭曰。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七月間有安姓太監。乘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炫赫。自稱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上有日形三足烏旗一面。船旁有龍鳳旗幟。帶有男女多人。並有女樂。品竹調絲。兩岸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係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在訪拏間。船

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飭屬跟蹤追捕等語。覽奏深堪詫異。該太監擅自遠出。並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馬新貽張之萬丁日昌丁寶楨迅速派委幹員。于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如該太監聞風折回直境。卽著曾國藩一體嚴拏正法。儻有疏縱。惟該督撫等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毋庸再行請旨。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慈禱尙不知安太監之危險。已鄰死域。因彼專橫。不得人心。故慈安及恭王之謀。得以不洩。直至事機已過。無從援救。十日後。慈安下第二諭曰。本月初三日。丁寶楨奏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乘坐大船。捏稱欽差。織辦龍衣。船旁插有龍鳳旗幟。攜帶男女多人。沿途招搖煽惑。居民驚駭等情。當經諭令直隸山東江蘇各督撫派員查拏。卽行正法。茲據丁寶楨奏已。于泰安縣地方將該犯安得海拏獲。遵旨正法。其隨從人等。本日已諭令丁寶楨分別嚴行懲辦。我朝家法相承。整飭宦寺。有犯必懲。綱紀至嚴。每遇有在外招搖生事者。無不立治其罪。乃該太監安得海竟敢如此。

膽大妄爲。種種不法。實屬罪有應得。經此次嚴懲後。各太監自當益知儆懼。仍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飭總管太監等。嗣後務將所管太監。嚴加約束。俾各勤慎常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將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將該管太監一件懲辦。並通諭直省各督撫。嚴飭所屬。遇有太監冒稱奉差等事。無論已未犯法。立即鎖拏。奏明懲治。毋稍寬縱。

此諭婉曲不直言。似畏葉赫那拉之盛怒也者。與慈禧平日定人死罪之旨。大不相同。慈禧之旨。筆中有刀。極其鋒利。乃其一生掌握大權之秘密。非人所能及也。跟從安得海之太監數人。亦在山東絞死。有六人逃去。後又捉住五人。立即處死。安太監之家屬。發往西北軍台。逃脫之太監一人回京後。告知李蓮英。李遂告知慈禧。慈禧先尙不信。東宮有此胆量。不與已商。而徑下前列之上諭。蓋慈安性情。向來和易寬厚。慈禧素輕之。料其無此作爲也。及後知此事已真。遂生極大之風潮。宮中從此多事。久亦習慣而不以爲異矣。太后既知。立往仁壽宮。盛怒問慈安。因何不與已商。而徑下諭。慈安驚懼。欲以此事全推于恭王一身。但仍不能解慈禧之怒。慈禧誓報此

恨。前此待慈安。謙和有禮。雖內專大權。而外面儀節。均相平等。自此遂立意更留心國政。以鞏固其權勢。免大權之旁分。愈不使慈安稍有參預矣。次日慈禧升殿。嚴責恭王。並以革職黜爵之言恐之。然久之亦未實行。蓋太后不能以此事加罪於恭王。且國政尙需其助。而恭王之女。極得太后之歡心。因女而及其父也。然殺安得海之恨。則太后永記於心。而時時報復之。同治帝崩。所以不立恭王之子。而立光緒帝者。亦基於此恨也。安得海既誅。繼之爲總管太監者。乃李蓮英。此人前已略言之。後四十年內。李爲中國政治潮流中最重要之人物。手握千萬人之生死。操內外大員升降之柄。徵收十八省之金錢。入其私畜。十六歲入宮。人極漂亮。態度甚佳。太后愛之。據可信之記載。言李蓮英早年便得太后之寵信。待之異於尋常。在太后前得賜坐。並可任意談話。其後歷年愈久。則一切國家要政。李皆參預。且其言甚有力。晚年李與人談及太后。恒用咱們二字。此等稱謂。在中國唯親屬用之。或則極親密之朋友耳。其手下之人。稱之爲九千歲。僅於國家有典禮時。守太監之常禮。其平日則驕倨自若。爲人刻薄貪財。毗睚必報。對於太后。則爲忠誠之僕。凡危險時。不惜身受苦

難。以求太后之安樂。其對於滿洲大員。亦極講交情。故滿大員常來往於李之門。不惜降其尊貴之體也。李蓮英待人。和易。愛說笑話。善於裝扮。外間所傳之太后扮觀音李扮韋駝可見也又喜作東道主人。一千九百零九年英十一月。即宣統二年。太后送葬時。李步行隨之。年已老蒼。使人望而動心。忘其七十年來之罪惡也。年既老而多病。雖路程無多。而行走甚難。送葬之人。無慮千萬。惟李面現深憂之色。步履蹣跚。吾人觀此。創造秘密歷史之人。不知其詭譎之腦中。貯有何種思想也。太后當國五十年。李蓮英可謂其始終親信之人矣。李之幼年。凡太后出行。必在轎旁扶持。以至於老。未嘗一日離太后之側。今太后既崩。境遇遂變。且前途尙多危險。此其所以深憂也。李之身體甚強。雖終年作事辛勤。而精神如舊。心頗機警。鑒於安得海之事。從不侵擾外省。亦不僭越。以求高位。但戴四品頂戴。蓋法制所定。太監最高之品級也。李深知太后之性情。善於迎合。遂得太后之寵信。定一例規。收國中大員之賄賂。進於太后。而已於中分其利。此事於一千九百年西巡時。尤可見之。李之運氣。不如太后。庚子年出走時。將其儲蓄藏一安全之地。除親屬外。無人知之者。及聯軍入都。有一人以此秘密洩

於法國軍隊。遂被劫取。李後由西安回京。首請太后殺此人以平其恨。此人遂立受

王六老爺尊前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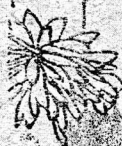
芝艸時切懷思敬維

福壽康寧宜符遠念矣敬啟

七老翁



再啟



李



大半皆存諸當舖錢莊。此皆庚子後八年之所積者也。其數之巨。聞之者亦不驚異。

清 總 管 李 蓮 英 之 手 筆
京 中 銀 行 家 估 計 李 蓮 英 之 家 財 約 計 二 百 萬 金 鎊

死刑。

現時

京中

銀行

家估

計李

蓮英

之家

財約

計二

百萬

金鎊

蓋吾人知大員運動之價。有至三十二萬金者。卽金鏹四萬也。李之做此買賣。巨細無遺。觀於所錄之信札可見。此其所以能積蓄不貲也。李洞知虛實。故其所索。常如其分內所能出者。索之。李之用度奢侈。自不待言。但彼常侵及國家之財政。致國家受其損害。不止一次。今但言其一事。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卽光緒二十年。中國之所以敗於日本者。其原因雖不一端。而其最大者。則由於以海軍經費。移爲修造頤和園之用。此次工程。李蓮英及其手下人侵蝕不少。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卽光緒十一年。派醇王管理海軍處。以慶王李鴻章曾侯佐之。曾侯旣死。海軍事務。遂專握於毫無經驗之親貴。當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卽光緒十五年。皇帝親政。其第一件事。卽命重修頤和園。蓋自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卽咸豐十一年。英法聯軍入都。而圓明園遂毀於火。故太后欲重修之也。然經費甚鉅。苦於無款。李蓮英遂建策。以海軍經費。移作修園之用。後遂依議而行。由是海軍部成爲內務府之一司矣。中日戰起。太后下諭。停止海軍處。此諭頗招外間之評論。實則海軍處不啻爲修造頤和園而設。太后之諭。不過以爲頤和園旣已修畢。海軍經費。亦將用盡。則海軍處亦可裁撤矣。外人或

謂此款由頤和園復歸於海軍處者。實贅辭也。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即光緒十五年。李總管與醇王同往閱視北洋軍港旅順威海衛等處。當時之人。皆言官吏之尊敬李總管者。實較尊敬醇王爲過之。凡北洋官員。自海軍提督丁汝昌以下。莫不竭誠盡力。以博李總管之歡心。而李總管此行。所受之諂媚賄賂。蔑以加矣。甲午年中外人士。莫不責望李鴻章主戰。可謂不知世事。李在當時自知甚明。何敢昌言主戰。海軍經費。本以籌備海軍者。實則十分之九。皆爲李蓮英移作修理頤和園之用。而藉以肥己之私囊。故當緊急時。海軍中人。皆不肯奮勉以禦國難。且大炮亦不完備也。讀者曾閱英國之史。當知英國往日。亦有此等事也。李蓮英素恨光緒帝。戊戌政變。李實爲其中主要之人。平日常離間皇帝於太后。故兩宮嫌隙愈深。皇帝之崩。外間亦頗有疑辭。李畏皇帝銳意改革。不便於己。其恨廣東之新黨尤深。故極力鼓動太后復政。乃勢之所必至也。當政變時。李爲其中之暗探。庚子年。李若不贊成拳匪。而抵制之。則必能轉移太后之心。其禍即可消弭。卽有暴動。亦不過僅及山東邊界而止。不致釀成巨變。使中國百姓担巨額之賠償矣。攷察中國近年之政治者。視此皮

匠徒弟出身之太監。乃關係大局如此其重。當起何等之感情耶。觀彼送其女主奉安之日。可知其心中之憂傷。年鬢既老。固握其貪得不義之財。以漸近於墳墓。而國家則大受其害矣。當拳匪最盛之時。李蓮英之權力亦最張。端王每主張拳匪。無論在太后前。或在軍機處。必曰李總管亦贊成此議。若借以自重者。或曰某諭某諭。皆李總管贊成而始下也。端王所以爲此言者。蓋以箝制反對者之口。知李總管之意旨。無人敢反對也。太后允賞義和拳。又允以巨金賞能殺洋人者。皆出於李之所勸。及聯軍長驅直入。拳匪首領被殺。李始憂懼。蓋所謀既敗。恐太后諉罪于己身。凡太后盛怒時。恆洩其憤于人。此乃太后之性情。人多知之。當此之時。太后既怒且懼。李爲前此力主拳匪之人。則太后或歸罪于彼。固爲意中之事也。及聯軍至京。瀾公匆匆人告。急呼洋鬼子已進城了。太后曰。我以爲你來說洋鬼子都跑了。两天以前。你尙說我兵大勝。何以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只有直隸總督跟李秉衡都死了。李蓮英侍立于旁。聞太后此語。遂出。語在外之太監曰。老佛爺現在大怒。但也是沒有法子。我們只有跑到陝西去。在那里等候救兵。再滅洋鬼子。及兩宮西巡。李蓮英沿路所

受之恐懼困苦。更甚于太后。直至駕抵西安。其心始放。有一隨扈之人。對其友人述及當日之情形。今擇錄于下。當岑春暄在山西邊界。迎接聖駕時。太后在轎中推簾謂岑曰。你知道我們在北京的事嗎。岑答曰。不大清楚。太后怒容指李蓮英曰。都是他們做的。害我到此地步。李在旁聞之。伸頭不語。其後李之手下太監。在鄉間劫掠。岑素強毅。卽以此事報告于太后。太后碍于岑面。尤其將太監三人立斬于犯事之地。岑本欲牽李于內。後見太后甚倚任之。遂不敢冒險。以觸太后之怒。然李此時固甚險矣。後朝廷恢復舊制。李遂得榮祿之助。以報復之。轉岑爲山西巡撫。李蓋見聯軍將入山西。其勢甚危。欲以此傾之也。且岑春暄管理內廷用度。漸得太后之信用。故李尤思去之也。岑在當時。頗負黷直之名。其管理行在費用。頗爲儉約。首先禁止太監勒索。所定太監之津貼。有一定數目。且不多。由此漸得太后之信任。然大觸李總管之忌。思以計中傷之。後得榮祿之助。遂調岑于外。而以己代之。月餘以來。太后每日與岑商議國政。宮中之事。亦由其主之。若能長此不變。以削滅太監之勢。豈不甚好。而無如其不能也。岑既離陝。李總管遂無所顧忌。竟敢阻匿岑之奏摺。不令上

聞。重得太后之寵信。一如往日。且其態度較前尤驕。有時召見大臣。李膽敢不傳太后之諭。直說自己累了。今天公事多得狠。南方諸省進呈貢物。皆先到李總管處。李之住宅。堆積皆滿。其有貢銀。太后取一半。太監取五分之一。其餘則交與榮祿。爲發俸餉之用。兩宮在西安開封時。太監之利益極大。故李蓮英不欲太后還京。遂以洋人報仇之言恐嚇之。然李之不欲太后回鑾者。亦不全由于好利。實恐使館所開黑單內有已之名也。令其手下太監姓蔡者。每日報告京中之事。其後慶王致函與李。力保無事。李心始放。而阻止回鑾之意始罷矣。當時各省所解西安行在之銀。約五百餘萬。皆由李管理之。而佐以孫姓之太監。此太監亦太后所寵信者也。其貪婪作威。一如李之所爲。一日湖北解銀至。皆係元寶。孫太監以天秤秤之。說數目有差。委員答曰。湖北元寶皆係足色。不致有錯。孫太監怒斥之曰。你解過幾次貢銀。知道什麼。委員驚懼。仍爭言不致短少。孫太監大怒曰。我想你以爲老佛爺的秤是假的。正擬毆打。太后在內聞之。遂走出。令孫太監搬銀子進房。自己秤之曰。我想近來大有走漏。我的太監。是要覆看的。免我受欺。此委員遂垂頭喪氣而出。遇內務府大臣繼

祿。訴說此事。繼祿曰。我知道你受了苦。近來老佛爺防制太監。狠嚴。他們賺不了多錢。你可以寬恕他們。他們的積畜。大半在北京遺失了。廣東進呈之貢物有二十四種。太監需索門包。退還九種。委員大驚。恐太后責其偷漏。乃不得不賄之。此卽太監得錢之法。或假太后之名。買物而不付錢。因此西安百姓。受累不少。且陝西正值荒旱。百姓乃愈苦矣。觀岑撫報告。麪一磅九十六文。雞蛋一枚三十四文。猪肉一磅四百文。魚則雖有錢亦無買處。較之南方約昂六倍。宮中太監之壞者。常辱皇帝以取樂。或故意煩擾之。以動帝之怒。當時有一種傳言。謂帝常有小兒脾氣。與太監捉迷藏爲戲。太后來。則退處屋隅。默不作聲。或有時動怒。則取磁器擲人。其實皆不足信。皆李蓮英及其餘太監之所傳布。以毀帝之名譽者也。兩宮回鑾後。李蓮英之勢力更大。宮中諸事。概由彼一人管理之。李亦隨太后之意旨而轉移。改變前日之意思。贊成維新。軍機處所定之預備立憲程序單。彼亦附和之。常笑向太后曰。老佛爺。我們現在也成假洋鬼子了。然其向來之權勢。及買賣。則極力把持。一千九百零一年。即光緒二十七年。兩廣總督陶模上奏言。本朝妃嬪。已大減於前代。而太監仍沿其

舊。宜痛加裁減。其職事。以宮女代之。李見此奏。先匿不上聞。俟其運動成熟。知太后決不允從。乃上之。今將此有名之奏摺錄於後。

奏爲請除數千年之弊政。以廣盛治。謹陳管見。仰祈聖鑒事。竊維國家興衰。繫乎主德。自古人君。未有親君子而不致治者。未有親小人而不致亂者。治亂之機。不可不察也。夫以人民之衆。事幾之繁。遠而外國。近而宮廷。悉待治於一人之身。位則至尊。而事實至難。雖日進正直明智之士。討論於前。猶懼未足以應萬幾。而乃以小人間之。則天下之不危者。幾何。蓋小人者。豈必皆大奸大惡。但使不讀經史。不識道理。惟伺人主之喜怒爲向背。則朝夕侍側。卽足以損君德於無形。夫廷臣雖有不肖。人主無由而近之。其得以常近人主者。惟宦官而已。人主與宦官日近。必與賢士大夫日疏。德之不明。過之不聞。內外之相隔。上下之不通。莫不由此。是以宦官干政之禍。史不絕書。至其有關君德者。其幾甚微。而爲害尤烈也。我朝家法嚴明。二百餘年。從未有內監預聞政事。至治之盛。往古所無。然臣謂除弊當如除莠。留其芽蘖。終恐發生。不若絕其根株。永無滋長。在皇上春秋鼎盛。聖德日新。豈至習於近侍。而爲億萬世

計。似有應煩聖慮者。伏思前代之用宦官。蓋由妃嬪衆多之故。我皇上後宮減少。左右使令。本有宮女。至內廷各項差使。悉可改用士人。均不必定須內監。今者乘輿西幸。扈從內監。其數尙多。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大加裁汰。酌留忠謹者二三十人。餘悉遣散。廻鑾之後。請旨飭下王公大臣。公同籌議。定宮府一體之制。永不再選充內監。則是數千年相沿之弊政。至我皇太后皇上而始除。非惟一時之盛事。實亦千古之美談。方今外侮紛乘。事機危迫。誠如聖諭。欲求振作。當議更張。惟興革之事。本非一端。中外臣工。當已陸續上陳。微臣之意。竊謂事有似細微而實重要者。宦官是也。此等弊政。若不早除。何以爲變法自強之本。且環球各大國。均無內監。獨中國尙仍舊習。彼中人士。恒相譏議。若改此制。則風聲所播。外國傾心。於樽俎折衝之事。不無關係。臣備職外臣。不應妄言內政。惟是受恩深重。未報涓埃。冀效愚忱。以仰裨聖治於萬一。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自此之後。上奏請裁太監者甚衆。時時風聞將實行裁減。而太監之權力仍如故也。且中國官吏如陶模之忠直廉潔者。亦不多覩。表面之新政。極其踴躍。而真實之弊

制。毫不議及改革。或推於將來。漫無期限。內地報紙。初時尚有一二敢言者。今則皆爲官吏所壓制。漸亦軟化而無聲矣。

第七章 禮節問題

下所錄之密摺。乃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即同治十二年。侍御吳可讀所上。甚可寶貴。吾人閱之。可見中國士大夫驕傲之情。及當時政府昧於外事之狀。中國人恆視外人爲夷狄。爲野蠻。此等觀念。深入人心。拔除匪易。吳可讀之奏。深有補益。外人皆屬望焉。且觀於此奏。尤可見中國人之思想。不徵之於事實。隨意構造。令人奇異。其妄自尊大。頑強固閉。雖屢經挫辱。而仍不能改。至今與列強交涉。猶有舊態也。觀其大概之情形。知具非常才能之慈禧太后。其一人之行事。實左右中國人全體之命運。而其與外國之關係。亦隨一人之志意爲轉移。閱奏中所言。令人不得不傾服其心思之卓越。勝於近臣遠矣。奏中請宸衷獨斷。以息廷爭。免外臣之叩拜。以顯朝廷之宏量。謂遲疑不斷。徒增損害而無益也。今錄其奏於下。奏曰。竊自各國使臣。齎呈國書請覲以來。諸臣會議。初則爭以見與不見。繼又爭以跪拜與不跪拜。相持不決。近

半年矣。臣竊與二三同志小臣妄言。此何大事。而直舉國紛紛若是乎。孟子曰。君子於禽獸何難。各國之主。由各國之臣民廢置如奕棋。此臣所聞也。其在京者。出門時婦人前行。或乘轎。男子爲之執役步行在後。此臣所見也。觀其條約。無慮數十。幾近萬言。問有一語述及親親尊賢國之九經否。曰無有也。問有一字道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否。曰無有也。不過曰某項有利。某項於中國亦有利。以利自處。而又以利誘中國。彼本不知仁義禮智信爲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爲何事。而我必欲其強行五倫之禮。是猶聚犬馬羊豕於一堂。而令其舞蹈揚塵也。然則卽得其一跪一拜。豈足爲朝廷榮。卽任其不跪不拜。亦豈爲朝廷辱。而議者之意。則以爲必須如此鄭重。再四而後允。則彼將曰中國於此等小事。尙不肯輕以我與。則事有大於此者。更無望矣。於是要求無已之心。自此而遂息。則我之勢尊。而彼之勢屈。臣愚以爲我之尊自若也。不因彼之尊之而我始尊也。彼之不屈自若也。不因我之屈之而彼卽屈也。彼窺見我所重在跪拜。而忌在不跪拜。所畏在用兵。則常增吾所重。益吾所忌。而示我所畏。蓋我之勢一弱。彼計無施而不可。

臣聞各國往來文移。所進表章。有如許麼鬼怪。不知何物之某皇某帝。竟與我皇上並列矣。諸臣不彼之恥而恥此乎。前歲俄夷由伊犁而入新疆。自東而南而西。包中國一萬餘里。創千古外夷入中國未有之局。其措置甚大。其處心積慮甚深甚毒。諸臣不彼之慮而慮此乎。諸臣以爲各國不從中國禮節。卽足爲中國羞。而臣以爲各國若從中國禮節。更足爲中國害。自古國家大局。時與勢二者而已。度吾時未可與爭。勢未可與校。則當別求吾自強之道。而暫行吾權宜之計。昔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迨子貢兩以不得已而去請。孔子曰去兵。又曰去食。聖賢謀人家國。動出萬全。斷無鹵莽從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時必有一番經濟作用。成竹早已在胸。並非直至不得已時而始倉皇失措。出此束手無策語也。此事諸臣於初議。卽應權其輕重。外審之彼。內揆之己。度其事可以一爭。吾力又能爭。雖小事亦不可許。爭之必得而後已。若預料吾時事必不能爭。而其事又不足以爭。則急宜占以先著。於許其進見時。不俟彼啟齒。一併概然許以代爲奏請皇上。免其行吾中國跪拜禮。並不會輕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單弱。豈不光明正大。夷夏凜然。乃始則沾沾

於一見。既無以善於其前。繼則斤斤於跪拜。又無以持於其後。終於爲人挾制。無一不俯首而從。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犯四惡之所屏也。是蹈昔日津門辦理夷務諸臣之覆轍也。臣小臣也。竊爲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見有日。於萬分無可挽回之中。求一猶爲彼善於此之說。惟有仰祈皇上斷自宸衷。申飭諸臣爭執禮節之非。本非吾國臣子。何必令行吾國禮儀。倘行不中禮。甚或失儀。則使各國既失來見之誠。中國亦未爲得懷柔遠人之法。且卻至當堂聞笑。未必不因貽羞而變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則莫若特諭各國使臣。不必行吾中國跪拜禮節。臨時若仍有失儀。概從寬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執此曉曉。復行爭辨。以不屑與校之心。壹行以大度包荒之事。並請明降諭旨。宣示各國。暨我中外臣民。使知此係皇上格外體恤。力卻諸臣之議。特旨允准。倘各國因此而遂起要挾之心。事事瑣瀆面請。強中國以必不可從。則亦不能奪諸臣之公議。而再爲寬假也。如此則操縱之權。猶自我出。似於體制稍覺尊崇。卽我中外臣民。亦不致憤激起而與該夷爲難。重煩朝廷經畫。而力求吾自強之道。此事不足校也。此時不必校也。抑臣更有請者。彼狡詐百出。

進見時難保其必不有言。此則諸王大臣諒已早爲兼籌熟計。必不致臨時張皇。又復一誤再誤。著著後人。臣生長甘肅。邊鄙愚生。不知大計。意切言狂。重封密進。自知罪當萬死。臣不勝誠惶誠恐。謹奏。

此奏既上。太后批諭。略云。所奏甚是。已有旨許各國使臣進見。並聽其行本國之禮矣。朝廷懷柔遠人。且嚴中外之辨。云云。

閱者觀於此奏。須先知上奏者。乃正直無懼之吳可讀侍御也。吳可讀之名。幾於婦孺皆知。蓋同治帝賓天之時。吳曾力爭立嗣問題。以抗太后之意旨也。若中國人心中之良善勇決。盡如此奏所言。則何致有無限謬說。引起愚民。起而暴動乎。吳謂外國人之條約。不過貪圖通商。卑鄙好利之情云云。此乃中國士大夫之習氣。慣以利口詆毀人者也。

第八章 穆宗之親政及其崩

同治十二年。卽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之十一月。兩宮太后同下一諭。言所以垂簾聽政之故。繼言帝已長成。卽當歸政。遂命欽天監選擇吉日。以爲皇帝親政之期。欽天

監覆奏正月廿六日大吉。兩宮皇太后遂於是日下歸政之諭旨。今錄於下。

諭曰。朕奉慈安端裕皇太后慈禧端佑皇太后懿旨。皇帝寅紹丕基。於今十有二載。春秋鼎盛。典學有成。茲於本月二十六日躬親大政。欣慰之餘。倍深競惕。因念我朝列聖相承。無不以敬天法祖之心。爲勤政愛民之治。況數年來。東南各省。雖經底定。民生尙未乂安。滇瀧邊境及西北路軍務未戢。國用不足。時事方艱。皇帝日理萬幾。當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託一人者。至重且鉅。祇承家法。夕惕朝乾。於一切用人行政。孳孳講求。不可稍涉怠忽。視朝之暇。仍當討論經史。深求古今治亂之源。克儉克勤。勵精圖治。此則垂簾聽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釋者也。在廷王大臣等。均宜公忠共矢。勿避怨嫌。本日召見時。業已諄諄面諭。其餘中外大小臣工。亦當恪恭盡職。痛戒因循。宏濟艱難。弼成上理。有厚望焉。

諭末則循例獎勵京外大員之盡心職守。然慈禧太后之於同治帝。甚不喜之。蓋同治帝自幼卽不得慈禧之歡心也。此亦不足奇異。蓋帝頗輸心於慈安太后。而慈禧與慈安極不和也。此等情形。帝亦知之。帝親政之年。已十七歲。性情剛強。頗類咸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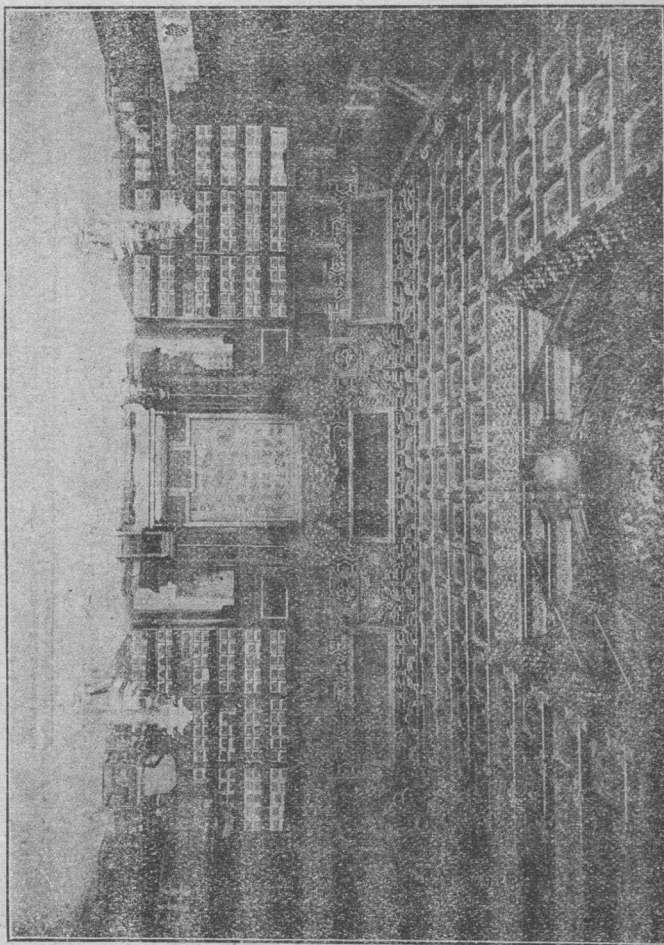
帝及慈禧太后。皇后尤助之。同治皇后本貴族大家之女。其父崇綺。乃皇帝之師傅也。皇帝年紀尙輕。初執政權。不知其地位之險。皇后亦然。但不久即覺之。知慈禧太后之意旨。不能反對。如欲得其歡心。唯有順從而已。第一困難之問題。即皇帝不欲以國政關白慈禧。因此意見愈深。及帝賓天之後。若爲帝立嗣。則皇后將尊爲皇太后。而慈禧遂退處於無權之地。故慈禧不惜破壞家法。而立光緒。因攬權之一念。雖犧牲一切而不顧也。當時輿論於慈禧此舉。雖不深嫉。而于同治帝之無嗣。及皇后之殉節。則莫不衆口同聲。以爲皆太后貪攬政權之所致。私家著述。皆謂太后縱帝遊蕩。及至得疾。又不慎重愛護。以致深沉不起。內務府有一人名桂慶者。端方之叔以帝年幼好色。恐不永年。請將蠱惑之太監。一律驅逐。其罪重者。則誅戮以警其餘。且請慎起居以護聖躬。言甚切直。太后心頗不懌。帝亦惡之。桂慶遂辭職而去。其餘內務府各官。如文喜桂寶諸人。則壹意迎合以固其位。不獨不諫止。且聳恿之。故當時都中皆知帝常與彼輩同遊於南城邪僻之區。宮中規律。亦遂紊亂。蓋帝常夜飲於外。至翌晨召見軍機時。猶未歸也。或醉中言語失次。雜以南城猥賤之事。帝既溺於酒

色故不久即得病遂至夭折矣。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間皆竊竊私議。恐帝壽之不永。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臨朝。兩宮太后代執國政。至月抄。帝遂降諭曰。朕於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后調護。朕躬無微不至。並荷慈懷曲體。俯允將內外各衙門章奏。代爲披覽裁定。朕心實深欣感。允宜崇上兩宮皇太后徽號。以冀仰答鴻慈於萬一。所有一切應行典禮。該衙門敬謹辦理。

帝身體既虧。不能抵禦病勢。遂於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正月十三號下午八鐘。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龍馭上賓。兩宮太后及王公大臣約二十餘人在側。當時有一侍御上奏。力參內務府二人。言其引誘聖躬。爲邪僻之行。以致帝壽不永。請立罷其職。太后允之。仍起用桂慶。以褒其忠愛。但桂慶已灰心於仕途。不願再出矣。同治帝之早薨無嗣。推原其故。皆由慈禧貪權之所致。苟不然。則皇后既已懷孕。或能產生一皇子也。按同治皇后有孕之說恐未必確然帝如有嗣。則皇后將尊爲太后。而慈禧必退處於無權之地。蓋慈禧前此之所以能執政權者。以居太后地位之故。若皇后產有皇子。

則慈禧不能仍執政權矣。當時皇族長支中。忌葉赫那拉之勢力者甚多。及帝崩。遂倡議立道光長子之長孫溥倫嗣位。此說甚爲有力。蓋立溥倫。則可爲同治帝之嗣子也。惟有一事。頗有妨礙者。則以溥倫之父。乃由別支承繼者也。當時王公主立溥倫者。力言其合於繼序之正。然慈禧已決定攬權之計。雖違犯衆意。破壞家法而不顧。慈禧志意剛強。毫不疑慮。專圖鞏固其政權。憑己之才力威望。以免除一切之障礙。當其時。慈禧與慈安不睦。因殺安得海之事。懷恨於心。亦惡恭王而不信任之。所與商者。唯醇王一人。卽道光之第七子也。醇王亦有才能。其福音卽慈禧之妹。故慈禧決意立醇王之子。以承大統也。醇王之子。年旣幼稚。則己可以重執大權。且其母爲己之妹。則他日帝雖年長。亦可使之恭順以從己之意也。所以不願立恭王之子者。一因恭王殺安得海之事。其恨永不能忘。一因恭王之子。年已十七。如立之。則不久卽須親政。而不便於己也。慈禧知立恭王。則必須遵循祖宗家法。不能久不歸政。若其違之。必致羣情不服。而平日之與己爲敵者。尤可藉以傾害也。以此之故。遂決意不立恭王之子。以敏捷之手段。不動聲色。立卽壓服反對之議。而主張立溥倫及

立恭王子之兩黨。皆處於失敗之地矣。一切布置。皆驅策太監爲之。榮祿亦深有助



殿 心 養

一。兩宮太后坐於上。與議者共二十五人。除王公之外。爲軍機大臣及其餘各大員。

力。又調李鴻章淮軍入都。布置既畢。遂傳集王公大臣於養心殿。議立新帝之事。養心殿在皇城之西偏。離同治帝賓天之處。約一英里四分之

其中有漢人五人。溥倫之父載淇及恭王皆在焉。宮中沿路排立太監皆滿。布置嚴密。凡宮中緊要之處。皆駐以親信之軍隊。其中多數爲榮祿之旗兵。及葉赫那拉氏之兵。慈禧又下令不使皇后預於會議之列。蓋養心殿議立新帝之時。卽皇后痛哭於同治帝側之時也。此時帝已穿龍袍。預備入殮。養心殿內。兩宮太后對面而坐。凡預議者。皆跪於下。慈禧首發言曰。皇后雖已有孕。不知何日誕生。皇位不能久懸。宜卽議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誕生之期已不久。應暫秘不發喪。如生皇子。自當嗣立。如所生爲女。再議立新帝不遲也。其餘王公大臣。似亦以此議爲然。慈禧曰。現在南方尙未平定。如知朝廷無主。其事極險。恐致動搖國本。軍機大臣及各大員中有三漢人。極以太后此言爲然。謂南方亂事未定。如皇位久懸。其勢實不穩固。此時慈安太后發言曰。據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襲大統。恭王在下聞之。叩頭言不敢。又曰。依承襲之正序。應立溥倫爲大行皇帝之嗣子。溥倫之父載淇。亦叩頭言不敢。慈禧謂載淇曰。這都不相干。只是你乃奕誼道光長子承繼之子。你們可以說出從前有這例子嗎。命恭王回答。恭王遲疑半晌。乃言明之英宗。卽是如此。慈禧於史事極熟。

言曰。這個例子不好。英宗之立。乃孫妃欺其主之所爲。且英宗在位時。國家不寧。曾爲蒙古軍隊所執。其後回國。國中已立其弟。經歷八年。乃更奪之。轉謂慈安太后曰。據我之意。可以立奕譞之子載湉。宜卽決定。不可耽延時候。恭王聞之。怒謂其弟曰。立長一層。可以全然棄置不顧嗎。慈禧曰。可以投名之法定之。慈安太后無異言。其結果則醇王等投溥倫。有三人投恭王之子。其餘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於是大位遂定。蓋慈禧志意既堅。而衆人皆向戴慈禧爲中國之主者也。故多遵慈禧意。投醇王子。慈安太后則向主謙退。遂一聽慈禧之所爲。此時已過九鐘。狂風怒號。沙土飛揚。夜間極冷。但慈禧於此緊要時機。不肯片刻耽延。立卽派兵一隊。往西城醇王府。隨以黃轎一乘。用八人抬之。迎接幼帝入宮。同時又派恭王留守大行皇帝遺體之側。蓋羈於宮中。恐其另生事端也。宮廷內外。則任榮祿嚴密圍守。此皆慈禧機警沉毅。具非常之手段。故能不動聲色。壓服反對之輩。蓋反對者雖有不服之意。而其才則不如慈禧遠矣。或謂慈禧之制勝。乃由於命運。其實不然。吾人觀於慈禧之性質。才能。不啻東方之拿破崙也。夜未及半。幼帝已正式卽位於宮中。哭泣不已。若預知

其入宮之爲凶兆者。其母卽慈禧之妹。亦同入宮。此外更有乳媪數人。登位之初。首至大行皇帝前行叩首禮。此乃歷代之成例。時帝甫數齡。於是兩宮太后重復監國。以兩宮太后之名。同下一諭。言大行皇帝無子。不得已乃以醇王子載湉入嗣文宗。承襲大統。俟嗣皇帝後生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子云云。其皇后遺腹之子。則絕然不提。於是皇后之希望全絕。而衆人亦知其無能爲矣。王公大臣等乃依前例。同上一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而兩宮太后下諭允之。謂皇帝幼冲。時勢艱難。不得不聽從臣下之請。出而垂簾。庶國事有所秉承云云。此等皆外面之形式。不得不然者也。慈禧又降諭將修理西苑頤和園之舉。暫行停止。謂值此大喪之時。無心及此。實則此時太后固不能離開宮中也。慈禧所以能任一己之意。破壞祖宗家法。而立醇王子者。實由其平日之得人心。及其處置有法。令人傾服也。新立之幼帝。身體孱弱。當時皆知其長大之後。後嗣必艱。亦曾有人以此勸諫於慈禧之前。而慈禧仍不爲動。此固明明由慈禧專權喜功之一念以成之也。由此時以至於一千九百零八年卽光緒三十四年。兩宮相繼賓天之前。外間時時談論帝之登位。預兆不佳。恐

其壽不永。不能賽過太后。且或在歸政之前。而慈禧必享高壽。或更經一次大事。而繼續以執朝政。然此種預言。其後未驗。蓋慈禧固曾撤簾歸政於帝。然當戊戌政變以後。若非懼南方之有變。恐帝命已不保。而又見幼帝登基之事矣。帝之年號。所以取光緒二字者。意取帝乃道光皇帝嫡派之孫。且望咸豐同治二朝之憂患。至此而盡除也。時又降諭。加徽號於大行皇帝之后。但此等虛榮。不能阻后殉節之志。遂於西歷之三月二十七號自盡而薨。后之死固由於殉節。亦以心懷不平之故也。此事議論不一。甚有謂后之自盡。乃慈禧諷之者。然爲慈禧辨論者。則謂當時帝位已定。大事已畢。何嫌何慮而出此。卽當事機迫切之時。亦不至是。而况其後乎。然有皇后之殉節。而外間之感動愈深。議論亦滋繁。若無殉節之事。則必不如此。此一定之理也。后旣殉節。于是言官及外省。頗有上奏。言立醇王子之不當者。此皆指斥慈禧。若慈安則外間皆知其向存謙謹。不問事也。此事一出。影響甚大。國人愛戴慈禧之情。亦因之而稍減。後四年。吳可讀自盡于薊州。卽同治帝陵寢附近之地。力爭不爲大行皇帝立嗣之誤。太后見此情形。亦深致不安。乃更降一諭。申明前旨。將來皇帝生

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之統云云。醇親王爲帝生父。上奏請開去各項差使。蓋在朝必須向皇帝叩頭。而醇王爲帝之父。又無叩頭之理也。奏中言初聞己子被選。震懾失次。不知所爲。歸家之後。心猶戰慄。神經奮亂。如癡如夢。兼之肝疾大作。焦灼無狀。恐不久於人世云云。太后覽之。批令廷臣集議。後議定允准開去各項差使。凡朝賀等典禮。皆不參預。但有要政。則應兩宮太后之諮詢。遇太后萬壽。在便殿行禮。不隨衆朝賀。而其親王之爵。則世襲罔替。向所管領之軍隊。交於醇王。同時醇王又受有訓令。以己之經驗。告與醇王。當時此等軍隊。積弊甚深。兵丁旣皆係無賴之子。兵官亦毫無知識。雖有如無也。回憶同治初年。慈禧初次垂簾之時。此則爲第二次之重執國柄矣。

第九章 吳可讀之尸諫

同治皇后殉節後。皇位繼嗣問題。及慈禧破壞歷朝家法之舉。遂爲朝野議論之衝。其首先上奏者。乃一滿人。言朝廷於繼承大事。須明白規定。以示天下。大行皇帝不可無後云云。今錄其奏如下。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竊維立繼之大權。操之君上。非

臣下所得妄預。若事已完善。而理當稍爲變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緘默也。大行皇帝冲齡御極。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擇繼咸宜。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並欽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承家原爲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卽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卽大行皇帝統緒。亦得相承勿替。計之萬全。無過於此。惟是奴才嘗讀宋史。不能無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傳弟而不傳子。厥後太宗偶因趙普一言。傳子竟未傳姪。是廢母后成命。遂起無窮駁斥。使當日后以詔命鑄成鐵券。如九鼎泰山。萬無轉移之理。趙普安得一言間之。然則立繼大計。成於一時。尤貴定於百代。况我朝仁讓開基。家風未遠。聖聖相承。夫復何慮。我皇上將來生有皇子。自必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接承統緒。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豈不負兩宮皇太后詒厥孫謀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券。用作奕世良謨。奉兩宮懿旨。前降旨俟

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業經明白宣示。中外咸知。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請飭廷臣會議。頒立鐵券等語。冒昧瀆陳。殊堪詫異。廣安著傳旨申飭。自此之後。內外大員上奏言此事者甚衆。不獨言及承嗣問題。並於祭祀之禮。大有爭論。然雖一時議論洶洶。轉瞬卽已消滅。大局已定。皆服從而無異言矣。蓋中國無論何事。從無臣下結成團體以抗其上者。各自行動而不相謀。乃中國官場之慣習。必不能同心協力以圖補救也。然亦有一人焉。忠勇性成。堅定不渝。於舉國銷聲之際。而忽有驚人之舉。復激動國人之感情。以無忘此重大之事。而其文辭之妙。亦無以加。彼其人爲何。卽吳可讀侍御是也。東方之國。如中國日本。其人民之性質。凡有心懷不平。憤激憂傷。而不能自白者。恆以一死明其志。爲社會之所敬仰。歷史之所表章。雖專制之君主。亦不能不重視之。恆有以此而得挽回者。其功不可沒也。蓋其死也。實根於忠勇之天性。從容就義。視死如歸。非匹夫血氣之勇。而士君子道義之勇也。其光明之懷。信道之篤。實令人歎仰不置。中國民族。最愛和平。而關於君父之義。則蹈死不懼。凡此美德。皆孔教之所養成者也。吾人觀於此等成仁就義。扶持名

教之君子。尤不得不憶及古代羅馬紳士之美風矣。吳可讀之爲人。正真勇毅。爲中國士大夫之坊表。其遺摺中述殉節之故。言自大行皇帝賓天之後。於茲四年。常望國中士大夫。於承繼大事。有所論列。兩宮太后鑒羣下之情。明降上諭。定將來大統所歸。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既久候而不得。心中失望。故於大行皇帝奉安之後。自盡於陵寢之旁。以託於古尸諫之義。期感動兩宮太后云云。自吳之死。而慈禧選立之誤。尤爲章明。其遺奏大有效力。太后知衆意所向。立即允其所請。復降一諭。申明將來爲大行皇帝立嗣。承繼統緒之意。蓋太后之心。亦不能無所感動也。且其後尤時時思念之。以庚子年蒙塵之時爲最。太后思吳之言。深悔前此之誤。以致有此大變也。雖吾儕外人。於此非常之奇節。亦深爲敬仰。而不得不將其殉節之情形。詳細考查而稱述之。蓋觀其從容就義之情。實孔教精神之所在也。吳可讀殉節之地。在一小廟中。其地名馬伸橋。近同治帝之陵寢。觀其遺囑所書。死後之事。纖細無遺。亦有不忍於家人朋友之心。可以知其殉節時之堅定從容矣。以下所錄。乃吳書與廟中住持者書云。周老道知之。爾萬勿惶恐。我並非害爾者。只不能不借爾清淨之

地。以歸我清白之身。爾可卽速一面報知州主。爾可先報此地武官老爺望武官老爺馬報知州主所有信函並摺匣

均交武官老爺轉呈一面以銀數兩市一薄材。用瀝青刷裏。我衣冠俱已齊備。只將靴底皮掌

割去。速卽裝殮入官。臨時自將右手四指誤觸刀刃所以有血棺木地方可與石掌櫃商量用二十餘金亦可州大老爺想亦無

可相驗。我並非因冤仇而死。俟其看視後。卽行封釘。縫子多用漆漆幾層。卽候朝廷

查辦。後可用數兩買一不係山陵禁地一塊。速速入土。此節我囑託賢牧伯成全我

一生忠愛之心。且天下黃土。何處不可葬身。而必歸鄉里乎。我匣內有京秤紋銀四

十五兩零。我帶來鋼表並衣物宅中自有記載除費用外。可餘廿餘金。一併贈爾。爲受驚薄儀。我兒子

若來。我已令他再厚給爾也。我死於此我兒子未能視含視殮爾一切代他辦理他

傷爲想此事。州主亦斷不令書差或有難爲你之處。慎勿懼。此白。爾萬不可動我信

一早卽將我身解下。停在外間陰涼處。不可見日。第二書云。再告周老道知。我因住屋與爾師徒逼迫。恐其

驚醒爾等解救。則我事敗矣。故用自已由京帶來洋藥服之。則纒首之時。爾等救亦

無濟。總之與爾無干。爾卻不可似這幾日。諸事把持。卽爾徒爾亦不令承辦我事。仍

把持獨自出主意。是爾須好好盡心。速速報官。再明請本街老成廟中首事人替爾

指示一切。無多囑。爾須速報官。請幫手爲要。第三書云。告周老道知。爾萬萬不可放閑人進房中來看。又不可令小兒們並婦女稍近我旁。此乃自盡其分。並非奇事。有何可看處。識者方憫之不暇也。至囑至囑。又有與其子書。述其殉節之志。中多孔教之精理。蓋自視其死爲盡一身之本分者。與家人訣別之語。至情尤足感人。今錄於下。吾兒之桓知之。爾聞信切不可驚惶過戚。致闔家大小受驚。爾母已老。爾婦又少。三孫更幼小可憐。爾須緩緩告知。言我已死得其所。不必以輕生爲憂。我家譜自前明始遷祖以來。三百載椒房之親。二百年耕讀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澤。七十歲清白之身。我少好游蕩。作狎邪遊。然從無疑我大節之有虧者。故同鄉及兩書院及門諸子。至今猶願吾主講席。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去年左爵相聘書兩來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我自廿四歲鄉薦以後。卽束身自愛。及入官後。更不敢妄爲。每覽史書內忠孝節義。輒不禁感歎羨慕。對友朋言時事。合以古人情形。時或歌哭欲起舞。不能已已。故於先皇賓天時。卽擬就一摺。欲由都察院呈進。彼時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見之。勸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復冒昧。且摺中援引近時情事。未盡

確實。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踐前日心中所言。以全畢生忠愛之忱。並非因數年來被人誣謗而然。爾見此信後。不過來薊州東至三十里之馬伸橋。三義廟內。周老道卽知我死葬處所。我已託周老道買一棺木。裏用瀝青。我衣冠已齊全。囑其將靴底皮掌割去。卽於彼處買一塊地。埋我於惠陵左近。豈不遠勝於家中塋地。况爾祖父祖母已有爾二叔埋於墓下。不必需我歸於先塋也。此墳地自葬爾祖後。爾二叔以家務不能承擔。於咸豐九年自裁於京師宅中。今我又因國家大事而亡。人必以爲此地不祥。我豈信此等俗說者。爾必以爲不可不扶柩而旋。只將我出京時所照小像到家中畫全。以此作古來衣冠之葬。亦可。何必定移柩數千里外。所費不少。爾見信後。如朝廷以我爲妄言。加以重罪。斷無聖明之世。罪及我妻孥之理。爾可速卽向通家或有可通挪之處。卽行拚湊出京。沿途只好託鉢而回。萬萬不可逗留都中。又爲爾父惹風波也。我最恨爾多言口快。自今以來。只可痛改痛忍。人對爾言爾父忠。爾並不可言不忠。人對爾言爾父直。爾並不可言不直。馬援誠姪。王昶誠子。二書。不可不熟讀。爾母幼時爲武世家小姐。爲爾外祖父母所最憐。自到我

家。替我孝養爾祖父母。賢名久播於我里。不過隨我未曾受用榮富。今已年老。又只有爾一人。爾姊已沒。爾妹又不在此前。爾必好好奉侍回家。爾姊夫妹夫處。替我問好。再祖遺薄田數畝。全賴爾二叔三叔把守。爾父無力焉。不惟無力。而且有破費處。爾能體我心。將此全讓於爾兩弟。我亦知爾必不能學古人。即如我鄉曹熙堂太守分家。儻可難得。家有大小。處置則一也。尤望爾三弟兄永遠同居。更佳更佳。爾婦亦係舊家女。頗知大理。告知爾婦。家中弟兄全在婦女調和。我記得吾鄉鐵紹裘觀察遺我善書內。有一婦人。以死猪假作死屍。輾轉感動其夫。仍與其弟和美者。此婦乃大英雄手段。豈敢望於爾婦。只時時化導爾婦。明於家務人。必能見聽也。三小孫要緊。不及復見矣。書至此。淚下攔筆逾時矣。我所帶四十餘兩。除薊州賢牧伯令周老道置辦我棺木葬地外。所餘我已儘數送與周老道。爾到薊州時。先謁見州主賢伯。我已函託矣。爾到三義廟。可再從優給與壓驚錢。歸京後。俟我此事已定。朝廷查辦後。總以速速出京爲要。東和處我欠京錢四百千。數十年交好。不可累他。彼生意可以還清。以全始終。爾初當大事。必然手忙脚亂。要知我之一死。固不敢必朝廷作何

處置。然自問此心。可以不愧。君子論是非可否。不計禍福利害。爾又何必過爲憂慮乎。張香濤先生幼樵並安圃前。均致候。想如前時聚談時。不可得矣。可勝感歎。到家卽去見湘陰爵相。爵相雖待我不終。然亦離間誣謗使然。無怪其然。而知己之感。耿耿在心。爾可爲我請爵相安。必不令爾無噉飯處所也。吾鄉親友並素所拖累者。不及一一作札。老娘娘並徐姑娘。可極力周全爲是。爾岳父前致意。伊女爲我生三孫。乃我家大功臣。至於爲人則在自立。不可靠人。丈人在則可。丈人沒則不可。爾妹夫處我在則可靠。我死則不可專靠。爾姊夫處亦然。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速速速速速速。尙有許多未盡事宜。不能細記。緣時有限。不及也。第二書云。之桓再知。周老道我甚不放心。然亦小人圖利。爾不可難爲他。我已託州主賢牧伯矣。此等小人。只當念其好。忘其不好處。我一生最惡牽扯他人。今不能不借他廟內。以爲安厝我之地方。棺木只用十餘兩。葬地不過一席。亦只數金。我罪臣不可厚也。至我之所。以遲遲到今日者。以國家正有大事。豈可以小臣擾亂宸聽。况時值聖朝。我兩宮皇太后並我皇上。宵旰勤勞。數年所降諭旨。無不人人稱快。我每讀之。至於泣下。恨我

已衰。不能出力。疊山先。文山後。睢陽早。許遠遲。爾父豈敢仰比古人。且當聖明之世。遇聖明之主。豈能與唐中衰宋末亂比。况又非唐明宋理之君。然其處死則一也。世亂識忠臣。非佳語。亦非吉兆也。慎勿驚爲奇事。我不遽引決者。正爲俟朝廷大事竣耳。爾可遵我前函諭。作速奉爾母並眷口回家。好好教三孫讀書。以備將來選用。不必定扶柩而回也。不能盡言。諭爾大小兩函。不妨呈賢牧伯劉公閱看。亦不妨人人見之。惟兩奏草底。爾亦不可拆看。我已封固。夾在卷夾內。請劉公交爾。父柳堂親筆遺囑。

其奏章則精誠之意。溢於言表。實爲極有關係之大文。全錄於下。

奏爲以一死泣請懿旨。預定大統之歸。以畢今生忠愛事。竊罪臣聞治國不諱亂。安國不忘危。危亂而可諱。可忘。則進苦口於堯舜。爲無疾之呻吟。陳隱患於聖明。爲不祥之舉動。罪臣前因言事憤激。自甘或斬或囚。經王大臣會議。奏請傳臣質訊。乃蒙先皇帝曲賜矜全。旣免臣於以斬而死。復免臣於以囚而死。又復免臣於以傳訊而觸忌觸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則今日罪臣未盡之餘年。皆我先皇

帝數年前所賜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變。即日欽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之子。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入承大統。爲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特諭。罪臣涕泣跪誦。反覆思維。以爲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爲文宗顯皇帝立子。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爲我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受之於文宗顯皇帝。非受之於我大行皇帝也。而將來大統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歸之承繼之子。卽謂懿旨內既有承繼爲嗣一語。則大統之仍歸繼子。自不待言。罪臣竊以爲未然。自古擁立推戴之際。爲臣子所難言。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閒然。况醇親王公忠體國。中外翕然。稱爲賢王。觀王當時一奏。令人忠義奮發之氣。勃然而生。言爲心聲。豈容僞爲。臣讀之。至於歌哭不能已已。倘王聞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憐臣之愚。必不以臣言爲開離間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兩宮皇太后授以寶位。將來千秋萬歲時。均能以我兩宮皇太后今日之心爲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齊。卽衆論之異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趙普

之賢。猶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學士王直之爲國家舊人。猶以黃珙請立景帝太子一疏。出於蠻夷而不出於我輩爲愧。賢者如此。遑問不肖。舊人如此。奚責新進。名位已定者如此。況在未定。不得已於一誤再誤中。而求一歸於不誤之策。惟仰祈我兩宮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雖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能以異言進。正名定分。預絕紛紜。如此則猶是本朝子以傳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卽我兩宮皇太后未有孫而有孫。異日繩繩揖揖。相引於萬代者。皆我兩宮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異者也。罪臣所謂一誤再誤而終歸於不誤者此也。彼時罪臣卽以此意擬成一摺。呈由都察院轉遞。繼思罪臣業經降調。不得越職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親臣。則爲深謀遠慮。出之小臣疏臣遠臣。則爲輕議妄言。又思在廷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卽以此事爲可緩。言亦無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辦廢員內。蒙恩圈出引見。奉旨以主事特用。仍復選授吏部。邇來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環顧在廷諸臣。仍未有念及於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遠奉安山陵。恐遂漸久

漸忘。則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則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駕。瞻戀九重。望弓劍於橋山。魂依尺帛。謹以我先皇帝所賜餘年。爲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數行。於我兩宮皇太后之前。惟是臨命之身。神志瞋亂。摺中詞意。未克詳明。引用率多遺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繕寫又不能莊正。罪臣本無古人學問。豈能似古人從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復成步者。人曰子懼乎。曰懼。曰既懼何不歸。曰懼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猶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罪臣豈敢比曾參之賢。卽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憐其哀鳴。勿以爲無疾之呻吟。不祥之舉動。則罪臣雖死無憾。宋臣有言。凡事言於未然。誠爲太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無及之悔。今罪臣誠願異日臣言之不驗。使天下後世笑臣愚。不願異日臣言之或驗。使天下後世謂臣明。等杜牧之罪言。雖逾職分。效史鱸之尸諫。祇盡愚忠。臣尤願我兩宮皇太后我皇上體聖祖世宗之心。調劑寬猛。養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爭外國之所獨爭。爲中華留不盡。毋創祖宗之所未創。爲子孫留有餘。罪臣言畢於斯。願畢於斯。命畢於斯。再罪臣

曾任御史。故敢冒死具摺。又以今職不能專達。懇由臣部堂官代爲上進。罪臣前以臣衙門所派隨同行禮司員內。未經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學士寶鋆。始添派而來。罪臣之死。爲寶鋆所不及料。想寶鋆並無不應派而誤派之咎。時當盛世。豈容有疑於古來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龍馭永歸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謹以大統所繫。貪陳縷縷。自稱罪臣以聞。謹具奏。摺上。奉旨命廷臣會議。於是寶廷張之洞等皆有奏。奉懿旨前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彛訓昭垂。允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元良。續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自必能善體此意也。

第十章 慈安太后之崩及恭王之罷黜

大喪之期已過。其金棺已擇吉奉安畢。而大行皇帝將來承嗣之事。亦以吳可讀之

一奏而明白宣布矣。於是大局平靜。兩宮太后仍照前次之例。同垂簾聽政。但不久光緒帝漸次長成。頗與慈安太后相親。當時宮中人人同此傳說。蓋慈安性情和悅。不似慈禧之嚴厲。故得幼帝之親愛。帝年尙幼。任其天真而動。常往東宮。與慈禧較疏。慈禧深滋不悅。以爲幼帝之心。向於東宮。殊不能忍。且有人進讒。言東宮陰令帝反對慈禧。以此之故。兩宮意見愈深矣。慈禧既怒帝之親近東宮。又忌慈安能得幼帝之心。於是幼帝之一舉一動。皆爲慈禧所注意。慈禧知東宮爲人。本不足畏。非己之敵。但若與帝聯絡。或使帝與己反對。則將來己之地位頗險也。其後帝年漸長。而慈禧防範之心亦愈切。前此乾隆帝有一妃。以奢侈遊戲之故。且失歡於母后。遂受貶以死。慈禧恐己將來亦得此結果。不能不爲預防之計。其後又有一事。兩宮大起爭端。千八百八十年卽光緒六年。往東陵致祭。時帝年僅九歲。慈安得恭王先入之言。欲於祭祀時。居慈禧之首。在咸豐帝陵寢。爭論極劇。慈安謂慈禧在咸豐帝時。爲一妃嬪。其升爲太后。乃在咸豐帝賓天之後。旣爲妃嬪。則祭祀時依禮應居旁稍下而已。左次尊貴之位。則應虛之。以處己死之中宮。蓋中宮雖先帝而薨。其名位則爲

帝之正后也。慈禧知此事爲恭王等所煽動，堅不肯讓。其後仍照慈禧之意而行也。慈禧以在祖宗陵寢之地，當衆人之前，致起爭論，頗覺不雅。且褻瀆不敬。此事顯有預謀。遂愈不悅於東宮矣。祭祀皇陵時每有爭執之事，此亦深可注意者。蓋在宮中鬱積之久，遂乘此一洩，一千九百零九年即宣統元年，慈禧奉安時同治光緒之妃嬪與隆裕太后亦爲行禮之事大起爭論，甚至不肯回宮，欲永居于陵寢，其後特派王公卑詞勸請乃回京也。當此之時，榮祿爲步軍統領，有護衛乘輿之責。回京之後，遂以事觸慈禧之怒。榮祿者，本慈禧最寵任之人。而此次亦不能加以寬恕。自咸豐帝崩於熱河，破載垣等陰謀之役，以及同治帝賓天後，非常重要之時，慈禧行事皆深資榮祿之臂助，故極其寵任，以總管內務之故，得以隨時出入宮庭。一千八百八十年，即光緒六年，榮祿與同治帝一妃忽犯嫌疑，以此事言於慈禧者，爲光緒帝之師傅翁同龢。當時宮中競傳慈禧親自於此妃房中查出，此爲極大之罪。遂褫榮祿之職。其後七年，皆投閑散。慈禧志意剛強，雖極寵任之人，既犯法，亦不肯寬之也。但不久即生悔心，以失此忠誠得力之僕，繼之者無一人能及之。榮祿有膽有識，極忠於慈禧，慈禧深倚重之。今一旦失去，雖感不便，然其所犯之罪太大，不欲驟然起用，以失體於朝臣。且對於榮祿亦不肯降氣。

以輕恕之。而自變其初心也。因此事慈禧亦頗疑及東宮。有意用此計以陷害榮祿。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之三月。卽光緒七年。以總管太監李蓮英之驕橫。而兩宮太后復起爭端。慈安謂李蓮英爲慈禧所寵任。其目中只有慈禧。而不知有己。藐視太甚。致其餘之太監。亦尤而效之。又言李蓮英權勢太大。人皆稱之曰九千歲。爭論極劇。竟無調停之餘地。人言慈禧含怒於心。不能再忍。而慈安之死機伏於此矣。頗有謠傳慈安之薨。爲中毒者。中國宮庭之間。每易發生此等駭怪之辭。雖屬不經。亦不能謂其必無也。不幸而凡爲慈禧之所猜忌。或阻礙其權勢者。壽皆不永。亦不能不生人之疑。難以盡諉爲湊巧之事。否則吾人亦決不信此等不經之談矣。初未聞慈安之病。忽然而薨。亦甚奇異。據當時之上諭。慈安係於三月三日賓天。照例有一遺詔。其文如下。

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冊命。備位宮壺。迨穆宗毅皇帝寅紹丕基。孝思肫篤。承歡奉養。必敬必誠。今皇帝入繼大統。視膳問安。秉性誠孝。且自御極以來。典學維勤。克懋敬德。予心彌深欣慰。雖當時事多艱。所宵勤政。然幸體氣素深強健。或冀克享

遐齡得資頤養。本月初九。偶染微病。皇帝侍藥問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勢陡重。延至戌時。神思漸散。遂至彌留。年四十有五。母儀尊養。垂二十年。屢逢慶典。迭晉徽稱。夫復何憾。第念皇帝遭茲大故。自極哀傷。惟人主一身。關係天下。務當勉節哀思。一以國事爲重。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教育之心。中外文武。恪供厥職。共襄郅治。予靈爽實與嘉之。其喪服酌遵舊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疏。羣祀亦不可輟。再予向以儉約樸素爲宮闈先。一切事關典禮。固不容矯從抑損。至於飾終儀物。有可稍從儉約者。務惜物力。卽所以副予之素願也。故茲詔諭。其各遵行。

大喪之期。仍循往例。減二十七月爲二十七日。遺詔之中。唯有一節。似可爲慈禧無預於此諭者。蓋諭中言已向持節儉。於一切虛榮。視之極淡。身後辦理喪事。亦不許繁費。以符崇儉之意云云。此與慈禧之好大喜奢者。明相反矣。慈安秉性謙謹。生前雖與慈禧不睦。其勢力極爲薄弱。今則已死矣。慈禧可以唯己獨尊。以專執國政矣。然尙有一人足爲微梗者。則恭王是也。蓋此時恭王猶在軍機。慈安旣薨。而恭王亦

遂不能安於其位。自安得海正法以來。慈禧深有恨於恭王。忌其權勢之重。遂削其議政王之名號。前已述之。但一時尙不能使出軍機者。則以恭王諳練老成。長於外交。不能不資其臂助。故含忍以用之。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慈禧自覺可以獨斷。無需扶助。而適有中法之戰。遂用其機會。罷除恭王。及軍機中之向黨於恭王者。上諭則以馬江敗績一事爲其罪。但太后之真意。則以恭王心懷抵抗之故也。當時有言官數人上奏。譏太后之失德及濫費。太后疑恭王使之。故愈怒。其罷免恭王之諭。立言至妙。且極有關係。今錄於下。

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鉅。政多叢脞。民未救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爲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簠簋不飭。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

仰副列聖之偉業。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復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爲哉。言念及此。良用惻然。恭親王奔訴大學士寶鑾。直入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鑾著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庭當差有年。祇爲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著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有應得之咎。著加恩革職留任。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朝廷於該王大臣之居心辦事。默察已久。知其決難振作。誠恐貽誤愈重。是以曲示矜全。從輕予譴。初不因尋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將親藩大臣投閒降級也。嗣後內外臣工。務當痛戒因循。各據忠悃。建言者秉公獻替。務期遠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責其跡。苟於國事有補。無不虛衷嘉納。倘有門戶之弊。標榜之風。假公濟私。傾軋攻訐。甚至品行卑鄙。爲人驅使。就中受賄。必當立抉其隱。按法懲治不貸。將此通諭知之。

於是恭王遂退出政界。處於閑散之地矣。直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緒二十年。中國與日本戰敗。活潑聰睿之太后。乃更起用恭王。以得其輔助。但終不能如同治初年之倚信耳。恭王自再起以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薨於位。其爲重於國家者甚大。而尤以其對於外國之信用爲最。慈禧雖不喜恭王。而表面仍不能不尊重之也。恭王既薨。以禮親王繼其職。禮親王者。居八親王之首。而太祖皇帝幼子之後嗣也。與禮親王同入軍機者。爲張之萬。即張之洞之兄。及孫毓汶等。在孫高位多年。直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緒二十年。十二月。皇帝以翁同龢之言。革其職。當時太后不預政事。惟居頤和園看戲。爲樂。故孫之地位極險。孫毓汶與帝師翁同龢仇隙甚深。太后仍用其向來之策。使軍機各不相合。而已因得操縱其間。太后又下諭。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訢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此諭不獨破壞壞成法。使帝父爲行政上實在之首領。且與光緒元年爲同治帝立嗣之舉。恐致動搖。帝或尊其父以皇帝之號。而同治之統。全然斷絕矣。且此舉必伏日後無窮之禍。種種逢迎挑搆。逆謀詭計。從此發生。或將如英國史上約克支與蘭色斯特支之故事也。此旨下後。盛昱上奏。請太后收回成命。言極迫切。中有

言曰。軍機處爲政務總匯之區。不徒任勞。抑且任怨。醇親王怡志林泉。迭更歲月。驟膺煩鉅。或非攝養所宜。況乎綜繁頤之交。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權。則怨讟易生。在醇親王公忠體國。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懷。當又不忍使之蒙議。伏讀仁宗睿皇帝聖訓。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琿入直辦事。但究與國家定制未符。成親王永琿著不必在軍機處行走等因。欽此。誠以親王爵秩較崇。有功而賞。賞無可加。有過而罰。罰所不忍。優以恩禮。而不授以事權。聖謨深遠。萬世永遵。恭親王參贊密勿。本屬權宜。况醇親王又非恭親王之比乎云云。錫鈞亦上奏有曰。所慮者。軍機處爲用人行政之樞紐。權勢所在。亦怨讟所叢。醇親王旣預其事。則凡緊要事件。樞臣會商。卽非緊要事件。樞臣亦須商辦。若令醇親王時入內廷。聖心固有未安。若令樞臣就邸會商。國體亦有未協。伏懇收回成命。仍照前遇有緊要事件。皇太后隨時召見醇親王商辦。再交樞臣酌定云云。趙爾巽奏語有曰。今令樞臣會同醇親王商辦緊要事件。固不能羣詣王府取決機宜。若徑入軍機處。則與諸臣

何別。另設直廬。又非慎密之道。懇請收回成命。遇有緊要事件。皇太后總攬宏綱。虛衷諮訪。以收實效。醇親王仍可於召對時。隨事納忠。正不必有樞臣商辦之名。始爲有益云云。太后閱奏。降諭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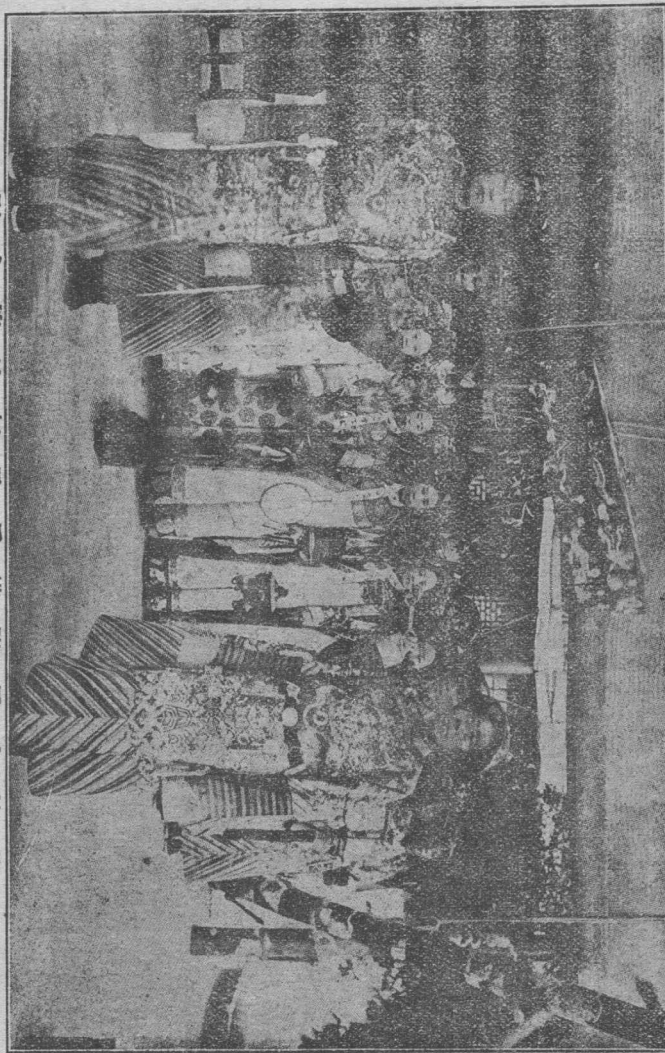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本日據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錫鈞御史趙爾巽等奏。醇親王不宜參預軍機事務。各一摺。並據盛昱奏稱嘉慶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聖訓。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等因。欽此。聖謨深遠。允宜永遵。惟自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此不得已之深衷。當爲在廷諸臣所共諒。本月十四日。諭令醇親王奕譞與諸軍機會商事件。本爲軍機處辦理緊要事件而言。並非尋常諸事。概令與聞。亦斷不能另派差遣。醇親王奕譞再四推辭。碰頭懇請。當經曲加獎勵。並諭俟皇帝親政。再降懿旨。始暫時奉命。此中委曲。爾諸臣豈能盡知耶。至軍機處政事。委任樞臣。不准推諉。希圖卸肩。以專責成。經此次剴切曉諭。在廷諸臣。自當仰體上意。毋得多瀆。盛昱等所奏。應毋庸議。觀於此諭。使吾人不能不憶及英后衣利色白批其臣下稟帖之言。天下事竟有如此。

此巧合者。殊可奇異也。

第十一章 慈禧歸政

光緒十三年。帝年十七歲。已及執政之年。定例如此。不能改易。凡太后所用之人。皆有不妥之意。恐帝親政之後。不能保其權位也。以是之故。太_后下諭歸政。而上奏請延長垂簾之期者甚衆。直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二月。即光緒十五年。皇帝大婚之後。娶太后弟桂公之女爲后乃撤簾焉。太后此時年已五十有五。三十年來。執中國之政權。爲實際之皇帝。一旦退閒。自非所願。然以時勢艱難。交涉棘手。握大權者。勞苦已甚。亦思息肩以樂餘年。遂修理頤和園爲歸政後退居之地。將一變其一日萬幾之身。以娛蕭閒之日月矣。且光緒帝已過親政之年。自不能久不撤簾。以來天下之譏議也。有人謂太后此時。表面上雖不預聞國政。實則未嘗一日離去大權。身雖在頤和園。而精神實貫注於紫禁城也。此說或亦有幾分可信。然大概言之。慈禧退居頤和園。約有十年。此十年之中。除增加其私畜之外。未曾干預國政也。但亦非全不聞問。當其優遊於頤和園之中。仍時時監察皇帝之所爲。保護其任用之人。而向之由李蓮英

起身者。仍得保存其地位也。太后以己之姪女。選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為同治



影合等嬪妃及后裕隆后大禧慈

其死而後已。太后懲於前事。故此次為光緒帝選后。其意重在為己心腹。以監察皇

帝選 擇有 德有 勇之 阿魯 特皇 后。其 後常 與太 后反 對。至

帝之行爲。而報告之。皇后實能如太后之旨。觀其外。似若淡泊無所爲。實則具有葉赫那拉遺傳性之一端也。帝與后常不睦。此爲著明之事。凡有爭執。后每得勝。故皇帝寵愛珍妃瑾妃。皇帝親政之時。葉赫那拉族中之有勢力者。提議當乘機以鞏固其族之權位。因請尊醇王以更爲崇高之名。卽不啻請尊以皇帝之號也。然太后不准其請。實欲顧全醇王。以此事觀之。可知中國政界之暗潮矣。又有河督吳大澂上奏。先言醇王管理海軍之功績。稱美其忠誠謙下之德。繼言王爲帝父。應尊崇之。用副國家以孝治天下之意。引孟子聖人人倫之至之言。又歷引史事。謂宋之濮議。王珪司馬光等與歐陽修所議不合。高宗御批。以歐陽修之說爲是。又明之世宗。欲追尊興獻王以皇帝之號。羣臣爭執。御批斥之。謂宜加以徽稱。清高宗之言。後代奉爲神聖。故上奏者引之。以自重其說。其結尾言本年二月初三日。恭逢皇太后歸政之期。擬請懿旨。飭下廷臣會議醇親王稱號禮節。詳細奏明。出自皇太后特旨。宣示天下。以遂我皇上孝敬之懷。以塞薄海臣民之望云云。此奏乃有所授意者無疑也。因有此奏。太后遂可藉以宣布其意。又可賜醇王以榮典。於是降諭於下。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本日據吳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醇親王典禮一摺。皇帝入繼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竭心力。恪恭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醇親王卽有豫杜妄論一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爲至當。慮皇帝親政後。僉壬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說。肆其奸邪。豫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忱。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此深宮不能不嘉許感歎。勉從所請者也。茲當歸政伊始。吳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醇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後此邪說競進。妄希議禮梯榮。其患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並將醇親王原奏發抄。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越古今。卽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共白。嗣後闕名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醇王原奏。上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卽光緒元年。乃言承繼問題之事。又申明已志。

不願領受殊榮。使諂媚無恥之人。及心懷覬覦之輩。結納私黨。以相託附。且言他日或有奸佞之徒。曲意獻媚。以欺皇帝而獵高位者。則猜忌攻訐之事以起。不可不預防云云。此醇王原奏之大意也。但此問題。今尙不能謂其已結。此後監國攝政王歸政之時。或又重新提起。未可知也。慈禧歸政未久。醇王即得病。漸至沉重。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一月一號。即光緒十六年。遂薨。其前一年。有御史上奏以孝道爲言。請太后皇帝親臨視疾。太后批斥之。觀於此。又使吾人記憶依里撒白處理同此進言之方法矣。然太后雖斥之。於一千八百九十年之夏日。即光緒十六年。亦時時往醇王邸視疾。蓋醇王始終爲太后親任之人。待之優於他王。及其薨。太后極爲悲惜。醇王在時。常爲太后之參謀。故太后尤思其忠誠之心。與其才識之優也。醇王具有剛毅性質。當中法之役後。朝廷會議。醇王曾發言曰。甯可把天下送與洋鬼子。不願使漢人得之。其言將永留於人之腦中。而不能忘。廣東人聞之。甚爲憤激。排滿之心愈熾矣。太后降諭。稱醇王前管理水陸軍之盡職。醇王管理水陸軍之效果。于三年後見之。即中日之戰是也。其喪事應當如何辦理。均詳細規畫於諭旨之中。又以太后之名。賞賜陀羅經被。並賜以帝

父之尊號。葬禮從崇。以全皇帝之孝思。並謂不可過事奢侈。以傷王生時謙恭儉約之德。太后此諭。亦如其平日所持之執中主義。可以杜僭越之端。又使皇室中人。皆知醇王家中不至有非分之尊榮也。又仿行乾隆朝之故事。諭令將醇王邸分爲二處。一以崇祀醇王之祖宗。一以爲光緒帝發祥之地。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卽光緒二十年。太后六十萬壽。中國禮俗。視爲最大之事。太后權勢既極鞏固。又得國人之愛戴。居頤和園中。以閑暇之日。專意預備此最大之慶典。今歲既爲整壽。則一切典禮及裝飾。自應比往年更爲隆重。以帝之命。已將頤和園修理一新。自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卽光緒十五年。以海軍經費及其他政費。挪作修理頤和園之用。至此時乃完全修畢也。各省大吏。多奉召入都。參預萬壽典禮。榮祿復起用。受步軍統領之職。近三年榮祿在西安爲將軍。係閒散之任。此時乃入都。復受寵任。國中內外大員。皆捐俸銀廿五成。以送太后壽禮。其總數頗不鮮。預備一切。極其繁盛。已下令於北京頤和園中。建大牌樓。以爲記念。不意中日戰事起。中國軍數敗。太后遂不得不降諭。罷除慶賀。用皇帝名。降激動人心之上諭如下。

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旬慶辰。率土臚歡。同深忭祝。屆時皇帝率中外臣工詣萬壽山行慶賀禮。自大內至頤和園。沿途蹕路所經。臣民報效。點綴景物。建設經壇。予因康熙乾隆年間歷屆盛典。崇隆。垂爲成憲。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能過爲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在頤和園受賀。詎意自六月後。倭人肇釁。侵予藩封。尋復燬我舟船。不得已興師致討。刻下干戈未戢。征調頻仍。兩國生靈。均罹鋒鏑。每一念及。憫悼何窮。前因念士卒臨陣之苦。特頒內帑三百萬金。俾資飽騰。茲者慶辰將屆。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觀。受臺萊之祝耶。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卽行停辦。欽此。朕仰承懿旨。孺懷實有未安。再三籲請。未蒙慈允。敬維盛德所關。不敢不仰遵慈意云云。

中國旣大敗於日本。受非常之恥辱。遂激起變法維新之議。因此而成爲戊戌之政變。因戊戌政變。而有庚子年拳匪之亂。其因果遞相銜接。若無此次戰敗之恥辱。或無以後之事。但中國若能隱忍。不知能免於開戰否。此乃一疑問。不能決定者也。太后施其聰睿之方法。禁止皇帝發言。亦不聽其負一分之責任。蓋太后知連年以總

管李蓮英之進言。海軍經費。已多撥作修理頤和園之用。當時知此事者甚少。雖國中大員。亦多夢夢。李鴻章當時爲直隸總督。人人皆望其以兵力維持中國在高麗之主權。羣以主戰責之。但據吾等之觀察。李鴻章實爲羣議所劫。直至戰機逼迫之時。乃爲冒險之舉。李知此舉必將受其大害也。關於此事之一切文件。可以藉知中日戰爭始末詳細之情形者。不幸於一千九百零一年即光緒廿七年。拳匪之亂。天津督署被毀。北京稅務署亦及於災。此類文書。皆毀棄無遺。因之戰事最近之起因。遂永不能十分明悉。李鴻章深知日本曾兩次侵辱中國。中國不得已而讓之。第一次之事。在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以賠款而止。第二次之事。在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以許其在高麗得一部分之主權而止。兩次退讓。遂有此次之逼迫。李鴻章知即以高麗之主權讓於日本。當時中國於高麗不過有藩屬之虛名。實無真利益也。亦不過和好一時。不久滿洲亦必危險。故其後一千九百零五年即光緒三十一年。日俄以東三省之命運。定於樸資茅斯條約。中國遂不得不聽命矣。日本攻佔中國之土地。其外交上之無理。亦如其起釁之方法。李鴻章深知日本預備多年。中國之海陸軍。不足與之敵。但處其四週

之同僚。一如庚子年之滿人。一意主戰。自恃中國之大。而藐視日本。李又得駐劄高麗。袁世凱之報告。言日本苟起釁。英國必助我國。漢城英領事之態度。可以爲證。一千九百零八年。袁世凱曾派華特希惹至都。參預謀畫。且日本兵進迫漢城時。袁世凱之出走。實由藍衣兵一隊護送之也。歷史家或言當時李鴻章聳恿朝廷開戰。執此說者甚多。實則李不過主張派兵往高麗助平叛亂。未主張與日本啓釁。蓋李知日本實久懷開戰之意也。然李之主見。雖如上述。其後有一德人。爲李之軍事參謀。熱心戰事。極力主張。李遂爲其所動。以致其深穩之見。不克堅持到底。遂派高陞及水師一隊。往高麗。蓋先與政府商準而後行者。此舉固爲開戰之計畫也。及高陞沈沒。陸軍敗績之報聞。李遂力諉其對於此事之責任焉。外人多責李不量己力。輕與日本開戰。而中國人則責其爲漢奸以助日本。其後則又責彼以滿洲賣與俄人。慈禧雖知其才之大。而心不甚任之。然中日戰後。言官爭集矢於李。或牽及太后。太后乃極力護之。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卽光緒二十一年。有一言官名安維峻者。上奏言太后及李鴻章之誤。致中國受此大辱。其奏如下。

安維峻奏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今當倭賊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

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賊煤米軍火。日夜望倭賊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有意勒扣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先退避。偶遇賊。卽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言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均以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節署爲逋逃藪。人言嘖嘖。恐非無因。而於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霧氣者。必須丁汝昌駕馭。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於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尙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人言。旣不能以生死爭。復不能以利害爭。只得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與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方乃倭逆之壻。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之計。倭賊之議和。誘我也。彼旣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勵將士。決計一戰。而

乃俯首聽命於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皇上。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受李鴻章恫喝。不及詳審。而樞臣中或係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而不知李鴻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類皆貪利小人。絕無伎倆。其士卒橫被剋扣。皆已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鴻章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矣。既不能反。而猶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彼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上。並不復知有我皇太后。故敢以霧氣之說戲侮之也。臣實恥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賊有不破滅者。即請斬臣以正其妄言之罪。祖宗鑒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皇帝下諭斥之。此諭一見而知爲太后之意也。蓋有人攻擊太后寵任之太監李蓮

英。太后深滋不悅。當時太后極注意於帝之行事。凡章奏皆披覽之。此無可疑者也。今錄其諭如下。

近因時事多艱。凡遇言官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卽或措詞失當。亦不加以譴責。其有軍國緊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心。天下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御史安維峻呈進封奏。托諸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肆口妄言。毫無忌憚。若不嚴行懲辦。恐開離間之端。安維峻著卽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以示儆戒。原摺著擲還。

太后於中國之敗於日本。甚以爲辱。日本乃中國士大夫之所常言。其文化皆得之於中國者也。太后恐其兵侵入直隸。乃不得已而忍辱以議和。雖其條件甚爲嚴酷。亦欲許之。李鴻章言於朝廷。俄國及歐洲大陸之強國。將有仗義執言。不許日本得滿洲割讓之地者。太后乃決意允之。太后知李鴻章所處地位。甚爲困難。此次之敗。亦非彼一人之罪。不欲使其一人受過。以快滿人憤懣之心。然因有此戰。而太后六十萬壽之大典。亦不克舉行。尤爲憤恨。故大責皇帝不得太后之允許。輕開戰費。以

致國家受茲大辱。由此太后與皇帝漸相疏遠。以至嫌隙愈深。而有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之密謀。遂成爲仇敵。至死方休。皇后與帝亦愈不睦。凡知內廷之事者。皆能言之。由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以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即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二年。帝與太后雖外面不見嫌隙之迹。而其中則甚深。及帝之生母即太后之妹逝世。於是爲太后與帝和愛之聯繫。及調停之居間者。遂失其人。而非常之變。生於是矣。

第十二章 戊戌維新之動機

當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之初。爲軍機大臣者。其人如下。恭王禮王其子娶榮祿之女剛毅此人乃頑固之首亦挑起拳亂之人也彼有一言中國之青年永不讀書能文者皆當摧抑廖壽豐翁同龢。此時太后仍靜居頤和園。其相伴者二人。一榮祿之妻。一繼嗣之大公主也。據聞當時太后在頤和園中。或棹扁舟以遊於湖。或聽戲爲樂。或以書畫消遣。甚爲恬逸。然宮中諸事。仍常由剛毅禮親王二人以傳達於太后。太后亦偶往內城住一二日。皇帝則每月五六次到園請安。自表面觀之。兩

宮固甚和睦。皇帝每遇國事之重要者。必先稟商太后。然後降諭。太后神色亦極和悅。但亦有時責帝性情暴躁。待下人不善。此皆李蓮英唆其太監報告於太后。故甚其詞。以便己之私者。皇帝歷驗之久。深知剪絨手套中之鐵腕。太后回宮。帝必在宮門跪接。謹守禮法。不能稍誤。若帝到園請安。不能直入太后之室。必跪於門外。候太后傳見。此事歸李蓮英掌之。常令帝久候於外。不爲傳達。有時候至半鐘之久。始得入見。帝每次到園。亦如內外官員。必送太監以銀兩。此等狠毒之徒。蔑視皇帝。對於帝之敬禮。反不若其他滿洲親信之大員。外間視皇帝極其尊貴。不知帝在宮中。人皆不覺其爲天子也。故當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卽先緒二十四年。變法之時。皇帝志意之堅定勇銳。宮中諸人。極爲驚駭。乃知帝非巽懦之性。亦帶有其母葉赫那拉之血系也。大員中最爲帝所倚任者。乃翁同龢。翁本帝之師傅。當中日戰事正亟之時。罷除軍機諸人。以翁補入。時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卽光緒二十年。翁以爲帝師傅之故。自帝五齡時。卽常人宮。其在都中。爲南方黨派之領袖。翁本江蘇人。江蘇乃近代文學最盛之地。翁之學問。爲一時之泰斗。甚輕視滿大員之淺陋頑固。漢大員中

之迂滯守舊者。翁亦輕之。當時朝中頗分南北二派。北派之領袖二人。一爲徐桐。學問甚好。雖爲漢人。其思想則近於滿人。曾爲同治帝之師傅。一爲李鴻藻。乃直隸人。係與翁同入軍機者。南派之領袖二人。一卽翁。一爲潘祖蔭。亦江蘇人。文學與翁齊名。此二派之消長。關係至爲重要。蓋此爲戊戌變法之主因。亦爲太后復權之由也。卽後來拳匪之亂。推其根源。亦基於此。二十年來。四人在都。均居高位。時相過從。彼此互相譏彈。常爲都中士大夫之談鋒。四人皆操守廉潔。負一時之重名。故後進多拜列門下。惟兩相比較。以歸附於翁。潘者居多。徐李忌之。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卽光緒二十五年。殿試時。李爲大總裁。潘爲副總裁。潘賞一江蘇人之卷。欲拔置第一。李不可以一直隸人置之首。潘謂李心懷私念。銜之甚深。當一千八百八十年卽光緒六年。俄國強佔伊犁時。徐翁同居尙書之職。翁主戰。徐亦附和之。及朝廷開大會議之時。翁伸主戰之議。謂徐必助之。乃徐竟背其前議。使翁以孤立而敗。由是意見更深。至其後則成爲仇敵。翁與榮祿亦不和。蓋一千八百八十年卽光緒六年。翁舉發榮祿之私事。以致罷職。故榮祿怨之。且榮祿爲滿人。自與北派相合。兩黨積仇已久。

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即光緒二十年。李翁同入軍機。於是爭鬪愈烈。以至牽引宮廷。蓋太后袒北派。而皇帝袒南派也。當時之人。皆稱李黨翁黨。其後則竟名爲后黨。帝黨。后黨又渾名老母班。帝黨又渾名小孩班。潘李皆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即光緒二十三年病故。李旣沒。徐遂陰謀抵制皇帝。嘗呼皇帝爲漢奸。徐旣曾爲同治帝師傅。自於太后前少有勢力。皇帝則雅不欲其在軍機。恨之甚深。自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十三年至光緒二十四年之間。只召見過一次。徐與剛毅亦頗相善。剛毅則凡漢人皆恨之。不論其爲北人南人也。宮廷之不和。剛毅實播搆於其間。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剛毅請帝降諭。練滿洲軍。帝答之曰。我看你似乎覺得滿洲兵能穀打仗。我告訴你罷。他們簡直不中用。剛毅碰此大釘。遂以此語奏聞太后。並告諸王公貝勒等。言皇帝乃滿人之敵。將以要職悉簡漢人。滿人之聞此言者。自然皆懷反對皇帝之意。此等內部之爭。不獨關係於內政。即外交亦受其影響。自太后以及親貴滿人等。皆主聯俄。皇帝翁同龢以及南派之人則主聯日。以日本變法之後。國勢蒸蒸日上。欲中國亦效法之也。李鴻章前本爲外交界之主。

持者。至此時則人不甚注重。以自中日戰後。彼之言論。爲國人所不信也。但李亦主張聯俄者。恭王爲親貴中之領袖。識見老練。雖太后有時亦不得不聽其言。惟彼二人在滿人中。能聯絡漢人。與南派感情融洽。其學問亦甚好。頗重翁同龢之文學。前已閑居十四年。故與中日之戰。不相關涉。後與翁同時入軍機。當時有一事。外間不甚知者。翁以己見惡於太后。心不自安。欲借一事出外以避其咎。極謀往俄恭賀加冕之差。蓋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卽光緒二十一年。有諭責翁不許再在毓慶宮行走。由是翁遂不能密進言於帝。而其仇敵則可隨時中傷之也。中日戰後。恭王爲軍機大臣領袖。於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卽光緒二十四年。得心肺病。頗重。皇帝侍太后親往王邸視疾三次。又命御醫往診。但病已不救。至四月初十日遂薨。太后降諭如下。諭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恭親王奔訴。誼屬親支。久襄密勿。溯自同治初年。予同孝貞顯皇后垂簾聽政。其時東南未靖。國事多艱。恭親王翊贊謨猷。削平大難。論功行賞。特命以親王世襲罔替。三十餘年。恪恭奉職。殫竭忠誠。其間養疾家居。旋復起膺樞要。朝夕從事。力任其難。二月之杪。舊疾舉

發。予率皇帝節次親臨看視。惟冀安心調理。可卽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爾長逝。時事方殷。失此良弼。予懷震悼。曷可勝言。本日臨邸奠醊。追維疇昔。眷念勳勞。恭親王著賜諡曰忠。入祀賢良祠。守衛園寢。添設丁戶。四時祭祀。官爲經理。伊孫溥偉著卽日承襲親王。用示篤念宗親。愴懷賢輔至意。

讀此諭。可見太后雖已撤簾。仍可隨時執國之主權也。皇帝亦下一諭。但不過爲前諭之附屬。後又降一諭。命臣下皆效法恭王之忠誠。諭尾有一極要之言。云恭王遺摺。勸帝凡事皆謹遵太后之意旨而行。又言當澄清仕途。整練陸軍等語。恭王之死。極關重要。在親貴滿人中。則失其老成穩練之指導者。此猶就其私事言之。若就國事而言。則彼輩昏昧無知。排漢排外之政策。唯恭王能以其威望權力。阻遏而壓服之。當時道光皇帝之子。唯恭王僅存。其所處之地位既尊。而才獨首出。有功於國。唯彼一人。能抗太后之意。與其餘之王公不同也。苟王在世。則庚子年拳匪之亂。必不至於發生矣。皇帝凡事皆與恭王商酌而行。及王薨。乃冒昧聽信康有爲之言。致成戊戌之變。王亦非頑固守舊之流。但康黨所欲行之政策。必多爲王所不取。且深惡

之也。翁同龢尤失其所倚。蓋王在時。實護持之。王既薨未久。翁同龢遂薦康有爲于帝。言康才勝彼十倍。意康得帝信任。助南派以制滿人。而抵抗其仇敵剛毅徐桐二人。翁之意實止于此。不謂康既得志。乃設謀以圖太后。亦翁所未料也。蓋翁不過欲鞏固其權位。而擴張其黨勢耳。皇帝納翁之言。遂于四月二十八日。召見康有爲。卽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六月十四號也。翁告其友廖壽豐。言當以此召見之結果。定己之出處。若康召對稱旨。則當留任。否則辭職而去矣。又言若午節仍有例賞。則己尙無危險之虞。蓋翁知己見惡于太后。深恐如侍郎張蔭棠之情形。當時張亦因得罪于太后。殆將不免于革職也。康既召對。帝大悅之。康力請帝留張蔭棠之職。其後變法時。張遂爲帝所倚信。然太后深惡其人。正欲乘機以去之。四月二十日。翁請病假七日。蓋翁知此數日內。必有變動。故先請假以避之。二十三日。帝降決意變法之諭。未降諭之先。帝曾往頤和園稟商于太后。又特召見榮祿一次。太后告帝。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違背祖宗大法。無損滿洲權勢。卽不阻止。同時又言必去翁同龢。不可遲疑。謂彼近日煽動排滿。恐其危及朝廷也。榮祿力薦一維新之人物于帝。

乃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此事言之極有趣味。蓋歐人皆謂榮祿始終反對變法也。觀于此。則知榮祿初亦非堅持反對者。其後情勢所迫。乃成勢不兩立之勢。雖其前日所力薦者。亦不得不反而爲仇矣。此非榮祿忽然變其政見。乃當時維新黨人。自趨于危險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今錄變法之諭如下。

諭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曉曉。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國政毫無裨益。卽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

其皮毛。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爲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門待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次日殿試揭曉。此乃帝所視爲舊制考試之末次者。先所定第一名。又爲一江蘇人。太后移置之。以一貴州人居首。可見太后之恨翁。遂及其鄉矣。同時又下一諭。勸勉親貴子弟出洋留學。卽親王貝勒等。亦鼓勵其出洋遊歷。攷察政治。滿人見之。大爲震動。謂爲破壞中國之禮法。且使滿洲之權勢。處於危險之域。此諭旣降之次日。翁同龢假滿趨朝。遇其同僚。以上諭與觀。卽開缺之諭也。此乃太后歸政後第一次章明之舉動。以助滿人者。亦所以保全皇帝也。其諭如下。

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翁同龢。近來辦事都未允洽。以致衆情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斷難勝

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加嚴譴。翁同龢著卽開缺回藉。以示保全。特諭。

又有一諭。顯見皇帝處於太后權力之下。諭令凡二品以上官授任之初。當親往太后處謝恩。此諭甚爲新奇。蓋自中日戰後。太后除萬壽日及有特別重要之國事外。從未召見臣工也。同日又有一諭。簡榮祿爲直隸總督。次日召見榮祿及康有爲。皇帝命榮祿整練直隸陸軍。又曰。朕望汝忠心同辦新政。榮祿退。接連召見康有爲。至數小時之久。以後常有類此之召見。此其第一次。惟官書只登一次耳。康深惡太后。亦甚畏之。在帝前盡力詆毀太后。言太后於新政。非真心主持。不過外面佯許耳。又言太后之濫費。只知娛樂。不顧國家。南方民心之所以漸變。皆由太后致之。又攻及太后陰私。比於唐之武則天。勸帝貶太后於冷宮。言太后若在。實爲新政之第一阻礙。帝聞之。爲其所動。當時變法之旨。多出康手。論者謂康亦非眞忠於帝。乃欲博帝之信任。以獵大權。太后旣去。帝柔弱易制。而已可以爲所欲爲矣。故康之詆毀太后及榮祿。非發於愛國之念。實爲一種之野心。蓋康深知太后一日有權。則己之野心。

必不能達。而其地位且不能固也。

第十三章 百日變法

自康有爲召見之後。變法維新之論。連翩而下。中國考試之制。自宋中葉以來。皆以經義取士。相沿不改。除康熙時。短期停止外。已行之數百年矣。今則廢棄之。而代以新制之考試。凡入仕途者。皆須廣求各國歷史。以及政治法律之學。有兩御史。一名宋伯魯。一名楊深秀。上奏參劾禮部尚書許應騷。阻撓新政。許雖廣東人。而頗守舊者也。今錄其參摺於下。

宋伯魯等奏臣伏讀四月二十三日上諭。仰見皇上赫然發奮。圖新自強。而尤垂意於學校外交兩事。此誠儲才之急務。保邦之遠猷也。臣維禮部爲學校總匯之區。總署乃外交鈐鍵之地。必得人以爲理。始措置之得宜。竊見禮部尚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騷。品行平常。識見庸謬。妄自尊大。剛愎凌人。禮部爲文學之官。關係極爲重大。國家學校貢舉之制。多由核議。皇上既深維窮變通久之義。爲鼓舞人才起見。特開經濟特科。歲舉兩途。以廣登進。而許應騷庸妄狂悖。腹誹朝旨。在禮部堂上倡

言經濟科之無益。務欲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然後其心始快。此外見有詔書關乎新政。下禮部議者。其多方阻撓。亦大率類是。接見門生後輩。輒痛詆西學。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經濟之才少。而思所以養之。許應驥日患經濟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臣不解其何心也。總理衙門爲交涉要區。一話一言。動易招衅。非深通洋務。洞悉敵情。豈能勝任。許應驥於中國學問。尙未能十分講求。何論西學。而猶鄙夷一切。妄自尊大。其於傷邦交而損國體。所關非細故也。臣以爲許應驥既深惡洋務。使之承乏總署。於交涉事件。一毫無所裨益。而語言舉動。隨在可以貽誤。宜令卽行退出總理衙門。實爲慎重邦交之道。禮部總持天下學術。皇上方諄諄誠諭。令天下講求時務。以救空疏迂謬之弊。而許應驥廁乎其間。日以窒塞風氣。禁抑人才爲事。致聖意不能宣達。天下無所適從。宜解去部職。以爲守舊誤國者戒。伏請皇上天威特振。可否將禮部尙書許應驥以三四品京堂降調。撤去總理衙門行走。庶幾內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鄰封之笑柄。所係似非淺鮮。皇帝閱後。命許應驥明白回奏。下所錄者。卽許之回奏。閱之可見康之所爲。及當時都中

人士不滿意之辭矣。許應騷奏本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一摺。著許應騷按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欽此。並軍機處抄錄原奏交出到臣。俯思懃直之招尤。仰荷聖明之洞察。許自陳達。良深感悚。謹將被參各節。爲皇上縷晰陳之。如原奏謂臣腹誹朝旨。務使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一節。查嚴修請設經濟科一摺。係下總署核議。臣與李鴻章等以其因延攬人才。轉移風氣起見。當經議准覆陳。若臣意見參差。可不隨同畫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誹。夫誹存於腹。該御史奚從知之。任意捏誣。已可概見。至歲舉中額。應由臣部妥議具奏。恭候欽定。臣維事關創始。當求詳慎。自古名臣著論。斤斤以珍惜名器爲要圖。况鄉舉一階。膠庠所重。倘過爲寬取。恐濫竽充選。鄙夫之所喜。卽志士之所羞。人才何由鼓勵。是以與同部諸臣熟商。定額期於協中。旣不敢存刻核之見。以從苛。更不敢博寬大之名。以要譽。且現未定稿。該御史竟謂臣務欲裁減。不知何據而言。向來交議事件。未經覆奏以前。言官不得攙越條奏。今該御史隱挾存見。逞臆遽陳。殊非體例。原奏又稱詔書關乎新政。下禮部議者。臣率多方阻撓一節。近來迭奉明

諭。如汰冗兵。改武科諸政事。均不隸臣部。豈能越俎代謀。此外惟楊深秀釐正文體一摺。係奉旨交議。按之西學時務。無甚關涉。且未擬稿。何得云多方阻撓耶。原奏又稱臣接見門生後輩。輒痛詆西學。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之如仇一節。竊臣世居粵嶠。洋務夙所習聞。數十年講求西法。物色通才。如熟習洋務之華廷春。精練鎗隊之方耀。善製火器之賴長。均經先後奏保。及東中事起。三員業早凋謝。未展其才。臣深惜之。方今時事多艱。需才愈亟。凡有偏長片技。堪資實用者。臣斷不肯失之交臂。即平日接見門生後輩。無不虛衷諮訪。冀有所益。並勗以務求實際。無尙虛華。初何嘗痛詆西學。該御史謂臣仇視通達時務之士。似指工部主事康有爲而言。康有爲與臣同鄉。稔知其少即無行。迨通籍旋里。屢次構訟。爲衆論所不容。始行晉京。意圖倖進。終日聯絡台諫。夤緣要津。托詞西學。以聳觀聽。即臣寓已干謁再三。臣鄙其爲人。概予謝絕。嗣在臣省會館。私行立會。聚衆至二百餘人。臣恐其滋事。復爲禁止。此臣修怨於康有爲之所由來也。比者飭令入對。卽以大用自負。向鄉人揚言。乃奉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缺望。臣在總署。有堂屬之分。亟思中傷。捏造浮辭。諷言官彈

効。勢所不免。前協辦大學士李鴻藻嘗論今之以西學自矜者。絕無心得。不過藉端牟利。借徑弋名。臣素服膺其論。今康有爲逞厥橫議。廣通聲氣。襲西報之陳說。輕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測。若非罷斥。驅逐回藉。將久居總署。必刺探機密。漏言生事。長住京師。必勾結朋黨。快意排擠。搖惑人心。混淆國事。關擊非淺。臣疾惡如仇。誠有如該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稱臣深惡洋務一節。臣自承乏總署。已逾一載。平日仰蒙召對。輒以商務礦務製船製械等事。皆屬當務之急。屢陳天聽。請次第施行。臣是否窒塞風氣。應亦難逃聖鑒。竊自膠事定議後。總署交涉事件。益難措手。倘徒爭以口舌。斷不能弭隱患。臣望淺才庸。自揣萬難勝任。惟有仰懇天恩。開去總署差使。俾息讒謗而免隕越。實爲厚幸。

皇帝見許回奏。揭康之短。心頗不悅。但不能毅然卽革其職。蓋許乃太后之所任。不敢以此犯太后之怒也。太后取兩奏閱之。見許奏中所言康黨勢盛。恐有不測之語。大爲激動。自此太后雖不明阻新政。而頗懷疑於康。恐其熒惑帝聽矣。但仍不動聲色。以候其機。且料帝必去許之職。此太后所言也。榮祿旣到任。王文韶交卸後。卽入

都。太后特召見一次。王文韶於許奏中所言。推行新政。當詳慎審議云云。頗表贊成。皇帝乃下一諭。許應驤仍留原任。但戒其在禮部及總理衙門。皆須勤慎盡職。許知己之留任。乃太后之保護。其後於新政反對尤力。又有其同部之滿員名懷塔布者。亦表同情於許。於是新政阻力大生。懷塔布乃太后之表親。於是守舊黨得一有力之助矣。帝下諭命整頓都中滿營。以前腐敗之情狀。皆須振刷一新。又命各省廣開學堂。以習新學。有一侍御名文悌者。上奏參劾其同僚宋伯魯楊深秀二人。言二人因與許應驤不合。乃上奏欺罔皇帝。啟兩宮嫌隙之端。帝大怒。立革其職。斥其莠言亂政。挑動黨爭。文悌求懷塔布往頤和園求救於太后。太后不允。蓋不欲以此小事責帝也。太后默觀新黨之所爲。縱令驕恣。以自取敗。但使裕祿入軍機。此人乃太后之親信。既入軍機。於是政局之內情。太后盡知之矣。裕祿結連剛毅。極力與新黨爲敵。其後一千九百年。裕祿爲直督。亦贊助剛毅滅盡洋人之策。蓋拳黨之一也。當時軍機中。既有守舊黨三人。一剛毅。一王文韶。一裕祿。於是維新之業。大生阻撓。然此等守舊黨人。欲抗帝之所爲。必先求得太后之助。更須與榮祿聯合。帝又責一侍御

攀桂奏中有一誤字。帝初頗注重於此有多數新進之員甚爲惴惴然數日後復下一諭廢去殿試朝考中大卷白摺之制此顯係感於康有爲之也。六月初八日下諭。命全國設立官報局。任康有爲爲上海總局之總辦。此等官報。皆爲政府所辦。其用意在使國人知政治情形。以爲開通民智之助。開辦經費。及常年經費。均受之於政府。每期出版。皆上呈御覽。國家政事。可以自由評論。無所顧忌。命康有爲草擬官報章程。至六月廿三日。又降嚴諭一道。命官吏實心辦理新政。不得如前之因循敷衍。其諭中有曰。總之中國現在病在痿痺。積弊太深。諸臣所宜力戒。卽如陳寶箴自簡任湖南巡撫以來。銳意整頓。卽不免指摘紛乘。此等悠悠之口。屬在縉紳。倘仍隨聲附和。則是有意阻撓。不顧大局。必當予以嚴懲。斷難寬貸。又曰。當此時事孔棘。愆後懲前。深維窮變通久之義。創辦一切。實具萬不得已之苦衷。用再明白申諭。爾諸臣其各精白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以一誠相感。庶國事以定。治理蒸蒸日上。朕實有厚望焉。

又有一諭。命籌設水師學堂。爲重興海軍之基。設立鐵路局礦務局于京師。以籌辦全國之路鑛。又立譯書局。以康之門徒梁啟超領其事。每月開支一千金。另有一諭。

尤驚動都人之耳目者。即允榮祿之請。將於九月初五日坐火車。侍太后往天津。聞操是也。榮祿雖不甚贊成新政。而于改良陸軍之舉。則極主持。都中之頑固者。聞太后皇帝竟欲冒險以坐火車。大非帝王尊貴之道。相顧驚駭。但太后則甚以爲樂。謂已從未坐過火車。今初次乘坐。視爲有趣之事。又有一諭。裁撤一切閑冗之官。但費廩祿而實無職事者。此等積弊。相沿已久。有數千萬人皆衣食利賴于是。一旦裁去。羣情大震。謂大背祖宗制度。皆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極爲迫切。然二日後。又有一更爲驚人之上諭。即將禮部尙書許應騷及太后親屬懷塔布一並革職。因有王照上書。而爲彼等所格之故。王所上之書中。請帝侍太后出洋游歷。先往日本。以次繼往歐美各國。皆守舊黨人聞之而震駭失次者也。變法之詔。雷厲風行。于是守舊之大員。羣往頤和園求救于太后。請太后重執朝政。太后命彼等暫且忍耐。不必急迫。于是機兆已動。但尙未預備實行耳。康有爲知前途危險。見太后毫無舉動。誤謂太后意旨不定。可以利用此機。遂說皇帝。謂太后之允許變法。非其誠意。實暗處反對之地。中國自強第一之阻礙。即在太后。政治之腐敗昏迷。皆太后致之。且國家何以

每年必須以巨額之款項。供太后之濫費娛樂乎。勸皇帝大胆無懼。直以兵圍頤和園。取太后入城。禁于西苑之小島中。以盡其餘年。隨降一諭。數太后之罪惡。以後永不許太后秉政。以上康有爲之言。皆在宮中一密室內陳之。但有一太監微聞其語。報告于太后。此太監乃李蓮英所用。專任此事者。當時有太監報密一說。有各種之證據可信也。愚稚之皇帝。竟聽信康有爲之密謀。但立意先不舉發。俟往天津一事定後再辦。帝知欲行此事。必須先使軍隊聽令。而直隸之新軍。則操於榮祿之手。榮祿爲太后最所信任之人。兵權一日在其掌握。則康之密謀。一日不能行矣。太后之爲人。何等機警沉毅。其勢力之偉大。由來已久。而帝乃昧昧然欲與二三新進圖之。太后在暗中。嚴密布置。絲毫不露。而帝誤以爲太后主意未定。有機可乘。其危險可知矣。此時維新之詔。仍連翩而下。一令都中築新馬路。二命辦理國防。三命八旗人丁。如願出京謀生計者。任其自由。至七月念七日所下一諭。則爲變法最末次之詔矣。諭曰。

國家振興庶政。兼採西法。牧民之政。中外所同。而西人考究較勤。故可補我所未及。

今士大夫囿於成見者。謂彼中全無條教。不知西國政令教學。千端萬緒。主於爲民開其智慧。裕其身家。其精乃能美人性質。延人壽命。凡生人應得之利益。務令推廣無遺。朕夙夜孜孜。改圖新法。豈爲崇尚新奇。乃眷懷赤子。皆上天之所畀。祖宗之所遺。非悉令其康樂和親。朕躬未爲盡職。加以各國交迫。尤非取人之所長。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之苦。而黎庶猶有未知。咎在不肖官吏與守舊之士夫。不能廣宣朕意。乃至胥動浮言。使小民搖惑驚恐。山陬海澨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歎恨。今將改行新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意。共知其法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強中國。朕不勝厚望。著查照四月二十三日以後。所有關乎新政之諭旨。各省督撫均迅速照錄。刊刻謄黃。切實開導。著各省州縣教官詳切宣講。務令家喻戶曉。各省藩臬道府。飭令上書言事。毋得隱默顧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不得稍有阻格。總期民隱盡得上達。督撫無從營私作弊爲要。此次諭旨。並著懸掛各省督撫衙門大堂。俾衆共觀。庶無壅隔。

自是以後。則太后之手段復出。而皇帝常陽之短促時期。已成過去之事實矣。

第十四章 戊戌政變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八月。即中曆七月之末。太后與守舊黨。已聯成一氣。但深密而未發表。欲俟九月同帝到天津後始行之。此等宮廷內情。知者甚鮮。蓋太后欲先往天津。與榮祿商議。然後重出當國。以南方諸省對於太后之感情。不甚穩固。故太后欲先設法消遏之。布置未定以前。決不輕於發表也。八月初一日。皇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爲時頗久。所言皆係國政腐敗。必須極力推行新政之語。袁當時爲直隸按察使。因得李鴻章之賞拔。升遷甚速。然忌之者。則謂甲午之役。袁駐劄朝鮮。促成戰端焉。皇帝見袁極力贊揚新政。遂大信之。以爲得一有力之助矣。此時已成騎虎之勢。太后又嚴責帝。言國事當自己主持。勿專信康有爲之言。帝知榮祿必傾心以忠于太后。苟太后宣言復政。則北京滿大員中。無一人敢抗者。即漢人中亦無其人。所可望其贊助于己者。只有二人。一廣東人張蔭桓。一貴州人李端芬。帝欲命令北洋之新軍。必須先去榮祿。以新軍在其手也。而此一著。尤不能使太后知之。乃定意殺榮祿于天津督署內。既殺之後。即調新軍一萬人星夜入都。圍頤和園。同

時拿剛毅裕祿懷塔布許應驥諸人入刑部監獄。此卽康有爲與侍御楊深秀軍隊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諸人之謀也。帝召見袁時。問以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能矢忠于朕否。答曰。臣當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尙存。必思效忱云云。帝見其忠懇之色。溢于眉宇。心大慰。遂直下一諭云。

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待。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爲第一要務。袁世凱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飭戎行之至意。

第一次召見袁時。並未言及去榮祿之謀。袁由仁壽殿退下。太后卽召見。細問帝召對時語。向袁曰。整頓陸軍。本是應辦之事。此諭甚爲通達。但皇帝行之。太覺匆忙。我疑心他別有深意。你俟皇帝第二次召見。再請我的訓令。于是命人請帝至。謂康有爲在外昌言無忌。詆毀太后。乃大不敬。命帝卽拿辦。太后已微知康欲去己之權。但未向帝明言耳。若殺榮祿圍頤和園之計畫。則太后尙在夢中也。太后仍以平日責帝之言責之。謂帝近日對己。愈覺改變。于孝道有虧。帝乃不得不允從太后。卽捉拿

康。此日下午。太后仍游于昆明湖內爲樂。帝自草一諭。派親信之孫太監往城中。今錄于下。可見帝幼稚之手筆也。

諭工部主事康有爲。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尙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爲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爲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爲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爲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康得帝密旨。知事機已迫。遂于翌日坐第一次火車出京。抵塘沽。遂搭輪往上海。後

康得英國保護逃出外國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之第一號藍皮書第四百零一號書函曾載其事

太后知康已逃脫。大怒。電榮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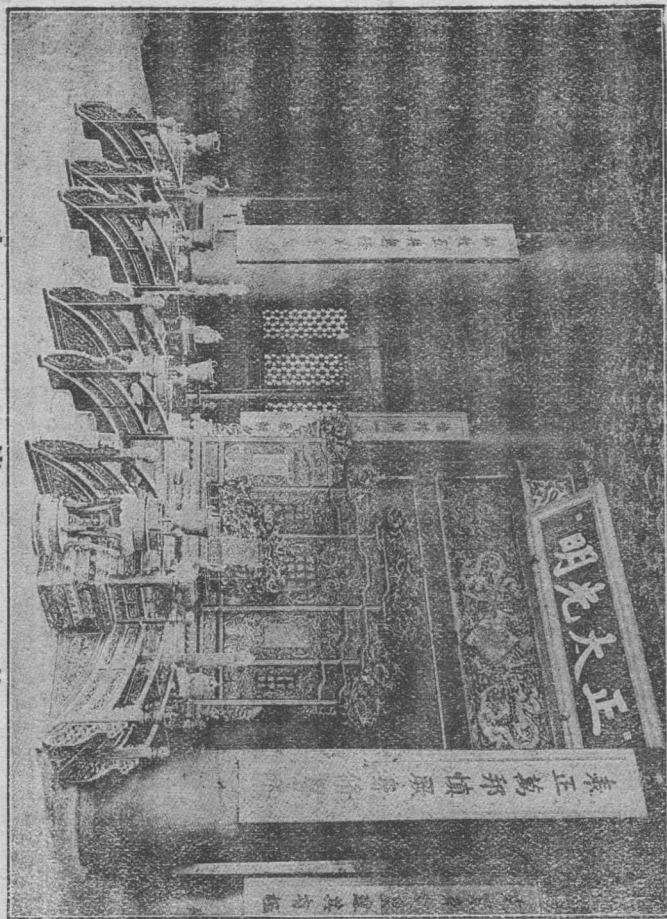
即拿之。但榮祿接電後。並未有所舉動。不知何故。

太后之電到津在康抵津之前時

榮祿尙不知康

設謀殺之。否則恐不能任其免脫也。康有爲極惡榮祿。謂其與太后同惡相濟。乃維新之仇敵。其實榮祿亦薦康于帝之一人。後榮祿直至臨終。常自呼康黨。以爲笑談。老佛聞之。亦笑。常戲問榮祿曰。你得了你的好朋友什麼新聞。那個姦臣。沒有良心。反叛了你。月之初二日。清晨。召見維新黨人林旭。又召見袁世凱。袁在帝前。極輸誠

惘。召見既畢。帝即入城。欲在內城施行其計畫。不欲于頤和園行之。蓋園內太監。皆



乾 清 宮

津。帝召見于乾清宮。極其慎密。用盡方法。不使其言外聞。殿古舊黑暗。晨光透入頤

太后之偵探也。此時帝猶未失望。冀其謀之成功。觀于翌日之兩諭可見。一命各學堂以外國語教授學生。一嚴飭地方官澄清仕途。尤以知縣為要。初五日晨。袁請訓往天

微。皇帝末次坐於金龍寶座。即不久將爲太后所佔據者。告袁以所定機密之謀。命袁往津。即於督署內捉殺榮祿。隨帶兵星夜入都。圍執太后。付以小箭一支。爲執行帝諭之據。又付以上諭一道。言辦理欽差事竣。即任袁爲直隸總督。來京陛見。袁唯退朝。未與一人言及。即坐第一次火車出京。此時太后由頤和園移居西苑。晨八鐘來宮祀蠶神。帝往瀛秀門跪接。袁到津。榮祿即乘專車。於下午五鐘後抵京。直入西苑。往太后宮。照例外省官員入京。苟非奉有召見之旨。不得入宮。且宮廷門禁甚嚴。不能隨意出入。榮祿不顧禁令。亦不用人引導。直至太后前。叩首曰。老佛爺救命。太后曰。禁城之內。你有什麼事要我救命。這里沒有甚麼危險。宮裏也不是你避難的地方。榮祿遂將帝之密謀一一陳奏。太后聞之。立即發展其陽剛勇毅之性質。乘機而起。此性質乃太后歷來所以能戰勝一切之源也。太后命榮祿立即傳信舊黨首領。命彼輩即來西苑陛見。時皇帝仍在大內也。旣而軍機大臣滿親貴數人。慶王 請病 假未到此乃彼凡 遇危急時之慣技。各部尙書中有二人。爲皇帝所革職者。一許應騏。一懷塔布。皆會於太后前。跪地叩頭。請太后重執朝政。以救中國。勿受用夷變夏之害。當即定計。禁

城之侍衛。以榮祿之兵代之。命榮祿仍回天津。以俟召命。會議至夜半而散。帝於翌日晨五鐘半入中和殿。閱禮部所上之祭文。蓄秋季致祭於社稷壇之典禮也。帝甫出殿。即有侍衛太監稱奉太后之命。引入西苑內之瀛台。乃湖中一小島也。告帝太后即來。此時太后以帝名降諭如下。

諭曰現在國事艱難。庶務待理。朕勤勞宵旰。日綜萬幾。競業之餘。時虞叢脞。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爲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辦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禮。一切應行禮儀。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

後又接下一諭。革去侍御宋伯魯之職。謂其聲名惡劣。引薦康黨梁啟超。太后恨之甚深。以宋近上一奏。胆敢參劾太后也。但彼未參與密謀。故太后赦其生命。太后到瀛台。李蓮英隨之。太后命李以其手下之太監。換帝原有之太監。帝之太監。或處死。或發往軍台。有一滿人曾由太后幼弟桂祥處。得聞當時之情事。今述之於下。太后

以嚴厲之色向帝。謂已決意赦帝一命。暫時仍許留位。但此後將嚴密防守。一言一動。皆有人監察報告於太后。又言帝之變法維新。本所允許。但不料帝如此昏昧糊塗。胆大妄爲。一至於此。問帝何敢忘太后之大恩。自五歲時。接入宮中。立之爲帝。撫養成人。以至歸政。皆太后之恩也。謂帝命苦。不能承受。聽人唆弄。如木偶然。昧於事理。暗於利害。親賞重臣。無一人向汝者。皆請余訓政。漢大臣中。雖有向汝之人。皆係奸臣。余自有法處治之。珍妃妃嬪中似只珍妃一人爲帝所寵愛跪於太后前。請太后寬恕帝罪。勿加斥責。並胆敢言帝乃國人之共主。卽太后亦不能任意廢黜。太后大怒。命牽至宮中一別室內圈禁之。後至一千九百年卽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亂。遂乘機斃之。以報平時之怨恨焉。聯軍入京朝廷預備出走時太后命將珍妃推於井中命皇后留於帝處。以監視其言動而報告之。除皇后及太監侍從外。不許帝見一人。若當太后之面。則可見人。於是皇帝一生之事業。及其所謀畫之政策。概成泡影。而在瀛台受二十三月之幽禁。最後之遺言。僅囑其弟記憶己一生之冤苦。爲己報仇而已。至于榮祿。則帝反寬恕之。謂彼自應盡忠于太后。此乃其職分所當然。已旣欲殺之。則自然不能責其忠于己也。太后

之待帝雖酷。帝亦不甚怨之。謂己既欲圖謀太后。則太后固應發怒也。此即戊戌年政變之情形也。

慈禧外紀 卷下

第十五章 慈禧再訓政

光緒帝憤慨國事。銳意革新。求治之心甚急。自政變後。大權悉歸太后。皇帝但擁空名。一切新政。悉行罷免。改革之事。遂如泡影。初。太后因帝年長。已撤簾歸政。不幸帝登用新進。改革太銳。頗有致國家于擾亂之虞。大臣乃復請太后垂簾。此亦天意也。太后當此時。復起雄心。將重演同治賓天時之故事。但天意既湊成此機。以復歸政柄於太后。則太后之所以助成此舉者。亦不必深求矣。追溯同治帝之早殂。亦半由太后專政之故。則此次之再垂簾。更何足異。皇帝既無寸柄。但留一憂患之身。情同幽囚。而太后意猶未已。日謀所以廢立者。欲於宗室中選一冲幼平庸之子。繼登大位。然南方督撫中。有抗爭者。歐洲各國。亦將干涉。太后乃不得不出以審慎。其時中外盛傳。帝將不保其令終焉。帝在宮中。雖不啻幽囚。而仍須日日臨朝。召見臣工。爲木偶之皇帝。八月初八日。大集朝臣。帝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禮。懇請太后訓政。至下

午。由榮祿之兵一隊。送帝禱於月壇。自是之後。皇帝遂成一最高之祭司。當是時。皇帝一旦盡去其尊榮與威柄。而幽居於寂寞之瀛台。其心情爲何如耶。慈禧處分皇帝既畢。遂理政事。雖退政數年。重執朝綱。而意興毫不減於昔日。思欲刷新政治。以變易國內之耳目。首罷附和皇帝之人。而擢用忠於己者。下諭誥誠宗室。如有懷異心者。則削其爵位。以載垣之案例之。太后實有能力以鎮定變亂。此次之事。亦足顯其才。未幾。遂處載澍以永遠監禁之罪。至宣統朝攝政王乃起用載澍且同日罷袁世凱官因載澍曾助皇帝變法之故。載澍之婦。本太后姪女。當變法之始。載澍即勸帝斷絕太后預政。其婦乃報告於太后。故結果如此。政變以後。京中輿論。對於皇帝之維新改革。各異其感情。但官吏中大半皆嗜利無恥者。視國事與己無干。依違模稜。但知趨勢熱中。故大概仍以偏向太后者爲多。且太后尤有畢士馬克轉移輿論之手段。先於太監茶店中。創爲一種風說。傳於士大夫。競言皇帝設謀傾害太后。實爲不孝。且帝引外人助己。尤爲無道。此節雖極開通之士大夫。亦不能爲帝辨護。當時輿論。遂均以爲帝實無統治之能力。太后理當重執朝政。此種輿論。即外國使館中人亦聽受之。當光緒帝

急切改革之時。外人皆稱頌不置。以爲新中國即將出現。及事敗。莫不悲憫感歎者。然不久而情勢即已大變。當時外交界之轉換無定。亦可異也。帝之變法。本外人盼望已久者。即太后亦已默許之。然今則何如。轉瞬之間。而前後判然矣。當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六月即光緒二十四年。英使讀皇帝革新之諭旨。以爲中國醒悟之期已至。至十月事敗。康有爲逃至上海。由英國領事以兵輪護送至英殖民地。不料曾未幾時。而議論又變。謂太后實以自保其生命之故。不得不出於此。且其視西法與祖制不合耳。僅踰二月。克老得麥克當羅得告沙禮士侯。言中國慈禧太后六十四歲萬壽之日。召見外交團夫人七人於大殿。以極妙之言辭感動之。又引諸夫人入宮。以降禮款待。皇帝亦出。與諸人握手。以飾外觀。於是外人皆翕然無異辭。當時外交界之態度。雖如上述。然傳聞皇帝將不能保。英使及他國使臣遂示意中國政府。勿爲已甚。以激動歐洲之輿論。當時京中傳言。歐洲各國。若忽聞皇帝薨逝。必將干涉。英使之言。傳於民間。人多憤恨。以爲此乃中國內政。前代多有。外國何能干涉。光緒帝之喜新法。尙唯滿洲人反對。謂背祖制。若其得外人之助。則無論滿漢。皆不謂然。

也。政變既定。仍復舊時風味。人民聞太后重執政權。皆安之。然新聞則甚多。競言帝謀殺太后。故僅僅退政。實爲至輕之處分。此種新聞。蓋有所自來者也。當時上海道請各國領事捉拿革黨首領康有爲。甚至言光緒帝已被害。卽爲康所謀殺。見藍皮書一八九九年之一章書函第四〇一。士大夫論及此事。或以光緒帝與唐朝一帝相此。蓋亦曾謀殺其太后也。皆傳皇帝殆將不久。昌言無忌。雖南方情形稍異。然北方實不因之而受影響。人民似皆預備光緒帝之薨逝。而不以爲異。一日太后又以皇帝名義下一諭旨。言帝得病甚深。其中有云。自四月以來。卽維新百日之始朕即覺違和。至今日病勢亦未輕減。此等逼迫之諭旨。人民亦認其爲皇帝之言。而安受之。毫不驚懼。各省皆送名醫至都。以診上病。諸醫中有一人名陳蓮舫。在中國馳名已久。此下所述。卽彼在京診病之情形。由彼送太晤士報宣布者。當上諭命各省送名醫入都診帝病。江蘇巡撫以陳應詔。陳自知邁年遇此差。實一困難之事。然亦無法逃避。巡撫送銀六千兩。爲盤費。又送贖儀若干。遂入都報到。其先到者已有名醫三人。法國使館都色夫亦曾診視。其開出之病狀。外人頗引爲笑談。陳蓮舫不以都色夫所開之病案及其治法爲然。陳所開之病案。頗如歷史小說家所述。歐

洲中世紀之醫士。其案中先言帝之氣體熱度等。吾等西人閱之。不甚明瞭。但其所述呼吸器病頗清晰。彼言此器官有病已十餘年。又言發熱由於身虛心勞之故。英十一月中旬。陳未出都之先。帝熱已略減。病勢漸轉。但據陳意此病甚難。遂定意出京。他醫仍留京診視。陳之得出。亦以賄免也。有人問帝病狀。彼含糊答之曰。若能延至次年春間。則可漸漸回復。或能望其全愈。今略述看病情形。陳到京後數日。由軍機處帶領至殿。叩頭畢。跪於下。太后與皇帝對坐。中置一矮棹。皇帝面白無色。有倦容。頭似發熱。喉間有瘡。形容瘦弱。鼻如鷹鉤。據陳意頗似一西人。太后威儀嚴整。一望而知爲極聰慧之人。似極以皇帝病爲慮。小心看護之。向例醫官不能問皇帝病。太后遂代述病狀。皇帝時時頷首。或說一二字。以證實之。殿庭之上。唯聞太后語音。陳則以目視地。不敢仰視。聞太后命診脉。陳始舉手切帝脉。身仍跪。據言實茫然未知脉象。虛以手按之而已。診畢。太后又接述病情。言帝舌胎若何。口中喉中生瘡若何。但既不能親視。僅能含糊意會之。蓋皇帝之尊嚴。使人並上視而不敢也。太后語畢。陳遂退。以帝病案及其治理調護之法。上呈軍機處。轉奏於帝。陳所開方。係中國

藥數種。及調養身心之法。以上皆陳之言也。此老醫生含糊之言。恰爲所中。至次歲春間。帝病遂漸痊愈。此由太后畏列強干涉。亦見南方輿論激烈。不能拂逆也。當時廣東人見殺其同鄉維新黨。遂起排滿之意。昌言無忌。攻擊政府。但尙不至激成亂事。全國聞皇帝瀕於危險。其事即在年終。多以文電力爭。或達於部。或直達御前。中有一電。爲上海人經元善。率全體紳商所發。據宣布帝病之諭旨立言。請太后仍歸政於皇帝。不必以小病爲妨。更不必有讓位之舉。又言江蘇民情憤激。若不速定大計。或有不測之事。則外人必將干涉。太后閱之大怒。非獨怒其詆毀。尤怒其後幅恐嚇之語也。立罷其職。此人恐更有後罪。遂逃避於澳門。但其敢言之電。實有助於帝也。大臣之中。勇敢忠直。力持大局。反對廢立之謀者。唯有一人。即兩江總督劉坤一。當國家危疑之時。獨持正議。光明皎潔。峙立不搖。太后雖不悅。亦深重之。若資望相同。博學盛名之湖廣總督張之洞。則其態度暗昧不明。詭譎無定。與劉相較。判若天淵矣。當帝銳意改革時。張頗贊助。六月以前。尙保薦新黨數人入京。其門生楊銳卽在其內。帝亦擬召張入軍機。以主持新政。及帝事敗。太后復出。新政亦停罷。張乃電

京轉助太后。並請重懲維新黨人。此舉可謂多事。蓋太后既已出手。自必窮竟其事。豈肯中止。如尋帝婦人之爲。何必爲此贅語也。八月十一日。太后召榮祿入都。壓治新黨。刑部上奏請派會審新黨之人。太后硃批着與軍機處會審詳慎施行。同時捉拿張蔭桓入刑部監。此人爲帝維新之參謀。名重一時。太后惡之。故及此難。張蔭桓後充軍至新疆拳亂初起。端王命地方官殺之。又有一人亦維新黨名徐致靖。亦定永遠監禁之罪。後於一千九百年光緒二十六年爲聯軍釋放。徐至太原行在仍請監禁。蓋不願受外人之釋放尊重中國皇帝之諭旨也。此諭中又言朝廷知內外臣工牽連於維新黨者甚多。但朕仁慈爲懷。除首要外。其餘一概不究。榮祿又勸太后以皇帝名義下一諭旨。說明訓政之義。閱此諭。即可見太后操縱臣下之才。皇帝前既認罪。此諭則說明凡維新黨人所爲。因而致今日之恐懼者。皆朝廷未能防患未然之故。此諭既下。人心皆安矣。今將罷免新政之諭書於下。其言甚有趣味。清政府今言立憲。閱此諭。亦頗有關也。諭朝廷振興商務。籌辦一切新政。原爲當此時局。冀爲國家圖富強。爲吾民籌生計。並非好爲變法。棄舊如遺。此朕不得已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乃體察近日民情。頗覺惶惑。總緣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體朕意。以致無識之徒。妄相揣測。議論

紛騰。即如裁併官缺一事。本爲淘汰冗員。而外間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爲請者。舉此類推。將以訛傳訛。伊於胡底。若不開誠宣示。誠恐胥動浮言。民氣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圖自強之本意。所有現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門。原議將應辦之事。分別歸併。以省繁冗。現在詳察情形。此減彼增。轉多周折。不若仍悉其舊。著將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等衙門。照常設立。毋庸裁併。其各省應行裁併局所冗員。仍著各該督撫認真裁汰。至開辦時務官報。及准令士民上書。原以寓明目達聰之用。惟現在朝廷廣開言路。內外臣工條陳時政者。言苟可采。無不立見施行。而疏章競進。輒多摭拾浮詞。雷同附和。甚至語涉荒誕。殊多龐雜。嗣後凡有言責之員。自當各抒讜論。以達民隱。而宣國是。其餘不應奏事人員。概不准擅遞封章。以符定制。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並著即行裁撤。大學堂爲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其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官察酌情形。聽民自便。其各省祠廟。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一仍其舊。毋庸改爲學堂。致於民情不便。此外業經議行及現在交議各事。如通商惠工。重農育材。以及修武備。濬

利源實係有關國計民生者。亟當切實次第舉行。其無俾時政而有礙治體者。均毋庸置議。著六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加核議。據實奏明。分別辦理。方今時勢艱難。一切興革事宜。總須斟酌盡善。期於毫無流弊。朕執兩用中。不存成見。爾大小臣工等。務當善體朕心。共矢公忠。實事求是。以副朝廷厲精圖治不厭求詳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榮祿入都。授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節制北洋軍隊。兼握全國政治兵隊之權。爲清代絕無僅有之事。榮祿亦盡忠於太后。得受殊榮。榮祿之治新黨。頗受外人惡評。此自局外人之心理。無足異者。若據中國士大夫之見。則以爲榮祿所爲。實人臣職分所當盡者。且榮祿頗有大臣風度。通達治理。可任大事。當拳匪亂時。中外皆集矢於榮祿一人之身。此實康黨之謠言。當時無爲之辨白者。亦半因使館中人之偏見。與不能得真實之報告也。彼實以全力阻止舉國若狂之拳亂。用盡方法。以勸阻皇族。免鑄大錯。慈禧聽政五十餘年。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報國者。僅曾國藩一人。自此以下。則不得不推榮祿。當滿洲皇族盲於大計。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時。榮祿之先見

及勇毅。實大有補救於國家也。由其柄國之日。以至辭世之時。一千九百零三年吾等觀其所爲。實乃慈禧最忠之臣。亦爲其最有識之參謀。而慈禧之知人。亦可見也。讀者閱此書之下章。可以知之。當一千九百年即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亂時。太后惑於其聲勢之盛。及諸親貴之附和。又以自己之迷信。及希望。允端王等人之請。侵犯榮祿之權職。然觀景善日記。可知太后當時雖鑄此大錯。其後仍聽榮祿之言。以挽救危局。當國事大敗之日。朝廷已陷於危難之境。太后此時所倚恃者。唯榮祿一人。榮祿亦盡忠以事太后。不懷貳心。太后先雖未聽其言。後亦服其先見。故中國事勢。現雖無定。而有一事則毫無疑者。卽吾人當永遠記念榮祿之言行。無論中外之人。皆當一致。以前所記念此明決勇敢之人者。尙嫌過薄。不足稱其功也。當兩宮西巡時。羣集矢於榮祿一人之身。回鑾後。使館中人頗冷視之。彼不知外間之誤會。甚以爲怒。曾語其近親曰。余當日竭全力以抵壓拳匪。余毫不悔恨。但甚不解使館仇視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無忿忿也。有人曾記載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爲。非出於愛西人之故。實盡忠於太后及朝廷之故。言雖如此。然其所爲。既大有益於西人。則吾人稱譽

之。亦不爲過也。太后與榮祿商議處置維新黨之事。既久。榮祿主嚴辦。謂非如此。則不足保存滿洲之國運及名譽。於是譚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審問。榮祿亦承審。凡康黨預謀太后之事。審問極詳。在康有爲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黨之所謀。皆詳載無遺。軍機處遂據此以定黨人之死罪。彼等謀害太后。已無疑義。羣主速辦。蓋當時滿漢意見極深。若不速辦。則其事愈不佳也。太后准軍機處之請。遂於月之十三日。斬六人於市。彼等從容就死。觀刑之人極衆。於楊銳處抄出皇帝與彼之信件。皆攻訐太后之語。又有楊銳一摺。參太后罪惡數端。並言及太后私事。羅列多人。榮祿亦在內。其餘皆顯要之人。摺後有帝硃批。此事南方廣州等處有人編爲歌謠。以爲嘲笑。太后見帝硃批。知帝參預隱謀。遂決計斷絕帝與新黨之關係。據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異也。殺六人之旨。乃太后自己之手筆。榮祿助之。但其名仍出於皇帝。此諭以硃筆書之。以示重要。今錄於下。諭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凡所設施。無非爲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爲。首創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羣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

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爲學術乖僻。其平日著述。無非離經畔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講求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遛輦下。搆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爲實爲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密查拿。極刑懲治。舉人梁啟超與康有爲狼狽爲奸。所著文字。語多狂謬。著一併嚴拿懲辦。康有爲之弟康廣仁。及御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係與康有爲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於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即行正法。此事爲非常之變。附和奸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爲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衆咸知。我朝以禮教立

國。如康有爲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爲覆載所不容。鷹鷂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從者。黨類尙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嗣後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爲爲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有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尙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於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後光緒三十年太后七十萬壽下詔大赦黨人唯康有爲

梁啟超及孫逸仙三人不在赦內 前雖有旨。言朝廷仁慈爲懷。六人之外。不事株連。但太后怒仍未已。時有譴責。不久又下一旨。張蔭桓發往新疆。張曾攻太后用度奢侈。且英公使曾有救張之意。故太后尤惡之。太后先擬行幸天津。視察租界情形。兼事遊覽。榮祿力諫。言黨事初定。不宜輕動。恐有危險。太后允之。下諭收回前旨。並頒賞於北洋軍隊。蓋當時直隸正極力整頓陸軍。訓練頗勤也。榮祿入京後。直隸總督以裕祿補授。其人極頑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後天津拳匪之亂。實所釀成。當其時。朝廷不甚信任漢人。太后之意。以爲直隸總督。乃最要之職。必用滿人。乃可倚恃。凡預於維新之事而未受譴責者。京中僅有一人。即禮部尙書李端棻。李初以爲必

及於罪。數日後。未見處分之旨。遂上奏言。臣曾保薦康黨於朝。未賜罪責。天恩高厚。感激莫名。但臣心不安。仍請太后降罪。以爲大臣妄薦匪人者戒。辭甚佳妙。太后批諭。亦甚有趣。仍以皇帝名下之。其諭如下。

上諭李端棻奏濫保匪人。自請懲治一摺。該尙書受恩深重。竟將大逆不道之康有爲等。濫行保薦。並於召對時。一再面陳。今據事後檢舉。實屬有意取巧。未便以尋常濫保之例。稍從末減。禮部尙書李端棻著即行革職。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示懲儆。李端棻後于光緒三十年由新疆赦回

太后反對維新之政。風行雷動。致動南方之憤怒。有保皇會出。以扶助皇帝爲名。上海租界報紙。日日著論。詆毀太后。肆無忌憚。榮祿尤爲集矢之的。此等論說。顯爲在逃黨人之所鼓動。且言朝廷舉動。意在排漢。不久勢必全國要職。悉用滿人。以挑動國內之感情。此時各省起有排外之動機。倡此議者。見太后力斥新政。憤恨西人。遂爲此說。以取媚。凡此情形。皆呈極險之狀。

滿御史會章上一摺。先頌朝廷嚴辦新黨之得計。此舉足爲太后永久之名譽。繼言

現在南方之情形。後言據臣之意。應擇漢人之忠直者。加以殊賞。則人心自平。輿論自變。蓋有罪者。既加以刑罰。則忠心不變者。自應加賞。前數月中。上奏詆斥黨人。反對新政者。應加官升級。結尾言臣以忠愛之性。出於漢臣。較之出於滿臣者。尤爲難得。其有益於國家。實非淺鮮等語。太后批其奏曰。諭會章奏敬陳管見一摺。據稱逆犯康有爲結黨煽亂。外間浮言。頗有以誅戮悉屬漢人。遂疑朝廷有內滿外漢之意等語。前楊深秀等黨附康有爲。同惡相濟。情真罪當。特明正典刑。並諭以此外概不株連。朝廷執法。豈有滿漢歧視之理。今會章妄以私意揣測。果何所據而云然。大小臣工通達事理。自不致爲浮言所惑。總之有犯則懲。國家一秉大公。毫無成見也。但批語雖加申飭。此人不久即得升擢。同日太后又罷免大員五六人。中有一滿人。以示公平。又以榮祿亦曾保薦新黨。交吏部議處。此則顧全體面之舉也。太后見當時情形。遂連下數諭。一言內地西人及都中使館妥爲保護。一爲警告各省大員妥擇屬官。一令各省督撫條陳政事。以便朝廷選擇施行。但不許涉及黨事。一爲誥戒之諭。今擇要錄之於下。從來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我朝聖聖相承。憲度修明。盡美盡善。

至於厚澤深仁。難以枚舉。水旱偏災。無不立施蠲賑。江河漫溢。深恐累及窮黎。遇有軍務。並未抽派丁役。宮中使女。亦未選及民間。仁民之政。又如此。宜其上下一德。朝野相安。以期共享昇平之福。乃有大逆不道之徒。聚黨密謀。辯言亂政。而士大夫中。竟有不明大義者。援引匪人。心懷叵測。言念及此。能勿憤懣。朝廷屢示寬大。姑免株連等語。諭末誥誡各官。以名教綱常爲己任。共矢公忠。勤修職業。敦崇節儉。力戒奢靡。凡皇帝前所免黜之官。太后皆復其職。其最著者爲許應騷。蓋許曾參維新黨人王照也。皇帝所用之人。則罷黜殆盡。無一人敢上書營救者。唯甘肅藩司增厚保救翁同龢。太后大怒。立免其官。自後遂無有進言者矣。都中諸事既定。太后乃注意於各省。時江督劉坤一告病。請開缺。太后嚴旨申飭。言朝廷待遇深厚。不得以小故。自圖卸責。仍當盡心職守。慎選屬吏。以答國恩。翁同龢之強項。太后恨之尤深。僅予休致回藉。猶以爲未蔽其辜。且榮祿向與翁有隙。亦不肯爲之解緩。乃又以帝名下一諭嚴飭之。今錄於下。亦可以之見太后之性情焉。

諭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

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年中日之役。主戰主和。甚至議及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爲。謂其才勝伊百倍。意在舉國以聽。朕以時局艱難。亟圖自強。於變法一事。不憚屈己以從。乃康有爲乘變法之際。陰行其悖逆之謀。是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道。其餘陳奏重大事件。朕間有駁詰。翁同龢輒怫然不悅。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爲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後追維。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爲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翁住原籍江蘇常熟縣。直至光緒三十年。乃以病死。凡識其人者。靡不敬愛之。翁之爲人。頗不同於常流。中國之爲高官者。旣退職。則置國事於不問。但求一己之安樂。翁則堅毅不屈。雖退職閒居。而爲國之心。仍不少變。猶冀日後得復原職。以助帝重行新政。翁係命地方官嚴加管束之人。以故多所煩擾。每月拜知縣三次。外示謙畏。內實窘之。常跪謂縣官曰。老父台奉朝廷諭旨。秘密看管同龢之行爲。故特來署聽

候處分。以便父台奉行詔旨。縣官窘極。蓋翁曾爲軍機大臣。掌握重權。尊爲帝師。今雖削官回藉。後日之事。難逆料也。翁除每月拜縣官之外。則以文字自樂。其家居信札。曾刻行於世。襟懷淡雅。書辭卓絕。士林悅服。雖罷官。幸未動其家產。足以娛老。以視居政府勤勞國事。苦樂懸殊矣。死後道德文章。流傳於世。敬慕者愈廣。片紙隻字。珍若拱璧焉。太后以國中士子。因皇帝行新政。變科舉法。怨者甚衆。乃下諭仍復舊制。於是守舊之士。皆歌頌太后之德。舊科舉法。關防嚴密。試卷悉用彌封。新法免之。今則一切仍舊。其諭旨錄於下。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原本先儒傳注。闡發聖賢精義。二百年來。得人爲盛。近來文風日陋。各省士子。往往剿襲雷同。毫無根底。此非時文之弊。乃典試諸臣。不能釐正文體之弊。乃論者不揣其本。輒以所學非所用。歸咎於立法之未善。殊不知試場獻藝。不過爲士子進身之階。苟其人懷奇抱偉。雖沿用唐宋舊制。試以詩賦。亦未嘗不可得人。設論說徒工。心術不正。雖日策以時務。亦適足長嚮競之風。用特明白宣示。嗣後鄉試會試及歲考科

考等。悉照舊制。仍以四書文試帖經文策問等項。分別考試。經濟特科易滋流弊。並著即行停罷。朝廷於掄才大典。斟酌至再。不厭求詳。嗣後典試諸臣及應試士子。務當屏斥浮華。力崇正學。毋負朝廷作育人才之至意。至富強之術。固當講求。惟必須地方官認真舉辦。方不至有名無實。所有農工商諸務。亟宜實力整頓。惟總局設在京城。文牘往還。事多隔膜。一切未能靈便。仍應責成各督撫在省設局。分門別類。詳加考核。俾有實際。著直隸總督選派妥員。督率辦理。以爲各省之倡。京城現設之局。著卽裁撤。

太后心思靈敏。不執一端。欲使全國人心。皆向於已。雖惡新黨。亦不欲過爲已甚。以
來世人之非議。遂降一諭如下。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國家制治保邦。綱常名教。亘古爲昭。至於條陳損益。隨時變通。盡利本無一成之法。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爲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迭

經明降諭旨。剴切宣示。大小臣工。當能仰體此意。惟言事諸臣。往往胸無定識。即如亂謀方張之日。內外章奏。能灼見先幾。防微杜漸者。並不多見。迨至事後。或且仰窺意旨。揣合希榮。豈知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執兩用中。不偏不倚。用特再行申諭。嗣後內外臣工。務當清白乃心。一化新舊之見。凡所建白。但期有裨時局。不得妄意揣摩。倘或挾私攻訐。是非所在。亦自難逃洞鑒也。將此通諭知之。

太后又注念民間之困苦。以山東黃河。時時決口。損及人民生命財產。命妥籌防範。中國黃河工程。叢弊極多。河員侵冒公帑。已成慣例。誥戒之旨。視同具文。太后知之甚深。故諭中揭示其弊。言黃河工程。每歲費鉅帑修理。何以毫無功效。仍爲災患。著軍機處會同各部大臣都察院等。妥商善策。然仍無切實辦法。太后又命李鴻章查看黃河工程。其後亦無結果。朝廷之德意。終不能宣達於下。使民受其實惠也。此次太后垂簾。一如同治初年。載垣陰謀敗後情形。思慮周密。措施靈敏。觀其時之上諭。可見黃河事畢。太后又思及訟獄之弊。下諭誥戒。言近聞地方官於小民詞訟。多有延宕展緩。至數月之久。不爲清理者。以致無辜良民。羈留拖累。受審無期。殊可憐憫。

諭中指示積弊。極爲明切細密。但係通諭全國。未指實何人何事。此則中國諭旨之積習也。其諭旨錄下。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詞訟爲吏治最要之端。必須隨到隨結。毫不拖累。方足以恤民命而清訟源。近聞內外問刑衙門。於應辦案件。往往經年累月。延不審結。甚有創設候審待質各所。以及班館名目。濫押無辜。其間丁役之需索。胥吏之留難。種種弊端。不可枚舉。試思一人坐獄。闔家不安。小民各有生計。苟非含冤負屈。豈肯輕涉訟庭。委身法吏。乃有司各官。因循疲玩。習以爲常。全不以民瘼爲念。殊堪痛恨。著刑部都察院及各省督撫。詳定清訟章程。嚴核官吏功過。所有月報各冊。務須實力奉行。如有不肖官吏。仍前玩泄。視爲具文。即著嚴參懲辦。毋稍徇縱。將此通諭知之。

由是太后之仁慈。廣布於世。皆此等諭旨之功。當時鄉里之小民。皆以爲太后心太慈善。故不能絕止亂源。此等心理。北人尤甚。謂以太后之仁惠。故庚子年聯軍未到京前。旅京西人及教士。未得全體殺戮焉。又下一諭以著聖母之仁慈。此諭可見太

后調和人心之微意也。今書於下。

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近來各省奏到就地正法之案。以盜犯爲最多。此等兇徒。其情可惡。其愚可憫。凡爲盜賊之人。每藉口於饑寒迫切。流而爲匪。不思犯法干刑。斷無生理。况若輩皆非懦弱無能。倘使伏處務農。本有營生之路。投營効力。亦有進身之階。與囚禁圜。身首異處。孰得孰失。且一經事發。累及父母妻子。捫心自問。其何以安。深宮軫念民生。無日不以尙德緩刑爲念。用是特頒訓諭。凡我赤子。尙其仰體朝廷痍瘝在抱之懷。勉爲良民。毋得自逞強梁。自罹法網。著各省督撫地方有司通行曉示。務使遐陬僻壤。咸共周知。用副愛養黎元至意。

當時英公使及其他外交團員。有時表同情於皇帝。歐洲輿論。亦有助之者。太后最惡之。欲設法挽回其意。乃請使館夫人等入宮便見。待以殊禮。結以隆情。遂咸得其歡心。此法太后蓋得之於中國經書中者也。太后既收人心。遂漸任滿人剛毅。剛毅乘榮祿離京之時。力請太后通飭全國。訓練鄉兵。謂唯此一事爲最要。教會西人在

山東目擊此事。皆知其用意。乃在抵制外人。他省亦然。其主意則出於剛毅。而太后聽信之也。觀於下載之上諭。可爲拳匪發生之根由。此皆剛毅等人所爲。無可疑者。今節錄諭旨如下。

從來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凡屬地方應辦事宜。雖在官爲之倡。尤賴紳民共爲襄理。方克於事有成。即如積穀保甲團練等事。似屬故常。若能實力奉行。有利無弊。積穀則歉歲足以救荒。保甲則常年足以弭盜。團練則更番訓練。久之民盡知兵。自足爲緩急之恃。著自直隸奉天山東山西爲始。以及各省將軍督撫。務當曉諭紳民。令將以上各項認真興辦。其舊有章程者。仍加重訂。其未有章程者。妥議舉行。先從省會辦起。推之通省。行之各邑。速即照章舉辦。以期逐漸擴充。

其餘上諭。皆係尋常誥戒之文。無甚關係。後日鄉勇之生患。及拳匪亂時。太后之遊移無定。使人謂太后智識短淺。聽剛毅之言。率意而行。此二事雖無確據。而但觀其外。則使吾人生此推測。不能斷言太后明知之而故爲之也。此諭雖不能知其真意。而其後則極有關係。踰數日。又下一諭。觀此可知以鄉勇備國防。太后頗爲注意。隱

藏報復外人之心。其諭如下。

從來君民一體。上以誠求。下以誠應。邇治之隆。罔不由此。近因時事多艱。深宮宵旰。憂勞無日。不以教兵養民爲念。迭次所頒諭旨。如訓練兵勇。勸課水利蠶桑。興辦保甲團練積穀各事宜。無非爲海宇策富強。爲閭閻謀樂業。至於闢邪教。則禁奸徒之私立會盟。清庶獄。則戒愚民之輕罹刑辟。所爲訓俗型方者。尤屬無微不至。各封疆大吏等。果能誠心宣布。實力奉行。何難朝野一心。日臻上理。乃聞向來各省於奉旨應辦之件。並不認真遵辦。不過由院發司。由司交府發縣。一行了事。以致恩膏不能下逮。明詔皆若具文。積習相沿。所宜切戒。著各省將軍督撫等。通飭各府州縣地方官。將以上所奉諭旨。一律刊刻。懸黃頒行。曉諭遐陬僻壤。務使咸知。以後詔旨中凡興利除弊。有關於民生休戚者。俱著照此辦理。學政有教化之責。並著督率教官。會集紳耆。隨時宣講。各營弁勇。由該管將領勤加訓練。傳宣德意。勉以忠義。經此次申諭之後。大小臣工。均宜振制精神。以實心行實政。毋蹈因循欺飾之習。其紳衿士庶。亦當激發天良。申明大義。父詔兄勉。任事勸功。平時勿懷畏難苟安之私。臨事自獲

衆志成城之效。於以固邦本而振國威。不負予諄諄誥誥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又特諭軍士。勉盡忠心。以扶國家。但此等空文。實無大益。有記述家某某言觀於當時諭旨之懇切申戒。足知太后整頓國事之誠意。但自西人之眼光觀之。欲以簡要之語。說明此等上諭之真意。殊非易易。不獨西人。即中國人亦然。且上諭中又有不發抄者。則外間尤不能知之也。吾人所知者。太后欲宣示其盛德誠心於世界。而未能達其志。且皇族中之暗鬥。亦未能平息而安定之。太后之種種措施。其意仍在康有爲。蓋康乃圖謀太后之首犯。而未明正典刑。逃走海外。此乃太后最痛心疾首之事也。太后恐國中人民。尙未盡明康有爲之罪狀。乃又下一諭如後。

昨據兩廣總督譚鍾麟奏康有爲本籍抄出逆黨來往信函多件。並石印呈覽。查閱原信。悖逆之詞。連篇累牘。甚至推譚嗣同爲伯里璽之選。謂本朝爲不足輔。各函均不用光緒年號。但以孔子後幾千幾百幾十年大書特書。跡其種種狂悖情形。實爲亂臣賊子之尤。其信件往還。牽涉多人。朝廷政存寬大。不欲深究株連。已將原信悉數焚毀矣。前因康有爲首創邪說。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亂萌。嗣聞無知

之徒。浮議紛紜。有謂該逆僅止意在變法者。試證以抄出函件。當知康有爲大逆不道。確鑿可據。凡屬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踐土之倫。應曉然於大義之所在。毋爲該逆邪說所惑。以定是非而正人心。將此通諭知之。於是太后措置已定。而庚子年非常之事。遂種因於是矣。

第十六章 拳亂發生之源

拳亂之歷史。及其發生之由。當時助亂之人物。均於景善日記中詳述。可不再贅。以下所錄。乃榮祿與其友福建總督許應騫之書。閱之不獨可明直隸拳亂發生之源。亦可見榮祿當時之態度及其政見也。書係光緒廿六年者。今錄如下。

榮祿致許應騫書（由洋文轉譯）

義和拳者。起自山東某縣。譯音爲光縣但山東無光縣只有壽光縣袁太常日記言拳匪起自曹州府之某縣按曹州所屬有單縣或此所指即單縣耶。之十八村中。本名梅花拳。李秉衡任山東巡撫之時。不加禁阻。而許其團練。去年春。兵拳交鬪。李將帶兵官革除。所執拳民。皆令赦之。當此之時。拳團首領自稱明後。其中女子則名爲紅燈罩。既經李之獎許。其勢漸爲蔓延。遂至直隸。某州譯音爲慶州但

直隸無慶州只有景州晉州音略近之不知究係何地知縣出示言義和拳乃白蓮教之別名禁止百姓信奉。

此知縣與法國教會頗爲交好。直督聞之。乃革其職。僕甚以爲冤。蓋僕及仁和王公督直之時。皆知此人做官甚好也。去年九月底。直隸拳民竟豎旗大書。受玉皇大帝差遣。除滅洋人。勸百姓皆入其團。某地拳民奉一和尚爲首。帶領亂民。焚毀教堂。並燒留壩。音譯教民之居屋。知縣出兵彈壓。鎗斃拳民三四十人。生擒其首領。餘皆駭散。觀於此事。人當知拳民不畏鎗礮之言。實不足信矣。拳民雖有符呪。而官兵捉拿之時。如擒小兒。毫無法術。其虛妄可知。所擒得之拳民。均即正法。藩司廷雍於此事之肇始。頗有關係。僕聞其十日以前。曾命署中之人信奉拳團。宣化知府人見廷雍言嘉慶年間上諭。即有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等名目之事。曾奉嚴旨密拿懲辦。廷雍言此時情形不同。汝何故牽涉往事。知府言時雖不同。祖宗諭旨。必當遵奉。廷雍無詞以對。乃顧而言他。某日西歷六月二十一號奉上諭。命收集拳民爲團練。獎其義勇。命各省一體照辦。僕讀之夜。不成寐。數起徬徨。不覺憂喜交集。蓋收集百姓之義勇者。編成團練。以爲國防之助。用意至善。若果辦理得宜。裨益良非淺鮮。然辦理不得其人。

則貽禍亦至巨也。足下與僕相知有素。必以僕言爲然。拳民之起。亦係激於義憤。今日民教互仇。已成不兩立之勢。謂政府引虎入室。奮起相鬪。雖粉骨碎身而不懼。其忠勇之氣。固可嘉尙。然觀其初起。不敢聚衆太盛。以動官兵之勦滅。則亦未嘗無畏懼之心也。若欲任拳民以敵外人。實乃大誤。故僕之意。但能利用其一時之狂熱。以作兵氣。至於臨陣。則決不足恃也。其所謂法術。亦但可作爲虛聲。以寒敵膽。若深信其種種可笑之舉動。謂真有神奇之術。足以制勝。則愚矣。即使其法術偶有靈驗。亦係邪術。足下試觀前史。凡有邪術者。其後未有不爲謀反叛逆之事者也。頃接電囑。僕勿憂慮過度。謂拳民在天津大沽。頗獲勝利。但僕實不信之。恐係誣妄耳。中國南北人民。性質不同。此乃人所共見者。南方會黨林立。羣思蠢動。如厝火積薪之上。稍觸即發。若一有變故。均將乘之而起矣。況南人大抵嗜博不安本業。無忠憤之氣。若以此編成團練。望其禦敵。是猶驅羣羊與虎鬪。將盡膏其吻耳。北方之義和拳。初非以搶劫爲志。乃迷信其教。而成爲瘋狂之狀。尙非南方會黨之比。北人樸野而愚蠻。南人則圓滑而奸巧。尤不可恃。足下當深知之。南北情形。既不相同。難執同一之政。

策以御之也。當甲午年與倭寇開仗之時。南勇聞風奔潰。畏敵如虎。非至今念之而切齒乎。義和拳非經訓練之兵。而立志死敵。其義勇之心。敵愾之氣。至可驚喜。然觀於此。而欲令全國皆成拳民。恃之以滅敵。則大誤矣。果執此策。則其結果不問可知。僕所以奉勸足下者。非欲足下背朝廷之諭旨。但不可不思及將來之危險耳。千萬慎重。最要者。不可使朝廷之諭旨。爲亂民所藉口。憂思迫切。辭不達意。尙祈鑒諒爲幸。並盼賜覆。

第十七章 景善日記

景善者。滿洲正白旗人。生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卽同治二年。爲翰林院學士。尤以理學著名於世。次年轉內務府官。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卽同治八年。升內務府副大臣。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卽光緒五年。升內務府正大臣。其父桂順。在道光朝爲都統。甚得信任。景善之家。與葉赫那拉有戚誼。與滿洲各貴族皆有關係。因之景善於朝廷鉅細之事。皆詳悉無遺。凡都中勢要各官。無論滿漢。景善皆能知其意向與行事。在內務府數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卽光緒二十年。退職家居。景

善曾爲端王瀾公及惇王子之師。故與主持拳匪首領。皆甚親切。而能知其詳。渠頗不以拳匪之騷擾京都爲然。其本身之境遇。極爲悲苦。開戰之動機。拳匪之暴亂。甘兵之野蠻。洋軍之侵入。及其家庭之苦楚。婦女之詬誶。其子不孝之狀。皆詳載於日記之中。閱之酸辛。視其他傾家敗產者。尤不同也。至西歷八月十五號。聯軍入京。太后出走。景善之妻妾及子媳皆自盡死。景善亦爲其長子恩珠推入井中。恩珠後爲英兵鎗斃。因其收藏身帶兵器之拳匪故也。日記之首。載一千九百年正月。至八月之事。皆無大關係者。予所擇錄者。乃當年夏間如癡如狂之慘劇。及太后之意向。宗室王公極愚至拙。茫然不知世事之情形。此日記譯者於八月十八號得於景善家中。當正騷亂之時。幾爲色克斯所沒燒。幸而得存。可以考當時之實情焉。

景善日記（由洋文轉譯）

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瀾公來坐。談義和團事甚詳。言義和團起於山東。今巡撫毓賢獎勵之。又談昨日召見事。言昨日除召見軍機大臣各部尙書內務大臣外。又召恭王瀛貝勒瀛貝勒端王等入見。議廢立之事。老佛曰。今上之立。國人頗

有責言。謂不合於繼嗣之正。况我立之爲帝。自幼撫養。以至於今。不知感恩。反對我

聖駕至德勝內但人入海致城內各擁擠不能行矣

中皇聖駕於辰至五湖

去備用茶膳少坐先由慶邸派員前往朝陽內向倭寇懸示

我之旗後將城內開向由傷兵擁擠而入

聖駕至五湖之際是銘正在彼值班

此宮家慶而至致主人敢認果然然

老佛君但一見

意頗似有不悅之狀此時滿前及內將車趕進於用膳之後

立新帝。此事於明年正月元日舉行。汝等今日可議皇帝廢後。應加以何等封號。明

聯軍入京時滿大景善日記親筆之一段
種種不孝。甚與南方奸人同。謀陷我。我起之意廢之。

朝景泰帝當其兄復位之後。降封爲王。此事可以爲例。太后語畢。諸人相顧無言。良久。徐桐奏曰。可封爲昏德公。昔金封宋帝。曾用此號。太后意可。太后又曰。新帝已擇定端王之長子。端王秉性忠誠。衆所共知。此後可常來宮中。監視新帝讀書。軍機大臣孫家鼐廷爭。請太后勿行廢立之事。言若行此事。恐南方有變。選擇新帝之意。常在太后心中。當俟諸萬歲後。方可舉行。太后聞之。甚爲不懌。謂孫曰。這是我們一家人會議。兼召漢大臣。不過是爲體面。此事我已告知皇帝。帝亦無言。太后命諸大臣皆至勤政殿恭候。俟太后皇帝駕到。閱視立嗣之諭。其禮節則定於新年元旦日舉行。於是衆大臣皆遵旨至勤政殿。數分鐘後。太后乘轎而至。諸人跪接。有太監數人隨駕。太后命在外邊等候。使李蓮英往請皇帝。帝亦乘轎至外門下轎。向太后拜叩。太后坐殿內寶座之上。召皇帝入殿。帝復跪下。諸王公大臣仍跪於外。太后曰。進來。不用跪下。令皇帝坐。又召諸王公大臣皆入。共約三十人。太后重述前意。皇帝曰。太后所說極是。我意亦同。此時軍機大臣榮祿以所擬諭旨呈太后閱看。太后看過。即發下。亦未與皇帝一言。但商議選擇嗣子事。議既定。諸王公皆退。唯軍機留俟後旨。

故以後之事。瀾公不知。瀾公言觀皇帝神情。如在夢中。

三十日除夕。劉順爲予剃頭。渠今晚歸家過年。大兒恩珠音譯向予索銀五十兩買銀

鼠外褂。此子性情悖逆。甚爲不孝。是日齊秀成音譯來拜。言其岳父毓賢將簡放山西

巡撫。太后前日召見。甚贊其在山東任內之治績。毓賢時往端邸密議。端王言我若

得總理衙門差使。與洋人交涉。必無困難之事。端王性情暴躁。舉止粗鄙。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元日。予今年七十八歲。諸子欺予耳聾。無所不爲。皆不肯向上

學好。予家風墮矣。余年二十餘歲時。文學即已有名。曾蒙道光皇帝稱獎。賞予御書

一軸。上寫朱子語類。今年有閏八月。人人皆謂不祥之兆。蓋以前每逢閏八月。則是

年必有變故也。新帝本定於今日即位。但不果行。余子恩鈴告予。新年大高殿奉先

殿致祭。皆係大阿哥恭代。大阿哥年十四歲。人甚聰俊。性情粗暴。致祭時。由煤山步

行至殿。

五月五日龍舟節。予六鐘起床。在小書房內洗臉。看門家人何貴進來。持剛毅名片。

送予猪肉數斤。爲節禮。彼同趙舒翹往涿州查看義和團情形。予不知其已回京也。

來使言彼主人稍停卽來拜會。予子恩珠恩鈴往朋友家看戲。幼子恩銘在頤和園當差。四日內太后傳戲。予未見剛毅。想彼昨日甫自涿州歸。尙未到差也。下午三鐘時。剛毅來拜。予留在家晚飯。渠爲人甚佳。少余二十歲。甚爲聰明。告予昨晚有外國鬼子兵隊數百人入城。彼同趙舒翹於午後四點半鐘到京。急草奏。預備明日覆命。言天降義和團。以滅洋人。此時端王請假五天。剛毅曾往見之。告予正在端邸談論。慶王差侍衛送信與王。言有三百洋兵於昨日午後由天津來。護衛使館。並言洋兵甚少。無所妨碍。請端王知會虎神營。勿阻洋兵入城。太后已許之矣。端王詳詢侍衛各事。侍衛又言慶王曾接直隸總督來電。言洋兵未帶大砲。端王笑曰。幾百個洋鬼子。怕他甚麼。剛毅則力勸端王下令步兵統領崇禮。阻止洋兵入城。但榮祿似已命其入城。剛毅因此事。甚怒榮祿。言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大約去年底端王與榮祿二人。已合謀廢帝立大阿哥。端邸知榮祿爲太后最信任之人。苟無榮祿之助。則彼子未必能立。但現在榮祿力言義和團之無用。勸太后勿信之。榮祿一日不贊成。則端王剛毅不能望太后以全力助義和團也。舉一事以明太后近日之意向。有一日

大阿哥同太監數人。在頤和園空地。穿拳民衣服。練習拳術。爲太后所見。立即傳諭。命大阿哥入房責之。並責大學士徐桐。不用心教導。以致扮成這難看的樣子。此事爲端王告知剛毅者。渠言由端邸出前門。見洋兵入城。旁觀之百姓有罵者。但都不敢出頭。其實有甚麼要緊。若羣起攻之。一個也不能逃走。渠到涿州一次。深信直隸一省百姓。皆同心合力。扶清滅洋。即小孩子亦皆練習拳術。曰。這回一定把洋人趕走了。一點也不用疑慮。涿州縣官姓康。曾捉拿拳黨首領數人。剛毅趙舒翹皆命放之。爲予述在涿州時。觀其操練。口噴白沫。甚覺奇異。初不甚信。後有人以鎗擊之。連放數次。拳民毫無所傷。此次試驗。即在縣衙門大院內行之。觀者極衆。趙舒翹言從前在陝西鄉中。曾見人練習。與此相同。東漢末年。黃巾作亂。其首領張角。奉五斗米道。亦有法術。從者數十萬人。自言歸玉皇保佑。刀劍所不能傷。剛毅趙舒翹明日入朝覆命。將以查看之情形。奏明太后。請太后信任義和團。用爲軍隊。以敵洋人。即以端王剛毅統率之。蓋北洋陸軍統領榮祿。深不信之也。總管太監李蓮英亦爲熱心贊助義和團之人。時以義和團之神奇。述於太后之前。然苟榮祿心懷反對。則終不

能望太后之壹意信任也。況太后春秋已高。心樂和平。不願開釁。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極爲溫藹。好書畫。喜觀劇。但有時發怒。則甚爲可怕。當同治六年。予父爲內務府大臣。有一日忽逢太后之怒。因太監小安爲山東巡撫丁寶楨所殺。係出東宮太后旨意。太后聞之。大罵內務府大臣。扶同背叛。以內務府未先奏聞也。太后言恭王將謀我之命。凡我近侍。皆所不容。嚴刑拷問。跟隨小安之太監。何人走漏風聲。其後查出。立命斃於杖下。此事太后蘊怒至深。經歷多年。始漸忘之。但現在太后暮年。心腸已軟。即對於洋人亦然。若得太后一言。則洋人之在中國者。將立刻戮盡無餘。各處洋房。亦必立成焦土矣。剛毅約坐二時許別去。渠今日尙須往端邸。冀見總管太監李蓮英也。是日工部侍郎堃岫亦來拜。言慶王於談論間。時譏笑義和團。謂不值智者一笑。但在朝堂。則發言極爲謹慎。數日之前。太后曾問慶王。對於義和團之意見如何。慶王答言義和團可用。可以保衛國家。夜九鐘。恩珠自齊秀成家。中觀劇歸。言人人皆譏榮祿。不應許洋兵入城。齊之岳父毓賢。近日寫信來。言山西百姓入團者甚少。但彼極力提倡。使北方各省。聯成一氣。以滅除洋人。外間傳言袁世凱已

吃洋教。若彼在山東。果壓服忠勇之義和團。則雖死不足以蔽其辜也。珠媳甚爲不孝。是晚與予妾口角。幾至相打。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予年已七十有八。時因家事煩惱。下人無禮。每使老人難堪。

五月十二日。恩銘午時來家。因昨日太后由頤和園回宮。故亦隨侍而歸也。言昨日早晨。榮祿在園召見。奏拳民燒毀鐵路之事甚詳。太后聞之大驚。立卽命駕回宮。觀太后心中。似乎遲疑不決者。榮祿又請開缺。苟彼出軍機。則剛毅啟秀。必大得志矣。又言一路進城時。太后催轎夫快走。心中甚急。至西苑瀛秀門。皇帝大阿哥跪接入宮。立卽召端王入對。良久始出。太后主意不定。皇帝則總不開口。雖太后常問帝意如何。帝亦不言。董福祥亦來京。今日在殿上參劾榮祿。言京中外國使館。五日之內。即可攻毀淨盡。但榮祿從中爲梗。乃朝廷之姦臣。若不乘此時機。除滅洋人。則國家危矣。董乃一粗豪之人。平日對於吾滿人。感情甚惡。剛毅深恨之。但今日則利用之。五月十四日。軍機大臣啓秀來拜。示予所擬上諭一道。乃與各國開戰者。彼豫擬以待太后蓋璽。然太后尙未決定與外國開戰。下午。予往瀾公家。今日爲其夫人之生

辰。予往拜壽。有義和團百餘人在彼家中。半皆鄉民。有一團長溫順統帶之。又有小孩五六人。約十三四歲。狀若昏迷。口中噴沫。起而奮跳。執近前之物。亂跳亂舞。口出怪聲。如瘋狂然。瀾公信以爲神。言其夫人時入宮中。告太后以義和團神奇之術。大公主邸亦有義和團二百五十餘人。但彼不敢奏聞。其弟載瀛亦學此術。甘勇均已入城。人民預備出京者甚多。

五月十六日。榮祿今日入朝。軍機領首禮親王不敢以甘勇昨日在永定門外殺死洋人之事奏聞。禮王既退。叫榮祿起。剛毅言榮祿必請太后。命董福祥帶兵出京。並以殊榮賜與殺死之洋人。榮祿奏對時。無一人在側。退出後。直回其家。亦未與同僚一言。傳聞又到洋兵不少。太后將不許其入城。榮祿亦贊成之。並勸太后許京中洋人一體出城。言若攻外國使館。實與公法不合。

五月十八日。昨晚恩珠回家。告予有義團數百人。已入海岱門。予患腿疾。不能出視。甚覺悵悵。遂差何慶定出觀。報予知之。予老矣。今日得親逢此盛事。真幸福也。除使館外。京中洋房皆燒成平地。一夜火光四起。殊爲奇觀。剛毅信來。言彼與瀾公往順

治門。於三鐘時。指揮義和團燒法國教堂。其中教民數百。無論男婦老幼。均被焚死。臭味難聞。二人爲之掩鼻。天明。剛毅入宮。李蓮英告之曰。老佛爺在南海西小山上。望見火光。看燒順治門法國教堂。甚爲清楚。我說因洋人先在海岱門對衆放鎗。激怒義和團。故殺教民以報復之。又告訴老佛。徐相在家。爲洋鬼子所阻。不能出來。老佛聞之。甚爲惦念。命慶王向使館言。讓徐相出來。老佛見義和團如此奮勇。甚爲驚異。剛毅謂老佛現在雖未明下上諭。圍攻使館。然不久必允許矣。李蓮英又告剛毅。不可稱贊義和團過甚。致起太后之疑。除榮相外。無一人敢在太后前反對者。太后現移居甯壽宮。因外間喧囂之聲。時達西苑。不能安睡也。

五月廿一日。南城大火。延燒一日。因義和團放火。燒大柵欄外國藥店。遂致延燒甚廣。附近一帶銀號銀鑪。均成焦土。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此之謂矣。義和團自謂有法術。只燒洋房。決不波及民居。今竟如此。義和團本是好人。但其中亦有壞人。攙雜於內。希圖趁火搶劫。此等流氓。冒穿義和團衣服。以污真義和團之名譽。前門外之塔。亦被火。太后命榮祿派兵把守畿門。以防亂人混入內城。下午。予之姪女來家。

省視。此女業已出嫁。其家在外城。因街市中放火殺人。離其所居甚近。甚爲驚恐。遂移居北城。聞端王請太后派彼爲總理衙門大臣。太后命將城中洋人。皆護送。出京。勿令拳民攻殺。予老友啟秀及那相均派爲總理衙門大臣。那相近會上奏。請朝廷速向各國宣戰。勿待其援軍之至。太后特派入總理衙門。命其幫助端王啟秀護送洋人出城。慶王仍模稜無所可否。榮祿請送外國使臣至天津。但必先免直督裕祿之職。以防生變。是晚內子病重。口出譫語。轉側不寧。予請楊大夫來打針。

五月二十四日。昨午裕祿有奏到京。言洋人索大沽礮台。請朝廷即與宣戰。太后怒甚。立即召見軍機。定於今日集羣臣會議。端王啟秀那桐進呈外交團一照會。其言甚爲悖逆。請太后歸政。以大權讓與皇帝。廢大阿哥。並許洋兵一萬入京。此乃假造之文也。太后閱之。怒極。剛毅告予。從未見太后如此次之發怒者。即前聞康有爲之逆謀。亦未如此之甚。太后曰。他們怎麼敢干涉我的大權。此能忍。孰不能忍。外國人無禮至此。予誓必報之。太后盛怒之下。無論何人不能勸諫。雖榮祿亦無能爲力矣。太后告榮祿曰。你要願意。仍可以自己去告訴外國公使。教他們前往天津。但他們既有此

出奇之言。要我歸政。我不能保他們途中平安。我本不要他們的命。前並允許洋兵入城。保護使館。我一人違拂衆人的意思。壓服義和團。都是爲他們。他們竟這樣報我。又曰。拚死一戰。強於受他們的欺侮。太后雖爲女人。其勇氣智力。迥非尋常男子所及。

五月二十四日。予在剛毅家中。聞被告予今晨召見事。是日召見在鑾儀殿。軍機大臣禮親王榮祿剛毅王文韶啟秀趙舒翹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與尋常召見不同。乃會議國家重大之事也。榮祿含淚跪奏曰。中國與各國開戰。非由我啓釁。乃各國自取。但圍攻使館之事。決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張。則宗廟社稷。實爲危險。且即殺死使臣數人。亦不足以顯揚國威。徒費氣力。毫無益處。太后曰。你若執定這個意見。最好是勸洋人趕快出京。免至圍攻。我不能再壓制義和團了。你要是除這話之外。再沒有別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話。榮祿乃叩頭退出。啟秀遂由靴中取出所擬宣戰之諭。進呈御覽。太后曰。很好。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又問各軍機大臣意見如何。皆主張決裂。此時已至平常召見之時矣。太后入宮稍息。復御勤政

殿。召見各王公。如恭王醇王端王貝勒載瀛載灃瀾公及其弟瀛貝勒慶王莊王肅王以及軍機大臣六部滿漢尙書九卿內務府大臣各旗都統。皇帝先到。候太后轎至。跪接而入。李蓮英侍於側。皇帝面色灰白。入座之時。戰慄不已。太后厲聲言曰。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爲容忍。我始終壓制義和團。不欲開釁。直至昨日。看了外交團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竟敢要我歸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決。皇帝自己承認。不克執掌政權。豈外國所能干預。天津法國領事。索大沾礮台。業已無禮至極。若此次各公使之照會。凌辱中國主權。其爲悖謬尤甚。太后主意堅決。向來諸事取決於榮祿者。至此亦無力迴太后之意。太后又謂諸漢大臣曰。本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凡爲吾赤子。皆視同一體。無分南北。自予執政以來。謹守成憲。罔敢廢墮。租稅之輕。歷代所無。偶有偏災。立發內帑賑濟。前此髮逆作亂。朝廷指授方略。克平大難。重睹昇平。今日予等受外國欺侮。正吾全國臣民。合力同心。以報國家之時。奮勉殺敵。永杜外侮。果能全國一心。何難制勝夷人。朝廷平日以懷柔遠人爲心。不與深校。彼等乃誤解。以爲懦弱。橫肆欺侮。今當使彼醒悟矣。本朝政尙寬大。康熙皇帝應許洋

人自由傳教。此乃過於仁厚。爲後來憂患之源。夷狄不知聖人之教。遇事恆多無禮。至於其他細微之事。足以敗壞吾之風俗。自恃兵力。肆無忌憚。但今日中國人已全體發奮。數千萬之義和拳民。皆奮起以衛國家。予總覺咸豐十年。英法聯軍。走得容易了。彼時若有一得力之軍。截而殺之。即可轉敗爲勝。但至今日。予等報復之期。已至矣。語畢。又問皇帝之意如何。皇帝遲疑良久。乃請太后聽榮祿之言。勿攻使館。護送各公使平安至天津。又言此大事。不敢決斷。仍請太后作主。趙舒翹奏請明發上諭。將內地洋人。滅除盡淨。以免其爲外國間諜。洩露國內之事。太后命軍機斟酌此議奏聞。趙既退。滿人立山漢人許景澄袁昶以次進諫。謂以一國與世界各國宣戰。必不免於敗績。恐釀瓜分之禍。且內亂必乘機發生。極爲危險。袁昶並言臣在總理衙門當差二年。見外國人皆和平講禮。不信有請太后歸政之照會。據臣愚見。各使必不致干涉中國內政。端王聞之。大怒。斥袁爲漢奸。問太后肯聽此漢奸之言嗎。太后責端王言語暴躁。命袁昶退出。自此無人敢進一言者。太后即命軍機宣布開戰之諭。傳達各省。又言當先致祭太廟。派莊王瀾公爲團練大臣。又命明白通知各

使。有願今晚離京者。即由榮祿保護送至天津。命軍機勿散。以待後命。於是除端王。瀾公二人外。餘皆退下。二人尙須獨班召見也。此次會議。徐相亦到。渠由公使館地方逃出。太后賀其平安。瀾公奏聞太后。言彼觀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降臨。稱獎拳民之忠勇。太后言唐武后當國之時。玉皇亦曾降臨。與今日之事同。既有神明護佑。不難滅盡洋人也。未時。剛毅入宮。見慶王在軍機處。神色驚惶。問之。乃知有一滿洲兵丁名安海者。至慶王處報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轎在東單牌樓經過。彼擊殺之。蓋端王啓秀出有告示。令各兵如遇洋人。即殺之。此次所殺二洋人之中。有一人爲德國公使。安海報告慶王。冀有不次之賞也。端王聞知此事。大樂。慶王與剛毅商議。欲將此事奏聞太后。剛毅言殺一兩個洋鬼子。算甚麼大事。不日即將各使館掃滅淨盡。現殺死一個公使。什麼要緊。但慶王意見不同。反復言殺死外國公使之重要。謂此事關係極大。以前所殺洋人。不過是傳教的。今係使臣。必動各國之怒。觀咸豐十年拘執英國議和使臣之事可見也。軍機人見禮王將此事奏聞。又言此係洋人自取。彼先以鎗擊人。人乃還擊之也。太后聞之。急召榮祿入見。剛毅因供應拳民甚

忙。未俟榮祿之到。即先行。故以後之事。彼未知也。予正寫日記時。家人告予鎗子飛轟於頭上。予耳聾。竟不之聞。恩珠言甘勇已在圍攻使館。榮祿護送使臣至津之舉。已完全失敗矣。予僕劉順請假七日回家。官民紛紛出京者甚多。

五月二十四日戌時。恩銘來家。言董福祥手下之兵。捉一洋鬼子。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咕咕呱呱。不知所說何語。此兵以刀傷之。帶至莊邸。將處以死刑。此兵將獲上賞。其餘之洋人鑿之。此人即彼等之榜樣也。榮祿前已預備護送各使至津。其手下有滿兵二千人。均已布置妥帖。但太后不肯阻止甘勇圍攻使館。言各使如願同榮祿出京。可聽其便。若留京不去。則是自己討死。無謂未先通知也。瀾公差人來。請予明日至其家中早飯。渠近日公務甚忙。但彼兄弟二人。尊敬其師。未嘗失禮。雖性情暴烈。好勇鬪狠。而有時亦甚溫雅也。齊秀成差人來。問余等願遷居彼家否。因予所居離開仗處頗近。鎗炮之聲甚大也。但予耳聾。尚不覺之。齊秀成曾寫信與其岳父毓賢。告知近日召見之事。瀾公寫信來。言今日下午。某人原書無名告端王啟秀。前所殺德國公使。以漢奸袁昶之命。已經棺殮。某人請端王戮其屍。懸首於東安門。袁昶爭之。

言在總理衙門。親識德使。不忍其暴屍於外。引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云云。此等漢奸。竟表同情於吾上國之仇敵。可謂奇矣。

五月二十五日申時。予欲往瀾公處。轎夫逃走。不得已。坐車而往。端王剛毅載濂及軍機皆在座。又有崇禮。新派爲步軍統領者。端王今早曾蒙太后召見。兩宮由西苑搬入大內。從西苑門至西華門。沿路有拳民排列。護衛聖駕。太后賞銀二千兩。親對莊王。稱拳民之忠勇。又謂端王曰。洋人命運該絕。如魚在釜中。予四十年來。忍辱含垢。臥薪嘗膽。以謀報復。如越王勾踐之心。未嘗一日忘之。予待洋人。不可謂不寬大。從前我不是請公使夫人到西苑遊玩嗎。現在全國一心。敵愾同仇。必能戰勝無疑矣。予知端王急盼太后立其子大阿哥爲帝。不幸兩江總督劉坤一極力反對。此人在太后前。勢力頗大。今年二月。劉在京。曾力斥義和團之妖妄。並敢諫阻立大阿哥爲同治皇帝之嗣子。苟無劉坤一之反對。則大阿哥久即帝位矣。故端王深恨之。劉在京於第二次召見時。曾對太后言。若有廢立之事。則兩江士民。必起義憤。然此亦何礙。皇帝在位中。已致國家於危難之域。端王何不敢奏太后。速立其子爲帝耶。若

然則董福祥之兵。及端王所統之滿兵。必皆擁戴之。但榮祿亦懷反對。太后甚信其言。榮祿之妻。亦爲太后所悅。常在宮中。

五月二十六日。往禮邸。予之轎夫。非回鄉。即入拳民之夥。不得已。坐小車而往。恩銘欲招拳民百人來家中練習。但彼等既來。則須供應其火食。費用頗爲不貲。雖今日舉國之人。皆當加入義團。然當此艱難之會。即供應拳民。予亦不能不加以吝惜。蓋今已至米珠薪桂之時矣。昔梁太祖弟蕭宏。性好蓄積。每積至百萬錢。則加以黃籤。至於千萬。則標一紫籤。親戚皆怨其畜。予老矣。頗師蕭宏之所爲。諸子每欲動予所蓄。然不能如願也。予至禮邸。見禮王心頗煩悶。渠家蓄積甚富。旣爲軍機領袖。又懼其責任太重。才具平庸。予不解太后何以選彼爲軍機領袖。使繼恭王之任。彼告予。劉坤一有一電奏來京。極力攻擊拳民。太后見之。心頗不懌。劉又有一私電致榮祿。請其設法禁阻。榮祿覆電如何。無人知之。其電奏由保定加緊遞來。中言苟禦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戮使館中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作此用也。太后硃批。大致言南北相倚。不可歧貳。該督當粵寇之亂。久歷兵間。

自必深明此義。又引左傳唇亡齒寒以爲言。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予正與王談論時。榮祿來拜。形容憔悴。步履蹣跚。既入座。大聲斥責拳民。謂必無好結果。又言予過後。門時。拳民竟敢大聲罵予爲漢奸。予口雖不言。心思此名實爲相稱。榮祿之爲人。性極堅毅。乃滿人中之至強者。在太后前。勢力極大。予深恐其敗拳民之事也。回家後。聞端王莊王派兵圍攻法國禮拜堂。其處只洋兵數人守之。距禮邸不過一箭之遠。由邸往西華門。必由堂前經過。禮王明知必有攻擊之事。而不移避者。恐一移動。則邸中財物將被劫也。此禮拜堂不數日遂燬。予家中近日已住滿拳民及甘勇。直不能更名此屋爲予所有。禍皆起於洋鬼子。令予受此擾亂。思至此。曷勝憤恨。是日戌時。聞榮祿發一電由袁世凱轉致江鄂廣諸督。禮親王抄稿送予。予將秘藏之。其文如下。尊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爲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於極處。今旣出此。義團竟以天之所使爲詞。區區力

陳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動轉。假內上奏片七次。無以免。力疾出陳。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羣臣內侍。皆衆口一詞。諒亦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兩宮諸邸左右。半係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狃衆。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嗣再竭力設法轉圜。以圖萬一之計。始定在總署會晤。冀可稍有轉機。而是日又爲虎神營兵將德國使臣擊斃。從此事局又變。種種情形。千回萬轉。至難盡述。慶邸仁和。尙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爲萬世罪人。此心唯天可表。慟慟本朝深恩厚澤。惟有仰列聖在天之靈耳。時局至此。無可如何。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尙希密爲布置。各盡全心。祿泣電復。

又聞張之洞亦有電奏來京。自矢忠誠。言臣應否帶兵北上禦敵。恭候朝命。張之爲人。善觀時勢。立嗣之舉。彼亦贊成。其博徵經史。以辨論統嗣之正。皆費辭也。看風轉舵。並無膽力。迥非劉坤一之比。如劉坤一之反對拳民。予雖惡之。然其忠貞之操。無人不敬之也。日記中於此處詳述拳匪之源委及其符咒禮節等今皆略之但錄其一端如下義和團有一秘密之符號。交

戰時佩於身上。其符以黃帛一張。用硃砂畫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頭無足。面

尖削。但有眉眼。頂土有四圓光。心下書秘字一行。其意若曰。我爲冷雲之佛。火神在予之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後。此外又有菩薩龍虎等字。上面左端書請天兵天將。其右端書請瘟疫之神。其咒語太后亦知之。一日諷誦數遍。每誦一遍。則李蓮英在旁高呼曰。那里※又有一洋鬼子。義和團判斷人罪之法。亦至奇異。對其人燒黃表。視其灰之升降。灰上升則免死。下降則立殺之。其實紙灰有薄有厚。薄者易升。厚者常降。亦視其纏之鬆緊。鬆者易升。緊者常降也。其放火亦言有神指導。用刀或鎗向房屋門上指畫。又向地上土上指畫。羣呼曰着。立時火燃。實則皆暗中布置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予前所記被捉之洋人。於今日卯時殺之。洋人無辮子。乃以其頭置於籠內。掛於東安門之正樑上。面目猙獰可怕。在吾國宮門之上。掛一敵人之頭。不謂非盛事。觀之令予迴憶咸豐十年刑部監外所掛洋人之頭矣。榮祿設法欲救此洋人之命。至欲以強力行之。但端邸莊邸決意斬之。不令榮祿得知。已先處決。及榮祿派人至。則洋人已身首異處矣。昨日王爺令此洋人跪練。至數鐘之久。呼聲慘不忍聞。老佛知此事。命賞捉此洋人者以五百金。較之告示所開。加十倍矣。住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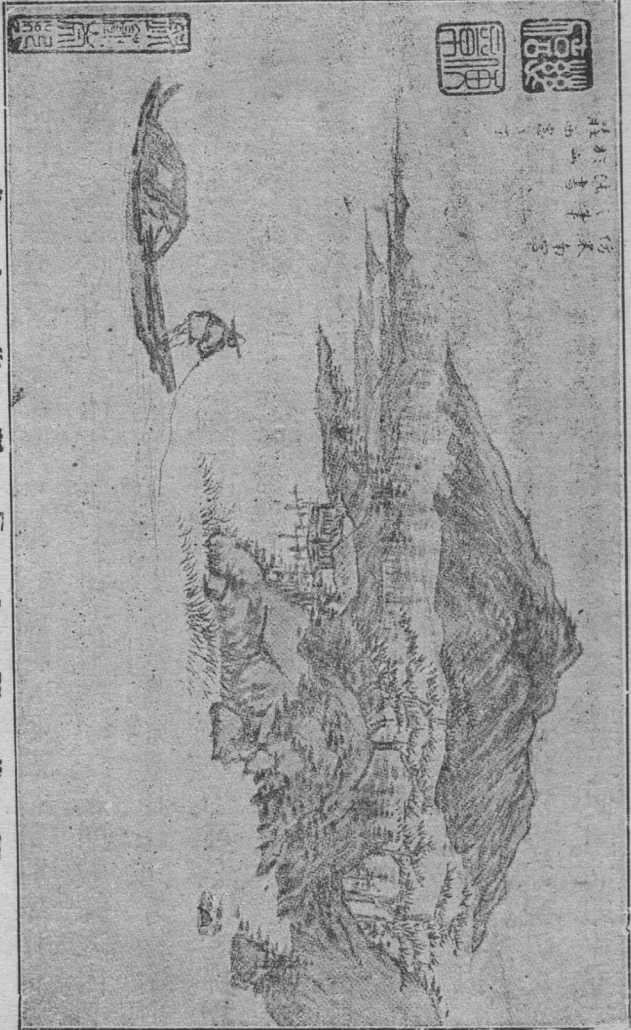
中之拳民。以予吸雪茄煙。初欲取之。後因予年老。特別許用。此時凡洋貨均禁用。即洋火亦在禁止之列。義和團之首領。如張德誠韓以禮皆粗野未讀書之人。今則受王公之尊禮。思之殊可異也。瀾公來坐。告予一新聞。今日嗣子大阿哥呼皇帝爲鬼子徒弟。爲帝所聞。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將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甚爲憤恨。但畏而不敢言。端王性雖暴烈。極畏太后。每太后與之言。輒震懼失次。汗流被體。昨日董福祥奏言使館即將攻破。太后在宮中高石之上。見使館附近火光甚大。以爲使館已燬。至下午。許景澄入見。上一封奏。與袁昶會銜。參劾義和團。言火起之處非使館。乃翰林院。甘勇放火焚院。冀火勢延燒及於使館耳。太后聞之。大爲不懌。斥責董福祥。立召榮祿入見。奏對良久始出。旁無一人。不知其爲何語。今日裕祿自天津奏報。言我兵得勝。洋人攻大沽砲臺。死者甚衆。並擊沈其兵輪兩艘。天津洋人。幾勦滅淨盡矣。京中教民。今日所殺者有數百人之多。在莊邸外行刑。審問者爲莊王貽穀。芬車桂春。甚爲殘忍。多有無辜枉殺者。老佛真乃仁慈。聞之惻然動念。下諭教民如果悔改。可即赦之。

五月二十九日。今日爲內務大臣文年值日。告予有義和團約六十人。由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於六鐘入宮。尋找二毛子。至甯壽宮門。太后尙未起床。彼等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此言乃端王所說。其時端王粗莽之狀。甚可駭異。或酒醉而發狂乎。老佛正吃早茶。聞外面喧囂之聲。羣呼殺洋鬼子徒弟。急走出立階上。諸王公及拳民聚於階下。老佛大怒。斥端王曰。你自己覺得是皇帝嗎。敢於這樣胡鬧。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廢立的權柄。現在雖立汝子爲大阿哥。頃刻就可以廢之。你以爲當國事紛亂的時候。可以隨便胡鬧。就錯打主意了。趕快帶人出走。沒有奉旨召見。不許隨便進來。並須叩頭請罪。端王乃大懼。叩頭不已。太后命罰俸一年。以示薄懲。其義和團之首領。膽敢在宮中叫囂。立即斬首。命榮祿之兵在外宮門駐紮者行刑。於是人人震懼。皆謂榮祿有此機會。必請老佛停止圍攻使館矣。皇帝當拳民噪呼之時。甚爲吃驚。其後乃叩謝太后之仁慈。保其性命。午後九鐘。老佛以怒端王及義和團之故。下諭停止圍攻使館。並命榮祿赴各使館商議和局。次日。榮祿乃帶隊往使館邊界。懸一牌。書奉太后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

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於是。有三記鐘之久。不聞鎗聲。但其後恩銘來告予。言情勢又變。老佛聞聯軍戰敗之消息。又變其意旨。復信任義和拳矣。

六月初四日。剛毅來拜。在予家晚飯。告予董福祥今早親往榮祿家中。借武衛軍之大砲。榮祿所帶之武衛軍。軍械甚富。若用其大砲。攻擊使館。則數鐘之內。必成灰燼。但在榮祿掌握之中。董福祥等候一鐘餘。榮祿始出見。董盛氣向榮祿索取。榮祿佯睡不理。董罵榮祿無禮。榮祿笑曰。你要大砲。只有一個法子。可奏明老佛。把我的頭取去。我一天不死。大砲一天不能得。又曰。你即刻去見老佛罷。你是好漢。老佛又信用你。你去求見。沒有不答應的。董福祥大怒。無言而出。立即入宮。其時召見之期已早過矣。董亦不顧。至皇極殿門。大聲吩咐太監。奏聞太后。言甘軍統領。立請召見。老佛正在作畫。聞之。大爲不悅。說叫他進來。董人內跪下。太后曰。好嗎。我以爲你來奏報使館業已攻燬呢。從上月起。你已經奏過十次了。董答曰。臣求見。乃參劾大學士榮祿。爲一奸臣。幫助洋人。他所帶武衛軍中有大砲。若攻使館。立即片瓦不留。臣向之索取。榮祿立誓不肯借用。並言即老佛爺有旨意。亦是枉然。太后大怒。斥董曰。不

許說話。你是強盜出身。朝廷用你。不過叫你将功贖罪。像你這狂妄的樣子。目無朝



畫之作所后太麗慈禧

祿之勢力。一日不倒。則使館一日不能攻克。又言立山亦為太后所信任。彼亦袒護

廷。仍不
 脫強盜
 的行徑。
 大約活
 得不耐
 煩了。去
 罷。以後
 非奉旨
 意。不許
 進來。剛
 毅言榮

洋人者。那桐曾參劾之。下所錄之告示。遍貼街市。乃莊王所出。莊王言太后曾對彼言。此項賞銀。將由內帑頒用。其示略謂現在外國教堂。均已燒毀。洋人無處藏身。必四散避匿。爲此特示仰軍民人等。如有膽敢將洋人藏匿者。立斬無赦。如有活捉二男洋人者。賞銀五十兩。捉一女洋人者。賞銀四十兩。捉一小孩者。賞銀三十兩。均須活捉。不得冒混。一經驗明。立即頒賞不延。其各奮勇遵行云云。迴憶咸豐十年。亦有此等示諭。且賞項較豐。蓋其時洋人來者甚少。今則愈多。言至此。曷勝慨歎。今晨莊邸門外殺死教民九百餘人。承審者爲貽穀芬車桂春。多有無辜枉死者。即數歲之小孩。亦不免。芬車直一劊子手。可諡之爲屠伯。殘忍極矣。聞老佛斥責莊王。不能約束拳民。任令橫行。

六月初八日十一時。齊秀成來談甚久。聞鎗炮聲頗厲。予居之南。近皇城處。有李秉衡之軍隊駐紮。並架砲於高處。皆恨榮祿不借大砲。榮祿所帶之兵。頗忠其主。服從維謹。不能以賄賂動之。榮祿膽力絕巨。近與人談。常引孟子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之語。紂蓋指端王也。有人告予。端王近竊得一皇璽。如有機會。即可

徑立其子爲帝。此事若爲老佛所知。極其危險。然不久必將查出也。齊秀成言毓賢近上一封奏。言山西教會事。十日之前。太后曾寄一密諭。命其但遇洋人即殺之。勿使漏網。此旨似通諭各省者。然近聞陝西署撫端方。河南巡撫裕長。及蒙古各處。所奉諭旨。乃大不同。凡殺字皆係保護字。恐有奸臣竊改。但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后者。毓賢最近之封奏。太后批曰。予命凡洋人無論男婦老幼。皆殺之無赦。以清亂源而安民生。此諭已加緊遞往山西。齊秀成告予。毓賢極懼內。其痛殺洋人。皆由夫人主之。毓賢到山西不久。即得極好之聲名。百姓皆頌其審案公平。有青天之號。莊王見太后批諭。大樂。榮祿力諫。言殺戮婦孺。何足以揚國威。恐爲全球所笑。且於老佛平日仁慈之名亦有損。太后笑曰。是的。但洋人要我歸政。我不過以此還他。自道光以來。洋人在吾國內欺虐吾民。反客爲主。現在教他們看看。究竟誰是真主人。昨日下午。太后往西苑。遊於湖中。有宮妃數人隨侍。日來城中圍攻法國教堂。鎗砲之聲。繼續不斷。太后厭聞。命人傳諭與西華門駐守軍隊。停止攻擊。俟回宮後。再行進攻。六月十一日。裕祿近上一奏。甚可笑。言在天津捉得駱駝四支。殺死洋人多名。榮祿

曾勸其勿攻租界。予聞榮祿言。董福祥近派一滿兵。暗殺榮祿。然此兵反以所謀告之。此兵乃安海即殺死德使者之弟。董以爲彼必痛惡洋人。而恨及榮祿也。但此兵乃榮祿旗下之人。正如孟子所言。鄭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善射者孺公之斯追之。而孺公之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遂縱令生還也。榮祿又上奏。引春秋左傳之言。兵交使在其間。今日圍攻使館之舉。實大悖於公理。且極愚拙。各國將永不能忘。視中國爲野蠻無禮之國。太后謂特蘭斯不過非洲一小國。而能戰勝強英。中國豈不能戰勝列強。榮祿言今日之勢。實非其比。若此時即與列強議和。國猶可以不亡。如使館毀滅。則社稷危矣。榮祿極力開陳。太后之意漸轉。義和拳言雖誇大。而實效絕少。天津戰敗之消息到京。太后甚爲憂慮。

六月十五日。予鄰居內廷當差大臣文年告予。老佛近發大怒。斥責大阿哥之粗莽。大阿哥曾請於太后。許其護送太后至熱河。讓皇帝在京中。與其朋友外國人講和。有一小太監。欲在太后前討好。聞一鎗聲。言曰。又殺了一個洋鬼子。太后曰。前幾天鎗砲的聲音。足殺殺盡中國洋人多次了。然而總沒有那一回事。

館之舉。勢將停止。榮祿自言所以不借大砲與董軍者。因恐傷及宗廟。老佛近送禮物與使館。係西瓜酒蔬果冰等物。並命慶王前往慰問。人言許景澄密與各使通信往來。今日捉得使館信差一人。搜出電報十二張。送往莊邸。內有三張。係密碼。未能譯出。觀其餘數電。知洋人死傷有二百餘人。糧食已將罄竭。齊秀成近往太原。聞毓賢上一奏。言彼設一巧計。將洋人盡數擒捉。以練鎖之。均在撫署處決。無漏網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後逃走。藏於城牆之下。其後查得已死。大雨如注。劉大橋帶來御膳房豬肉數斤。予送予妹一碗。傍晚有馬兵一隊。荷鎗過予之門。乃李秉衡之部下。帶有砲。將架於禁城之上。以備洋人襲攻。夜間鎗砲聲甚厲。聞海岱門外有洋人出現。

六月念一日。天氣晴明。予步行至禮王及瀾公家。聞裕祿之兵譁潰。四散搶劫。因欠餉數月未發之故。通州張家灣等處。皆搶掠一空。東城門皆閉。北門偶然一開。予僕楊升由京東寶坻縣回京。言彼處尙安靜。聞李秉衡得一勝仗。將洋人趕至海邊。下午。東南方鎗炮聲復起。聞有教民多人。藏匿日壇。瀾公率義和團一大隊往搜之。

六月廿七日晨。袁昶許景澄上第三奏。請殺主持義和團之大臣。昨日李秉衡入見。極力主戰。老佛又轉其意旨。信任拳民。而袁許竟敢於此時上奏。其識見雖誤。而膽力亦可佩也。李秉衡由漢口而來。現已簡爲督師大臣。在太后前。毅然自任。必能攻毀使館。並力言宗廟社稷。決不至再受恥辱。今日予至瀾公家。端王李秉衡皆在座。正籌畫再攻使館之事。李主張由翰林院埋地雷以轟毀之。李曾以此策進言於太后。請仿前毀法國教堂之法。用地雷轟之。洋人必然紛亂。即可乘機而克之。老佛閱袁許之奏。言曰。此皆有膽之人。許景澄且不說他。袁昶在戊戌年。曾以康有爲之陰謀。奏予知之。此人甚好。但今不當執其固執之見。擾亂予懷。朝廷自有權衡。豈彼等所能越俎代謀耶。但予亦不罪之。乃命傳旨申飭。勿得再行瀆奏。以擾聖衷。

七月初三日。自李秉衡到京。老佛甚爲信任。昨日李與剛毅查出前擅改諭旨之人。即將太后各省諭旨之中。凡殺字皆改爲保護字者。乃袁昶許景澄二人所爲。剛毅告予。太后聞知此事。大怒曰。他們膽敢擅改諭旨。如趙高之所爲。應治以車裂之刑。命傳諭立斬之。諭中未言及擅改諭旨之事。因關於朝廷之威信也。但言二人在

廷抗爭。袒庇外人。遂於今早處決。恩銘曾往觀之。袁昶爲人極好。予聞其結局如此。爲之悽然。若許景澄。則予曾與彼在內閣同事。認識其人。向不重之。其聲名亦頗劣。行刑之時。袁神色自若。言曰。予唯望不久重見天日。消滅僭妄。蓋謂端王專橫凶僭。蒙閉太后之聰明也。瀾公監刑。怒斥之曰。汝爲奸臣。不許多言。袁毫無畏懼。仍大言曰。予死而無罪。汝輩狂愚。亂謀禍國。罪乃當死也。予名將長留於天壤。受後人之愛敬。又轉謂許景澄曰。不久即相見於地下。人死如歸家耳。瀾公欲前擊之。行刑者立下其刃。

七月初八日。予與長男大鬧。彼偷予銀不少。予知而責之。其答言狂悖已極。謂予受國厚恩。今日國事危亟。理應自盡以報國。李秉衡帶兵赴前敵。以禦夷人。李在京。曾奏劾榮祿。老佛留中不發。皇帝對榮祿稱其盡職。榮祿答言以二年前之事言之。已虧臣道。永不望邀帝之恩。

七月十一日。老佛命榮祿籌畫護送洋人至津。以阻聯軍之前進。數日之前。予曾聞某人令啓秀函致使館。請各使至總理衙門商議。勿帶衛隊。蓋欲誘其離館。盡殺之。

於路中也。啓秀自謂得計。但連去數函。各使皆不敢輕身而來。且一面致函邀請。一面又數往攻擊。有一洋人半露其體。在崇文門大街。逢人叩首。即對於挑脚之夫。亦叩頭請其饒命。討錢數枚。自云不久即須被殺。但從未做壞事。榮祿所用之人。將其帶歸。榮祿不殺而放之。此洋人之所以難平也。

七月十五日。消息不佳。裕祿之兵大敗。洋人節節逼近。老佛意欲巡幸熱河。榮祿力諫。言即洋兵進城。亦不可離京。瀾公不信洋兵能來。聞人言。即譏笑之。但有一事尚好。即洋兵雖入城。亦不致劫殺也。四十年前之事。予尚憶之甚清。其時都城雖破。予仍安居未動。亦無一洋人來予家騷擾者。但得糧食稍難。洋兵駐於城外。不甚入城。予等亦未受其害。

七月十六日。予老同事立山住屋鄰於法國教堂。有人言彼挖一地道。以接濟洋人之食物。端王將其拿交刑部。太后並不知之也。尚有徐用儀聯元二人。亦均送刑部監。徐用儀前不贊成立大阿哥。端王深恨之。聯元被執之故。則由於某人。謂其與袁昶交好也。此三人皆於今晨殺之。徐用儀年紀較予大。今年七十九歲。真可憐。彼雖

聞太后不知此事。皆由端王矯擅。亦無怨歎之詞。臨刑之時。但曰。彼僭妄者。豈能久存。予死於洋人。未入京之前。乃所甚願也。二滿人之被殺。如爲太后所知。必大怒。立山乃榮祿之老友。山西有一劉將官來京。今晨入見。在太后前。言三日內。必可將使館攻克。使館一破。聯軍聞之。必驚懼而不敢進矣。今正起手猛攻。義和團無用已極。予早言其不能作一事。

七月十八日。洋人愈逼愈近。裕祿之兵。在北倉楊村蔡村等地。大敗三次。裕祿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殺。李秉衡於十四日到河西務。用盡心力。以收集軍隊。而張春發陳澤霖二人。均不願戰。李遂仰藥以死。榮祿入宮。報此消息於太后。君臣相對而泣。皆諸王公及拳匪所釀之禍。使吾國家至於此也。榮祿乃極聰明之人。至此並不表曝己之先見。老佛言出走不如殉國。並令皇帝亦殉之。榮祿懇請太后聽彼之言。留京。下一上諭。將端王等斬首。以正其矯擅之罪。而明朝廷之本心。但太后仍希望拳民之法術。可救北京。故仍猛攻使館。今日召見榮祿八次。召見端王五次。其餘軍機皆默然不發一言。

二十日下午五鐘。通州陷。洋兵將至京。今日召見軍機五次於甯壽宮。老佛將避往張家口。申時。瀾公匆匆入宮。不俟通報。呼曰。老佛。洋鬼子來了。剛毅隨至。言有兵一大隊。駐札天壇附近。太后曰。恐怕是我們的回勇。從甘肅來的。剛毅曰。不是。是外國鬼子。請老佛即刻出走。不然。他們就要來殺了。夜半。復召見軍機。唯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們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丟下我們母子二人不管。無論有甚麼事。你們三人。必要跟隨我走。又謂王文韶曰。你年紀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隨後趕來罷。又謂剛毅趙舒翹曰。你們兩人會騎馬。應該隨我走。沿路照顧。一刻也不能離開。王文韶答曰。臣當儘力趕上。皇帝忽若驚醒。謂王曰。是的。你總快快儘力趕上罷。兩宮究於何時離宮。則予不甚清悉。此時榮祿正極力收集軍隊。不及入見。

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匆匆裝飾。穿一藍布衣服。如鄉間農婦。蓋太后先預備者。梳一漢頭。此太后平生第一次也。太后曰。誰料今天到這樣地步。用三輛平常騾車。帶進宮中。車夫亦無官帽。妃嬪等皆於三點半鐘齊集。

太后先下一諭。此刻一人不令隨行。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此時亦隨衆來集。膽敢進言於太后。謂皇帝應該留京。太后不發一言。立即大聲謂太監曰。把他扔在井裏去。皇帝哀痛已極。跪下懇求。太后怒曰。起來。這不是講情的時候。讓他就死罷。好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並教那鴟梟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蓮英等遂將珍妃推於甯壽宮外之大井中。皇帝悲憤之極。至於戰慄。太后曰。你的車子。把簾子放下。免得有人認識。皇帝穿藍紗長袍。藍布褲。老佛又傳諭溥倫曰。你掛皇帝車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輛車。教溥儁掛沿。謂李蓮英曰。我知道你不大會騎馬。總要儘力赶上。跟我走。當此危急之時。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亂。指揮一切。又謂車夫曰。儘力趕。要有洋鬼子攔阻。你不要說話。我跟他說。我們是鄉下苦人。逃回家去。我們此時先到頤和園。於是兩宮遂啟程。出宮北門。即神武門而去。動身時。宮中妃嬪皆跪送。恭祝太后皇上萬壽。僅有軍機大臣三人。乘馬隨行。其餘百官皆奉諭往頤和園會集。予鄰居文年曾恭送一程。見聖駕至德勝門。但人山人海。致城門幾擁擠不能行矣。申正。聖駕於辰正至湖。老佛用茶膳少坐。先由慶邸派員前往朝陽門。向

倭寇懸止戰之旗。後將城門闢開。由倭兵擁擠而入。聖駕幸湖之際。恩銘正在彼值班。兩宮蒙塵而至。致無人敢認。果然係老佛否。但一見慈顏。似有不悅之狀。立時開關左門。將車趕進。於用膳之後。即行傳諭。凡園中珍寶。悉送往熱河。又差一太監回京。告知皇后。速即將宮中財物珍寶。均埋藏於甯壽宮院中。端王慶王那王肅王皆於頤和園隨駕。此外有公員勒等數人。大員吳汝梅溥興二人。各部堂官約十二人。軍機章京三人。由馬玉崑提督帶兵一千護送。往張家口。又有端王所帶之虎神營旗兵數百人。乃曾攻使館而無功者也。榮祿仍極力收集軍隊。聞予老友軍機大臣徐桐自縊而死。全家婦女十八人。亦皆縊死。眞忠臣也。此時耳中所聞。皆係悲慘之事。滿洲之驕子。今落此可憐之結局。醇王聘妻。將於下月成婚者。亦全家自盡。可哀也。老佛一生。此爲第二次避敵出走。亦如周幽王被犬戎之難。蒙塵於外。此次之敗。蓋由南方諸省。不肯同心合力也。端生存排漢之見。最爲悖謬。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榮祿之識見。究竟不錯。拳民法術。如小孩胡鬧。毫無所用。嗟乎。回首往日。盛時難再矣。予妻。及家中婦女。執其愚昧之見。欲吞煙自盡。予亦不能阻之。然予無此拙

見。外國強盜。雖已在城中搶劫。必不能知予藏金之所在。予雖老耄。將留此不動。恩珠自昨日起。即不知其何往。奴僕星散。至無人爲予治晚餐。景善日記。至此而止。此老人即於是夜。爲其長子所弑。其家中婦女。均吞煙自盡。

光緒帝硃筆上諭。立端王子大阿哥爲繼承皇位之人。下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



大 阿 哥 像

二十五日。今錄於下。

朕冲齡入承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訓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後。正際時艱。亟思振

奮圖治。敬報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籲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值茲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食難安。敬溯祖宗締造之艱難。深恐勿克負荷。且人繼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懇聖慈。就近於宗室中慎簡賢良。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畀。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繼承穆宗毅皇帝爲子。欽承懿旨。欣幸莫名。謹敬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爲皇子。將此通諭知之。如此傷心之文。爲歷史所僅見。論中不獨甘心引退。且以其刑明告於衆也。而尤不得不謝聖母之恩。夫太后徒以一念之私。遂不惜加害於帝身。以期達其志。亦云忍矣。下奏乃京中都察院上西安行在者。言安海被捉之事。即殺德使男爵克林德之人也。閱之可知京中權貴當日對於拳民排外之感情。且彼等尊重太后之心。敗猶不減。而中國官吏之所謂勇敢。亦可見焉。此摺留中未發抄慈禱亦未加批乃西安隨扈之一官送登於上海報館者

其奏略曰。日本人所僱偵探。在日軍領地當舖之內。查得一錶。有克林德圖記。當舖主人言此乃滿人名安海者所當。此人住內城車店內。偵探名爲得洛。本旗營定字第八隊之書記。查得此事。即報告於日人。立派人往車店內。以二三人先入內。立院中。問曰。安海在此住否。有一人答曰。予即安海。乃立時拘去。審問之時。安海神宇鎮定。毫無畏懼。問官問曰。德國公使。是否爲汝所殺。安海答曰。我奉長官命令。遇外國人即殺之。我本一兵。只知服從長官命令。有一日。我帶領二三十人。在街上。見一外國人坐轎而來。我立於旁。對準外國人放一鎗。轎夫立時逃走。我將外國人拖出。已死。其胸前有一錶。我即取之。同事中有得其手鎗者。有得其金戒者。我萬不料因此錶犯案。但我因殺國仇而死。心中甚樂。汝等即殺予以償命可也。繙譯又問曰。你那天是否醉了。安海笑答曰。酒乃最好之物。我平常每次可飲四五斤。但那天實未飲一杯。你怕我要倚酒希圖減罪嗎。安海真一忠勇之人。侃侃不懼。觀者皆爲動容。覺中國軍中尙有英雄也。次日即交於德人。在克林德被殺之地殺之。臣等思此事。理當奏聞。安海爲國而死。當邀皇太后皇上之憫惜。加以榮典。謹此具奏。

第十八章 一二勇士

吾上章所錄都察院奏摺。言捉殺一滿兵之事。當德使克林德坐於轎中。毫無防衛。而此滿兵乃殺之於途中。京中士大夫則奏賀太后。謂國家得此勇敢之人焉。平心論之。此人雖殺人於毫無防衛之時。而其臨命之頃。尙能從容就死。亦屬可稱。然當時士大夫中。尙有二人。乃真勇者。非匹夫之勇。乃道義之勇也。二人非他。即袁昶許景澄是也。當國家有難。捨身救之。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此固真奉孔子之教義者。中國苟多生此等人數輩。而服行孔教者。皆能若此。則中國前途。其何憂乎。此二人實令吾人欽佩不置。且以其苦勸太后反對拳匪之奏摺。錄之於後。以表明敬心。二人者。中國人亦皆尊敬之。現攝政王已表章其忠義。令人祀賢良祠。二人服刑後。袁昶子以節略哀告於親友。今亦擇錄之。

不孝等竊念先公立志未伸。遽以身殉。海內有識。莫不心爲之痛。不孝等何忍追述。謹最錄藁草所存五月十九日上慶邸請嚴懲拳匪說帖。及先後疏陳邪教始末。乞責成榮祿。勦撫兼施。又請保全使臣。免攻使館。又劾釀禍諸大臣徐桐剛毅等。凡三

疏。皆已傳布海內者。猶憶六月廿七日。奏劾大臣之疏。既上。公密謂家人曰。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死於亂民之手。曷若死於司寇。苟死而朝廷頓悟。吾無憾矣。家人環泣。公坦然曰。吾以身許國。無復他顧。汝等留京回南。自主可耳。諄諄以忠義詔不孝等。洎七月二日。下稷。有步軍統領衙門弁役來宅。詭言諸大臣在總署相候議事。語門丁云。拳匪敗事。其請諸大人斡旋乎。及登車。乃云王大臣皆在提督署。遂由署送入刑部。家人始知禍作。次晨不孝等方擬入獄省視。中途聞耗。折回刑部。則已不及。適出順治門。而遂不及見矣。嗚呼痛哉。時拳匪塞路。猶詰公以仇視義和團之故。公叱之曰。大臣謀議國事。豈爾等所應問。聞獄卒言。公與許公在獄中。猶從容索紙筆。手草數十帋。置諸懷袖。後悉爲拳匪搜得焚棄。遺疏耶。遺囑耶。不可知矣。嗚呼痛哉。

正義直言。反受其禍。從容就義。無所逃刑。若二人者。可謂大勇也矣。求之吾歐。唯古蘇格拉底。雪雷克。勃拉雷等。同此風烈。此精神乃近世歐洲文明之源。歐人堅毅誠摯之風。以爲一切事業之根本者。皆由此精神之所遺傳者也。即日本之強盛。亦由

其國人有此精神所致。觀二人最後之一奏。其至誠惻怛之心。百折不回之氣。眞宇宙之至文也。許曾爲俄德二國欽使。外人皆知其名。其廉潔精忠。雖或不如袁。而大節炳然。足垂不朽。則其他小節。皆不足爲累矣。今將三奏錄下。

第一疏 庚子五月二十二日

奏爲密陳目前局勢危迫。亟圖補救之法。以弭將來鉅患。披瀝直陳。仰祈聖鑒事。竊見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亂京師。連日召見王貝勒內外廷臣工。聖躬焦勞。爲宗廟社稷。深維至計。廣諮下問。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紓君父之憂勞。負罪無狀。內愧且憤。伏查嘉慶十三年七月上諭。即有山東河南一帶匪徒。設立八卦教義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項實係白蓮教餘孽。曾奉仁宗睿皇帝嚴旨密拿懲辦。去年吳橋縣知縣勞乃宣說帖。考之最詳。前月東撫袁世凱遵旨覆陳一摺。言萬無招撫編爲營伍之理。言之最爲切實明白。前東撫毓賢辦理平原縣邪匪一案。稱匪首朱紅燈自稱明齋。妖言煽亂。各處響應。幸被官軍掩捕擒獲。就地正法。絕無能避鎗炮刀斧之妖術。此其明證。上年臣詢提督程文炳。該提督乙未年駐軍近畿。有山東義和拳又自稱

金鐘罩紅燈照名目。四五十人投効。以火槍利刃試其技倆。立時見血傷斃。是妖術全不可信。確鑿無疑。而其匪首廣樹黨羽。久蓄逆謀。妄稱明裔煽亂。其爲邪教亂民。實已明白昭著。臣於上年十月十三日蒙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爲名滋事。臣曾面奏。係邪教倡亂。應預爲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巨股。東省宴然。始而山東士紳。誤信左道。騰謗謂該撫不應用勦。此皆不學無識之徒。以邪爲正。近輿論亦漸帖服。以該撫辦理爲是。臣去年冬曾以勞乃宣說帖。商之總署諸臣。奏明請旨飭下東撫辦理。旋因東撫辦有頭緒。遂寢未奏。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直隸督臣觀望遷延。養癰貽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實難辭。及涑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爲名。叛逆昭著。乃電奏力請勦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處。涑水戕官尙未痛辦。遂致匪胆愈張。甚且焚毀蘆保鐵路。京津鐵路電桿。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綫。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款。集數十年之物力所經營。一旦焚毀千數百萬巨資。深堪惋惜。又焚殺教民數百處。將來議償亦不貲。伏以民教互仇。積成憤毒。地方官稟承國家律令。自

有平心讞獄辦法。但憑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斷不容匪徒自行報復。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該匪胆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實屬罪大惡極。萬不可赦。二十日。焚燒前門外千餘家。甚至災及正陽門城樓。拳匪喝禁水會。不准救火。北城乃財產精華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賈盡行閉歇失業。餉項亦艱於滙兌給發。京都爲萬國所瞻仰。氣象蕭索。一至於此。自有亂民不治。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鋒。情急自衛。現兵祇有四百十餘人。各保性命。是其實情。十五日。臣偕許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樞臣啓秀等傳懿旨慰問各公使館。並及公使之妻。該公使等感戴聖慈。淪肌入髓。口稱調洋兵爲衛館保命起見。絕不敢干預中國國家公事。匪平無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詞決非虛僞。爲今之計。惟有先清城內之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勤。乃可免洋兵助勤。情勢顯然。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統帥。意見參差。事權不一。以致互相觀望。轉誤事機。現在歷奉嚴旨。飭令步軍統領武衛中軍與神機營虎神營嚴拿首要各犯。刻即解散。

脅從。將城內外設立壇棚。盡行拆去等因。欽此。乃官兵觀望。拳匪橫行如故。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擬十條章程。實止虛文搪塞。何曾實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處。先喊令人磕頭焚香。官兵竟隨同禮拜。兵氣衰疲不可用。一至於此。皆由無將統率。毫無賞罰。軍律不嚴。此事權不一之故也。拳匪脅聚京城。現聞城外添設無數拳壇。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變。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討。上安九廟。下靖兆民。專責成大學士榮祿。兼用且勦且撫之法。得便宜從事。俾一事權。先肅清內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徧諭軍民人等。凡遇頭紮紅巾。身繫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匪。准其格殺勿論。並懸重賞之格。縛獻匪首。所謂老祖師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一名。賞銀五百兩。餘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均准報名候予奏獎。該大學士忠勇性成。見幾明決。爲國重臣。應扼要坐鎮。不宜過勞細事。尤須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機宜。伏見武衛軍幕僚記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謀略。內閣學士桂春。忠勇明決。編修王廷相。御史黃桂鋆。皆素有清操。通達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陳夔龍。勇於任事。請旨交大學士榮祿差遣。專辦此事。參贊方略。遴派武

衛中軍得力將弁。挑選勁兵。分爲十餘隊。隊長如得力。每隊只槍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請旨暫閉前三門。嚴禁遊民。祇准出。不准進。分路搜捕匪徒。務令各空廟廢祠根株淨盡。官兵有退縮不前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門刑部遴派明幹司員多人。分駐各汛段官廳。隨將所拿匪徒。略訊口供。稟明統帥。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頑。餘者悉行解散。驅逐出外城之外。遞解回籍。事平再行將正法若干匪。造冊奏報。或謂該匪人多勢衆。不可輕勦。不知祇匪首倡亂。餘多愚蠢村農。幼壯不一。隨聲附和。斬一悍匪。懦者必悔懼立散。或謂匪有邪術。臣愚以爲漢末張角黃巾。元末破頭播關先生。皆有妖術。卒歸擒斬。該匪晝伏夜動。動言請神。口出妖言。面帶陰氣。此乃假託符呪扶鸞請仙五鬼搬運之邪術。一遇聲光並見之物。陽氣熾烈。如鎗砲等物。立即破法轟斃。若云匪術能避鎗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該匪連攻東交民巷使館。洋兵放鎗。立斃數匪。昨又擊斃帥府胡同拳匪四十餘名。拆毀其壇。毫無能避之驗。或謂民心因旱飢驟變。臣料京師軍民數百萬。受朝廷深仁厚澤。實無一謀叛者。叛逆祇拳匪首要數人耳。一經擒斬。申國法。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心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

廳督同綠營練勇水會一體歸榮祿節制辦理。不使稍有掣肘。御營則專宿衛禁城。以防不虞。各辦各事。城匪既清。各公使館蒙天恩保護。感激再生之恩。則續調之洋兵。自可阻其來京。即來亦可以城匪既清。無庸自行保護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詞矣。總之周禮稱治亂國用重典。康誥稱用其義刑義殺。內匪事在必勤。無可遊移。若因循不勤。招撫之亦必不受命。各國勢大怨深。並舉報復。禍敗不可勝言。與其外兵干預。代行勤辦。必至拳匪洋兵互相鬪鬩。喋血輦轂之下。轉致玉石不分。殺害無數良民。大局糜爛。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勤辦。尙可示以形勢。杜彼族之口實。以維持大局。廟社不驚。萬民幸甚。大學士榮祿公忠體國。如特奉明旨。責成既專。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艱。亦可審機因應。所有密籌目前急圖補救之法。務一事權。以弭巨患緣由。披瀝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明裁斷。謹奏。

第二奏 庚子年六月中

奏爲密陳內訌外侮。禍亂日亟。速謀保護使館。維持大局。披瀝愚忱。仰祈聖鑒事。竊自上月廿四日。德國使臣克林德途遇槍斃之後。該匪遂攻擊各國使館。提督董福

祥所統甘軍。尤與之聲勢相倚。狼狽爲虐。使館附近居民。遭池魚之殃者。不可勝計。東城一帶京官私宅。劫掠殆盡。該匪既以仇教爲名。波及使館。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轂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盪決。伊古伊今。實爲罕見。當匪徒初攻使館時。莫不謂旦夕間便可剷除。董福祥且屢以使館盡燬告矣。今已二十餘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骨狼藉。徧於東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衆。自詡能避鎗炮之術。而今安在。夫以數萬匪徒。攻四百餘洋兵所守之使館。至二十餘日之久。猶未能破。則其伎倆亦可概見。尙得恃血氣之勇。收禦侮之效哉。若云真義和團確能爲國宣力。其尋釁焚殺。皆依附其間之僞義和團所爲。一類之中。旣分真僞。擾亂已極。且旣容附入之僞者。無惡不作。則真者亦非善類可知。况歷奉嚴旨禁止持械尋仇。焚燬劫掠。並令解散出城。該匪竟置若罔聞。橫行如故。無論真僞。總之藐視王法。均爲冥頑不靈。罪在不赦。愈撫則愈衆。愈縱則愈驕。臣等前次奏請專責成大學士榮祿。用且勦且撫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禍亂日亟。愚妄之見。尤不敢不冒死瀆陳於聖明之前。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爲國之重臣。蔑視其公

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燬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爲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爲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我國家與泰西各國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傳教。平日教民倚勢魚肉鄉里。以洋教士爲護符。地方官或者希圖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視教民。是皆臣等辦理不善。貽害至今。負罪實甚。臣等何敢謂民教相仇。其曲全在於民。特任命自相報復。殊失國體。譬如鄉里之間。兩家有隙。而子弟僮僕。肆行鬪狠。燬鄰居之室。而殺其閹人。爲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鄰居之詰問。必不向子弟僮僕。而向家主。爲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僮僕。不守約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且泰西各國之教。有宗天主教者。有宗耶穌者。傳天主教者曰神甫。傳耶穌教者曰牧師。該匪亦不辨所傳何教。統以洋教呼之。而俄國向宗希臘。日本向宗佛教。該國從無人內地傳教之事。該匪更不知何國有傳教之人。何國無傳教之人。見異服異言。統呼之爲毛子。銳以彌羅爲快。無論勢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銜命而出者乎。若各國以我殺其使臣。而不勝忿忿。先殺我使臣以償之。是直

易刃而自殺其使臣也。朝廷方賜各使館蔬果米麥。以示懷柔。該匪乃倚驕將爲護符。肆行攻擊。外人轉疑朝廷陽款陰袒。謂非縱令恣意凌轢。其誰信之。夫使館無恙。將來與各國復歸於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當激發天良。剖言禍之肇自拳匪。猝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釋其本國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轉圜較易。若使館盡燬。使臣盡戮。則我皇太后皇上此時懷柔之恩。外人烏從而知之。欲釋於各國。雖百喙亦無從解免。今各國紛紛調兵。以代勦匪爲詞。疑之者謂乘機窺竊。信之者謂其心無他。臣愚莫測其究竟。而拳匪種種無法。早當痛勦。已不待外人諄請。更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請保全使館。爲將來轉圜地步。一面嚴旨切責董福祥。飭令甘軍悉行退紮城外。不許重至東交民巷。比暱匪徒。向各使館攻擊。違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離。匪勢較弱。則勦除亦較易。一面仍請責成大學士榮祿。尅期將拳匪一律驅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圖勦洗。永杜後患。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

奏爲密陳大臣信崇邪術。誤國殃民。請旨嚴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仰祈聖鑒事。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掣全球。爲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咸豐年間之髮匪捻匪。負嵎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三四省。竊據三四載。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爲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捻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爲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爲大員。謬視爲義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爲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爲各國所仇。且爲各國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槍砲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號召群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前山東撫臣毓賢養癰於先。直隸總督裕祿禮迎於後。給以戰具。附虎以翼。夫扶清滅洋四字。試問何從解說。謂我國家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浹於人心。食毛踐土者。思効力馳驅。以答載覆之德。斯可矣。若謂際茲國家多事。時局艱難。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爲安。扶者傾之對。能扶之。即能傾之。其心不可問。其言尤可誅。臣等雖不肖。亦

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中之易與者。一震威稜。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爲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謂橫挑邊釁。以天下爲兒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各國之洋人。則洋人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滅與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爲封疆大吏。識不及此。裕祿且招攬拳匪頭目。待如上賓。鄉里無賴棍徒。聚千百人。持義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與該督分庭抗禮。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靜海縣之拳匪張德成曹福田韓以禮文霸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斷鄉曲。蔑視官長。聚衆滋事之棍徒。爲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師之人。亦莫不知之。該督公然入諸奏報。加以考語。爲錄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爲甚。又裕祿奏稱五月二十夜。成刻洋人索取大沽礮臺屯兵。提督羅榮光堅卻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開砲攻取。該提督竭力抵禦。擊壞洋人停泊輪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戰。我

軍隨處截堵。義和團分起助戰。合力痛擊。焚燬租界洋房不少。臣詢由津來京避難之人。僉謂擊沈洋船。焚燬洋房。實屬並無其事。而我軍及拳匪被洋兵擊斃者。不下數萬人。異口同聲。決非謠傳之訛。甚有謂二十日洋人攻擊大沽砲臺。係裕祿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釁等語。此說或者衆怨攸歸。未可盡信。而誣報軍情。竟與提督董福祥詐稱使館洋人焚殺淨盡。如出一轍。董福祥本係甘肅土匪。窮迫投誠。隨營効力。積有微勞。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職。應何等束身自愛。仰答高厚鴻慈。乃比匪爲奸。形同寇賊。迹其狂悖之狀。不但辜負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祿屢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員可比。而竟憤憤乃爾。令人不可思議。要皆希合在廷諸臣。謬見。誤爲我皇太后皇上聖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無忌憚。是皆在廷諸臣。欺飾錮蔽。有以召之也。大學士徐桐。素性糊塗。罔識利害。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比奸阿匪。頑固性成。軍機大臣禮部尙書啟秀。膠執己見。愚而自用。軍機大臣刑部尙書趙舒。翹居心狡獪。工於逢迎。當拳匪甫入京師之時。仰蒙召見王公以下內外臣工。垂詢勦撫之策。臣等有以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之

說進者。徐桐剛毅等竟敢於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爲逆說。夫使十萬橫磨劍。果足制敵。臣等凡有血氣。何嘗不欲聚彼族而殲旃。否則自誤以誤國。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間剛毅趙舒翹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該匪勒令跪香。語多誣罔。趙舒翹明知其妄。語其隨員人等。則太息痛恨。終以剛毅信有神術。不敢立異。僅出告示數百帑含糊了事。以業經解散覆命。旣解散矣。何以羣匪如毛。不勝攔雍。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盍一詰責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節節進逼。曾無拳匪能以邪術阻令前進。誠恐旬日之間。勢將直撲京師。萬一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爾時作何景象。臣等設想及之。悲來填膺。而徐桐剛毅等。談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長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癡。親而天潢貴胄。尊而師保樞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聞亦設有拳壇。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剛毅等。徐桐剛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剛毅等。實爲釀禍之樞紐。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將首先袒護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國法。恐廷臣僉爲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賢裕祿數人。國朝數百年宗社。將任謬妄諸臣。輕信拳匪。爲孤注之一擲。何

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靈。臣等愚謂時至今日。問不容髮。非痛勦拳匪。無詞以止洋兵。非誅袒護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勦拳匪。方匪初起時。何嘗敢抗旨辱官。毀壞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殺戮平民。自徐桐剛毅等稱爲義民。拳匪之勢益張。愚民之惑滋甚。無賴之聚愈衆。使去歲毓賢能力勦該匪。斷不至蔓延直隸。使今春裕祿能認真防堵。該匪亦不至闖入京師。使徐桐剛毅等不加以義民之稱。該匪尙不敢大肆焚掠殺戮之慘。推原禍首。罪有攸歸。應請旨將徐桐剛毅趙舒翹啟秀裕祿董福祥毓賢先治以重典。其餘袒護拳匪。與徐桐剛毅等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不得援議親議貴。爲之末減。庶各國恍然於從前縱匪肇釁。皆謬妄諸臣所爲。並非朝廷本意。棄仇尋好。宗社無恙。然後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無任流涕具陳。不勝痛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第十九章 庚子年對外之文牘

當庚子年太后迷信拳匪之失。大臣上奏爭之者。不獨袁昶許景澄。在外尙有兩江總督劉坤一。見太后所行。自招滅亡之政策。極爲焦慮。發電力阻。又八百里加緊上

一封奏。請太后立罷攻擊使館之兵。太后硃批。含糊其辭。無所決斷。蓋太后當時實無一定之宗旨。既欲報外人之仇。又恐招將來之禍。忽彼忽此。反覆迷離。凡閱景善日記者。可知太后心中兩端交戰。轉變無定之象。太后既得劉坤一之奏。批答後。仍繼續圍攻使館月餘。劉坤一之忠誠。不減榮祿。太后亦深知而不疑。其堅毅之操。老練之識。不愧古大臣風度。夙爲太后之所倚信。然其苦口力諫之言。竟不能勝太后一念報復之心。醒太后迷信拳匪之夢也。直至大沽砲台。爲聯軍所破。太后之意始轉。然事已大壞。不得不倉皇出走矣。大勢已去。太后乃以文書通告各國。又送水果蔬菜與被圍之使臣。以爲轉圜之地。其後太后即執此爲善意之證。其實太后當時至爲窘苦。心中迷惑。已入黑暗之境。其希冀端王拳匪殺盡洋人之心。終不絕望也。中國人以君主無過失爲事君之敬。孔子之教。孝親敬祖。皆推極於忠君。士大夫以此爲立身之大節。而朝廷即持之以爲安。劉坤一等之奏。即可表明此心理。閱之殊有趣味。且甚重要也。朝廷舉措之昏迷。奏中不言。但責諸臣不能仰體太后之意。且稱朝廷之仁智。其奏曰。竊查此次戰事。由於匪徒藉口仇教。肆行燒殺。致釀大患。各

國亦以保護商民教士爲詞。調艦增兵。合而謀我。軍事既起。各省自宜力籌戰守。臣等已將防務嚴密籌備。倘彼族前來侵犯。即當奮力抵拒。不敢稍涉疎虞。竊維中朝寬大。聖澤如天。懷柔遠人。無不仁至義盡。目前辦法。總須將朝廷萬不得已之苦衷。即並行不悖之德意。切實宣諭。庶匪徒不敢藉端滋擾。爲害地方。臣等於戰事初起之時。即行出示曉諭。務各相安。不必妄生疑慮。並接出洋華人電稟。請保護各國洋人。以免報復。情詞極爲迫切。臣等遂乘各領事等來商保護商教之時。會飭江海關道余聯沅與之訂定章程。長江一帶及蘇杭內地。各國如不侵犯。我當照常保護。經各領事電商外部。臣等亦電致各使臣。向各國切實聲明。德因戕殺使臣。頗持異議。嗣因各國牽制。遂亦帖然就範。恭繹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諭旨。現在各使臣勢甚危迫。我仍盡力保護。並飭臣等各盡職守所當爲。相機審勢。竭力辦理。六月初三日寄諭各使臣。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各國使館。惟力是視。各該大臣等在各國。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辦理等因。是朝廷於天津開仗之洋人。則嚴加懲創。於未與戰事之洋官商教。則曲爲保全。威德並施。昭如日月。臣等屢次奏請保護各

使臣亦以聖慮之所重。時局之所係。首在此舉。不容稍緩。迭准出使大臣楊儒等來電。總以保全使臣暨在省之各洋人爲第一要義。擬懇天恩。飭下在京得力各軍。保護各國使臣。正所以自保使臣。并請飭令各省督撫。保護在華洋人。正所以保在華洋民。不勝急迫之至。上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等奏。相機審勢。妥籌辦法一摺。朝廷本意。原不欲輕開邊釁。曾致書各國。並電諭各疆臣。復屢次明降諭旨。以保護使臣。及各口岸商民。爲盡其在我之責。與該督撫等意見。正復相同。現幸各國使臣。除克林德外。餘俱平安無恙。日前並賜各使館蔬果食物。以示體恤。如各國恃其兵力。進犯各省。自應保守疆土。竭力抵禦。即使目前相安無事。亦必嚴密籌備。以防意外之變。惟總不欲兵釁自我而開。一面將坦懷相與之意。宣示各國使館。共籌補救之方。以維大局。不得輕信浮言。致多齟齬。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降此諭之前數日。卽西歷七月一號。太后自草一詔。詳述時局破壞之由。以解列強之心。最有味者。前此十日。太后尙懸賞購京中洋人之頭。且諭令毓賢殺盡山西之洋人。而毓賢即遵旨實行也。太后讀古書。謂洋人易生內訌。必自相猜忌。以致分裂。

寄諭各駐使云。此次中外開釁。其間事機紛湊。處處不順。均非意計所及。該大臣等遠隔重洋。無由深悉情形。即不能向各外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特爲該大臣等縷晰言之。先是直東兩省。有一種亂民。各就村落。練習拳棒。雜以神怪。地方官失於覺察。遂致相煽成風。旬月之間。幾於遍地皆是。甚至沿及京城。亦皆視若神奇。翕然附和。遂有桀黠之徒。倡爲仇教之說。五月中旬。猝然發難。焚燒教堂。戕殺教民。闔城洶洶。勢不可遏。當風聲初起之時。各國請調洋兵到京。保護使館。朝廷以時勢頗迫。慨然破格許之。各國通計到京洋兵不下五百人。此中國慎重邦交之明證也。各國在京使館。平日與地方官尙屬無怨無德。而自洋兵入城以後。未能專事護館。或有時上城放鎗。或有時四出巡街。以致屢有放鎗傷人之事。甚或任意游行。幾欲闌入東華門。被阻始止。於是兵民交憤。異口同聲。匪徒乘隙橫行。燒殺教民。益無忌憚。各國遂添調洋兵。中途爲亂黨所殺。迄未能前。蓋此時直東兩省之亂黨。已鎔成一片。不可開交矣。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勦。而肘腋之間。操之太促。深恐各國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亦恐直東兩省同時舉事。兩省教士教民。便無遺類。所

以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以此。爾時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暫避至津之事。正在彼此商議間。突有德使克林德晨赴總署。途中被亂民傷害之案。德使蓋先日函約赴署。該署因中途擾亂。未克如期候晤者也。自出此案。亂民益挾騎虎之勢。並護送使臣赴津之舉。亦不便輕率從事矣。惟有飭保護使館之兵。嚴益加嚴。以防倉猝。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洋員面見守台提督羅榮光。索讓礮台之事。謂如不允。便當於明日兩點鐘用力佔據。羅榮光職守所在。豈肯允讓。乃次日果先開礮擊台。相持竟日。遂至不守。自此兵端已啓。本非釁自我開。且中國卽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并何至恃亂民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爲各國所深諒。以上委曲情形。及中國萬不得已而作此因應之處。該大臣等各將此旨詳細向各外部切實聲明。達知中國本意。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勦辦。各該大臣在各國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辦理。不得稍涉觀望。將此各電諭知之。又以電致各國元首。蓋徇軍機大臣之請。以爲此乘時取勝之舉。欲列強猜忌離異也。實則此等外交之手段。有同兒戲。毫不知世界之大勢。且此等書函。依體制固應

由慶王及總理衙門照會使館者也。大沽天津既已失守。聯軍指日入都。太后畏懼狐疑。故有此等電報。及致各國駐使之訓條。列強當時以使館在中國掌握。其與中國之外交。不能無所顧忌。太后知之甚悉。欲利用之。預爲後日地步。但宮庭朦蔽。始終不絕拳匪大勝之希望。盼使館之速下。其所攻擊之使館。即其所言小心以保護之者也。吾於此略言他事。凡研究中國近事史者。莫不欲據往事以測將來。當知中國人建言於朝者。或主戰。或主和。其人無分滿漢。亦無論智愚勇怯。莫不怨恨西人。兼及西人所爲之事。此種心理。士大夫與拳匪實無所異。但拳匪之思想。則單簡而虛誇。士大夫則較爲文雅而已。政府大僚。如劉坤一榮祿等。亦然。其與外人交好者。非其本心。乃暫時不得已之行耳。然觀其關係外交表面之文告。及其情形。並吾人與某某大官私交之摯厚。則又令人疑惑而莫測其真。且此種怨恨之意。既久且深。其原因究從何而起。係西人所自招耶。抑華人之過耶。此吾人所當深思而詳究之者也。苟考究近五十年來中國大官之奏牘。即可知對於西人不睦之意。時時存在而不除。其中亦有不盡然者。如袁昶等。則頗重視西人。然亦非出於中心之誠也。西

人歷久經練，尙不能悉中國之內情。且易受欺。此皆足使中國人輕視。且墮其誘惑之術。吾能言未來之拳亂。必由中國大官挑撥。一如庚子年。或尙不如當時之明白贊成耳。中國人仇視西人之心。無可解釋。吾人私意推測。或如阿非辛之得麥曲耳。司外觀似懼地緬之禮拜儀節。其實則恐擾亂彼等之生活也。以下所錄。乃太后致英俄日本各君主之電報。

電命出使俄國大臣楊儒呈遞國書。其文曰。大清國大皇帝問大俄國大皇帝好。中國與貴國鄰邦接壤。二百數十年來。敦睦最先。交誼最篤。近因民教相仇。亂民乘機肆擾。各國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貴國使臣格爾思曾向總理衙門請速勦亂民。以解各國之疑。而其時京城內外。亂民蔓延已徧。風聲煽播。自兵民以及王公府第。同聲與洋教爲仇。勢不兩立。若操之太蹙。既恐各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又恐各海口同時舉事。益復不可收拾。所以不能不躊躇審顧者以此。乃各國水師不能相諒。致有攻佔大沽礮台之事。於是兵連禍結。時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外論交。貴國之與中國。絕非尋常鄰誼可比。前年曾授李鴻章爲全權專使。立有密約。載在盟府。今中國

爲時勢所迫。幾致干犯衆怒。排亂解紛。不得不惟貴國是賴。爲此開誠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皇帝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並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電命出使英國大臣羅豐祿呈遞國書。其文曰。大清國大皇帝問大英國大君主兼五印度大后帝好。中國與各國通商以來。惟貴國始終以商務爲重。並無覬覦疆土之意。近因民教相仇。亂民乘機肆橫。各國致疑朝廷袒民嫉教。遂有攻佔大沽礮台之事。從此兵連禍結。大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國商務。貴國實居十之七八。關稅既輕於各國。例禁亦寬於他邦。是以數十年來。通商各口之於貴國商民。最相浹洽。幾如中外一家。今以互相猜疑之故。時勢一變至此。萬一中國竟不能支。恐各國中必有思其地大物博。爭雄逞志於其間者。於貴國以商立國之本意。其得失當可想而知。現在中國籌兵籌餉。應接不暇。排難解紛。不得不惟貴國是賴。爲此開誠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君主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並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盼之至。

電命出使日本國大臣李盛鐸呈遞國書。其文曰。大清國大皇帝問大日本國大皇

帝好。中國與貴國相依唇齒。敦睦無嫌。月前忽有使館書記被戕之事。正深惋惜。一面拿凶懲辦間。而各國因民教仇殺。致疑朝廷袒民嫉教。竟爾攻佔大沽礮台。於是兵衅遂開。大局益形紛擾。因思中外大勢。東西並峙。而東方祇我兩國。支柱其間。彼稱雄西土。虎視眈眈者。其注意豈獨在中國哉。萬一中國不支。恐貴國亦難獨立。彼此休戚相關。亟應暫置小嫌。共維全局。現在中國籌兵籌餉。應接不暇。排難解紛。不得不惟同洲是賴。爲此開城布臆。肫切致書。惟望大皇帝設法籌維。執牛耳以挽回時局。並希惠示德音。不勝激切翹企之至。

皆由皇帝出名。以上電報。皆明載國史中。乃太后之意也。若其他關於拳亂一切上諭。則不見於國史。吾歐外交家及官吏之無識者。每重視中國記述。以爲實錄。觀此可以恍然悟矣。此等以意爲詳略之事。乃中國古史所常有者。其記載不以實。已習爲固然矣。觀以上電文。可見中國外交之淺陋。此等政策。西人莫明其所以然。則以爲東方之人。深心難以測度。以此電文。證當日政治之情形。實出人意料之外。然中國此等淺陋可笑之政策。乃常使歐洲神妙奇詭之外交家。爲所顛倒。實屢見之事。

也。中國之主持外交者。有如童稚。歐人與之交涉。常不得其要領。不知所以爲計。既得其情。未嘗不自笑向者之愚。乃以神妙奇詭之策。測彼童稚也。或猶未悟。視中國之外交。爲有莫大之神秘。則謂其合馬奇非立太立蘭德梅特涅三人爲一身。亦未嘗不可也。爲英國之利益計。觀於十年以來中國之大事。則吾英之外交政策。必須改變。而領事爲最。然英公使之以改變政策請於恩多衙者。已非一人。無如其不信何耳。

第二十章 兩宮西狩及行在之事實

景善日記。述兩宮倉皇出京之情形。已詳細無遺。其出京之日。即西歷八月十五號。天未明時也。軍機大臣王文韶隨駕西行。以書與其浙江友人。述路中情形。此書曾載上海某報中。閱之可與景善日記相印證。所記頗有趣味。王文韶於八月十八號。追及乘輿於懷來。其前三日。兩宮已備嘗途中之困苦矣。十五號兩宮行至貫市。離京七十里。宿一回回教堂中。此地有一向光峪。爲回回商務聚集之所。平日北行商隊。於此取給駝馬。太后在此。所食爲粗麥粉粟粥蔬菜等。又備騾車。以爲翌日旅行。

之需。護送兵隊。皆在後行。奉命如有聯軍追及。不言太后行踪。蓋太后係微服以出也。於路備受苦難。傷心已極。下車時。凡避難者及村居之民。皆環遶問訊。有當時目擊之人。云曾聞皇帝言曰。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之賜。太后聞之。命帝勿言。蓋太后雖在極危之中。仍示鎮定也。翌日。知州覓得一藍轎。進與太后。稍舒旅行之苦。日中在居庸關暫歇。總管太監李蓮英在村居中。尋得茶少許。奉與太后飲之。行九十里。宿空道口。其地當長城之後。甚爲荒涼。毫無供給。太后睡一磚匠。並無被褥。次日由空道啟身。往懷來。行五十里。極苦。有都中官員會於此。共車十七輛。加以兩宮之騾轎。是時兩宮出走之信。已遍傳於外。太后梳漢頭。衣平民之衣。遂有疑爲假冒兩宮以惑衆者。謠言蜂起。懷來縣知縣吳永。湖州人。其先未得報告。忽聞太后至。不及衣官服。即便服跪接之。市民環視者極衆。縣官欲驅散。太后不許。曰。觀此樸實之鄉民。余心甚爲欣悅。縣官進膳。有燕窩魚翅。太后出行三日。飲食皆粗糲。至是乃稍具珍羞也。又備衣物進御。太后獎之。在懷來休息一日。王文韶來。太后極喜。殷殷垂問路中之困苦。分燕窩湯賞之。曰。汝三日內所受之苦難。必與余同也。又責皇帝。此

老臣遠道跋涉而至。足見忠愛之心。何不以溫言慰勞之。命慶王回京與聯軍議和。慶王知此事極難。不得已而奉命。行時。太后召見甚久。曰。知汝能肩此重任。先年英法聯軍入都。和議乃恭王所定。可追思其事也。以下係王文韶所記。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皇上均坐車出京。行至貫市地方。始由向光裕駝行孝敬駝轎三乘。皇上與倫貝子同坐一乘。至懷來縣。二尹備大轎一乘。宣化縣又備轎四頂。兩宮皇后大阿哥始均有轎子。兩宮均是便衣。太后穿藍夏布衫。亦不梳頭。皇上穿黑紗長衫。黑布戰裙一條。舖蓋行李。一概未帶。出京三日。均睡火炕。無被無褥。無替換衣服。亦無飯喫。以小米粥充飢。至懷來宣化。始由地方官絡繹進奉。稍覺舒服。此次妃嬪及宮女等。均未帶出。太監亦不多。諸王貝勒等隨行者亦不多。其餘一概未來。禮王榮相啟秀等人。亦尙未來。所有隨行者。不過端王慶王那王肅王倫見子櫛貝子及公爺幾位而已。堂官有剛趙吳王溥興五人。各部院司員共十一二人。滿小軍機二人。漢小軍機一人。神機虎神營八旗練軍約千餘人。馬玉崑保駕。及各營官弁兵丁約千餘名。各兵到一處。空一處。因舖戶均已閉戶逃走。實在無處買物。亦無怪其然耳。先是

七月十一二日。裕帥由北倉兵敗。退紮楊村。又退至蔡村。裕帥用手鎗自盡。李鑑帥十四日抵河西務。所統張春發陳澤霖兩軍。不戰自潰。鑑帥亦服毒自盡。洋兵進逼通州。十六日。即有西巡之旨。因車輛不齊。遲遲未行。至十九晚。城外大炮隆隆不絕。二十早。我所居喜雀胡同一帶炮聲漸近。炮子如雨。下午炮聲尤甚。忽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失守。然不能得真消息。我在內值宿未歸。禁門已嚴扃。不能出入。至二十一早七鐘。我坐小轎進城。始知兩宮已黎明出城矣。我於上日即二十日共召見五次。至亥刻見面。僅剛趙二人。太后云。只剩爾等三人在此。其餘均各自回家去。我母子二人不管。爾三人務須隨駕同行。並諭我汝年紀太大。尙要汝喫此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剛趙素能騎馬。必須隨駕同行。我復奏云。臣必趕來。皇上亦云。汝務必要來云云。至夜半。猶說不即走。豈知天甫微明。兩宮已倉猝出宮。狼狽淒慘情形。不堪言狀。是日我進城內。因後門東華門均關閉。不能回宅。並知兩宮出德勝門。我遂於已刻冲出後門。至雲鷺庵中小憩。菴在安定德勝門之間。庵中和尙亦急極。緣洋兵進城。逢廟必燒。以廟中皆設義和拳也。其時安定門至德勝門城上。均有

洋兵教民來往放鎗。街上亦有洋兵。據聞洋兵進城。只殺潰兵。居民舖戶。並不驚動。和尚萬不肯留。不得已。暫避隔壁韓姓家。韓係旗人。充內務府役。車夫轎夫。各自逃命。至下午。聞西直門尙開。可以行走。遂將車馬一切物件。一概丟在韓姓家。只帶銀錢。並隨身衣服。候至天黑。隨衆出城。由德勝門十三海一帶行走。近憂憂胡同。天復下雨。乃至景宅借住一宿。其時城內鎗炮之聲已停。但見後門外滿天火光。通宵不絕。至寅初。探知西直門已開。洋兵未來。華兵已逃。無人盤問。逃難之人不少。我本擬坐車出城。沿途有兵勇搶車搶牲口。以致車馬等令劉弁等押出城外。幾被搶去。我與次子均步行出西直門。至大橋外。始坐轎車。次日騎驢。所帶僅存五六人。均步行跑至海甸。飯舖已閉。勉強一飯。飯後即行。行七十里。至貫市住夜。二十三日行四十五里。至居庸關住宿。二十四日行八里。至懷來。始知兩宮先於二十二日到此。駐蹕一日。故此趕到之後。即見面。二十五日起。即隨駕同行。五十里至河城住。二十六日行四十里。至鷄鳴驛住。二十七日行六十里。至宣化府城住。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日休息。擬初一日啟蹕往山西大同府。至山西省城。大約須中秋後也。此次出京。危

險已極。沿途居民舖戶均被潰兵以隨駕爲名。其時駕尙未出。紛紛西行搶刼。室室皆空。及聖駕駐蹕之時。萬騎千乘。強買強取。更不堪寓目。迨聖駕既過之後。靡有孑遺矣。以上爲王文韶之信。係七月二十九在宣化縣所發。

兩宮由懷來往宣化府。路中行三日。在宣化休息四日。預備往山西太原。沙河鎮之都統。送綠轎一乘。由是行仗乃漸備。太后精神仍不稍減。事事皆欲親覩。行至鷄鳴驛。旁近有一山。山頂有廟。聖祖巡幸至此。曾作詩刻石於廟中。太后欲往視之。羣臣力阻始罷。宣化地方頗不靖。然太后在此則甚安舒。蓋地方官程本音辦差甚好也。

接慶王回都後第一電。述悲慘之情形。八月二十五號。由宣化動身。扈從稍多。宿一軍台。名愁衛。音譯供給缺少不備。足徵其地之荒涼。台官已逃。官署亦焚。只餘小屋二

間。地既潮濕。且有臭味。食物甚難得。唯有粗粉餈餈而已。太后住一小屋。其餘一屋。則皇帝及皇后居之。從官皆露坐院中。且多蚊。太后通宵不寐。語從者曰。不料竟至於此。誠可愧痛。唐元宗遭安史之亂。亦蒙塵於外。目視其寵妃之死而不能救。余今所處。殆尤過之。其時又聞聯軍入宮。掠取財寶。太后甚爲躁怒。從者皆慄慄。八月二

十七號。入山西境。宿天鎮縣。縣官乃一滿人。聞京師及奉天被洋兵佔據。遂殉節。城中無主。地方大亂。太后之膳。爲一獄官所進。旣而岑春煊來。岑頗有胆識。見其來。衆心乃安。岑進呈鷄蛋及荷包帶子等。太后大悅。八月三十號。到大同府。駐蹕都統署內。凡四日。供張甚盛。異於前此之荒寒矣。九月四號。行三十五里。至台越鎮。譯音住屋又甚潮濕。食物亦缺。但太后興致尙佳。六號過雁門關。太后命暫停。言曰。觀此風景。不禁思及熱河。又謂皇帝曰。他且勿論。此次出京。得觀世界。亦頗樂也。皇帝答曰。人心當快樂時。自然如此。岑春煊於此時進黃花一束。太后甚樂。賜岑奶茶一杯。七號至原平。尋覓駐蹕之所。僅得泥屋一處。且停空棺數具。岑先往觀。回奏請訓。且祈赦罪。太后霽容答曰。棺木如能移則移之。若不在正室之內。亦無妨礙。其後將棺木移出。又多派從人以護太后之居。九月八號。忻州地方官進呈黃轎三乘。至是始符儀制矣。至太原。駐蹕撫署。時巡撫爲毓賢。太后至時。在城外跪接。太后命毓賢近前。諭曰。去歲汝請訓時。力言義和團之可靠。可惜你錯了。今北京已破矣。但汝奉旨甚力。今山西境內。已無洋人。人皆稱汝之能。余亦知之。現洋人報仇。索汝甚亟。余或將革

汝之職。如李秉衡。但汝不必因此傷感。此舉不過遮外人之目而已。爲國家計。不得不出於此。余等仍冀中國有強盛之日也。毓賢九叩首答曰。微臣之捉洋人。如網中取魚。雖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倖免。臣已預備革職受罪。義和拳之敗。乃由彼等不遵紀律。擾亂治安。雖不奉洋教者。亦殺掠之。凡此問答之語。旁觀者有數人聽之甚悉。中一人遂記其語。函寄上海。毓賢語畢。太后遂命轎夫前進。後數日。太后遂降賠罪之上諭。將毓賢及其他主張拳匪之首領皆革職。降諭之前。太后曾往視毓賢殺洋人之處。細問毓賢以此事之始末。太后聽時。大阿哥在院中。上下跳舞。手執大刀。此刀爲毓賢所送。即其用以殘殺教民者也。觀於此。可以知太后報復之初心矣。駐太原時。太后又召見毓賢一次。諭之曰。現在棺木價也貴了。意蓋諷其自殺。以免後禍也。太后以毓賢殺盡山西洋人。須定死罪以謝之。又以其在山西聲名甚好。百姓頗譽之。故示意令其自盡也。太后在太原。見供給甚美備。深爲欣悅。而尤喜其金銀器皿。此等器皿。蓋一千七百七十五年所備。以爲乾隆皇帝往五台山進香之用者。今太後來。遂取出磨光以進。太后見之。喜曰。我們在北京。沒有這樣東西。時榮祿由京

趕至太原。太后甚喜。榮祿奏述直隸沿路之情況。拳匪殺掠之慘。地方大受其害。榮祿未至之先。曾上一奏。足顯其向來之性質。既非諸諂媚者之所道。亦異於書生柔弱者之言。今錄之於下。

其奏畧曰。七月二十一晨。奴才入宮。始知皇太后皇上業已出巡。又晤戶部尙書崇綺。同擬追隨車駕。其時東北城門均已關閉。遶道而出。奴才思此時要務。首在收集軍隊。但數晤宋慶董福祥。知吾兵連次大敗。受創深重。若無大隊援兵。決難再戰。且兵心已餒。見敵即潰。奴才乃同崇綺至保定。住於蓮花書院。終夜籌商挽救之策。崇綺憂痛之極。次晨即懸樑自盡而死。身畔有遺摺一封。與奴才信一函。絕命詩數首。奴才謹將其遺摺代呈御覽。崇綺以身殉國。當爲我皇太后皇上所深憫。其平日操守廉潔。自恨無力挽回國運。當舉朝尊信拳匪妖術之時。崇綺深輕視之。謂不值智者一笑。在此危急顛沛之秋。奴才失此良友。深痛於心。奴才身統北洋軍隊。一息尙存。唯有竭盡心力。勉負重責。現正料理崇綺身後之事。謹具摺述其殉節時之情形。想皇太后皇上閱之。自必優予賜卹。以慰忠魂。奴才隨後當即奔赴太原行在。期竭

綿力。並請無力斡旋之罪。

太后批摺。極稱崇綺

大阿哥之師同治皇后之父

忠誠廉潔。恤典甚優。榮祿沿路趕行。至直隸邊

界。其妻忽病。遂死。至太原。太后升其妾劉氏爲福晉。此人始終在宮中。大有勢力。太

后問榮祿後來之事。應如何辦理。榮祿仍執其向來戇拙之言。答曰。只有一條路。必

須殺端王及其他助義和拳之王公大臣。再則必須回京。當時有一事。乃一滿洲大

員所說。此人與宮廷甚密邇者也。言榮祿到太原。皇帝差一人立召榮祿人見。諭之

曰。我狠喜歡。你到底來了。我望你趕快殺端王。不可延緩。榮祿答曰。太后沒有旨意。

奴才怎敢爲之。皇上獨斷下上諭的時候。現在業已過了。

榮祿此言蓋暗指一八九八年九月卽光緒二十四

年皇帝下諭立刻殺榮祿之事

榮祿之地位極險。因彼頗有胆識。其舉動異於常人。遂有無數之仇

敵。不獨爲維新黨人之所恨。亦復政黨人所不悅也。幸太后重任之。乃免於難。且榮

祿亦不能如崇綺之廉潔。有陳澤霖者。侵吞軍需巨款。榮祿曾言此款可以追出。及

至太原。乃奏稱此款爲聯軍所掠取。而言官則言榮祿所以爲其彌縫者。實得四萬

金。上等燕窩二十磅。絲綢四箱。由一軍官葉某者過付。摺上留中。此太后之老法也。

榮祿做生日時。及其妻開弔時。百官送重禮者甚多。遂動總管李蓮英之忌。李蓮英之財物。爲聯軍所掠取。乃設法以思恢復其舊。在太原時。百官雲集。鑽謀者奔走其門。凡曾隨駕受苦之員。皆望得殊賞。因之爭論大起。此等曾受驚苦之人。皆以爲他員乃隨後始至者。不能與之比功。而各省之求差使者。更無論矣。太后在太原。召見羣臣時。所問答。及軍機會議。皆討論應否回京。及在南方或中央或陝西遷都之問題。張之洞曾上一奏。請遷都於湖北之當陽。言其地處中央。形勢極佳。又言其地名亦好。可爲重興之兆。蓋天子恆南面也。而朝中之忌張者。則謂張此言乃欲皇帝重執朝政耳。此時榮祿爲太后所倚重。彼力請回京。鹿傳霖王文韶二人亦附和之。其後太后之決意回鑾者。乃榮祿之力也。太后在太原時。關於此大事之爭。繼續不斷。至西曆九月底。忽聞聯軍欲派一師以報山西殺教士之仇。太后遂決意往西安府。以彼處較安穩也。中國人最顧全體面。既已西行。乃下一諭如下。

諭朕恭奉慈輿。駐蹕太原。將近兩旬。該省適值荒歉。千乘萬騎。供億維艱。食用皆昂。民生滋累。每一念及。怒然難安。且省城電報不通。京外往來要件。輾轉每多延誤。不

得已謹擇於閏八月初八日啟蹕。西幸長安云云。

九月三十號。兩宮自太原啟鑾往陝西。沿路供張完美。非如前此倉皇困苦之情形矣。路中聞剛毅死耗。太后甚惜之。此人即拳匪首領。贊助復政者之最頑固暴亂者也。剛毅在候馬地方得病。三日即死。都察院副都御史何乃瑩留後看護之。死後太后優待其子。其子亦隨扈至西安。太后時與之談其父之忠心。駕至西安。駐於督署。此署蓋備陝甘總督巡視到陝駐節之所。後又遷於撫署。兩署皆備行在之用。牆壁塗以紅色。其外圍以柵欄。欄外即侍衛守護之處。各部九卿均草創設之。然行在一切布置。則悉如北京之舊。行宮之正殿。空而不用。旁殿則備爲召見人員守候之處。正殿後有一房。其門以六版爲之。僅開二扇。由外可見其中之寶座。室中皆用黃緞裝飾之。朝廷典禮。在此舉行。其左又有一屋。則爲每日召見臣工之處。再後即太后坐起及臥室。皇帝皇后居一小房。通於太后臥室。西偏另有小房三間。大阿哥住之。李總管則住太后之東偏一室。行在諸事草創。非如在京時之濶大。度支亦拮据。各省進貢之物品及金銀。太后皆保存之。撫台岑管理行在之財政。免其濫費。太后每

日膳費二百兩。比之在京時。此數不過十分之一。一日太后與岑言及此事。曰現在我們儉省多了。岑答曰。此數仍可節省。以裕國用。太后之菜單。由太監執掌之。每日選擇一百種。時南方所貢之燕窩等貴品甚多。太后大賞之。鷄鴨魚肉等。皆爲之減味矣。惟皇帝則仍如在路時之食菜蔬。太后下諭。每飯只准六肴。不得過多。太后喜食牛奶。在西安養六牛於行在附近。每月以二百金喂養之。太后身體甚佳。惟消化不良。太后謂爲轉換天氣。及在路中勞苦之故。有時不能安睡。則按摩之。有太監數人。精於此術。居行在仍令演劇。如在京時。但甚關心於和議之情形。命有電報至。即刻進呈御覽。聞有人褻瀆頤和園。大爲憂憤。後一孫姓太監來。言寶座被擲於湖內。外兵畫淫穢之畫於太后之臥室。愈震怒。此孫太監乃留京看守者也。及聞和議告成。登於九月七號之記錄。太后心始安。條約既定。太后乃下諭定期西歷九月回鑾。此諭乃一千九百零一年之六月。即光緒二十七年。以皇帝名義所下者也。今錄於下。

上年七月以來。倉卒播遷。朕侍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暫

駐關中。瞬將經歲。睽懷宗社。時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經諭令內務府大臣掃除宮闕。亟欲即日回鑾。惟現在時令已交仲夏。天氣炎熱。聖母高年。理宜衛攝起居。以昭頤養。萬難於溽暑之際。跋涉長途。自應俟節候稍涼。啓蹕。茲擇於七月十九日。朕恭奉慈輿。由河南直隸一帶回京。著各該衙門先期敬謹豫備。將此通諭一體咸知。俾慰天下臣民之望。

有綱公者。亦助拳匪之首領。莊王之幼弟也。帶家眷隨駕至西安。太后知其必求恩免死。乃不見之。此人全家遂流魄於西安。隨駕之官。無一人助之者。其後在一小衙門當差。以自活。其妻青年貌美。賣之爲奴。太后此時深愧前信拳匪之愚。助拳諸首領。或殺或自盡。太后嘗曰。這些王大臣。都是在先誇口之人。因他們是朝廷親屬。我聽他們的話。說洋人萬不能勝中國。我們真是大錯。他們愚暗。險些亡國。我所可惜的。只趙舒翹一人。太后由京往西安。及由西安回鑾。見沿路農民貧苦之狀。甚爲憫念。特發銀以賑之。其數甚巨。並告皇帝曰。前在宮中。不知小民之苦也。在西安時。皇帝時或參預國事。較在京時稍爲自由。此戊戌後之所無者。但太后雖與皇帝談

論國事。或問帝之意見如何。而帝仍不敢自伸其意。且帝之性情頗不定。故朝中大臣亦願稟承太后以定國事。惟有一要事。太后從帝之請。即以帝師傅孫家鼐入軍機也。此人當一千九百年。即光緒二十六年。立大阿哥時。曾辭職。蓋孫意以爲此舉實無異於廢立也。後當拳亂。孫仍留居於京。家中被掠。幸榮祿救之。否則其命亦不保。同時鹿傳霖亦入軍機。當圍攻使館之初。鹿爲江蘇巡撫。帶三千人北上勤王。尙未至京。聞洋兵已破城。乃解散軍隊。至其家鄉住數日。即往太原。太后召見甚喜。由是遂入軍機。直至於死。未出軍機處也。此人之性情。亦與中國其他大員同。對於國事之意見。始終如一。毫不改變。拳亂後與拳亂前無異也。鹿在江蘇巡撫任內。帶兵北上。此事亦甚有味。可見中國各省疆吏有自由行動之權。可謂之半獨立國。凡疆吏有強毅意志者。皆可獨斷而行之。當時兩江兩廣兩湖之總督。亦胆敢違太后旨意。定東南互保之約。但彼等之屬員。亦可行其己意。凡其意以爲正者。即可行之。其時有一官進貢往西安。回蘇州後。寫信與京中友人。詳述行在之情形。其言甚爲可靠。余擇而錄之。蓋多官書所不及也。

進貢委員與友書 由洋文轉譯

太后仍獨攬大權。無論鉅細。躬自裁奪。最信任者。爲榮祿鹿傳霖。岑撫現已失勢。朝議頗主回鑾。予見太后精力強健。雖壽已六十有四。而望去不過如四十許人。皇帝貌甚鬱鬱。近日稍好。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狀類儉荒。喜穿武裝。常出外觀劇。故予得見之。戴一金邊毡帽。內穿皮衣。外罩紅色軍服。如奪標者。與戲子流氓熟識。頗工馬術。亦善音樂。如台上鼓板稍錯。即離席大罵。或自己上台代之。種種怪狀劣蹟。有時爲太后所聞。則重加鞭責。近與侍奉太后之宮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因此吃虧不小。常同李蓮英在外浪游。予友高某曾論之曰。彼以候補皇帝之資格。恐不久成爲廢太子矣。此語甚爲雋妙。且極確實。彼從不讀書。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今述一事。十月十八日。彼同其弟其叔及義和拳首領瀾公。帶領一羣太監。至城隍廟內之戲場看戲。太監恃其勢力。欲佔最佳之座位。因此與甘勇致起爭端。甘勇蠻橫。太監及其餘之小官。均被打。戲場紛亂。由此一事。即可想見不堪之狀。又可因以見太監之勢力。太監既被打。即思報復之計。借事在岑撫處。詆毀開戲。

園之主人。乃將各戲園一併封閉。並將園主枷號示衆。撫台出示。言太后因陝省荒歉。國家多事。不當演戲娛樂。並各茶館亦皆封之。人人均知係太監之力也。其後內務府大臣繼祿。又求總管太監李蓮英。請太后降諭。重令各戲園開演。其所出之告示。言現已得雪。大有豐年之兆。戲院准予重開。太后萬壽之前數日。岑撫提議欲舉行慶典。仍照往例進呈貢物。溥侗反對。言國勢危急至此。宗廟陵寢。皆在外兵之手。老佛何心更做萬壽。乃寢其議。岑撫雖有強項之名。大言不懼。其實與李蓮英甚爲聯絡。有人言其近與奏事處之太監。結爲盟兄弟。因此之故。乃得尙書。賞在紫禁城內乘坐肩輿也。董福祥已回甘肅。其部下之兵。歸譚提督統帶。此人在回匪擾亂之時。曾著有戰功者。老佛希望戰勝洋人之心。似仍未絕。夏震武上奏。保薦一蠻子。請太后重加任用。謂如不能戰勝聯軍。願以全家作保云云。

第二十一章 拳黨首領之死

中國官吏無聯合之力。少任事之勇。缺愛國之心。雖事機危迫之時。恆畏縮不能振奮。然其歷來相傳之教義。亦有一特長可述者。即彼等一聞朝廷賜之死罪。皆安然

受之而從容就死也。辛丑議和。以處置拳黨首領爲一條件。觀於諸人死時之情形。亦可證之。足見中國人特殊之性情。中國政府之能長久堅固。而不易動搖者。賴此義以維繫之。蓋由於孔教忠君之大義也。議和時。各國請戮拳黨首領。及助拳匪之人。太后先本不願許之。蓋太后當時亦贊成此事者也。其後與大臣商議。知此條不許。則和平無望。不得已。於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即光緒二十七年。下諭定數人之罪。此數人太后謂爲倡首排外之人。其諭乃榮祿所草。吾等皆知太后實主持其事。今因欲保自己之平安。而賜諸人之死。讀此諭者。不能不有所感觸也。然太后仍不欲盡許列強所要求。欲救端王瀾公趙舒翹三人之命。其諭如下。

諭京師自五月以來。拳匪倡亂。開釁友邦。現經奕劻李鴻章與各國使臣在京議和。大綱草約業已畫押。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於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以致邪燄大張。聚數萬匪徒於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主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生民塗炭。朕與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

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前經兩降諭旨。尙覺法輕情重。不足蔽辜。應再分別等差。加以懲處。已革莊親王載勛。縱容拳匪。圍攻使館。擅出違約告示。又輕信匪言。枉殺多命。實屬愚暴冥頑。著賜令自盡。派署左都御史葛寶華前往監視。已革端郡王載漪。倡率諸王貝勒。輕信拳匪。妄言主戰。致肇釁端。罪實難辭。降調輔國公載瀾。隨同載勛。妄出違約告示。咎亦應得。著革去爵職。惟念俱屬懿親。特予加恩。均著發往新疆。永遠監禁。先行派員看管。已革巡撫毓賢。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妄信拳匪邪術。至京爲之揄揚。以致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撫任。復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屬昏謬凶殘。罪魁禍首。前已遣發新疆。計行抵甘肅。著傳旨即行正法。並派按察使何福堃監視行刑。前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剛毅。袒庇拳匪。釀成巨禍。並會出違約告示。本應置之重典。惟現已病故。著追奪原官。即行革職。革職留任甘肅提督董福祥。統兵入衛。紀律不嚴。又不諳交涉。率意鹵莽。雖圍攻使館。係由該革王等指使。究難辭咎。本應重懲。姑念在甘肅素著勞績。回漢悅服。格外從寬。著即行革職。降調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於

載勛擅出違約告示。曾經阻止。情尙可原。惟未能力爭。究難辭咎。著加恩革職。定爲斬監候罪名。革職留任刑部尙書趙舒翹。平日尙無嫉視外交之意。前查辦拳匪。亦無庇縱之詞。惟究屬草率貽誤。著加恩定爲斬監候罪名。英年趙舒翹兩人。均著先行在陝西省監禁。大學士徐桐。降調前四川總督李秉衡。均已殉難身故。惟貽人口實。均著革職。並將卹典撤銷。經此次降旨以後。凡我友邦當共諒拳匪肇禍。實由禍首激迫而成。決非朝廷本意。朕懲辦禍首諸人。並無輕縱。即天下臣民亦曉然於此案之關繫重大也。

此諭旣下。列強之心。仍未滿足。尤謂端王瀾公二人。處置不當。一禮拜後。太后遂又下一諭。定二人以監禁候決之罪。其後減爲發往新疆。永不赦回。剛毅已死。則定以開棺戮屍之罪。此等刑法。中國人視爲最重者。趙舒翹英年二人。則賜自盡。軍機大臣啓秀及徐桐之一子。則於京中處決。其後又許列強之請。賞復五人原官。此五人乃當拳亂時上摺諫阻者也。觀諭中之語。顯出於不得已。因欲改正前事。遂不得不推諉於他端。故此諭如下。

諭本年五月間拳匪倡亂。勢日鴟張。朝廷以剿撫兩難。迭次召見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尙書徐用儀。戶部尙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經朕一再垂詢。詞意俱涉兩可。而首禍諸臣遂乘機誣陷。交章參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儀等宣力有年。平日辦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尙著勞勩。應即加恩。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均著開復原官。該部知道。

趙舒翹者。本軍機大臣。而爲太后之所愛重者也。此人太后始終欲保全之。先僅定以永遠監禁之罪。禁之於陝西臬署監獄。家屬可以入監探視。監禁之前一日。太后對人曰。我不信趙舒翹亦主張拳匪。惟貽誤國事。匿不上聞。乃彼之罪耳。有人將太后此語報告於趙。趙聞之極喜。以爲可以免死。後數日。傳言列強必欲定趙死罪。而後甘心。西安城中人大爲震動。蓋西安乃趙之本鄉也。城中紳士聯合三百人上書軍機處。請赦趙之死。軍機不敢上聞。刑部尙書僅批於書尾。代爲不平而已。新年元日。傳言更盛。太后召見軍機。自六時至十一時。不能決。城中鼓樓一帶擁擠多人。齊呼如趙就刑。必搶法場。軍機諸人恐有小亂。遂求太后下諭。賜趙自盡。太后允其請。

次日午末一鐘。下諭。定下午五時復命。巡撫岑往監獄宣諭。趙聽畢。問曰。可沒有別的旨意嗎。岑答曰。沒有。趙曰。一定有的。此時趙之夫人插言曰。沒有指望了。我們一塊死罷。遂與以毒藥。趙只取少許吞之。至三鐘。毫無動靜。精神如常。縱談身後諸事。與其家人商議。喪事如何辦理。趙深以死後高年之母無人侍奉爲念。其旁擁擠多人。皆其朋友及同僚。岑撫先不許人看視。其後亦許之。來者甚衆。趙對衆人曰。我如此地步。皆受剛毅之累。岑撫見其聲音雄壯清晰。毫無死狀。遂命從人給以鴉片。趙服鴉片後。至五鐘。仍無大效。岑又命服以砒霜。趙服後。滾地呻吟。以手搥胸。久之痛極。請命人摩擦其胸。趙體質極強。心志堅定。仍望赦旨之下。至夜十一鐘。仍無影響。岑撫甚爲焦灼。蓋恐太后問及何以延遲之故也。岑曰。五點鐘我要復命。此人不肯死。怎樣辦法。其從人請用厚紙浸燒酒中。塞其喉管。即致悶死。岑遂照辦。凡易五紙始氣絕。趙始終不信太后竟允其死。故不肯多食鴉片。甯忍痛遲延以待赦旨也。其次莊王之死。莊王帶二妾及其子往山西南方蒲州。在一官署居住。以候太后諭旨。欽差葛寶華奉命捧旨而往。到時爲一日之晨。地方官放砲迎之。莊王聞砲聲。甚

惡之心。知其爲凶信。謂從人曰。這個時候放砲做什麼。從人答曰。到了一位欽差大人。莊王又問曰。他是爲我來的麼。從人答曰。不是的。從這裏過。到別處辦事。欽差既進。莊王問以朝中之事。葛漫應之。略談數語。葛退出。察看房屋。見後有一古廟。遂擇一空房。爲其自盡之處。在屋頂椽上。繫一絲繩。料理妥當。命府縣帶兵彈壓。復往見莊王。謂之曰。有上諭。請王爺跪接。莊王曰。要的是我的腦袋嗎。葛不答。莊王跪下。聽上諭畢。莊王曰。賜我自盡。我早知道。他們不得我死。不能甘心。恐怕我們老佛爺也不能長久。說畢。請欽差許其與家屬告別。葛許之。此時其妾及子已知其事。入房。莊王謂其子曰。你須記得。以後盡力做事。報效國家。是汝的本分。不要忘了。無論怎樣。只要與國家有益。總不要叫洋人占奪祖宗留遺我們的錦繡江山。莊王蓋太祖之裔也其子聞之。哭不成聲。其妾則懼極而暈。莊王毫不爲意。問曰。死的地方在那裏。欽差答曰。王爺願意到背後空屋裏來嗎。莊王遂隨欽差而行。見屋中懸一絲繩。轉謂葛曰。欽差大人預備得真齊全。可贊。語畢。遂以繩套頭。數分鐘而氣絕。其三英年之死。英年乃膽小之人。先奉監禁之諭。與家人別。其夜大哭。對其從人罵慶王。不設法救之。第

二日即元旦。人皆有事。未留意看視之。彼終日哭泣。至夜半哭聲忽止。天明。其下人見彼臥於地上。滿面汗泥。已半死矣。蓋彼吞泥。喉哽氣閉。時賜彼自盡之旨。尙未下也。於是英年之死。遂壓四十八鐘未發表。時刻已至。岑撫始據以上聞。其四毓賢之戮。命將毓賢正法之上諭下時。彼已啟身往充發之地。帶病而行。聞命後。面無人色。大非在山西巡撫任內凶狂之象。死之前一日。病愈亟。往刑場時。係人扶掖而行。蘭州紳士擬送一辭別之酒席。毓賢辭謝。並寫一對聯回送。以誌感。紳士又於刑場掛一紅綢以尊敬之。至下午。街上貼有告白。係百姓出名。請赦毓賢之死。但毓賢自知無用。乃寫一書。述己之行徑。其中言死乃極光榮之事。己乃爲忠節而死。勸百姓不必干涉。又親筆寫兩軸。以爲其死後之遺筆。頗傳於世。今錄之於下。

人臣殉國。妻妾殉夫。孰言爲人不當如是耶。所悲者。老母年垂九十。幼女甫七齡。無人事養。爲人子者。何地自容。皇上所命。臣下理當遵行。予前殺人。今予被殺。夫復何言。所疚者。予位至封疆。經歷三省。未爲國家立功。涓滴無補。有負朝廷厚恩耳。又一紙曰。人臣負罪當誅。予此時心無他念。唯思一死足以爲榮。按毓賢此等誇張之詞亦非盡屬虛妄其爲人

雖極殘酷而操守非常廉潔聲名甚好死後貧無一錢竟無一新衣足備殮時之用者至今山西人猶感念之謂此人能保護山西省不使外人侵入且建祠祀之其後因恐外人有言乃毀之勃蘭德氏注深願速死。免受監牢之罪。太后之恩極重。予無以報。但誠心冀望朝臣中設法挽回國運。解除太后之憂。譯意次日午後一鐘。毓賢身首異處。觀者皆歎息不置。其五啓秀之死。啓秀與徐承煜同殺於北京菜市口。乃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某日之晨即光緒二十七年也。亦有數西人觀之。啓秀聞正法之命。只問曰。是誰的命令。有人答曰。有上諭。自西安來。啓秀曰。是太后的旨意。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無怨。啓秀前數月。曾被日本兵捉去。幸慶王救之。言其母年高。以是得脫。其母不久即死。慶王力勸啓秀自盡。謂死於此時。豈不忠孝兩全。但啓秀不聽其言。此語乃慶王所傳出也。

第二十三章 慈禧悔過

拳黨首領。既或殺或充發遠方。列強之怒亦平。太后默察時勢。知此後施政之方。不能泥守前法。必須調和而改革之。乃降上諭如下。

諭本年夏間拳匪釁起。憑恃城社。挾制朝廷。當時所頒諭旨。首禍諸人。竟於事機紛

擾之際。乘間矯擅。非出朝廷之意。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微言宣示。中外臣民。諒能默喻。現已將首禍諸人分別嚴懲。著內閣將五月二十四日以後。七月二十日以前。諭旨。彙呈。聽候查明。將矯擅妄傳各諭旨提出消除。以重綸音。而昭信史。此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諭也。同日又下一諭。以帝名出之。述庚子年朝廷之情形。及己與皇帝蒙塵之苦况。認己之過。言此後當痛懲舊習。此諭極爲重要。諭曰。本年夏間拳匪搆亂。開釁友邦。朕奉慈駕西巡。京師雲擾。迭命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作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既有悔禍之機。宜頒自責之詔。朝廷一切委曲難言之苦衷。不能不爲爾天下臣民明諭之。此次拳教之禍。不知者咸疑國家縱庇匪徒。激成大變。殊不知五六月間屢詔勸拳保教。而亂民悍族。迫人於無可如何。既苦禁諭之俱窮。復憤存亡之莫保。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變。朕與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謝九廟之靈。乃當哀痛昏瞽之際。經王大臣等數人勉強扶掖而出。於鎗林礮雨中。倉皇西狩。是慈躬驚險。宗社阽危。闌闐成墟。衣冠墳壑。莫非拳匪所致。朝廷其尙庇護耶。夫拳匪之亂。與信拳匪者之作亂。均非無因而起。各國在中國傳教。由來已

久。民教爭訟。地方官時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傷教。官無持平辦法。民教之怨。愈結愈深。拳匪乘機。寢成大釁。由平日辦理不善。以致一朝猝發。不可遏抑。是則地方官之咎也。涇涿拳匪。旣焚堂毀路。急派直隸練軍彈壓。乃練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此則將領之咎也。該匪妖言邪說。煽誘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謬無知。平時嫉外洋之強。而不知自量。惑於妖妄。詫爲神奇。於是各邸習拳矣。各街市習拳矣。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三數人倡之於上。千萬人和之於下。朕與皇太后方力持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之議。特命剛毅前往諭禁。乃竟不能解散。而數萬亂民。膽敢紅巾露刃。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我皇太后垂簾訓政將四十年。朕躬仰承慈誨。夙昔睦鄰保教。何等懷柔。而況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當此之時。首禍諸人。叫囂墮突。匪黨紛擾。患在肘腋。朕奉慈聖。既有法不及衆之憂。寢成尾大不掉之勢。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此則首禍王大臣之罪也。然當使館被圍之際。屢次諭令總理衙門大臣。前往禁止。攻

擊。並至各館會晤慰問。乃因鎗礮互施。竟至無人敢往。紛紜擾攘。莫可究詰。設使火轟水灌。豈能一律保全。所以不致竟成巨禍者。實由朝廷極力維持。是以酒果冰瓜。聯翩致送。無非朕躬仰體慈懷。惟我與國。應識此衷。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蒙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惟各國既定和局。自不致強人所難。着奕劻李鴻章於訂立約章時。婉商力辯。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國信義爲重。當視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議之必可行。此該全權大臣所當竭忠盡智者也。當京師擾亂之時。曾諭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時開釁。東南所以明訂約章。極力保護者。悉由遵奉諭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務得以保全。而東南疆臣亦藉以自固。惟各省平時。無不以自強爲辭。究之臨時張皇。一無可恃。又不悉朝廷事處萬難。但執一偏之辭。責難君父。試思乘輿出走。風鶴驚心。昌平宣化間。朕侍皇太后素衣將敝。豆粥難求。困苦饑寒。不如氓庶。不知爲人臣者。亦嘗念及憂辱之義否。總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爲此言。並非追既往之愆尤。實欲儆將來之玩泄。近二十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誥誡。臥薪嘗膽。徒託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

之後。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卽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夫無事且難支持。今又搆此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屯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款。仍當深恤民艱。保薦人才。不當專取才華。而當內觀心術。其大要無過去私心。破積習兩言。大臣不存私心。則用人必公。破除積習。則辦事着實。惟公與實。乃理財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國脉之轉機。應卽遵照初十日諭旨。妥速議奏。實力舉行。此則中外各大臣所當國爾忘家。正已率屬者也。朕受皇太后鞠勞訓養。垂三十年。一旦顛危至此。仰思宗廟之震驚。北望京師之殘毀。士大夫之流離者數千家。兵民之死傷者數十萬。自責不暇。何忍責人。所以諄諄誥諭者。則以振作之與因循。爲興替所由判。切實之與敷衍。卽強弱所由分。固邦交。保疆土。舉賢才。開言路。已屢次剴切申諭。中外各大臣其各懷遵訓誥。激發忠忱。深念殷憂啟聖之言。勿忘盡瘁鞠躬之誼。朕與皇太后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此詔乃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降。卽太后承認列強要索和議條款大

慨情形之時也。自此時起。至西歷六月。太后常在恐懼之中。行在既不能如宮中之安適。榮祿及南方諸督。又時進勸諫之言。太后極望仍有回京之一日。且急不能耐焉。此時尙有一極難之事。即大阿哥之處置是也。太后知拳黨首領之子。一日居皇嗣之位。即一日不能全列強之友誼。且大阿哥既爲將來之皇帝。必不能使其父長留於戍所。而端王之赦回。又列強之所必不許也。然大阿哥已正式立爲繼承皇位之人。此國之大事。不能輕於易置。已極費躊躇。大阿哥品行極劣。太后雖立之。亦甚以爲悔。彼常於人前現鄙野之狀。使太后抱愧無顏。蓋不止一次矣。即在太后前。亦不循規矩。任意而行。毫不自知其身分。以此太后決意去之而不惜。下諭言其父端王作事。陷國家於危險之域。得罪於列祖列宗。永不能洗。太后因欲留己及大阿哥之體面。乃言際此時勢。大阿哥不能繼承大寶。曾稟請太后收回成命。已允其請。大阿哥既廢。太后欲使之與宮庭永絕關係。乃賜以最低之公爵。歲時禮節。一概免去。太后意謂如此處置。足爲決絕廢棄之證。於是此嗣子遂一蹶不能復升。蓋彼所得者。乃一最低之勳爵。既無職任。亦無薪俸。遂終身爲一窮乏之人矣。今日北京南城

汙穢之地。常見其踪跡。既醉且汗。以賭博爲生涯。其特著者。僅人物漂亮。及大言荒唐而已。如此之人。若非命運不佳。及列強反對之故。今日已爲中國南面之主矣。太后既廢大阿哥。又傳諭承嗣同治皇帝一事。暫時擱置。俟有相當之人。再定。據上所言。太后蒙塵於外。深悔前事。希望重入北京。恢復舊狀。但北京一地。前事過去未久。太后知外人不能遽忘也。一千九百〇一年之六月。即光緒二十七年。和議條款告成。至九月七號。各外交代表正式簽字。此紙上條文。又爲將來無數困難問題發生之源。當此時。太后悔恨之餘。又雜疑懼之心。回鑾之時。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二十號光緒二十七年及二十八年思以恩榮術數。籠絡外人。至於京中官僚。見和局已成。危險已過。遂以爲復睹太平。立忘前此畏懼之心。故態復萌。一切卑鄙嬉樂之象。又如往日矣。從各種方面。皆可察見此等現象。至後來修理商約之時。尤爲顯見。足以證明吾人之定評。此定評乃數年前一在北京之英國代表所指出者。其言曰。此類人毫不講情理。若恐懼之。則事事屈服矣。今述一事。可見中國官場驕傲之情形。即中國特派謝罪大臣至德時之事也。其特派員爲皇帝之弟醇親王。因此一事中德邦交。幾致決

裂。蓋當時議和第一款。即載明中國派醇親王至柏林。以表對於前殺德使克林德之歉忱。一千九百一年七月十二號。即光緒二十七年。醇親王自北京啟程。奉命致中國政府不安之意於德皇。及至柏林。德皇所擬關於此舉之禮節。醇王以爲與所得之訓示不符。德政府遲疑多日。卒以迫於中國向來外交拖延忍耐之手段。而讓步焉。下所錄之電報。乃醇王在德國。於九月二十六號致與議和全權大臣慶親王及李鴻章者也。

前接嘯樞電。相機因應。並示折中。仰見周密。欣有遵依。十四德皇停止禮節後。遣來朝車提督禮官俱未撤回。察其動靜。似有挽回之機。因與蔭昌李希德等再四籌維。命蔭昌用德文信致慶音泰。婉商外部。以跪禮我國萬難應允。於德既無所取。更與兩國體面大有相關。作爲出自禮意。懇請德王寬免。一面又與駐巴在爾艾領事面商。或將此意由禮備函。徑達外部。託其先爲代通消息。復於十八晚面命呂使趕回德京。設法接辦。十九呂回後。接嘯電。亦即轉電呂。命其照示。再與外部切商。旋於廿申據艾領事來稱。頃得外部電。命詢王爺何時起身。以速爲宜。我皇必見。跪禮已免。

遞書只帶蔭昌一人。餘在別殿伺候等語。當晚復接呂回電云。德皇六號出巡。現據外部大司員云。王爺前來。德王必見。事有轉機云云。據以上各情。事已挽回。但爲時甚迫。禮未敢稍涉拘泥。趕即於十一鐘時令該國來接各官備車前往。二十一二時到坡思丹。德皇又遣朝車並頭等提督接禮等均至舊皇宮居住。供應優渥。隨商定次日進見。並送故德后花圈禮節。二十二日刻親至故德后墓如禮。十二時復遣朝車提督迎至新行宮。禮隨帶蔭昌進見內殿。遞書宣讀頌詞。張翼六人在外殿侍立。禮成。德皇遣馬隊送歸舊行宮。兩時德皇親來答拜。意極殷勤。坐談良久。並命備舟車游覽哈芳湖孔雀島。二十三早看操。午後仍至新行宮進見。德皇並留多在柏林居住。看各廠院。又面屬前赴丹西。會晤亨利親王。看其水師。禮未便拂命。現擬見德后後。即赴柏林。另住客寓。所有一切。均賴國家鴻福。俱臻妥協。堪慰宸念。祈代奏。太后見醇王此行之結果。甚爲嘉獎。在中國政府眼光中。以爲得外交之勝利。若外交之勝利。中國得之甚易者。實則此僅表面虛榮。實際上已大失敗也。因中國行事野蠻。殺德之欽使。醇王此行。乃爲謝罪而往者。然觀上錄之電文。似與此行之目的。

不合。今北京外交團中。群謂監國攝政王自德國歸。所得之知識不少。當此時。王之兩弟遊歷各國。學習海陸軍。其意以爲中國第一要政。唯在重建海陸軍。各文明國皆待以親貴之禮。甚爲隆重。然眞知北京政府之內情者。則視此等遊歷之舉。直類戲劇而已。不過以其地位之故。得人民一時尊崇之虛榮。豈眞心改革者哉。

第二十三章 兩宮回鑾

太后之心志。自出京後。以至在西安行在之時。至爲不定。非如往日之決斷。其情頗如拳匪亂時。變幻莫測之景象。此其故半由太后春秋漸高。半由迷信星士等荒唐之辭。凡事至危急時。太后頗信此等不經之言。余於他處已曾言及。太后於此等荒唐之辭。甚易感動。其言時有勢力。於由西安回京時一路之小事尤甚。當其時。榮祿在行在。李鴻章在北京。固請太后回鑾。太后允之。太后始甚疑懼。觀於命由太原速往西安可見。直至和議條款大定。拳黨首領之罪皆定。疑懼之心始已。李鴻章自拳亂之始。即以爲政府助亂黨攻使館。實至愚大謬。以此偉人具此心理。因其勢力。遂使太后心中亦漸知前此政策之背謬愚拙。故於拳亂亟時。見聯軍之來中國者。無

論拳匪官軍。皆不能敵。遂立即放李鴻章爲直隸總督。並諭其由廣東速即北上。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一號。以此時亟需明悉外事之大員也。太后甚至命其由上海至天津。可借一俄輪而行。李鴻章覆奏由袁世凱轉呈。其外面詞句似甚恭順。而內中所含之意。則言此次之禍。實太后之過也。電中有云。

仰蒙倚任優隆。曷勝感悚。惟念前在北洋二十餘年。經營諸務。粗有就緒。今一旦敗壞。掃地盡矣。奉命於危難之中。深懼無可措手。萬難再當鉅任。並言上海無俄國輪船。現在戰事未止。彼國即有船。亦必不借。其後則請恕不能速行之罪。言英國使臣曾請彼。須俟外交使臣平安送至天津後。始可動身。不知現在能安送外使至津否。又言俟體氣稍復。即由陸北上云云。太后硃批。僅兩三語。其辭如下。李鴻章電悉。現在事機甚緊。著仍遵前旨迅速北來。毋再藉延。李鴻章雖得有此等特電。然仍留上海不即發。彼早有成竹在胸。外面似有事辦。實則欲觀圍攻使館之究竟也。李在上海時。泰晤士報館訪員曾於七月二十三號往見之。李言若非太后深知前此之失計。改變政策。以待盛怒之列強。則不即北上就職。至七月之末。聞太后欲出京。遂加

緊遞上一奏。此奏極有名。請朝廷推誠布公。速即改變政策。此奏到京。尙在太后出京之前。覽之可以見李鴻章之爲人。且尤見其勇敢有識。彼二十年來。爲中國著名之人物。得環球之稱頌者。非倖致也。

其奏略曰。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虜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葉以來。外患漸深。至於今日。危迫極矣。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都。燬圓明園。文宗出走。崩於熱河。後世子孫。固當永記於心。不忘報復。凡我臣民。亦宜同懷敵愾者也。自此以後。法併安南。日攘朝鮮。屬地漸失。各海口亦爲列強所據。德佔膠州。俄佔旅順大連。英佔威海九龍。法佔廣灣。奇辱極恥。豈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於垂暮之年。得睹我國戰勝列強。一雪前恥。其爲快樂。夫何待言。不幸曠觀時勢。唯見憂患之日深。積弱之軍。實不堪戰。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以卵敵石。豈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數萬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爲守者。不過二三千人。然十日以來。外兵之傷亡者。僅數百人。而我兵已死二萬餘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館非設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軍圍攻。已及一月。死傷數千。曾不能克。現八國聯

軍。已將來華。攜帶大砲無算。不知中國何以禦之。但有十萬洋兵。即得京師。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往熱河。而今日尙無勝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襲者。若俟至彼時。乃欲議和。恐今日之勢。且非甲午之比。蓋其時日本之伊藤。猶願接待中國議和之使。若今日任用拳匪。圍攻使館。犯列強之衆怒。朝廷將於王公大臣之中。簡派何人。以與列強開議耶。以宗廟社稷爲孤注之一擲。臣思及此。深爲寒心。若聖明在上。如拳匪之妖術。早已勦滅無遺。豈任其披猖爲禍。一至於此。歷覽前史。漢之亡。非以張角黃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禦敵乎。臣年已八十。死期將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後何以見列祖列宗於地下。故敢貢其贛直。請皇太后皇上。立將妖人正法。罷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國公使至聯軍大營。臣奉諭速。即北上。雖病體支離。仍力疾冒暑顛行。但臣讀寄諭。似皇太后皇上仍無誠心議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猶信拳匪爲忠義之民。不勝憂慮。臣現無一兵一餉。若冒昧北上。唯死於亂兵妖民。而於國毫無所益。故臣仍駐上海。擬先籌一衛隊。措足餉項。並探察列強情形。隨機應付。一俟辦有頭緒。即當兼程北上云云。

此直言勸諫之奏。太后覽之。自不能無動於中。八月十二號及十三號。在懷來所下之上諭。乃首次通諭國中。明言此後取調和政策。以爲日後回鑾之本。且太后尤有先見之明。早知聯軍中有互相猜忌之意。且不免有爭端。回鑾一舉。固易成功也。八月十九號之上諭。言拳匪之攻使館。全由教民與非教民平日積仇。以致此亂。又言列強之進兵。意在勦滅拳匪。固無疑義。然有時頗唱侵伐之說。不顧友誼。殊可悲傷。又言中國政府於亂亟時。費盡苦心。設盡方法。以保在京外人之生命財產。而列強不諒。所以酬答吾之好意者如此。殊非始料所及也。中國政府。每輕信無稽之言。故有此諭。若非外交團由往日之閱歷。深知中國之內情者。殊不信此等言詞。乃出於聰明智慧之太后也。然此諭亦非盡不合。蓋同時俄政府亦有同類之文書。爲中國政府寬恕。一如太后之言焉。前諭之末。命榮祿徐桐崇綺等留京爲議和大臣。但太后言與外國軍官交涉。彼挾其戰勝之威。自難和衷協議。可酌量。或徑電各國外部。或與上海總領事商議。庶有和平之望也。太后爲一最聰明之人。知北京一地。此時難開談判。苟徑電各國外部。或上海領事。自然較易遮飾。不比北京之外人。初從虎

口逃出者也。第二日又下一諭，辭意大爲不同。朝廷自認錯誤，以動人民之憐憫，亦寓以勸勉之意。諭中有云：滌慮洗心，匡予不逮。朕雖不德，庶幾不遠而復。天心之悔，曷可期矣。觀其全文，極爲誠懇。自認國中所受之禍害，皆朝廷不善處置之過。又訓示百官，言亂事發生之源，皆由內外百官酣嬉怠惰，不知振作。此等錮習，速宜除拔。諭中自述朝廷之責任，有云：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塗炭。朕尙何所弛其責備耶。朕爲天下之主，不能爲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復何所顧惜。敬念聖母春秋已高，豈敢有虧孝養云云。於是改革政策之旨，已明諭天下。又召京外官員，即來行在，以便速舉改革之政。又獎謝長江一帶督撫維持東南，謹守條約之善。至於教民，則重申保護之約。諭中又時述及慶王等所奏議和之情形，列強之態度，足達和平之望。西曆九月初旬，各省督撫聯名上奏，請兩宮回鑾。苟當時聯軍有以暴虐手段抵抗太后者，則必不能有此等之請求也。當時關於都城之事，議論甚多。時起爭執。各省督撫聯名上一封奏，由袁世凱起草，致之劉坤一。劉坤一轉電各省，奏中言拳黨諸人之罪，其禍中於國家甚酷。今幸和議已開，困難已過，亟宜宣布回鑾。

以定人心。又言臣等聞朝廷由太原往西安。實深悲痛云云。今錄其奏如下。劉坤一等奏竊自拳匪肇亂。搆釁列邦。京師相繼失陷。遼東亦多失守。以致宗社震驚。乘輿播遷。薄海臣民。倉皇失措。莫不謂拳匪釀禍。貽誤國家。疾首痛心。同切憂懼。迨澆奉明詔。車駕暫幸太原。議及親貴。仰見我皇太后皇上昔者之苦衷。今者之明晰。雖外人尙未滿意。有待調停。而天下士庶。莫不欽仰感動。鼓舞歡欣。方冀畿輔廓清。指日回鑾。上慰九廟在天之靈。下遂億兆蒼生之望。日昨恭讀電傳本月初六日諭旨。現定閏八月初八啓鑾。西幸長安等因。欽此。臣等私憂過慮。誠有不得不具陳於我皇太后皇上之前者。伏查自古國家多難之時。亦有遷都之舉。然必須敵人不能懸軍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國圖存。今日聯軍謀堅勢衆。實與古來不同。况陝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來。屢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鄰。新疆逼迫強俄。甘肅尤爲回藪。內訌外侮。在在可虞。較之京師素云完善。即就目下言之。各國方以新勝之師。謀合圖進。我能往。彼亦能往。不畏數萬里之海。豈畏數千里之陸。恐山川之險。未可憑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且京師根本重地。四

方所拱極而朝宗者也。宗廟宮闕。列祖列宗之神靈所式憑者也。二百餘年。基業固矣。一旦棄之。不特失臣民之望。亦非聖心之所安。前聞各國曾請退兵回鑾。不佔土地。無論所請果否出於至誠。正可藉回鑾之說。以速其撤兵之議。倘西幸愈遠。拂各國之請。阻就款之忱。萬一激變宗旨。洋兵不撤。京畿從此淪胥矣。遼東不復。陵寢從此鼎革矣。一國變計。各國爭先。外而沿江沿海。處處侵佔。內而奸宄生心。紛紛擾亂。瓜分之勢成。糜爛之禍亟矣。人心愈搖。餉源愈竭。運道愈梗。而朝廷徒局促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夫以偏僻彫敝之秦隴。供萬乘百官之資糧。久將不給。以屢次挫失之弱兵。抗合縱連衡之強國。勢必難支。存亡關鍵。實在於此。臣等萬死。奚足補救。伏乞皇太后皇上追念列祖列宗創垂之艱難。俯念滿洲八旗生齒之蕃衍。外順各國迎駕之請。內慰臣庶戀闕之心。擬請睿裁。收回幸陝成命。倘若乘輿已發。駐陝伊邇。勢難折回。亦乞明降諭旨。以告天下。具言此次幸陝。亦係暫計。俟畿輔稍定。即行回鑾。並簡派王大臣致祭宗廟。恭謁諸陵。示天下以朝廷不忘宗廟陵寢之重。斷無終不回鑾之理。一面飭令全權大臣婉告各國使臣。果真退兵。示以必返。庶足定人心。

而安大局。又奏接使俄大臣楊儒電述外部之言曰。勢必大舉西向。恐未成咸陽之宮。又將稅蘭州之駕等語。臣等聞各國議論。大率皆同。今日幸陝之舉。議者必以秦中遠隔海口。有黃河潼關之阻限。其險隘可守。敵來較難。拒敵較易。不知古今兵事實有不同。八國環攻。與一國搆兵。又不同。今日戰鬪。須憑鎗力。守險須憑礮力。潼關同州等處之黃河。僅寬四五里。愈上愈狹。外國陸路行營快礮七生的口徑者。及八九生的口徑用馬拖運者。可擊七八里。新式長田雞礮可隔山遙擊七八里。中國皆無之。僅憑土礮小洋礮。豈能守關守河。各省鎗少彈缺。自造無多。假使洋兵深入中原。運道必然梗阻。不過數戰。彈子即罄。雖有忠義軍民。徒手亦難擊敵。蓋一國則深入難。八國則接濟易。此陝省拒敵之難也。又查外洋通例。凡係有和約之國。必駐公使。若其國不能爲公使駐者。即不視爲與國。一立和約。即使遷都陝西。各國肯允。亦必各遣公使。來陝駐紮。經此次變故以後。使館必留洋兵保守。距海愈遠。洋兵愈多。且山西河南直隸。必至於節節皆駐重兵。是無論遷都何處。必有使館洋兵。徒使中原數千里。皆爲洋兵盤踞。此陝省建都之難也。總之遷都之計。全在平日經營。若戰

敗以後。敵人必不許我矣。守險遠海亦拒敵之一策。若海口既已屬人。內地素無守具。則險者失其險矣。各國併力。各省紛擾。彼有接濟之便。我無持久之力。腹背受敵。跋前疐後。則遠者失其遠矣。此須俟事定以後。從容籌之。遇一國生釁之時。必先結援數國。移蹕陪都。軍械充足。礮台周密。再行開戰。然非所論於此時也。以上各情。恐議者或未詳考。臣愚見所及。不得不據實上陳。以備朝廷裁奪。回鑾事未決之先。太后急欲確知列強對於其權位之意見。既得諸大臣力陳。列強不致干涉。乃盡釋前日之猜疑。當時頑固之官員。皆預言太后必不願重到經洋兵褻瀆之京師。然太后雖甚迷信。乃極有遠見之人。苟非己之政權。處於險境。則常俯允衆意。前之研究建都問題。不過表面之事。但確知列強不致干涉其尊嚴之地位。則極願回京。其後和議漸進。太后又漸明列強以互相嫉妬之故。回京之後。不獨無患。且可得其歡迎。遂定計早日回京。每日由全權大臣慶王等報告和議進行之情形。至於全體告成。太后甚喜。僅候道路修理完竣。即啓程。蓋每年暑雨之後。道中恒有阻滯也。且啓程之先。預備行裝。須檢點收拾各省所進之貢物。又得最好之消息。知宮中儲藏之寶物。

未爲聯軍所掠。太后回鑾之心。乃愈急。恐太監等竊取也。中曆八月二十四日。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二十號。由西安啟蹕。騶從極多。太后先致祭於城外之廟。由此北行。每日約行二十五英里。在河南府稍歇。向開封進發。駐開封數星期。過萬壽。此次回京。沿路所備之行宮。及其他供應等。皆力求完美。以視前此倉皇出走之時。眞有天淵之隔矣。太后在開封日。和議簽字。李鴻章已死。李鴻章乃外交能手。極有功於太后。辛丑和約之成立。所以能寬讓如此者。皆其力也。太后雖極贊其能。從未加以特別之優待。總不命其入爲軍機大臣。以不懂其口音爲辭。然死後之榮典。則極重。爲二百餘年漢人所未有。除各省曾經建功之地。許立專祠外。並立一祠於京師。且當中日戰爭之後。太后雖亦責其罪。然光緒帝欲急開其直隸總督之缺。太后甚不以爲然。此足見太后識度之遠大也。和約簽定後。太后賜李以殊榮。又同時下諭。獎慶王及袁世凱等。以其皆贊助議和之人也。太后又稱榮祿之忠。榮祿乃最先勸太后勦滅拳匪者也。彼除在軍機處主持之外。又爲保護使館最力之人。在開封演戲慶賀萬壽後。全宮啓程。有一知府名文梯。滿洲人。緒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曾爲官官光

緒帝以其守舊而黜之。請太后勿回北京。謂洋人性情難測。太后嚴責之。過黃河時。政變後太后又復其職。請太后勿回北京。謂洋人性情難測。太后嚴責之。過黃河時。天氣晴朗。太后致祭於河神。地方官造一龍舟。太后及妃嬪等乘之而過。由此北行。一路中可注意者。凡有外人瞻仰者。太后皆特別寬待之。未抵京之前。太后下諭。凡有西人觀瞻。不必阻止。然太后雖有此諭。外交團仍循往例各下條教。禁止其國人參觀。太后欲調和列強。凡可行者皆行之。使中外感情重歸於好。以爲異日施政之本。於己毫無所費。而外人則得從容參觀。於國際之交誼。甚有益也。過直隸邊界時。太后又下一諭。敦睦列強之友誼。云皇帝入宮。即當接見各國使臣。並言當於正殿內接見。未見辛丑和約條款者。見此上諭。以爲此乃出於朝廷特別之優禮。不知乃約中所明載也。又言太后甚欲親身接見外國使臣夫人。謂從前交誼極好云云。一千九百零二年正月六號之正午。即光緒廿七年。全宮乘特別火車。抵近京之站。此站建於近北京南城之地。有極大之蓬。設於站旁。裝飾極爲華美。中有金漆寶座。祭壇用品。及各種貴重佳磁。以備接皇太后皇上之用。京中大員約數百人。候立此地。另有一特別之處。款待西人。遠望見三十餘輛長列車。漸近站旁。由車中一窗。得見

太后聖容。方察看週圍之情形。在太后旁者爲皇后皇妃。及總管太監李蓮英。各官見太后到。皆跪接於地下。內務府大臣繼祿大呼西人脫帽。第一人先下車者爲李蓮英。即往檢點隨帶各省之貢物。箱包堆如山積。皆由西安帶來者。旣而皇帝亦下。體貌甚健。太后目之。帝即匆匆上轎而行。雖有百官在旁。並不接見一語。皇帝行後。太后出立於車端之台上。聞太后語云。這里有好多外國人。略舉其手以答禮。慶王趨請聖安。王文韶後隨。王乃繼李鴻章爲議和全權大臣者也。慶王請太后上轎。太后曰。不用忙。立於衆中。約五分鐘。與旁人說話。精神矍鑠。不似年老之人。總管李蓮英來。以箱件清單呈上。太后細視一過。復交於李。允直隸總督袁世凱之請。帶領鐵路洋總管入見。太后謝其一路料理之佳。洋總管退。太后上轎。較皇帝之轎更大且佳。轎旁有一太監隨行。指點沿路景物。請太后注視。如見洋人。彼即指告。有一人曾聽此太監喊曰。老佛爺。快看那箇洋鬼子。太后微笑。過南城。直至前門入內城。彼處有一廟。供奉滿洲保護之神。正陽門城樓上。候有西人極多。下視院內。見太后下轎入廟。跪於神前。有道士數人贊禮。太后旣起。仰見西人。俯首而笑。遂上轎入大內。到

甯壽宮。約下午二點鐘。即命太監掘視前所埋藏之金寶。並未移動。太后大喜。次即下諭賜珍妃以身後之榮。顯示中外。此妃即庚子年全宮出走之時。奉太后之命。推於井中者。而此諭中。則稱贊其德性節烈。謂其因不能隨扈。遂自盡以死。不願見京城之破。宗廟之辱云云。賜以封號。升位一級。羣皆視此諭爲應有者。蓋中國人以爲人死靈魂不散。仍有知覺。珍妃生時。觸怒太后等事。以爲無關緊要。而死後則必須優酬之。以慰其魂。太后雖已離車站。西人仍聚視。後走者爲皇后妃嬪等。坐黃轎。又有次一等坐祿轎。沿以黃邊者。其宮妃等則坐官車。每二人坐一車。約共九十人。安排上轎時。甚爲喧雜。其中有年長者數人。口齒最爲清利。去後。太監及官員等。遂照料隨帶之行李。其中有動用之物件。以及各省所進之貢物。有軍機處人監理之。但此事不能速了。未幾。由榮祿領首。亦各上轎進城而去。榮祿頗有衰頹之象。行時以兩人扶之。太后此次回鑾。由正定至北京。全宮乘火車以行。爲中國歷史上之第一次也。下錄所紀之行程。爲倫敦泰晤士報一千九百零二年三月所登。今得該報主筆之許可。重錄於此。觀其所紀。可見太后兼人之精神。日理萬幾。國事紛如。而同時

又貫注其精神於家務銀錢運輸等雜事。此其與尋常人性情不同之處。乃極有關係。且有趣味之記載也。十二月三十一號之早。全宮到正定府。有一大馬隊護送。隨從官員太監等極多。行李箱件等。皆以車載之。有眼見者。云有三千乘之多。太監約共三四百人。尙有廚夫跟役等。人數既多。安插供給極難。且城內外凡有客店之佳者。皆爲大官所占。大官復帶有從人。皆由北京來迎接太后者也。全宮住正定府三日。此三日之內。其雜亂之情形。非筆墨所能述。每屋隅皆堆以箱籠等件。太監僕從聚而圍之。天氣極冷。當西歷正月一號。寒暑表在冰點兩度下。旅行之人。冷極而嘆。至於流涕。中下級官員。不得宿處。不得已。於車站左近。尋一棲身之處。以度此數日。站旁有一團未受訓練之兵隊。次夜火起於行宮附近之馬房。雖即撲滅。未受大傷。然已飽受虛驚矣。當時管理毫不得法。未出大事。乃其幸耳。奉有正月三號啟行之宣布。各色人等。聞之如釋重負。觀於當時之情形。大可表示東方大國之尊榮威勢。由黃河岸旁。以至正定府車站。約二百五十英里。跟隨皇駕之騾轎輿馬等。接連不斷。使人觀之。如見司各德所紀。歐洲中古時代。賽會建醮。僕僕於道之情狀。每一王

公。其騶從自三十人至一百人不等。皆行於北方凍裂不平之路。裝貨之車。如川流之不息。呻吟軋軋於冬季短日之中。至日落。則由兵隊執炬前引。寒夜凜凜。顛行投宿。但太后皇帝妃嬪總管太監等。則所行之路不同。地平如矢。由西安起。沿路皆以發光之泥鋪平。極其細軟。行步無聲。不獨無一石子。且皇駕到時。另有一班平道之夫。以毛帚刷地。令其更細而平。每隔十英里。有一極佳之休息處。皆先期預備無缺。據一承辦此事者言。鋪路之費。每八碼約需墨洋五十元。即一英里需一千磅也。蓋其泥有取於極遠之地者。中國道路。平時本極污穢。此則不過爲其臨時濫費之一端而已。既定於正月三號啓程。太后又擇上午九記半鐘開車。以太后之高年。而此等細事。尙親身爲之。不肯稍爲含糊。太后非常之性情。觀於此亦可得其一斑。此其所以能執無上之大權。其精神貫注於全國也。太后執權當國四十年。於家常細務。運輸瑣事。皆不肯忽略。必親身爲之。從容暇豫。毫無迫蹙。實爲非常之才。不可測度者也。其時特別車。已由比國鐵路公司及盛宣懷預備停妥。定於九記半鐘開行。以遵太后之命令。皇后妃嬪等早七鐘到車站。皇帝亦先太后而到。及太后到時。皇帝

率領餘人跪接。此時離開車尙有二鐘。太后監查諸辦事員安排發貨等事。行李包件堆積如山。又召見各文武大員於台上。洋員傑多第亦召見。接以溫言。獎其安排諸事。均甚舒適。又以宮廷行李緊要。囑其小心照料。貨車開後。太后心始放下。然言明到保定府。尙須監查一次。不欲使行李車先期到京也。凡此諸事。可見婦女一種普通之天性。雖太后亦同之。尤令人回思內外諸臣之忠實也。台上景致極爲有趣。中國向來宮廷秘密。一舉一動。皆深藏而無人知。此次則大不同。沿路以來。及此次上車之地。皆不設禁例。任人參觀。可以隨意行動。袁世凱之兵。約一千人。以爲太后衛隊。皇太后召見大員時。其從人皆退下。凡西人之往各省督撫州縣衙門者。必永留其景像於心而不忘。今日之景像。尤爲新奇。自各方面觀之。尤將刻於西人之心而不能忘也。若自本地之人觀之。則其視宮廷妃嬪。以及太監侍從人等。彷彿若初看外國人。現一種希奇新穎之觀念也。瑾貴妃年紀甚輕。神氣活潑。面帶歡容。觀者咸注意之。裝束極華麗。脂粉甚濃。於列車中往來經過。凡關於火車之事。莫不注視。與宮眷等講話。聲音清脆。此次宮廷乘坐火車。與將來中國鐵路事業之發達。頗有

關係。凡宮眷所戴珠寶極多。皇后所戴則尤佳。皆吸雪茄以代烟筒。想指旱烟此亦可爲將來發達之預兆。太后召見大員。約一刻餘鐘。皇帝侍立太后身旁。靜默無聲。偶爾發言。足以表見其聰睿。而面貌則有懈怠之色。皇后相貌亦好。然吾儕歐人觀之。則覺脂粉太多。反掩其美。亦如皇帝面現憂悶之色。其視周圍諸物。皆無興致。所穿衣服顏色均靜雅。依限九點半鐘開行之特別車。載宮廷往北京者。一車頭帶二十一輛列車。其次序如下。裝貨車九輛。又有載僕役騾轎等之車。其次爲鐵路辦事人之車。次頭等車二輛。坐王公大臣。次即皇帝之特別車。又次坐榮祿袁世凱宋慶鹿傳霖岑春暄及內務府諸人。又次即太后之特別車。又次爲皇后妃嬪等之特別車。又二等車二輛。坐侍從太監等。又頭等車一輛。坐總管李蓮英。最後爲傑多弟之事務車。當時鐵路總理爲盛宣懷。其辦此特別車。費殊不輕。皇太后皇上皇后之車。皆以華麗新奇之黃緞裝飾之。各有寶座睡榻軍機廳等。各妃嬪車皆備有極厚重之簾幙。其思想可謂周到。但妃嬪等皆願眺觀景物。故此等簾幙亦不大用之也。車行時。太后之車。恆爲聚會之處。太后與皇上及李總管談話爲多。太后之性情儀表。尤爲

人中之主。蓋出天賦。惟頗有迷信。欽天監雖至此時。亦不能素餐。即如到京時辰。奉命擇定正月七號下午二鐘。大吉。太后極信其言。遂通知傑多弟預定到京之時辰。太后又特囑數次。必於所定之時辰到北京永定門。極爲緊要。總工程師言若欲彼時到京。必須於保定府七鐘開行。但太后主意已定。亦不嫌動身之早。六鐘時。剛強之老太后。已到車站。霜氣極重。沙土飛揚。兵執炬以導輿夫。蓋其時天尙未亮也。閱者試閉目思之。即可見當時寒凜嚴厲之情形矣。此時太后又注意其輜重。最末次之行。行李車。僅先專車二十分鐘開行。太后於此等運輸之事。皆欲親身檢查。車務諸員。遂愈重其責任。不得不小心以從事。在保定忽有一事。可藉以規知太后之性情。以上所言隨行之大臣。其頭等車在太后特別車與皇帝特別車之間。人數甚多。頗覺擁擠不舒。遂與鐵路辦事人商議。加挂一輛頭等車。太后見之。問何故加挂此車。諸人答覆。太后不許。於是諸大臣遂不得不勉強仍擠於一車之內矣。太后又親至其車內一觀。問諸人安適否。言辦得甚妥。上午十一鐘三十分到豐台。蘆漢路綫於此處與京津路綫接軌。由英兵守之。太后到時。甚爲欣喜。但仍以到京時刻爲念。

時以己之錶對鐵路之鐘。傑多第於此地辭太后。太后獎其辦理妥當。第一次坐火車。極爲滿意。言日後再乘之。又言蘆漢通車行正式開車禮時。當親臨觀之。賞洋五千元。以酬鐵路執事華洋諸人之勞。獎傑多第以雙龍寶星。由豐台至北京前門之鐵路。由英國管理。占者言太后當於馬家堡下車。且可遵祖宗遺制。故日中太后即下車。坐轎由永定門進城。一路極其繁華。歐洲之人。皆頌其尊榮。唯有一日本訪事。謂此景不過如彼國鄉間演劇將開戲前之情形耳。皇帝每先太后而行。以便恭接。乃向例如此。進城正合太后預定之吉時。於是太后遂重進北京城矣。蒙塵於外。蓋已十八月之久。當其倉皇出走之時。殊狼狽不堪回首也。觀於北京之近情。及諭旨中自責之言。可見聰明當國之太后。其擇術之不誤。又有一事不可不記者。則盛宣懷所辦太后之臥車中。其臥床乃一歐式之榻。且有鴉片煙具。以上乃泰晤士報之記述也。回鑾後一星期。遂依條約所定。接見列強使臣於大殿。太后仍如往日坐殿。上大寶座內。皇帝之寶座稍低。其後又接見公使夫人等。公使領袖夫人帶領上殿。向太后作祝辭。歡迎太后重回美麗之京城。文詞極其和睦。於此可見太后所行調

前清慈禧太后



中坐者爲慈禧太后
侍後者爲裕朗西二
女德菱龍菱慈禧之
右爲隆裕后其後爲
裕朗西夫
人左爲光緒妃

清太后及宮眷

和列強之政策。已得其效果矣。庚子年使館之危險。此時已忘之矣。各國使臣。又回復其往日之態度。彼此相忌相制相爭。以求得中國之歡心矣。太后得公使夫人之祝詞。答辭亦極和悅。其態度尤能感

動人心。又以極誠懇之色言曰。庚子年宮中謠言甚大。使余不能不出走。然時以友誼素敦之諸公使所受災厄爲念。深抱不安。今前事已過。盼此後仍如昔日之和好云云。公使夫人等辭出。極以太后之謙下和藹爲滿意。見太后招待之殷勤。皆欣樂之至。此足見太后聯絡邦交之手段。以後公使夫人等時常人宮接見。此不過其第一次耳。太后固嘗與榮祿言。古經傳中有待遇夷狄之法。甚可寶守。只須以謙下之禮操縱之。則從前諸事。皆可使之忘懷。而一筆勾消矣。自此次覲見之後。國際情形。仍如往日。聯軍之留守於北京者。日久亦遂見慣。百姓之流離於外者。漸復其生理。貿易如常。於是列強與中國之交誼。又復繼續。而各國外交嫉妬詭譎之技。又互施如前。唯其彼此牽制。故得以保其均衡之勢。此時中國朝廷背後之權力。純握於榮祿之手。直至其死而後已。但各公使不知庚子年榮祿於中維持之實情。故均懷疑念。凡事皆出以猜忌。以爲榮祿亦係當付刑罰之列。實則當時所得之報告。皆不確實也。故榮祿第一次正式拜會各公使時。招待均甚淡漠。其心中極不舒。曾謂外交團中之一人曰。庚子年我以全力保護使館。此事唯天知之。毫不欺心。此人乃榮祿

先所熟識。微有交情者也。然此言衆皆不信之。榮祿見外交團待之太不公平。心極憤懣。懇請太后開其軍機大臣缺。但太后深知其被誣。下一旨獎慰之。不允所請。以見朝廷信任之深。其諭如下。

大學士榮祿奏瀝陳下情。懇請開去各項重要差使一摺。該大學士公忠體國。謹慎小心。久爲朝廷所信任。上年拳匪之變。衆口紛紛。該大學士獨能堅持定見。匡扶大局。厥功甚偉。今雖時事粗定。而元氣大傷。除弊更新。百端待理。正當同心戮力。共濟艱難。宮廷振厲不遑。孜孜求治。該大學士受恩深重。更何忍置身事外。獨使宵旰憂勞。揆諸鞠躬盡瘁之義。于心安乎。所請著不准行。

太后賓天之前。住居北京之西人。有兩次機會。得以瞻仰太后之儀表。蓋太后曾短期旅行。由火車而回京也。每次見太后溫和之貌。善於交際之才。恆爲一時評論之點。第一次即次年春季。太后往東陵回京。仍如前次祭於前門之廟內。與數貴婦爲輕快之談話。既出廟。命太監取遠鏡來。太后取以視城上之人。若見一曾經會過之西人。則以手巾揚之。且大聲對一使臣之女問好。王公大臣等。見太后對於西人。太

下身分。心滋不悅。蓋滿洲王公貴族。雖經庚子之變。仍不能易其尊貴之性。仍視洋人爲蠻夷也。此等思想。至今未除。當時滿親貴怒極。聳憲繼祿請太后上轎。太后不動。若以此爲樂者。皇帝則容貌沉悶。面現憂色。毫無高興之意。若目中不見有西人者。其第二次爲太后於一千九百零三年西曆四月。即光緒二十九年。往西陵回京。即太后之忠臣榮祿死後之第四日也。此次太后不甚高興。慢慢下車。不似往日活潑之象。其弟桂祥跪於車台迎之。太后僅以寥寥之兩語。向之言曰。你害了榮祿。舉薦那個無用的郎中。遂上轎而去。太后見西婦數人於保定府之行宮。言保定教案之事。與己無干。不負其責。凡西人之進見者。無論太后所言如何。但觀太后儀表之尊嚴。態度之誠懇。自然心悅誠服。莫知其然而然也。太后回鑾之後。下一諭旨。自述事實甚切。此亦太后之性情。全國臣民之見此諭者。莫不傾服。深其愛戴之忱。此諭勸勉臣民。以一致之忠心。助太后改革庶政。滌去舊染之汙。勵精圖治。中述西巡時。己與皇帝所受之艱辛。中有言曰。

茲者乘輿遄返。七鬯依然。欽懷之餘。彌增悚懼。懲前毖後。惟有恐懼修省。庶幾克篤

前烈以敬迓天庥。若復徼幸圖存。宴安逸豫。尙安有興邦之一日。比雖時局粗定。而畿輔黎庶。屢遭蹂躪。僅有孑遺。秦晉一帶。時苦旱災。東南則江皖數省。皆被水患。憫念吾民。瘡痍滿目。值此國用空虛。籌款迫切。何一非萬姓脂膏。斷不忍厚歛繁徵。剝消元氣。自應薄於自奉。一切當以崇儉爲先。除壇廟各處要工。已飭覈實估修外。其餘可省及應裁之處。皆應力杜虛糜。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經過庚子之變。太后乃恍然於中國致弱之原。不得不改變政策。以圖補救。前已登載太后曾以朝廷決行新政之諭旨。布告天下。蓋至此太后始知舊法之弊。爲國家衰弱之原也。太后此後之政策。實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所奮興以欲施行之事也。所不同者。太后於外面從不肯自背其前此之言。而內面則極其謹慎。以執中爲主義。不使趨於極端。調和新舊而行之。且同時又集權於中央。不使各省呈離披之狀。太后改變政策之意。第一次表示於天下者。乃一千九百零一年西曆正月二十八號。即光緒二十七年。在西安行在。以帝名所下之諭旨。此

諭起草。經榮祿之參預。雖因仍中國歷來諭旨之習慣。不免有重複之病。而實可以見太后聰睿之識。國內士大夫見之。歡聲雷動。即南方諸地。如廣州等處。向來反對太后者。見此諭亦莫不同聲欣喜。中國報紙謂此爲中國歷史中所僅見者。此諭立意措辭之善。含有二義。一以使中國之人。知朝廷變法之決心。次則表示中國在世界之地位。其言甚爲偉大。立言之妙。可以平服國內各黨之心。於是太后之令譽。更傳播於四方焉。青年黨人尤爲興奮。觀此諭。可知太后已去其閉關自守之意。而此意則中國數千年來所奉爲要義者。以變政之事。全與歷代祖宗之法制相反。亦非各親貴及太后之本意。故此革新之業。苟非經一千九百年即光緒二十六年之困苦磨練。不能得也。太后重回至殘毀之都城。以六十餘歲之高年。擔任此非常艱鉅之任。中外之人。乃愈稱太后之勇毅銳敏焉。此蓋由於愛國之心。亦因思鞏固其政權。蓋太后歷經國恥。直認前日之非。許以新法爲治國之方。遂無論何方面之人。不能再反對之矣。然雖如上言。而國內之多數人。以及各外國人。仍不免猜疑。不知太后之行新政。係出於誠心否。此種心理。亦自然不能免者也。但居高位者。皆知太后

實係誠心爲之。及其後太后時以新法施於心懷反對之親族。於是中國百姓皆得見太后之真心。而同深愛戴。即南方廣州諸地。因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猛壓維新黨人而懷惡感者。至是亦漸回其念矣。由此時以至賓天之日。每一事皆可以見太后之誠意。蓋以其言辭行事證之。決然無誤者也。太后實於庚子年以巨額之代價。而增一層之識見。及回鑾後。乃以之見於實事。然太后自始至終。仍念拳黨首領不置。稱述其忠誠勇毅。撲滅洋人之心。但雖稱其忠。而經過庚子年身受之痛苦。亦知彼等之所爲。全無希望也。時勢所逼。使太后知中國將來。苟非真至國富兵強之日。則排外之舉動。必須壓制之。而不使其發生也。於是太后以果斷之宣言。表示變法自強之意。此在中國歷史上。實所罕見。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皇帝變法之事證之。可知一國君主。苟欲驟然行革新之政。必致國內生猛烈之爭論。必須經過一次之內亂。乃可得之也。太后審時察機之識。如此其明確。而上諭之示於國人者。立言至爲有力。遂使新政具大概之規模。人莫不服。即最守舊之孔教士人。亦無異辭。使孔子生當今之世。見時局周圍之情形。恐亦不能不

因時制宜也。今錄太后之諭旨如下。乃極有關係。極有趣味之文字也。諭曰。世有萬禩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來。代有興革。當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人關以後。已殊濬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漸變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惟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皇太后宵旰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敝相仍。因循紛飾。以致釀成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致富強。懿訓以爲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僞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巾。迄今海外逋逃。尙以富有貴爲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奸謀。爲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籲懇皇太后訓政。乃得救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酌中以御。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覩。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興。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

跡。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更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爲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爲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禍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學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服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總之法令不更。鋼習不破。欲求振作。須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學。軍制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併。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悉條議以聞。再行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至西幸太原。下詔求言。封章屢見。而今之言者。率出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淺見。指其病。未究其根。尙囿於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悉歸於窒礙難行。新進講富強。往往自迷始末。迂儒談

正學。又往往不達事情。爾中外臣工當鑒斯二者。酌中發論。通變達權。務極精微。以便甄擇。特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苟無其法。敝政何從而補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使不分別。人有百短。人有一長。以拘牽文義爲守經。以奉行故事爲合例。舉宜興宜革之事。皆潛廢於無形。羣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不治之病。欲去此弊。慎始尤在慎終。欲竟其功。實心更宜實力。是又宜改弦更張。以祛積弊。簡任賢能。上下交儆者也。朕與皇太后久蓄於中。物窮則變。轉弱爲強。全繫於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遇事偷安。憲典具在。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觀此諭。以帝名責成成年之維新黨人。及其政策行事。蓋太后雖誠心改革。而此事則勢所必至也。太后乃一極有主見。極有權力之女主。從不肯示弱於人。使美名歸於戊戌之新黨。太后此時所擬行之新政。大半即康有爲等戊戌年之所主張。惟欲顧全體面。故使國人知太后此時之變法維新。實根本不同於前日。且更勝於前日也。太后宣布新政。凡帶有戊戌年之形迹者。皆不言之。以戊戌年之新政。太后曾以猛辣之手段撲滅之者也。凡此等等。皆欲使愚民謂太后今日之所爲。非如康有爲

等亂徒之所爲。然太后所提議施行之新政。實無異於康有爲等之所行。且有時過之。所真不同者。唯此次變法。太后爲其主動者。前次則爲反對者而已。觀太后回鑾後六年之中。所施之政治。其爲誠心改革。固無可疑。卽有稍涉疑似之點。亦極微末。但其對於外人之感情。則不能信其較前佳善也。太后於拳匪起滅。及北京之破。所深印於心而不忘者。卽國力脆薄。國家危殆也。太后此時深知西方之物質文明。其力甚巨。中國之經學。不足以當之。苟欲自立於地球之上。必須摹效日本變法自強。整飭軍隊。非取法西方不可。太后旣深知之。卽欲見之於事實。滿洲親貴。方昏迷自棄而不悟。但聽氣數之自然。而不知自振。太后則不知便已。及其知之。必奮勉而行。此太后性質之不同於諸親貴者也。當太后初當國時。周圍之情形。甚爲單簡。除皇族權利之外。唯須以謹慎之法。操縱各省之紳士。此等紳士。乃中國人文之淵藪也。若滿洲親貴驕傲自尊之性。雖不明事理。亦自有其特長。爲太后所重。其關於外交。則尤須小心。力保其尊貴威嚴之度。此乃太后之名譽。及中國百姓之所仰戴者也。然經一千九百年卽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之變。時勢全非。此威信不免動搖。蓋太后

欲自明其無罪。不得不聲明當時之事。非其所主。由拳黨諸人矯竊爲之。雖自傷其威靈。而爲時勢所逼。不得不然也。太后今所欲辦之事。頗非容易。一千九百零一年。卽光緒二十七年。在西安行在所降之諭旨。全國之人。皆稱頌之。以爲此首出之諭。可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者。而爲歷來積習所囿。官場中人。多不重視之。以爲此不過偶然之宣言。仍依其往日之舊法以行事。不肯改變。彼等心中。以爲太后不過以此遮掩西人之耳目而已。雖敷衍遲誤。必不致觸太后之怒。因此之故。雖太后臨終降極誠懇嚴厲之遺詔。仍有多數官員。謂太后之行新政。非出真心。此等人皆自有其偏固之見。或懷私利之心者也。吾人觀此六年中。無論官私記載。實無一事。足以見太后之非誠心。如彼官場中偏私之見者。當太后起鑾回京之前。曾降一諭。大足證明太后心志之轉換。諭曰。

自經播越。一載於茲。幸賴社稷之靈。還京有日。臥薪嘗膽。無時可忘。推積弱所由來。恨振興之不早。近者特設政務處。集思廣益。博采羣言。逐漸施行。擇西法之善者。不難舍己從人。除中法之弊者。統歸實事求是。數月以來。興革各事。業已降旨飭行。惟

其中或條目繁重。須待考求。或事屬創舉。須再參酌。回鑾以後。尤宜分別緩急。銳意圖成。茲據政務處大臣榮祿等面奏。變法一事。關係甚重。請重申誥誡。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堅定。志在必行。並飭政務處以時督催。務使中外同心合力。期於必成。用是特頒懿旨。嚴加責成。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爲國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爲宗廟計。爲臣民計。捨此更無他策。爾諸臣受恩深重。務當將應行變通興革諸事。力任其難。破除積習。以期補救時艱。昨據劉坤一張之洞會奏。整頓中法以行西法各條。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各省疆吏。亦應一律通籌。切實舉行。大要不外言歸於實。用得其人。予與皇帝宵旰焦勞。母子一心。力圖興復。大小臣工。其各實力奉行。以稱予意。將此通諭知之。

太后不獨見西方物質文明之優勝。亦見其人民所得之智識政治等。皆由其學問及交通之便利而致。自顧滿人荒陋無知之狀。實不能逃於劣敗之列。以故太后常於諭旨中言之。謂此事之危險。太后實有所見。故能言之深切若此。太后知凡滿人

所享一切特權。自開國以來。所取得者。皆不適於今日。不久必陷於危險之域。若欲免之。除融化之外。別無他術。祖宗所定。使滿人始終獨立者。即禁止滿漢結婚是也。此乃隔絕滿漢之一種規條。南方駐防中。雖時違背此例。而北方各省。則此例仍極有力。都中尤甚。蓋以爲惟此可以保守其貴族之階級。而維持其門第也。但太后今知苟欲保全中國之主權。必須以漢族之文化。融和於滿族。而使其聯爲一體。不宜有所睽隔。故一千九百零二年即光緒二十八年之正月。太后以己意下一上諭。許滿漢通婚。其諭曰。我朝深仁厚澤。淪浹寰區。滿漢臣民。朝廷從無歧視。惟舊例不通婚。原因入關之初。風俗語言。或多未喻。是以著爲禁令。今則風同道一。已歷二百餘年。自應俯順人情。開除此禁。所有滿漢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結婚。毋庸拘泥。至漢人婦女。率多纏足。由來已久。有傷造物之和。嗣後搢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斷不准官吏胥役。藉詞禁令。擾累民間。如遇選秀女。年分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漢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將此通諭知之。蓋若許漢族巨室之女入宮。則亂事必自此生。祖宗所定之法律。永遠遵守。不能變

更。此律卽無滿太監。無漢妃嬪也。太后又念皇族諸人。昧於世界大勢。下諭命親貴送子弟出洋留學。以擴其智識。凡自十五歲至二十五歲。身體強健者。選擇出洋。政府貼其經費。此乃關於滿人一方面者。若關於全國教育之事。太后與袁世凱張之洞計議甚久。深知舊日考試八股之制不除。則一切新政。皆將阻礙。教育不興。爲中國致弱之根本。故太后極視爲重要。審慎籌議之後。乃決定改變舊制。諭旨宣言中國二千五百餘年以前。三代之世。庠序學校之制。與今日歐美學堂無異。考試本非古法。乃出後世。專用八股取士。實始於明云云。自有此諭後。一千九百零四年即光緒三十年。卒以袁世凱之創議。張之洞之贊成。遂下諭停止科舉。以後登進之階。胥由學堂。又見留學於日本之學生。其數極衆。多入革命黨。政府患之。命以後當派遣學生留學歐美。此諭下後。又有緊要諭旨數道。連接而下。其最要者。命以十年之內。禁絕鴉片貿易。此事不獨出於政府之意。中外公論。皆熱心贊成之也。禁煙之諭。效果甚著。足見中國尊重人道。發奮自強之意。此事與其他改革行政之事。比較相反。一則極有效驗。一則毫無實蹟也。行政諸事。以官場暮氣之深。陰相反抗。所收效果。

不過使舊日弊端。人所唾罵者。裝頭換面。置於新政名目之下而已。當時所立之新部。外人視之。以爲有進步者。爲郵傳部。實則自其設部以後。不過添無數腐敗之話柄。即中國人亦知其無實蹟。徒爲濫費耳。太后又允羣臣之請。禁止裁判官濫用非刑。又見苟欲各國允許廢止領事裁判權。必須改定刑律。與諸文明國之刑律相類。始能得之。但關於此事之上諭。外似甚美。而其實則與其他改革之上諭。稍有不同。蓋其他改革之上諭。皆誠懇明白。使人一見而知其出於真心。若此事之上諭。則其理本非太后識見之所及。故雖起草改定法律。而其效果極少。或竟可云毫無實效。但觀各省州縣衙門之野蠻情形。即可知矣。太后下諭。言以後刑法以斬決爲極刑。其凌遲梟首等殘酷之刑。皆廢止之。鞭笞烙印以及連帶親屬等法。亦皆停罷。太后言此等刑法。皆起於明代。本朝入關。承而用之。實非其本心也。最後太后見南方之輿論。其勢極張。遂俯從其意。派遣五大臣出遊歐美日本。以載澤爲首。考查各國政治。此太后預備立憲之動機也。及諸大臣回國。遂於一千九百零五年即光緒三十一年之秋間。下一極有名之諭旨。決意施行憲政。其期限之遲速。則視國內情形爲

斷。在乎全國臣民勤奮進行云云。此乃朝廷立言之巧。以示國民者。此諭可謂煌煌大文。諭曰。

朕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爲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阡危。受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前簡派大臣。分赴各國。攷查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深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睽。內外隔闕。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衆長。明定政體。以及籌備財政。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在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唯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厘訂。而又廣興教育。清厘財

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着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爲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羣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預備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雖以慈禧當國之久。威勢之隆。主持根本之改革。而國內仍不免有反對。蓋守舊者。其視國家之舊制。不啻如日食之麪包也。北京之地。雖無敢昌言反對者。而暗中則隱然抵抗。官場中以其慣用之長技。仍固守舊習而不變。然無論何種新政。固全賴其推行。彼等既隱相反對。故不能收實效也。若換一人。無太后強毅之力。無太后得全國之愛戴。則滿人之中。必將更肆其反對之法矣。彼等深知太后畏太后之威。故變法之事。全由太后以其特別之地位。及其非常之權力。乃能使中國預備爲一立憲之國。蓋太后之所以能宣布立憲者。亦由有其權位也。中國變法之事。全效日本。觀於當時之情勢。滿人之守舊者。尙不甚視爲重要。但朝廷雖已宣布立憲。而南方輿論。若香港上海等地之報紙。仍

肆言無忌。以指斥太后之政治。大抵謂太后之外交。太爲屈弱。以此爲論調。其詆太后。不遺餘力。皆由彼等無太后陽剛之才識。無太后堅忍勇毅之力。以察知時會之艱難。亦由其絕對排滿之偏見。不肯寬恕太后週圍所遇之困難也。各口岸之外國報紙。則心懷太后往日排外之事。亦不免疑猜太后之政策。雖不仇視。亦無好感。故無論中外報紙。皆於太后陽剛活潑之性情。不能知其深也。此等批評家。皆不知太后之爲人。實兼具善惡。有非常之智慧。亦有極大之過失者。其大端亦隨週圍之情勢爲轉移。且仍不免有婦人之性質。但無論若何。太后實天生之帝王。第一等之政治家也。此下所錄。乃當時登載於上海一報者。可以見中國少年黨。以其偏頗之見。懷排滿之意也。其批評之語。以太后接待外交團爲題目。

其論略曰。宴會之事。必爲賓主相得者。若彼此互懷疑忌。則何事此虛禮乎。中國人若有獻媚於外人者。人皆笑之。若夫居最尊之位。如皇太后者。亦委曲結歡於外國公使夫人。有時下等之商人。亦一律款待。可謂自輕之至矣。宮中特備洋餐。款接外賓。客去之時。固皆極口稱謝。然一至次日。則各使又至外部。百端要挾矣。故欲免外

人之強橫。卑禮盛筵。絲毫無用。外人之視之。亦如庚子年送酒瓜之事等耳。徒爲國體之羞。憶前俄待李鴻章極優。太后亦因以得財賄。今太后之心。豈猶有此希冀乎。又有一評論。言太后之採取西法。不知係出於誠心否。太后之厚待使臣。不知係表面裝飾否。蓋太后雖日言西法。日言友誼。而實有深謀。以爲將來報復之計也。然其後又言不信。太后有暗圖二次拳亂之事。其言自相矛盾。自認不能深悉其情。其言曰。當太后當國之時。而望其真心改革。實不可得之事。外人試自問於心。太后之優禮隆情。果出於至誠乎。蓋太后所優禮之外人。即入太后之宮。劫太后之寶。迫殺太后心愛之人者也。又曰。太后今日之政策。專務聚斂。斂財之心。重於爲國之心。其最大之宗旨。即欲娛樂其暮年而已。

然太后不問外間之評論如何。仍以其深於自信之力。繼續行其計畫。此計畫乃太后所定。以圖中國之治強者。然太后雖已次第施行新政。而欲一旦盡去其障礙。仍不可得。當太后辭世時。猶有許多之舊制。如堅壘之不可破。如太監之權力。官場之積弊。仍深根固蒂。毫未議及改革之方。蓋以太后之爲人。此等舊制。無望其能革之。

也。但太后在世。新政已具大概之規模。苟能誠心實意行之。此瀕於危險之舟。猶得於礁石交錯。風狂浪猛之中。而得平安以達到彼岸也。

第二十五章 榮祿遺摺

榮祿之死。乃太后最所悼惜者。太后一生。凡危急之秋。重大之事。幾於皆得榮祿之輔助。太后所資於此忠誠之僕者。實甚大也。太后在保定行宮。聞榮祿之死。下一諭。稱其忠誠之心。及其明亮之識。自筮仕之始。以至供職內務府。出爲將軍總督。入爲軍機大臣。在其任內。皆立非常之功績。又特稱其庚子亂時。盡力國事。保護外人。傳達友誼。維持之功極大。恩賜陀羅經被。以示篤念盡臣之意。又命恭王帶領侍衛十人。前往致祭。謚以文忠。賞其子以優等世襲之職。向例未立戰功。及非皇室宗支。不能得此優典也。又命入祀賢良祠。賞銀三千兩治喪。榮祿之遺摺。未曾發表於外。唯太后之近侍。言太后閱其遺摺。極爲感動。又下一諭如下。

略謂已故大學士榮祿。當國步艱難之候。身任軍機領首。竭忠盡智。深謀遠略。當爲中外所共知。朝廷以該大舉士爲國家一日不可少之臣。深資倚重。兩月以前。因病

呈請開缺。不得已給假調理。孰意醫藥罔效。竟爾長逝。披閱遺摺。具見憂國之深。謀慮之切。惓惓一心。皆爲國計民謨。追念前勳。不覺隕涕。所有身後卹典。前已從重頒給。茲特再賜祭席一桌。派員前往祭奠。平生事績。宣付國史館立傳。在任一切處分。均予開復。以示朝廷篤念蓋臣之意云云。

榮祿死時。年六十七歲。乃一千九百零三年四月十一號。即光緒二十九年。彼若非當庚子年。於中維持。心力交瘁。則其壽將不止此。自其死後。慶王及其手下一輩昏庸之人。乃起而大得權勢矣。榮祿死後只慶王一人之資望在滿人中可以繼爲軍機之領袖榮祿乃一善惡中間

之人。其一生黽勉誠懇。以事太后。贊成太后所持之主義。即斟酌與執中之主義也。若彼不死。則必不使太后行不消化之憲政。彼一反對。則太后亦必聽之也。未回鑾之前。榮祿已再三請太后於諭旨中。明白宣示。改革舊制。以行新政。爲保全中國之至計。但彼亦如日本之伊藤。凡事皆主審慎以行。不欲凌躐。以誤大事。今之言者。皆知新政之行。乃榮祿進言之力也。以下所錄。乃榮祿之遺摺。閱之大可以明政變時之情形。及當日太后與皇帝之關係。其中尙有數事。亦於遺摺中詳之。其文如下。

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奴才榮祿。爲病處危篤。恐今生不能仰答天恩。謹跪上遺摺。恭請聖鑒事。竊奴才以駑下之才。受恩深重。原冀上天假以餘年。力圖報稱。追思奴才起身侍衛。咸豐十年。國勢岌岌。內則奸臣蓄謀不軌。外則英法聯軍。佔據京師。宗廟震驚。宮駕出狩。駐蹕熱河。奴才備位侍從。文宗顯皇帝聖躬不豫。漸至彌留。奴才乘間進言於皇太后。發覺鄭怡二王之陰謀。及聖駕賓天。奸王僭稱攝政。圖謀不軌。皇太后身處危險之中。有非臣下所忍言者。幸上天佑助。皇太后沉機默運。宗社危而復安。自此之後。兩宮太后垂廉聽政。叛亂削除。昇平復睹。奴才蒙恩升任內務府大臣。當穆宗毅皇帝賓天之際。皇太后親命奴才迎請皇上入宮。以社稷重大之事。付之奴才。受命惶悚感激。曷可言喻。奴才雖竭盡心力。豈能仰報於萬一耶。其後受任步軍統領。觸犯聖怒。七年之中。閉門思罪。皇上親政。復蒙慈恩出任西安都統。旣而仍回原職。光緒二十四年。皇太后皇上鑒於國勢之強。決意採行新法。以圖自強。皇上召見奴才。蒙恩簡任直隸總督。命以破除積習。勵行新政。孰意康有爲藉口變法。心懷逆謀。致爲新政之阻。皇上誤信奸人誇誕之辭。一時之間。偶虧孝道。親筆

書諭。言變法之事。爲皇太后所阻。又謂皇太后干預國政。恐危國家。對於奴才。數動天威。幾羅斧鑕之誅。奴才密見皇太后。陳述康黨逆謀。皇太后立允奴才等所請。再出垂簾。以迅雷之威。破滅奸黨。光緒二十六年。諸王大臣昏愚無識。尊信拳匪。蒙蔽朝廷。雖以皇太后之聖明。而不免爲其所動。直至宗廟淪陷。社稷隳危。竟以國家之重。輕徇妖術。奴才屢請皇太后睿識獨斷。不蒙信納。數奉申斥。憂懼無術。四十日中。靜候嚴罰。然皇太后仍時時召奴才垂詢。雖聖意未能全回。而得稍事補救。各國公使。不致全體遇害。故事過之後。時荷天語感謝。自西安回鑾之初。即將肇禍之王公大臣。分別定罪。漸次改革庶政。不事急激。期臻實效。兩年以來。改革已不少矣。聖駕回京。如日再中。東西各國。亦均感皇太后之仁慈。奴才自去年以來。舊病時發。勉強支撐。兩月之前。請假開缺。蒙皇太后時派內侍慰問。賞賜人蔭。傳諭安心調理。病痊即行銷假。恩意疊沛。無奈奴才命數將盡。病久未痊。近復咳嗽喘逆。呼吸短促。至今已瀕垂絕之候。一息尙存。唯願皇太后皇上勵精圖治。續行新政。使中國轉弱爲強。與東西各國並峙。奴才在軍機之日。見朝廷用人。時有人地不宜者。此乃中國致弱

之源。奴才以爲改革之根本。尤在精選地方官吏。及顧恤民力。培養元氣之二端。皇太后皇上深居九重之中。閭閻疾苦。難以盡知。擬請仿行康熙乾隆兩朝出巡之故事。巡行各省。周知民情。奴才方寸已亂。不能再有所陳。但冀我皇太后皇上聲名愈隆。得達奴才宿願。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謹將此遺摺。交奴才嗣子桂良呈請代遞。臨死語多紕謬。伏祈聖鑒赦宥。奴才榮祿跪上。

第二十六章 慈禧之末日

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間。即光緒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漸呈衰象。此事曾載于太后遺詔內。以皇帝同時得病觀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緊要之關係也。皇帝賓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間無從知其詳。此事亦與其他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蓮英及其親信小監之腦中。即北京滿漢諸大臣。亦言人人殊。關於太后及皇帝同時相繼賓天。各持一說。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無線索之可尋。日處憂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總攬大權。其必爲彼李蓮英輩所不利。固一定之勢也。且當時頤和園中深密之計畫。或尙有爲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

者。蓋當時諸人。以爲太后將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爲布置。此乃東方歷史中特別之情形也。據目擊當時情形者論之。此或亦理勢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確據。處處相合。則極不易也。下所記載。乃由兩大臣所陳述。一滿人。一漢人。皆當時在朝者。其所言大概與較可信任之報帛所載相合。此等報帛所載。亦由官場中傳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終莫能明。或此同時竇天之事。實出於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聞之於太后親信之侍從。謂皇帝竇天之後。太后聞之。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狀。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日沈重。漸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親致祭。外間乃知帝將不久。太后傳諭。以特別乳媪撫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於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卽光緒三十二年。人遂默喻。卽以繼光緒之大統者。此諭之宣布。實迫於情勢。不得不然。其實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經歷。常不免事後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嚴重之家法。太后於庚子年。立端王子爲大阿哥。實全然背棄此法也。太后迷信極深。又記吳可讀之言。遂悔前此不應違背祖制。立光緒帝。以致災害洊至。降諭賜吳以榮典。慰其忠魂。晚年越南之役。及

甲午庚子之役。疊受法日及聯軍之辱。常自痛悔。以爲觸天之怒。遂降災害於己身。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爲等之陰謀。太后亦以爲上天之示罰。因以上種種。故庚子年各拳黨首領在太后前。盛稱拳匪之法術。能滅盡洋人。太后遂生希望。以爲此乃菩薩靈佑。可贖從前之錯誤。遂立端王子爲大阿哥。以嗣同治帝。雖此舉又違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后仍冒險爲之。希望將來更有無上之尊榮也。蓋太后之下。即爲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滅仇敵之洋人。而救己之國家者也。太后承認前日之錯誤。以爲大傷其名譽。遂立意爲此孤注之一擲。以恢復之。其後由西安回京。知最後冒險之舉。與前此所爲。同一錯誤。遂立轉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后之所反對者。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於是太后與拳黨首領之關係。乃全斷絕。凡以前所下諭旨。偏助拳黨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慮顧惜。捷如轉圜。蓋太后既悟。遂立改也。因變法之結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統。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爲鞏固。今之言者。皆謂光緒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將追尊帝號。以老醇王爲始祖也。此繼嗣繼統之問題。即漢人亦聚訟紛

紘。莫衷一是。當時之人。皆以爲太后將以溥倫承繼。復長支繼嗣之正理。如此則合乎國內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吳可讀之忠魂。莫禮遜博士當時曾草一論。言若更立幼主。則必須經長久之攝政。於國家有極大之危險。太后以五十年當國之威靈。鎮壓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餘年中。國家大權。必須寄之於監國之手。而監國則向來處於皇族長支勢力之下者也。太后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後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決定。直至臨終之時。始發表之也。當臨終時。以事機湊迫。乃決定宣示此大事。其時有兩事在太后心中。其一則太后曾許榮祿之言。其二則以慶王力爲溥倫進言。心頗惡之。且皇后奉伺太后至久。太后亦欲使其安受尊榮。以償其勞。此亦自然之情理也。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卽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頤和園過夏。因天氣炎熱。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歷八月。形容漸改其舊。蓋前此雖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狀者也。然此外亦無大病。精神仍好。言語如昔。仍每日勤勞國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壽。如英之維多利亞。蓋維多利亞。乃太后之所常稱贊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時常召見。其人在

太后前頗見信住。亦預言太后必享高壽。較之前此太后之壽均高。但其言不驗。蓋太后薨時。其壽實較前此三太后之壽爲低也。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活佛達賴喇嘛。將於秋間來京陛見。太后聞之。甚爲高興。總管李蓮英請太后取消此事。言相傳活佛與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爲此言蓋爲其私以活佛來京則迷信者必衆於己大不利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來京與否。無所關涉。至西歷七月。太后召醫生數人入宮。診視皇上之病。數人中亦有在外國畢業者。此時皇帝氣息愈弱。體愈消瘦。醫言帝病腎炎。彼等所開之病案。皆疎略不精細。蓋爲禮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確言帝心脉極軟弱。時南方報館。毫無顧忌。昌言此診病之事。皆係飾人耳目。太后病亟。則帝命亦不保矣。察京中當時議論。謂太后常勸勉皇帝鼓勵精神。有顧恤之意。並命帝擇放大臣。凡事仍依舊例。有諭旨必示帝閱之。當維新黨人王照由外國歸。自首投案時。太后問帝應如何處置。此人乃太后以前所欲殺之者也。帝思之良久。言請赦其命。太后曰。我本意想饒他性命。但想聽你的意思何如。我深曉得。你極恨康有爲等人。所以我怕你定要辦王照的死罪。蓋太后此時知皇帝已

無反對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飭太監。以後帝來請安時。不可使久候於外。又命會議國政時。免帝跪地迎送之禮。有一滿洲大員。曾日擊一事。今述於下。一日有一御史上一奏。皇帝閱後。謂軍機曰。外頭言論。可信的真少。即如我實在有病。奏中則言無病。另有別的緣故。太后曰。誰敢說這樣亂話。當治以死罪。皇帝言自覺體氣虛弱。太后萬壽之期將到。恐怕不能叩賀。太后聞之。深爲憫然。謂帝曰。你保養身體要緊。我望你病好。比叩頭重大得多。帝跪地叩謝太后之言。跪時病發。慶王言可命御醫屈永秋入診。此人曾留學於歐洲者。但當時未曾召入。翌日召醫生入。此等醫生。皆墨守中國之古法。帝曰。我心裏怔忡不安。有一醫名呂用賓者。答曰。現在皇上之病。未見十分要緊。請皇上安心。時太后已病。外間謠言甚多。太后見外間言論激烈。謂與憲政有關。遂決定刻期進行。不再延緩。八月初一日下諭。宣布九年立憲之期。一如日本明治當年之事。蓋中國憲政之精神。實仿效日本者也。同時又諭各部厲行新政。其諭曰。

朕奉皇太后懿旨。憲政編查館資政院王大臣奕劻溥倫等會奏。進呈憲法議院選

舉各綱要。暨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一摺。現值國勢積弱。事變紛乘。非朝野同心。不足以圖存立。非紀綱整肅。不足以保治安。非官民交勉。互相匡正。不足以促進步。而收實效。該王大臣等所擬憲法暨議院選舉各綱要。條理詳密。權限分明。兼採列邦之良規。無違中國之禮教。要不外乎前次迭降明諭。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之宗旨。將來編纂憲法。暨議院選舉各法。即以此作爲準則。所有權限。悉應固守。勿得稍有侵越。其憲法未頒議院未開以前。悉遵現行制度。靜候朝廷次第籌辦。如期施行。至單開應行籌備事宜。均屬立憲國應有之要政。必須秉公認真。次第推行。著該館院將此項清單。附於此次所降諭旨之後。刊印謄黃。呈請蓋用御寶。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督撫府尹司道。敬謹懸掛堂上。即責成內外臣工。遵照單開各節。依限舉辦。每屆六個月。將籌辦成績。臚列奏聞。並咨報憲政編查館查核。各部院領袖堂官。各省督撫。及府尹。遇有交替。後任人員。應會同前任。將前任辦理情形。詳細奏明。以期各有考成。免涉諉卸。凡各部及外省同辦事宜。部臣本有糾察外省之責。應嚴定殿最。分別奏聞。並著該館院王大臣奏設專科。切實考核。在京言

路諸臣亦當留心察訪。倘有逾限不辦。或陽奉陰違。或有名無實。均得指名據實糾參。定按溺職例議處。該王大臣等若敢扶同諱飾。貽誤國事。朝廷亦決不寬假。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內外臣工。同受國恩。均當警覺沈迷。破除積習。如仍泄沓坐誤。豈復尙有天良。該館院王大臣休戚相關。任寄尤重。倘竟因循瞻庇。詎能無疚神明。所有人民應行練習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該管衙門。在外由各督撫。督飭各屬隨時催辦。勿任耽延。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爲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院之詔。凡我臣民。皆應淬厲精神。贊成郅治。如有不靖之徒。附會名義。藉端搆煽。或躁妄生事。紊亂秩序。朝廷惟有執法懲儆。斷不能任其妨害治安。總期國勢日臻鞏固。民生永保昇平。上慰宗廟社稷之靈。下答薄海臣民之望。將此通諭知之。

西曆九月。袁世凱五旬生辰。時太后居於頤和園。賞賜珍品極多。京朝官員。無人不送壽禮者。至西曆九月。達賴喇嘛到京。禮制之間。有所爭論。遂久未召見。其後議定。喇嘛向帝叩頭。帝起立。請其坐於旁邊籐榻。此事爭論極久。達賴心甚不悅。勉強從

之。蓋達賴自視甚高。不願叩首也。且達賴帶來貢品極多。本望太后待以殊禮。既失所望。殊爲快快。西曆十月。召見。太后請其爲己禱祝祈壽。外國使臣亦於十月內在頤和園進見一次。是月二十號。兩宮由頤和園回西苑。此太后末次之行程也。乘舟由頤和園達西苑。離園時望見萬壽山。忽向瑾妃曰。皇帝病重。我們去後。恐怕一時不能到這裏來了。太后之舟。滿刻龍鳳形。太后坐籐椅內。宮眷五六人及太監數人圍侍。至萬壽寺。太后下舟。兩太監扶之入轎。照例上香於寺中。太后薨後。從人回憶此次上香。有一預兆。其所上之香。最後一根未燃也。太后出廟時。命僧衆日日祈禱。爲太后祝壽。以萬壽之期將至也。由此往萬牲園。園在西直門外。太后進園。欲下轎步行全園一週。見各種禽獸。爲向所未見。極爲欣悅。言此後要常來遊玩。詢問看守者以各事甚詳。見獅子尤覺高興。問監督以各獸所來之地。監督爲內務府一滿人 監督不能對。侍從者皆失笑。太后曰。你於動物學。似不甚懂。即轉面問其他看守之人。李總管隨行。頗以爲苦。請太后歇息。不要太累了。但太后必欲圍行一週。令彼蹶塌跟隨。以爲樂。此次之事。實創舉也。有目見當時情形者。言游園之舉。全出太后高興。太后記

性極強。言端方由歐洲歸。送太后一象。尙有他獸數種。太后以宮中無處喂養。乃議辦萬牲園。此萬牲園發起之原因也。此象由二德人看管時。言于總理。月糧不足。但總理不聽其言。此象遂漸餓斃。看管之西人。乃得其合同未滿之俸金歸國。此事太后深爲不悅。曾題及之。又言看這些禽獸。都喂養得好。甚爲滿意。惟管老虎之人。受嚴重之申飭。回西苑後。一意預備舉辦萬壽。是年太后七十三歲。萬壽之期。乃西曆十一月三號也。城內正街。裝飾一新。宮內備一特別戲場。演戲五日。又有一特別禮節。爲前此萬壽時所未有者。乃達賴喇嘛進見之禮也。達賴帶領屬員。向太后叩祝。皇帝病重。不能如預定之禮。在儀鸞殿叩祝。乃派一親王代行。此禮乃最重大者。帝竟不能親到。可知帝病之重。如此大典。但能勉強行之。決不派人代也。後于大殿特賜達賴之宴。帝又不能親到。于是帝病象更爲明顯。達賴跪于殿外。以迎聖駕。本非情願。乃被迫而出此。及帝不到。則更怒矣。萬壽日晨八鐘。帝離瀛台至大殿。形容消瘦。顏色枯槁。太后視而憐之。命太監扶之上轎。其後太后特下一諭。稱達賴之忠誠。命其速回藏中。宣布朝廷德意。恪遵國家命令云云。太后于下午。同妃嬪福晉

太監等均改裝穿古衣。太后扮觀音。其餘人則扮龍女善男童子等。遊于湖中。太后



慈禧太

后裝扮

觀音圖

旁立扮

章馱者

爲李蓮

英

高興已極。不幸至晚着涼。又吃乳酪蘋果等物過多。遂又病痢。此病于夏間曾纏綿

多日也。翌日仍理國事如常。批閱摺奏多件。至西曆十一月五號。太后皇帝皆不能

御殿。召見軍機。達賴聞太后病。呈上佛像一尊。言當即送往太后陵寢。此時由慶王

監督。修理陵寢。將完工也。慶王繼榮祿為陵寢大臣達賴喇嘛催將此佛像送往太后萬年吉地。

以鎮壓不祥。則聖壽當益增高。太后聞之。極喜。翌日仍御殿。召見大臣如常。命慶王

速將佛像送往陵寢。皇陵在北京東英里九十里基地廣濶裝飾精美皆中國極佳

城其下即大陵宮也敬謹安置。慶王聞太后命。遲疑不決。奏言太后皇上現皆有病。似難離京。

太后曰。這兩天我不見得就會死。我現在已覺得好些了。無論怎樣。你照我的話辦

就是了。至十一月九號。太后皇帝同御殿。召見軍機。直隸提學使請訓。太后言近來

學生之思想。趨于革命者日多。言下頗為傷感。命提學使務竭心力。以挽此頹風。召

見後。召醫生四人入診帝病。此四人乃外省舉薦來京者。是晚帝舊病復發甚重。自

後帝遂未離寢宮。翌日。帝派人往太后宮請安。太后亦居宮內。未曾御殿。御醫報告

太后皇上之病。均非佳象。請另延高醫以代其職。軍機處特差一人往陵寢請慶王

速回。因慶王乃最重要之人也。慶王聞信。日夜兼程以行。十三號晨八鐘到京。立即

入宮。見太后病勢已轉。精神舒快。惟帝病漸沉。終日迷睡。清醒時甚少。有時心中明白。遂派皇后往稟。言恐不能長侍太后。請太后選一嗣子。不可再緩。此等陳告之辭。果係出於帝之本心。仰有所授意。且究爲帝所派否。則不可知矣。慶王既到京。遂立卽召見諸大臣於儀鸞殿。太后出御寶座。雖病體不支。然太后強毅之性。勉自鎮定。說話仍如往日。聲音宏亮堅厲。其堅強不改常度。見者皆驚。有人述當日會議。全由太后一人主持。與議者慶親王醇親王軍機大臣袁世凱張之洞鹿傳霖世續等。太后曰。現在時候到了。須照皇帝卽位時之上諭。爲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們商量。看你們意思同否。慶王等主張立溥倫。或恭王。言溥淪尤合。以其自道光皇帝長支傳下也。醇王似亦同意此議。其餘諸人。則主張立醇王之子。太后聞諸人議後。發言曰。以前我將榮祿之女。說與醇王。爲福晉。卽定意所生長子。立爲嗣君。以爲榮祿一生忠誠之報。榮祿當庚子年。防護使館。極力維持。國家不亡。實彼之力。故今年三月。又加殊恩與榮祿之妻。今旣立醇王之子。卽封醇王爲監國攝政王。此職較從前之議政王。名分尤高也。醇王聞太后之言。叩頭辭謝。深恐不稱其職。卽

時下兩諭。一以醇親王載灃爲監國攝政王。一諭命將醇王之子溥儀入宮撫養。又



太后旨後。言曰。立一長君。豈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錯。後又聞以醇王爲

清攝政王及其二子

立者
爲宣
統坐
者爲
溥志
(譯音)

命慶
王以
此諭
說與
皇帝
知之。
此時
帝尙
明白。
聞慶
王述

監國攝政王。帝極喜悅。此時乃下午三記鐘。逾二鐘。此幼主遂入宮。醇王送之。翌日七鐘。御醫言帝鼻煽動。胃中隆起。皆非佳象。是晚帝知疾已不起。遂寫其最後之遺詔。但含糊幾不可讀。

此詔在皇后手中。初甚秘密。時朝廷又降一諭。言帝病亟。着各省再尋良醫。速遣入都。諭中詳述帝之病狀。其語是否盡實。則不可知矣。人之見此諭者。皆不以爲意。蓋久已預待之矣。下午三鐘。太后至瀛台。視帝疾。帝已昏迷不省。其後稍明。侍者爲穿長壽禮服。蓋禮制皇帝須服此以崩也。若崩後再穿。則以爲不祥。帝不願穿。至五鐘。遂崩。太后皇后妃嬪二人。太監數人在側。太后未俟穿龍袍禮畢。即回宮。傳諭降帝遺詔。並頒新帝登基之詔。今將遺詔錄下。

朕自冲齡踐祚。寅紹丕基。荷蒙皇太后。幃育仁慈。恩勤教誨。垂簾聽政。宵旰憂勞。嗣奉懿旨。命朕親裁大政。欽承列聖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爲本。三十四年中。仰稟慈訓。日理萬幾。勤求上理。念時勢之艱難。折衷中外之治法。輯和民教。廣設學堂。整頓軍政。振興工商。修訂法律。豫備立憲。期與薄海臣庶。共享昇平。各直省遇有

水旱偏災。凡疆臣請賑請蠲。無不思施立沛。本年順直東三省。湖南湖北廣東福建等省。先後被災。每念我民滿目瘡痍。難安寢饋。朕躬氣血素弱。自去歲秋間不豫。醫治至今。而胸滿胃逆。腰痛腿軟。氣壅咳喘諸證。環生迭起。日以增劇。陰陽俱虧。以致彌留。豈非天乎。顧念神器至重。亟宜傳付得人。慈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入承大統。爲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聰明。必能仰慰慈懷。欽承付託。憂勤惕厲。永固邦基。爾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積習。恪遵前次諭旨。各按逐年籌備事宜。切實辦理。庶幾九年以後。頒布立憲。克終朕未竟之志。在天之靈。藉稍慰焉。喪服仍依舊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太后此時神氣安和。旁人見之。皆爲驚訝。又以新帝之名下一諭。稱述大行皇帝之德。並太后仁愛之恩。當此時。追憶光緒初年。因未爲同治帝立嗣。吳可讀曾以尸諫。今新帝已繼與同治帝爲嗣。以踐太后當時之諭旨。然苟不籌一兼顧之法。則光緒帝又將如同治帝之無嗣。士大夫必又有起而爭之者。或有人踵行吳可讀之已事。

亦未可知。太后乃獨出己見。創爲兼祧之舉。雖於前無徵。然非此不足以兩全。蓋因情以制禮者也。今錄其論於下。

欽承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儲貳。曾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降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亦未有儲貳。不得已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承繼穆宗毅皇帝爲嗣。兼承大行皇帝之祧。

凡熟知中國歷來議禮紛擾之狀者。似乎此次太后所定簡便之法。前代應早有行之者。然竟無之。若易一人。無太后堅定老練強毅之手段。以行此事。則士大夫之拘執章句者。能安然無所爭論否。此不能無疑也。其後又降一諭。則太后以國事付之監國攝政王。如有要事。則仍稟承太后之意而行。此諭不啻使監國但負虛名而已。仍執其大權。此虛名直至新帝長大。或太后賓天而後已。此時太后仍望長享高壽。以永執政權。其論中有曰。監國攝政王。稟承予之訓示。處理國事。譯意觀於此語。若太后仍在。則監國攝政王。必不能專斷國事。亦將如光緒帝之虛有其名而已。

第二十七章 慈禧賓天及奉安之禮

西曆十一月之十四號。太后終日料理大事。至晚乃獲休息。雖極辛苦。而體氣反較佳。翌日。仍於六鐘時起。召見軍機。與皇后監國攝政王及其福晉即榮祿之女。談話多時。以新帝之名。下一諭。尊太后爲太皇太后。尊皇后爲太后。其時尙籌畫慶祝尊號之禮制。並定監國授職之禮。至午時。太后方飯。忽然暈去。爲時甚久。及至醒時。皆謂因前數日感觸勞乏。以致舊病復發。其根則由於夏間病痢太久。體氣大傷也。太后自知末日將至。遂急召光緒皇后監國攝政王軍機大臣等齊集。降下列之上諭。吩咐各事。從容清晰。仍如每日辦理國事之狀。諭曰。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諭。以醇王爲監國攝政王。稟承予之訓示。處理國事。現予病勢危急。自知不起。此後國政。卽完全交付監國攝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須稟詢皇太后者。卽由監國攝政王稟詢裁奪。(譯意)

凡熟知宮廷情形。及太后一生之歷史者。觀上列諭旨。皆知末數語之重要。其意蓋欲與新太后及葉赫那拉族以機會。於有要事時。得以參預也。如此辦法。則可維持葉赫族永久之權勢。而鞏固其所占之地位。設監國攝政王及餘人有仇視之舉動。

則新太后可本此諭以說話也。觀於端方因在陵上。有失敬於新太后之事。立即撤去直隸總督任。可以見之矣。於此亦足知監國攝政王之不易爲。及隆裕之用其特權。以爲樹威之舉也。太后既降前錄之上諭。病愈沈重。命草遺詔。軍機大臣擬詔進呈。太后閱後。改定數處。又加入數句。即遺詔中不得不再行訓政之語。太后向諸人言加此數句之意。謂余垂簾數次。不知者或以爲貪權。實則迫於時勢。不得不然也。遺詔之末節。回念五十年來云云。亦太后所加。意謂返觀一生。無悔恨之事也。遺詔既定。太后遂向侍從之人爲長別之語。聞者無不傷心。太后神志清明。雖彌留時。仍接續談話。態度安閒。一如平日。後漸昏沉。侍者皆謂時已至矣。忽又清醒。故臨終前數分鐘。猶未絕希望也。太后五十年中。執掌中國之大權。而其最後之一言。乃出人意料之外。其言曰。以後勿再使婦人預聞國政。此與本朝家法有違。須嚴加限制。尤須嚴防。不得令太監擅權。明末之事。可爲殷鑒。語罷遂暝。時當下午三鐘也。崩時面向南方。蓋中國人謂君主臨終。必須南面。有見之者。言太后崩後。口張而不閉。或謂此乃靈魂不願離其體魄也。于是此威權蓋世之太后。遂賓天矣。其崩也。亦如其生

前。具有興奮勇厲之態。蓋太后實一不可測度之人也。既小殮。遂及皇帝之遺體。同時由西苑移于禁中。沿途跪者皆滿。既至禁城。分殯于殿內。今將太后遺詔。爲五十年來最後之詔書者。全錄于下。

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冊命。備位宮闈。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統。適當寇亂未平。討伐方殷之際。時則髮捻交訌。回苗俶擾。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予與孝貞顯皇后同心撫視。夙夜憂勞。秉承文宗顯皇帝遺謨。策勵內外臣工。暨各路統兵大臣。指授機宜。勤求治理。任賢納諫。救災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難。轉危爲安。及穆宗毅皇帝卽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統。時事愈艱。民生愈困。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不得不再行訓政。前年宣布預備立憲詔書。本年頒示預備立憲年限。萬幾待理。心力俱殫。幸予氣體素強。尙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來。時有不適。政務殷繁。無從靜攝。眠食失宜。遷延日久。精力漸憊。猶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復遭大行皇帝之喪。悲從中來。不能自克。以致病勢增劇。遂致彌留。回念五十年來。憂患迭經。兢業之心。無時或釋。今舉行新政。漸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齡。正資啓迪。攝政王及內

外諸臣。尙其協心翊贊。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國事爲重。尤宜勉節哀思。孜孜典學。他日光大前謨。有厚望焉。喪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太后之徽號。共二十二字。生前已有十六字。後六字乃崩後追諡者。其第一字孝。爲諸后之所同。第二字欽。故在國史上。稱爲孝欽顯皇后。太后諡號之隆。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無一后足以匹之者。旣崩之後。國民之思念。環球之稱頌。有加無已。金棺先殯于甯壽殿。後移煤山下。以俟擇期奉安山陵。大喪之日。哀戚尊敬之禮。異乎尋常。臣民一致。皆謂太后旣崩。國家遂失所恃矣。自崩後以至奉安。一年之間。祭祀之隆。無時或輟。其年七月中元。以紙扎成一大舟。約長百五十尺。置禁城外。近煤山之地。舟上扎有侍從太監僕婦及一切器用皆備。亦有寶座。其旁環跪身穿禮服之官員。一如平日召見臣工之狀。監國攝政王以皇帝之名。祭於舟前。祭後舉火焚之。至奉安前一二日。所焚紙扎人物駝馬器用等。不可勝計。皆以爲太后冥中之用者也。此後所錄奉安之情形。乃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號太晤士報所登者。十一月五號之晨。五鐘時。乃欽天監選定大行皇太后金棺。由宮中奉安於東陵之日。一

切情形。與前西曆五月大行皇帝奉安之禮略同。唯軍隊更多。裝飾更美。警吏亦更整齊。故其景象尤爲闊大。然有一欠缺之點。卽大行皇帝奉安之日。天氣清明。此次則濃雲密布。甚爲寒冷。加以稽遲之久。觀者頗覺不耐。金棺初以八十四人抬之。此乃過城門時最多之數。出城則加爲一百二十人。前行者爲監國攝政王。及諸王公貝勒。軍機大臣等。後爲騎兵一隊。再後爲駱駝等。駝載帳棚及行宮用具。由京往陵。須行四日。以備晚間支帳。爲金棺暫安之處也。又後爲傘隊。皆庚子年由西安回鑾時。百姓恭送者。安葬後則皆燒之。又後爲喇嘛。最後爲鑾儀衛一隊。執祭器佛幡旗幟等。全隊中有三乘極華麗之輿。罩以黃絲之簾。一切裝飾。均爲龍鳳花樣。有二乘與太后平時所乘者相同。此亦備在陵上焚燒者。統觀全隊。炫耀威嚴之景。使人印於心而不忘。自中國人言之。唯唐之武后。或能與此比耳。史載武后葬時。有侍從數百人殉葬於陵內。今則無其事也。警察之布置。頗見才能。觀者均爲贊歎。梓宮經由之路。家家閉戶。軍隊布列皆滿。以防意外之事。紀律嚴整。無喧嘩紊亂之象。沙路平坦。全隊向東陵進發。東陵者。離京約九十英里。四面松柏蔥鬱。後爲坐山。先由榮祿

經理陵工。共費銀八百萬兩。與定陵相近。定陵卽咸豐帝陵寢也。西爲慈安太后陵。東爲咸豐帝中宮皇后之陵。中宮崩於帝登位之前。後乃追諡。慈禧一生。極以其萬年吉地爲念。時往觀之。詢問極詳。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陵工告畢。太后嫌其柱不大。曾命換之。榮祿死後。慶王繼其事。經辦陵上雕刻裝飾等工。其工程之偉大。可想見也。奉安旣畢。行辭別禮。石門遂閉。而慈禧一生之事。於是畢矣。中國風俗。喪禮之隆。費用之豐。關於逝者之威嚴。與其後人之體面。今以皇帝喪費。與太后喪費比較之。皇帝喪費。不過四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二錢三分六厘。而太后之喪費。則在一百二十五萬至一百五十萬之間。當時傳言監國攝政王欲剔除浮費。以葉赫那拉族不悅。乃罷。太后之大喪。爲國人之所重視。毫無疑義。蓋太后實中國五十年來羣衆愛戴之君主也。太后神主。由東陵回京。入太廟時。其禮制亦極隆重。西人觀之。皆印於其心。由此可以見中國崇祀祖先之意也。神主之式。爲木製。上加以漆。以滿漢文字書之。先置於陵上。石門旣閉。則神靈遂附於木主。故事之與在生時同。由陵回京時。敬奉於華麗之黃緞轎內。後面送者極衆。夜間則歇於特備之帳幕。所行

之路。名曰神路。有軍隊帶令極淨。常人不得行之。既近京城。監國攝政王率領各王公大臣跪接。市中歇業。肅靜無聲。過禁城正門。以入太廟。敬安於九祖三十五后之列。未入之先。將同治帝后神主暫撤。蓋木主入廟。須先向祖宗叩首。而父母之木主。不能向子媳叩首也。此禮由人代行。太后神主入廟。係由監國攝政王代宣統帝行之。每木主皆三跪九叩首。共約四百拜。已安位。又敬迎同治帝后木主還廟。向慈禧木主叩首。慈禧之木主。與慈安相近。於是大喪之禮。乃告終矣。太后雖崩。而其神靈仍監臨於其子孫臣民之上。時過情遷。太后之過失。漸漸遺忘。但留其奇才偉業於世。動後人之景仰而已。

第二十八章 結論

葛里瑞菊曰。凡一時興到之言。皆非公平之論也。法儒亦有一格言曰。惟智者爲能不苛責人。統觀太后一生之歷史。而欲下一確切之定評。必須先去吾等種族之偏見。洞悉其週圍之情勢。及其所處之地位。乃能得之。觀察雜誌曾載一論說。頗有理致。其言曰。太后之身世。及其治國之理。行事之法。皆與西人之思想迥異。故觀太后

之歷史者。當依太后之規則以論之。不可以吾等之規則繩之也。觀于現今世界之公論。及中國人之心理。慈禧必爲中國歷史上。一極有名之君主。其聰睿之識。沉毅之才。遠出尋常男子之上。中國今日尙無真正言論之自由。故盼中國人著書以明太后之真相。必不可得。服官于京師者。雖亦偶有筆記等。足爲參考之資。且此中亦有親身經歷。深知太后之性情。而記憶其行事者。然決不肯有所著述。以傳信于後世。而感發人之興味。蓋自中國士大夫觀之。述太后之真相。爲大不敬也。各通商口岸。託庇于歐人保護之下者。及香港新加坡等地之報紙。有廣東人所著短篇之傳記。述太后之事者。則發于排滿之見。論旨甚爲偏宕。其言之不足信。亦與乾躁無味之官書等耳。有曾登于新加坡之報紙。而其後又重印者。書名中國內部之危險。署名文慶。乃一假託之名。實則康黨之所爲。以譏誚怒罵之語出之。蓋鼓吹排滿。欲列強不許太后回北京耳。此人之西方學問。如印度之書賈。以太后比于色史色密瑞密司加色。凌得麥地雪麻沙里那佛奴肥客里阿格里批勒。又引丹梯羅色梯之言。以助其論調。于肆口誣讟之中。稍雜實事。以使人謂其論之確。然實毫無價值之言。

也。彼于太后之美德。既一概抹殺。而于太后所處地位之困難。以及學問之本缺。亦皆不設身處地以思之。故其論斷。決不足據也。若夫歐人之稱述太后者。如使館夫人及其友之所言。亦未可信。彼等雖親見太后。然所見者。乃朝廷接見外賓時表面之光景。彼等見太后儀表之動人。接待之和藹。遂爲其所籠罩而不自覺。蓋太后最善于此術也。若中國之體制。許歐洲政客外交家以及有名之覬國者。得以進見。太后亦必執此態度以御之。此蓋出于天授。其勢力非常偉大。使人一見而卽感化。其在西方。如德之威廉帝。美之羅斯福。亦皆具此術也。外人之得見太后者。皆使之印一溫愛和悅之儀容以去。其應如響。從無失敗。自回鑾後。凡曾進見者。無不極力稱贊之。卽曾經圍攻使館時之困苦者。亦同聲贊之。且其力足以使人永永念之而不忘。是果何術乎。據某數事觀之。則此等效果。于辛丑和約中。亦顯見之矣。吾等由景善日記中。可以知太后之性情。此人乃有機緣。長年觀察太后之行事。由各方面印證之。可知其記載之實。太后性質。雖轉變極速。而難以測度。其學問知識。雖或不足。其心雖貪權勢。且暴怒而善報復。然實非如假名文慶之所記。若一野蠻之怪物也。

平心論之。太后乃一非常勇毅活潑之婦人。志氣極強。好大喜功。處東方之社會中。因其所居之地位。所信之教理。而遵守其族類及其階級之風俗習慣而已。景善日記中有云。太后春秋已高。心樂和平。予深知太后之性情。平日極爲溫藹。好書畫。喜觀劇。但有時發怒。則甚爲可怕。以上所述太后之性情。可謂盡之矣。太后一生。能得國人之愛戴。而其所信用者。更無論矣。好大喜功。老而不衰。志意強固。不隨境遇而變。自廿四歲。卽躬攬大政。言莫予違。無由自制其性情。一生所處。皆在秉執君權。臨御臣下之中。自始卽受宮庭之薰習。則凡宮庭之罪惡。安能獨外之乎。蓋宮庭之中。與外間情形。絕然不同。其中爭權爭勢。皆以殘虐野蠻之法行之。奸謀詭計。日俟君主之衰弱。以售其術。吾等旣論太后。當知太后所處之時勢。及其地位。更思其週圍之情形。自幼之薰習。初得皇帝之寵。長年居于宮中。其所見聞。唯虛僞之禮貌。詭譎之陰謀。以製成精緻之罪惡而已。中國未與歐洲列國交涉之先。其朝廷之情形。大與歐洲中古相似。其後雖敗北數次。外力侵入。猶未改變其舊。近日有一著名史家所著之中世史。玩其言。則北京之宮庭。與吾歐十四世紀。大相類也。其言曰。宮庭之

情形。乃曲折而幽深者。幼稚而愚拙者。極其快樂而忽釀悲劇者。轉變極速而不可測度者。然其中罪惡雖煩。而亦自有其清白純潔之處。凡一問題之起。大抵皆以赤子誠實之心。與成人陰險之謀。參雜而成之。無論慈禧平生所行。或鄰於殘暴。而自有其真確之見。勇毅之力。其行事也。光明磊落。毫無曲飾。蓋深知己所處之地位也。威猛之中有仁慈。當其歡悅之時。一任天真而動。彌覺藹然可親。此其特性也。東方之君主。苟無威猛之性。則不能奮發有爲。其國內凡入宦途。求事功者。卽置身於恩怨之場。易蹈不測之境。蓋成常例矣。慈禧手段雖辣。亦不能謂其日以暴虐殺人爲事。凡其定人之死罪者。必其人妨礙太后所行之路。皆熱心權勢一念之所發耳。當其一時忿恨外人之驕橫干預。卽毫不疑慮。舉全國僑寓之西人。而悉誅夷之。當皇帝愛妃。偶有冲犯。卽毫不顧恤。登時賜死。太后之手段。極迅速而乾淨。自東方人眼光視之。並不以爲殘酷。觀於太后辦大事時所下之上諭。可見其志意之堅剛。獨斷不疑。又可見其全無暴虐殘刻之刑罰。自古專制君主所常施之酷刑。太后未一施之。故太后之手段。與其以弗羅然塔相比。無甯以依禮薩伯相比也。慈禧自當國之

始。即富於自恃之心。絕不求助於他人。蓋四顧朝臣。其可資臂助者絕少。盈廷之中。非衰弱腐敗之老者。卽沉迷於鴉片。或信天任運之人。其親貴宗室。則又暗無所知。趨炎附勢。不能自立。惟慈禧一人。稟陽剛有爲之才。以視英明神武之列祖。可以繼繩而無愧也。當國家衰弱之時。慈禧之才。乃一日不可少者。若其出言成律。莫或敢違。亦不足怪。蓋除其一身之外。實無能統理國事之人也。慈禧亦具普通婦女之性。愛快樂。喜繁華。又有聚斂之嗜好。一生常持樂利主義。盡力以達之。但不爲己甚。可止則止。其聰明之識。常能自律而不縱其欲。當辦事緊亟之時。從不以快樂而誤正事。太后又如其他專制之君主。迷信甚重。拘於禮節。敬事鬼神。故爲僧道等人之護持。然太后雖有迷信。亦如英之依里薩伯。終以人事爲重也。太后剛明之才。羣臣遠不能及。故俯視一切。操縱自如。決不許人稍侵其大權。亦不許以神權之力。加於其大權之上。蓋自視其威柄。乃神聖不可侵犯者也。此非常之太后。其所具之性質。甚爲複雜。而其所以能常執無上之大權。得國人之愛戴者。則以其剛明勇毅之性爲第一。而以其純實無欺之性。及其指揮之才次之。此二種性質。乃統馭國家之本也。

太后勇毅之性。當事機危亟時。尤可顯見。卽當拳匪亂時。危機一髮。而太后仍不改其常度。景善實親見其堅定不屈。行所無事之象焉。當其時雖勇健之男子當之。且將不能自鎖。而太后則尙以畫竹自娛。或命停攻使館。以避喧囂。而遊於湖中。吾人試思當太后叱退拳黨首領於宮中時。其情景之尊嚴爲何如耶。及其出走之晨。太后出語之安閒冷靜。如預備出遊者然。毫不現驚慌之象。當此之時。唯覺其尊嚴高貴。令人敬仰。其餘概忘之矣。太后自知甚明。自視極尊。居至高之位。一言一動。關繫全國。凡此心意。唯德之君主有焉。今舉一事以明之。當時美使曾薦一畫師。名密司卡爾。爲太后繪一油像。往聖路易賽會。畫畢後。由外務部預備恭送此像往美。太后視此事極爲重要。其禮節一如太后親往者然。特造一輕便鐵路。專爲此事而用。其像在黃緞華蓋之下。恭敬捧之而行。太后又特令不用轎抬。因其景象太不吉祥也。此像出宮之前。皇帝對之跪送。及經過城中到鐵路軌道。人皆跪下。如太后親臨者。此事自歐人觀之。或笑其妄。若欲知其真意。須返觀古條多時代之俗也。太后出言拙鈍。人若阿諛之。立卽察見。必怒斥之。凡太后所信任者。皆堅毅不屈之人。如榮祿

曾國藩左宗棠等。皆秉性堅剛。言語遲鈍。敢於直言者也。凡以阿諛諂媚。求恩寵者。太后深輕視之。雖有時亦優容之。則因其人學問優長。或才堪任使也。今舉一極有趣味之事。足以證太后之性情。有一次殿試卷進呈。太后披閱之後。下一諭曰。

朕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本年庶吉士散館。經派出閱卷大臣。尙書朱鳳標等。將各試卷公同閱看。擬定等第名次。開單進呈。於各卷考列前後。尙屬公允。惟萬青藜所閱。擬取一名嚴辰一卷。詩賦文理。尙屬明順。而其賦體。全篇牽引本朝故實。作意舖張。詞意多未著題。甚至過事頌揚。有女中堯舜等句。國家取士。本明試以言之義。總宜崇實黜華。用覘品學。翰林散館。將以選授清華之職。試用詩賦。尤應切當敷陳。若如嚴辰所作。不求實際。專事揄揚。干人品學術。頗有關繫。此風斷不可長。嚴辰著改爲一等末名。即將原擬一等二名之王珊。作爲一等一名。其餘以次遞推。嗣後各項考試。派出考官及閱卷大臣等。務當悉心講求切實。毋事虛浮。以期拔取真才。用副敦崇實學之至意。

同治元年四月

太后用人。不甚存滿漢之見。太后政權所以深固不搖。而得國人之愛戴者。實其用

人公平。有以致之。此其成功之秘密也。凡內外官吏。無論滿漢。太后皆一律視之。不偏用滿人。太后深知漢人之聰明才力。實在滿人之上。如欲保存滿人之權勢。必須先得漢人之心。凡滿人之犯法者。以及庚子年之拳黨。雖宗室親屬。皆處以公平之刑罰。而無所顧恤。如滿人有爲公論所不悅者。從不姑息縱容之。今試述一事以爲證。當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有太后寵任之將官。名勝保者。以英法聯軍之役。曾經戰陣。有阻聯軍犯熱河之功。大得太后之寵任。賜以殊榮。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年。發現一跋扈之舉動。爲漢督師所不常見者。彼力爭請給一降匪以重要之職。太后深知此事之危險。不允所請。諭以必不可許之故。而勝保膽敢壓太后之諭旨。仍付降匪以重職。其後此降匪竟如太后所料。俟機復叛。戕官陷城。釀成巨禍。太后命將勝保鎖拿入京。交刑部審問。于所列罪款之中。勝保自認隨營攜帶婦女。此在中國法律爲重大之罪也。其餘概不承認。態度驕橫。索人對質。太后下一嚴諭。宣布勝保之罪。本當卽予斬決。唯念其從前戰績。從寬賜念自盡。于此亦可見太后之執法不阿矣。吾前已言之。太后迷信頗重。吾等苟回思中世紀巫術時代。則太后此等性情。亦不

足怪也。此等迷信。太后自幼卽深印于心而不可拔。然其不悅之異教。亦常寬容之。其日用之間。常聽星士等之言而行事。當國之第一年。太后以同治帝之名。下一上諭。吾人觀之。恍然有巴比倫時代之思想焉。

諭中言七月十五夜。衆星向西南而流。十月以後。慧星兩見于西北方。京中上月以來。疫厲盛行。災異疊見。恐懼殊深。奉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懿旨。上天示異。皆因政事有闕。冤抑未伸之故。內外臣工。其各進直言。指陳闕失。儆戒修省。以挽天意云云。

余前章已詳述。太后由西安回京時。命欽天監慎重選一最吉之日抵京。太后此等迷信。亦如拿破崙之性情。深信無形之中。有一種絕大之勢力。其智慧遠出人類之上。必須順之而行。當情勢危亟之時。則求佑于神之念愈重。時時默禱于祖宗。謂祖宗威靈昭鑒在上也。然有時其事關係于太后之權勢者。則又不顧得罪于神靈。而公然行之。但事後恪恭奉祀。以祈赦免而已。其事之最大者。如同治帝賓天之時。不顧祖宗承繼之家法。而選立光緒。太后亦自知其過。大犯天下之公論也。其于選擇

萬年吉地。尤爲慎重。工程進行之中。亦時時參以迷信之見。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岡治帝恭送兩太后往東陵。選擇吉地二塊。皆山水迴環。形勢佳勝。擇定之後。驅除一切邪惡。前後禮節。至爲繁重。又選一最吉之日動工。其後工程之進行。以及一切裝飾。太后時時注意。直至賓天而後已。其建築等事。皆須合于太后之年庚。因此事至爲重大。乃命榮祿掌之。榮祿之得此差。大爲滿人所羨妬。因辦理陵工。大可發財。向爲最優之差也。萬年吉地之形勢。難以詳述。慈安之陵。向北移十五尺二寸。向西移四尺半寸。慈禧之陵。則向北移七尺四寸。向東移八寸。此其方向也。太后自信極堅。從無畏懼。臨馭臣下。激勸互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太后年不過二十有七。卽降嚴諭。以訓戒軍機大臣。痛除舊弊。勉勵自新。其諭有曰。爲人臣者。亦當延攬人才。但不可植黨。譯意其後太后示意言官。參劾恭邸時。又降諭引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所宜服膺無失云云。譯意太后此等諭旨。文詞甚爲佳妙。常以訓戒之語。導引羣下。其於外交。則務聯絡諸公使夫人之感情。不惜紆尊以結其歡心。其效旣已大著矣。太后能得國人之愛戴。聲名至隆。畿輔之地尤甚。人苟言及太后。必恪恭讚美之。亦如

英國臣民之於其女主維多利亞也。雖外間皆知庚子之役。太后實主持之。其增百姓之負擔者至重。然亦未有以此怨之者。卽有之。亦極少也。此舉雖至愚而亦至勇。不惜以國家爲孤注之一擲。下級百姓之輿論。皆稱贊太后驅逐洋人之主意極好。唯此舉乃眞足稱爲中國之君主。若其事不成。乃係天意。以後終有大勝之時。乃足顯太后之偉烈也。其不滿意於太后者。在回鑾以後。對於洋人。太爲紓尊。然愛戴之情終不變也。爲太后之百姓者。並未見太后之面。唯其心覺太后乃一最慈仁而又最勇毅之君主。若見太后忽然暴怒。則亦以爲當然。謂人有怒。鬱而不發。大足傷身也。北方之民。毫不覺太后之暴烈。唯感其仁慈耳。此等觀念。亦未可謂其非。中國百姓。其去君主至遠。平日於殘暴之官吏。施用種種非刑。已見慣而不以爲異。其於太后之所爲。尤不置之於心也。當太后坐轎往東陵時。著者有一日得見太后之面。太后在齊化門外東岳廟內晨餐。餐畢坐轎往通州。許多百姓。跪於路旁。風動簾開。太后在轎中睡著。樸實之鄉民。見而大樂。皆曰。老佛爺睡著了。本來老佛爺的事多。實是眞命天子。我們有福氣。看見老佛。眞正快活。國民之心理。羣認太后超然於評議。

之外。且在法律之上。謂法律者。乃施之於羣下者也。太后曾下嚴諭。禁止非刑。然甫經一禮拜後。卽命將維新黨人沈燾。立斃杖下。一千九百零四年之七月其後當預備慶祝太后七十萬壽時。太后下諭不受徽號。其諭中有曰。

值此時事多艱。日俄兩國兵事未定。我東三省境內人民。方在流離顛沛之中。廣西叛匪披猖。生靈屢遭荼毒。其餘完善各省。亦復疲於捐派。民力難堪。滿目瘡痍。深宮無日不爲引疚。豈尙忍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逸豫。又曰。總之皇帝當以圖治安。民爲孝。諸臣當以匡時體國爲忠。宵旰憂勞。正宜交相咨儆。內外臣工。其各修職業。各矢血誠。於籌餉練兵興學育才以及農商工藝諸要政。凡有裨於民生者。合力振興。切實整頓。用以宏濟艱難。俾天下蒼生。咸樂昇平。而躋仁壽。是則予之所厚望也云云。

太后報復之手段。至爲猛辣。觀景善日記。卽其最信任之僕。當太后發怒之時。亦知宜於遠避。若不能逃免。則唯戰兢恐懼。以勿觸太后之怒。蓋一觸其怒。卽無幸也。然人誠能忠於太后。而盡其職分。則太后亦深識之。而永記於心。亦如俄之加他鄰。從

不忘人之好處也。其誹謗太后者。唯南方之新黨。此由於排滿之主義。自中日戰後而漸著。自戊戌政變後而大盛。尤以廣東人爲最。一班維新之少年。誹謗無所不至。幾視太后爲一野蠻之怪物。以其浮躁奸險之心。發爲言論。肆口而談。毫無忌憚。此等狂吠之詞。吾人亦不重之。然此亦人類普通情形所必有者。不足爲怪。非獨廣東爲然。卽其他南省人之言論。亦有走於極端者。大概謂今日維新思想。日見發達。滿洲政權。將墮落矣。廣東人又播爲一種風影之詞。於街談巷議中。大抵皆指示滿洲朝廷之隱事。然此亦不過一地方之言論。不久亦漸消滅矣。卽上海報帑中。執排滿主義者。言論雖激烈。皆青年學生囂張之大言。其力固甚微也。若國內士大夫。則全體忠於太后。而尊敬之。時時稱贊太后之聰睿。遇大事時。把持得定。當國勢危亟之秋。而能鎮壓之也。論及粵匪之亂。則稱太后之信任曾國藩。爲平亂之本。論及戊戌政變之事。則謂幸得太后之轉旋。以免於急激改革之危險。又謂同治初年載垣等之逆謀。若非太后。則國事不堪問矣。又謂當今日之時勢。若無太后以鎮定之。則其危險尤不可思議也。太后在宮中日常之景況。有密司卡爾畫像時之記述。描寫宮

中禮制。及其遊樂之情形。極有趣味。此言宮庭事之第一書也。太后憂念國事之切。

出於至誠。此與維多利亞相似。太后亦極稱之也。萬幾餘暇。則耽文學書畫之事。又好遊樂。酷喜觀劇。

每親自改正戲曲。言官頗有上疏諫之者。而太后不納。即在西安行在。亦時時觀之也。太后之心情。因時而變。在重修頤和園以前。吾人所知甚略。中年以後。則胸懷曠逸。以怡樂爲主義。起居有定。嗜好亦單簡。最愛頤和園。樂其湖山花木之勝。非不得已。不入內城。亦以在頤和園較爲疎放。不似宮中禮制之嚴也。常乘小艇遊於湖中。與所寵愛之福晉宮妃等談笑爲樂。尤喜榮祿之妻。及皇室福晉數人。閒述往事。以爲消遣。性耽文學。深於歷史。故尤得國內士大夫之尊敬。讀書取其大意。不拘文字。每日必有數小時。使練熟之。太監朗誦古今書籍以聽之。雖篤守舊義。而不悅新學。然深以教育爲重。晚年見時勢變遷。其思想亦稍易。庚子以後。與戊戌年所行。大爲相反。然亦當知太后戊戌年所以反對皇帝變法者。實由於康黨之密謀。有以激之。卽一千九百年太后之信任拳匪。驅逐洋人。亦由於心有所憤。非盡出於本心也。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北京開設同文館。教授西文西學。有一言官上疏論之。太后降

諭。大加斥責。今錄于下。

朝廷開設同文館。使士子學習天文算術。並非視爲技藝之末。如能用心學習。其用甚大。但當仍以經術爲本。所以使兼習西法者。以西洋算法。更爲精密耳。何致背棄聖道。如該御史之所慮耶。譯意太后初次垂簾時。因越法濫費之事。言官多有疏諫者。指示太監之罪惡。及其勢力之漸盛。尤以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之間。言者最多。蓋當時太監之放肆。至使國庫支應不給。更向各省追求也。然太后雖未能實納其諫。而仍下諭褒獎。言朝廷亦同有此意。以期壓服外間之論。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帝大婚時。軍機處以各省經大亂之後。地方凋弊。生計未復。請宮中免增費用。太后下諭有曰。每念我民疾苦。深爲憫惻。寢饋難安云云。須知宮庭之用。以及修理陵寢之費等。大半皆入于太監官吏之私囊。無論軍機處之陳述。如何嚴厲。而此種習慣。已牢不可破。群認爲當然必有之事矣。太后非不深知其情。但亦任之。且太后亦不免于此中得其利益也。太后接見各國公使夫人等。常問某物市價若干。其後則告知李蓮英。以顯洞知彼等之浮冒。太后雖愛繁華。而亦具節儉

之性至暮年而更謹。蓄中國宮庭之用度。每年無一定之數。大慨視年歲之豐歉。及時局之安危而異。均由各省貢呈。太后性愛畜積。遂致埋藏巨額之金銀于宮內。他各種用物。亦畜積甚衆。至賓天之後。聞其私財。若連金銀器物而計。共約十六兆斯特零。幣名此乃一在內庭當差之大員所述。其數未必十分確實。但外間共知庚子年。兩宮西幸時。甯壽宮所藏之金銀。此金銀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查抄肅順家產之所得也。約銀六十兆兩。卽兆斯而在太原西安時所收于各省者。當亦不下于此數。或更多也。太后至老而容色不衰。面無皺容。尙如輕年。亦如普通婦女。雅好修飾。每日時間之費于粧台者。頗久而尤寶重其髮。庚子年出走時。不得已而改漢裝。每言及之。深以爲恨。太后體質之健。興致之佳。殊異尋常。自謂乃每日凌晨卽起。及起居有節。常吃牛乳所致。太后所吃牛乳。乃凝結成酪者。飲食有常度。食量甚佳。晚年雖食鴉片。但必正事已畢。乃以爲消遣之具。每日下午。必小睡一鐘。太后亦深知鴉片之害。極欲禁絕。然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之十一月所下禁煙之諭內。于過六十歲之吸煙者。則寬恕之。蓋推己及人。以鴉片足爲老年消遣娛樂之品。且可鼓提精神也。以上所述。足以略知太后

之爲人。及其一生之事業。此非常之太后。實與其他英君明辟。同于世界史上。占一重要之位置也。其一生常獲勝利。及其能得臣下之愛戴。不能以尋常分析比較之法講明之。尋思其所以然。蓋其獨得于天者。若有一種奇妙不可思議之秉賦。使人一見而自然傾倒。如具有魔力焉。此等稟賦。獨立于道德文明之外。而具非常之勢力。使大多數人羣。俛伏于此勢力之下。無能抵抗。太后既有此天授之姿。而又參以溫良活潑諸美德。遂得羣下之愛敬。卽持道德之正論者。亦輸服于不自覺焉。此非常奇異之勢力。其中于人。如磁氣之吸引者。乃自古英雄執握大權。駕御一世之秘密也。太后以此而操無上之大權。宰御地球上三分之一之人種。至半世紀之久。其治績則美惡參半。功罪不掩。亦以此而得中國最勇毅特出之才而用之。雖旣沒之後。人民皆深念之而不忘。至今太后之名。已成歷史上超越之人物。羣思其智慧。迥出于尋常矣。歐洲之人。以其西方之道德。評論太后一生奇變不可測度之事迹。常加以殘暴之譏。吾非謂此論之謬。亦不欲末減太后之罪。但覺如太后之爲人。不以尋常道德之見。觀之。若執此以斷。卽不能得其眞評。觀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

曠之人物。豈以中國下灶之公論。則太后並非一殘暴之君。不獨此也。卽英國近以爭國家權利之故。其殺人之手段。亦難言乎仁道也。其在依利薩伯及馬利史而特之世。以保持其皇室威嚴故。以擁護耶教故。亦不惜斷人肢體以達之也。夫依利薩伯及馬利史卻而特二人者。非吾歐人所稱爲溫和善良之婦人乎。而其當國之時。猶且若是。則于慈禧所爲。又何怪焉。太后得病之時。亦如其平日之性情。常懷興奮。不耐其疾病之纏綿。此病之得。蓋起于回鑾之初。久而未愈。然太后之心。未嘗稍懈。直至臨終。猶希望國家之強盛。新政之昌明。于己之身世。于國之前途。皆煥然一新焉。其臨終時。對于幽冥之中。亦若有威嚴燦爛之世界。如其生前。自視其死。如起身遊樂于湖中也。彌留之際。不得已而與人世別。與其一生之事業別。從容撒手而去。與英國女主曲德。迥然不同。于是此非常之太后。乃完結其偉大堅毅之身世。而浩然自信其命運焉。